

七
劍
十
三
俠

③

武 俠 小 說 精 選
青 苹 果 電 子 圖 書 系 列

七劍十三俠

(下)

〔清〕唐芸洲 著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养正议围安庆 王守仁再打南昌	(597)
第一百二十二回	擅绝技一箭射降贼 仗邪术二次败官军	(602)
第一百二十三回	解药施丹救全军士 反风灭火败走妖人	(607)
第一百二十四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遗法代官兵	(612)
第一百二十五回	丁人虎面禀细根由 王守仁预设反间计	(617)
第一百二十六回	王元帅移檄召诸侯 众官军黑夜劫贼寨	(622)
第一百二十七回	众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	(627)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遗书反间布散谣言 度势陈词力排众议	(632)
第一百二十九回	刘养正议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	(637)
第一百三十回	一枝梅诱敌围贼兵 邗天庆守城战官将	(642)
第一百三十一回	马耳山英雄齐却敌 南昌府贼将再兴兵	(647)
第一百三十二回	用火攻官军大败 摆恶阵妖道逞能	(652)
第一百三十三回	徐鸣皋探阵陷阵 海鸥子知情说情	(657)

第一百三十四回	海鷗子演说非幻阵 狄洪道借宿独家村	(662)
第一百三十五回	狄洪道除害斩山魃 白乐山殷情留勇士	(667)
第一百三十六回	独家村赠金辞金 飞霞楼遇旧叙旧	(672)
第一百三十七回	赶路程二义士御风 具杯酒两盟嫂设饌	(677)
第一百三十八回	焦大鹏初见王元帅 玄贞子遣盗招凉珠	(682)
第一百三十九回	焦大鹏设计盗宝 一枝梅奋勇杀官	(687)
第一百四十回	自然建设请鸿儒 余七回山延师父	(692)
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鸿儒下山奉伪诏 河海生盗扇得真情	(697)
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类相仇恨如切齿 终身谁托刻不忘心	(702)
第一百四十三回	一尘子劝秀英归诚 徐鸿儒约守仁开战	(707)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剑术玄贞子对敌 助破阵傀儡生重来	(712)
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献光明镜 王元帅允从美满缘	(717)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鸣皋救出亡门阵 众守军昏倒落魄亭	(722)
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嘘寒送暖 徐鸣皋倚玉偎香	(727)
第一百四十八回	知恋新恩秀英盗扇 不忘旧德鸣皋遣书	(732)
第一百四十九回	王元帅回书约内应 御风生见面说前因	(737)

第一百五十回	伍天熊率眷来归 玄真子登坛发令	(742)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阵 众剑客齐攻逆贼营	(747)
第一百五十二回	闻内变妖道惊心 遇仇人鸿儒切齿	(752)
第一百五十三回	焦大鹏独救余秀英 王凤姑力斩非幻道	(757)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玄贞子飞剑斩妖人 王守仁分兵取二郡	(762)
第一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议救二郡 徐鸣皋智败三军	(767)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攻大寨贼将丧师 献计谋元帅诈病	(772)
第一百五十七回	徐庆夜夺广顺门 自然遁出南昌府	(777)
第一百五十八回	众官兵巧获宜春王 余秀英智赚王元帅	(782)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徐鸣皋奉书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说私情	(787)
第一百六十回	逞绝技女将破离宫 听良言从贼甘投地	(792)
第一百六十一回	徐鸣皋抄检宁王宫 朱宸濠逼走盘螺谷	(797)
第一百六十二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进攻九江	(802)
第一百六十三回	明武宗御驾亲征 朱宸濠暗遣刺客	(807)
第一百六十四回	巧立水军联舟作阵 议破战舰用火为工	(812)
第一百六十五回	师成熊黑大队南征 性本豺狼中宵行刺	(817)

第一百六十六回	焦大鹏行宫救圣驾 明武宗便殿审强徒	(822)
第一百六十七回	明武宗移蹕驻荆州 孙知府奉命审刺客	(827)
第一百六十八回	用骗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复命	(832)
第一百六十九回	伍定谋遣书约战 一枝梅奉调进兵	(837)
第一百七十回	鄱阳湖轻舟试练 潜谷口黑夜烧粮	(842)
第一百七十一回	用奇谋官军纵火 施奋勇贼将亡身	(847)
第一百七十二回	觐天颜元帅辞功 奏逆状娄妃引罪	(852)
第一百七十三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广武安居德兴县	(857)
第一百七十四回	雷大春诚心投表弟 洪广武设计绊奸王	(862)
第一百七十五回	用反言喁喁试妾妇 明大义侃侃责夫君	(867)
第一百七十六回	殷勤款待假意留宾 激烈陈辞真心劝主	(872)
第一百七十七回	投机密义仆奔驰 入网罗奸王就擒	(877)
第一百七十八回	朱宸濠割舌敲牙 明武宗散财发粟	(882)
第一百七十九回	明武宗西山看剑术 众英雄黑店灭强人	(887)
第一百八十回	大奸已殛御驾班师 丑虏悉平功臣受赏	(892)

第一百二十一回 刘养正议围安庆 王守仁再打南昌

话说王守仁自统大兵被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退下三十里下寨，徐鸣皋、一枝梅、罗季芳、卜大武虽被妖剑着伤，幸不妨碍。王守仁安营已定，徐鸣皋等四人也就苏醒过来，再用了些绝妙的敷药敷上，只须一两日自然就痊愈起来。暂且不表。

再说非幻道人大获全胜，宸濠将他接入城中，当即大排筵宴，欢呼畅饮。酒过三巡，宸濠谢道：“孤自从王守仁带兵到此，徐鸣皋等这一班匹夫，仗着自己的武艺，孤家屡被他所败。设非仙师驾临，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今日大获全胜，已足令王守仁丧胆了。但是，他虽然败走，尚未全军覆没；而徐鸣皋等那十二个人，皆是勇敢力战之辈，毫不畏死之徒，难保他不重整残兵，再决死战。在仙师之意，又当何如呢？”非幻道人道：“非是贫道夸口，谅他这一班毛卒有多大的本领，若他等能识时务，早早罢兵，还是他们的造化，这三十万生灵，尚可免就死地。若再执迷不悟，贫道只须聊施小技。管教他这三十万人马，皆死在贫道手中，不留片甲便了。”宸濠闻言大喜。

当下副参谋刘养正在旁说道：“仙师之言固是好极，以仙师法力之高，视敌犹如草芥，毫不足虑。但某有一言，不识

大王尚堪容纳否？”宸濠道：“卿有何言？请即说出，以便大家商议。”刘养正道：“某所虑者，以得地为先，以争战为后。若图目前与王守仁日角胜败，即将他三十万大兵全行覆没，后起之兵，难保不陆续而来。是徒以角力胜负，残虐生灵，而于土地、人民毫无所得。土地、人民既不我属，则军需粮饷又何自而来？即使今日胜一战，明日胜一战，而援兵纷至，吾恐亦不能任意屠杀，以伤上天好生之心。且仅恃南昌一城，又有几何粮饷可以坚持日久？一旦军需不足，粮饷空匮，人民势必变心。民心一变，虽有仙师在前，雄兵在后，军无饷需，马无粮草，其又何能保乎？某是以为大王虑也！”宸濠听了这番话，便悚然说道：“非卿之言，几使孤坐守孤城而不思辟地了。为今之计，卿有何策以为根本？庶使军无匮粮，库无匮帑，而有以自固乎？”刘养正道：“某之意，以为南昌旋得旋失，既未得其钱粮，而所属各县，虽经雷将军得了几城，却亦切不可恃。为今之计，莫若一面与王守仁对敌，一面潜师间道径趋下。先取九江。进围安庆，以固根本之域。九江与安庆既得，仍宜分兵下攻芜湖，然后大王自统大兵，亲出长江，顺流东下，取金陵以为根本之地，然后大势成矣！若图目前之胜败为荣，某窃为大王不取焉！”

宸濠听罢大喜道：“卿这一番议论，真是言言金石！孤当照卿之言，分兵前往便了。”李自然在旁也就说道：“刘参谋之言是也！”宸濠因即斟酌道：“现在孤此间大将惟邝天庆、雷大春二人，若再使他二人分兵前去，孤身旁又无大将可以保守了。”李士实道：“大王可使雷大春为统将，率兵三千先往九江。好在九江一城此时定然空虚，即有防备，亦不过是些

老弱而已！得雷将军一人统领，再带些偏裨牙将，取九江如在掌握之中！九江一得，安庆自然慌矣。雷将军可急急率兵星驰而去，安庆亦断不难取也。却宜速不宜迟，迟则兵力一厚，急切便不可得矣！”宸濠当下大喜。酒筵已散，随即命雷大春率兵三千，星夜间道潜师直取九江，然后进攻安庆。这枝令传出，雷大春的疾病已好，当即奉令挑选了三千精锐，真是个潜师间道、星夜飞驰往攻九江去了。按下慢表。

再说王守仁自退下三十里，安营已定，停下两日徐鸣皋等剑伤已各痊愈，王守仁便齐集诸将于大帐前商量道：“前日为那妖道用了邪术，我军大败了一阵，幸喜徐将军等刻已痊愈。士卒虽折伤不少，细查实数，亦不过伤去二三千人。我军锐气尚未大挫，若不并力攻取，未免有失诸位将军从前英勇忠义之名。即妖道虽然厉害，亦不过所仗邪术。自古邪不胜正，理之必然。本帅拟多备乌鸡黑犬血，于临阵时，妖道若再恃术，即将秽物喷去，或可破其邪术。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徐鸣皋等齐道：“末将等亦思如此，但未奉元帅之令，不敢擅自专主。今元帅虑及至此，末将等当谨遵钧命，准备与逆贼决一死战。但冀攻破南昌，早擒此逆贼为幸。若久久不下，不但师老无名，且上遗宵旰之忧，下累三军之苦，末将等亦所不愿也。”

王守仁大喜道：“诸位将军皆有此忠义之心，真乃国家大幸！即烦将军等各命本营士卒，连夜在于就近乡村等处，多寻乌鸡、黑犬，万一寻找不出，准其倍价向畜养之家购买，毋得强自搜索，致遗民怨。”各营士卒得了令，也就即刻出营，分往就近村落中寻找。到了天未黎明，各兵卒带了许多乌鸡、

黑犬回来缴令。王守仁一见大喜，即命取了鸡犬血，又命人分贮喷筒之内，以便临阵时喷打出去，以破妖法。安排已定，王守仁又命众三军大家再养一日，将精锐养足，好去决战。众三军无不欢歌跳跃，擦掌摩拳，准备攻城拿贼。

过了一日，到了晚间，王守仁又传令出来，命各军四更造饭，五更出队。众三军奉了将令，那敢怠慢，真是个个戎装扎束，只待将令一下，即便出队前往攻城。不一刻元帅令下，营门开处，金鼓齐鸣，炮响三声，一队队如熊如虎之师，直往南昌进发。徐鸣皋先到南昌城下，即命排齐队伍，便自出马向城上讨战。这日却是布政使胡濂守城，当有守城贼兵飞报进去，胡濂闻言，当即上城望外面一看，只见那二十余万雄兵，惊天动地而来，声势好不可畏？又见徐鸣皋坐在马上，耀武扬威，骂不绝口，声称捉住宸濠，定然碎尸万段。胡濂那敢怠慢，也就飞命守城官驰报进宫。宫门官闻报，也就即刻报知宸濠，请遣将出城迎敌。宸濠闻言，一面先着胡濂开城迎敌，一面飞命邝天庆即刻出城，又请非幻道人与余半仙观阵。

此时非幻道人早已得着了信息，宸濠的人尚未到，他已走了过来，因与宸濠道：“千岁不必惊疑，贫道已早算到今日王守仁欲带兵前来复战。王守仁今日不来，贫道明日也要请旨前去。难得他自来送死，免得贫道又费跋涉了。只此一番，定要将王守仁杀得个片甲不回。把徐鸣皋等那一起匹夫，个个杀得粉身碎骨，以报我师弟迷魂阵之仇，以为千岁长驱直入之地。便请千岁观阵，看贫道指挥三军便了。”宸濠大喜。即刻与非幻道人、余半仙上了坐骑，直望城外而来。

且说徐鸣皋在城外骂阵，骂了一会儿，见城中并无贼将前来迎敌，正是焦躁不堪。却好大队已到，一字儿列成阵势。徐庆、一枝梅、狄洪道、罗季芳、徐寿、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杨小舫等人也飞马到了阵上。只见徐鸣皋还在那里指着胡濂大骂不止，又见胡濂也在城上望下骂道：“尔等众军休得威武，眼见死在目前，尚不知觉，顷刻仙师一到，就要送尔等一齐归阴。我虽有志归降，终不失封侯之位，何若尔等碎尸在野，碧血成河。抛父母而远离，弃妻孥而不顾。魂飞天外，磷磷秋草之场；魄散空中，渺渺无依之鬼。未免可惜。何事矫情？岂如我等安富尊荣，家人团聚么？”胡濂正在城头上指着徐鸣皋等大骂，只见徐鸣皋一声大喝，将马一夹飞到城下，率领众三军并力攻城。正在激励三军，忽见胡濂应弦而倒。不知胡濂被何人所射，究竟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擅绝技一箭射降贼 仗邪术二次败官军

话说胡濂正与徐鸣皋相对而骂，徐鸣皋听了他那一番无耻的话，直气得暴跳如雷，率领众兵丁冲杀过去，忽见胡濂应弦而倒。你道这是为何？原来徐庆在马上听见胡濂那一番话，也是气不可忍，当下拈弓搭箭，使出神箭手本领，飏的一箭射去，正中胡濂咽喉，应弦而倒，当即送命。徐鸣皋见胡濂被箭射倒下去，立刻催督三军并力攻城。众兵卒正在猛攻之际，忽见城门开处，冲出一支兵来，为首贼将不是别人，正是邲天庆。徐鸣皋一见，更不打话，两下便厮杀起来。二人斗了有十余合，徐庆在后见徐鸣皋战天庆不下，也就将马一夹飞出阵来夹击。邲天庆见有人来助战，他也抖擞精神独战二将，毫不畏惧。三个人杀作一团，两边鼓角齐鸣，喊声震地。

正杀得难解难分，忽又见非幻道人与余半仙从城里出来，非幻道人坐下梅花斑鹿，手持宝剑，背系葫芦，一声说道：“邲将军且暂息少时，待贫道处治这一起畜生。”邲天庆闻言，即便虚晃一戟，退入阵后。非幻道人便向徐鸣皋等喝道：“你等乳牙未长，胎毛未干，但知仗自己的武艺，违背天心，逆天行事。本师前者聊施小技，即杀得尔等弃甲抛戈，逃走不及，也就该知本师的利害，不敢再恃己能，前来争斗。你等

乃妄自尊大，不识时务，复又胆敢将胡大人射死，种种逆天，实在罪无可逭。尔等休走，看本师的宝剑来了！”说着，即将手中剑向徐鸣皋砍下。徐鸣皋急架相迎，又不见非幻道人动手，只见那口剑在空中飞舞。徐庆在后看徐鸣皋战非幻道人不过，也就赶杀上来。非幻道人见徐庆也来助战，只见非幻道人哈哈笑道：“来得好，愈多愈妙，好让本师早些送尔等归阴。”说罢，喝一声：“疾！”只见那宝剑登时变了两口，望着徐鸣皋、徐庆二人飞砍下来。一枝梅看得真切，也就从斜刺里向非幻道人杀去。非幻道人见一枝梅又来助战，复又一声道：“疾！”那宝剑又变了一口，在半空中飞舞盘旋，有欲望下砍之势。此时包行恭、狄洪道、周湘帆、罗季芳、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寿等人见了非幻道人如此邪术，也就合力齐冲出来，围住非幻道人厮杀。非幻道人见众英雄齐来助战，将自己围在当中，他便大笑不止，口中说道：“尔等来全了么？如未到齐，尚有几人？可着令他赶速前来，好试本师的法宝。”说着复又一声道：“疾！”向那法宝说了两句：“速变！速变！快取首级见吾！”话犹未了，只见那宝剑一变两，两变三，三变四，顷刻之间，变了十几口出来，认定各人，一人一口，直望下砍。

王守仁在阵上看得真切，说声：“不好！”当即喝令三军，将所有的喷筒一齐将乌鸡黑犬血速速喷出。三军得令，立刻将乌鸡黑犬血喷打了来。说也奇怪，就这一阵乱喷乱打，那十几口宝剑竟是纷纷落了下来。众军近前一看，原来皆是些纸做成的。徐鸣皋等一众英雄见非幻道人的飞剑已破，无不欢喜，更加并力围将上来，恨不能立即将非幻道人碎尸万段。

此时非幻道人见自己的法术已破，便大怒道：“尔等敢破本师的法宝，今日不送尔等的性命，本师誓不回营！”徐鸣皋等一众英雄也就大怒，骂道：“好妖道，不知羞耻，敢将纸剑前来吓谁？本将军等若不将尔这妖道擒住肢解起来，也算不得本将军等的利害！”一面说，一面你一枪、我一刀、他一槌、我一戟杀个不住。

贼阵上余半仙看见如此光景，恐怕非幻道人有失，也就大喊一声道：“师兄休得惊疑，我来助你！”说着，也即冲出阵来。包行恭、周湘帆正要去敌余半仙厮杀，忽见非幻道人将坐下梅花斑鹿的头一拍，那梅花斑鹿将口一张，登时从口中喷出烟来。那烟见风一吹，又变了许多烈烈烘烘一片通红的烈火，直望徐鸣皋等卷烧过来。王守仁看见，说声：“不好！”又命众军齐将鸡犬血喷去，那知已经喷尽，三军皆束手无策。只见那烈焰腾腾的火，趁着风威直卷过来，徐鸣皋等见事不妙，也只得抱头鼠窜，率领三军向本阵中逃走，只听那一片喊哭之声，真是震动天地。此时，王守仁也知道立脚不住，即命后队改前队，望后速退。三军士卒真个是弃戈抛甲，各顾性命，望后而逃。非幻道人还在后面督率着贼兵一路追杀。所有那些官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的，有的自相践踏因而丧命的，有的被刀着枪杀死的，有的逃走不及跌倒下来被贼兵踏死的，有的被马冲倒死于马足的，就此一阵，官兵伤了有五六千人，真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王守仁直退到五十里下寨。非幻道人见官军败走已远，方才收了火，鸣金收军。

宸濠在城头上看得亲切，好生欢喜。当即下了城来，一

见非幻道人，即执手相谢，邀至城中，并马回去王府。此时众贼将皆来庆贺，宸濠即命大排筵宴，犒赏三军。酒席中间，又向非幻道人说道：“孤前次见仙师的宝剑被王守仁破去，徐鸣皋等一众狐群狗党围绕仙师乱杀起来，孤那时好不为仙师担忧，正要派邝天庆前去助战，已见余道友出去阵前。不知如何，瞥眼间仙师又行出那烟吐火的妙法，将王守仁叠败两阵，料他也该胆慑了。但不知仙师的宝剑何以为他等破去，这是什么道理？”非幻人道：“千岁有所不知，贫道所练的飞剑，本是仙家妙法，无论他有多少大将，可以取他性命。只有一件，不能经染秽物。一染秽物，立刻变成纸剑，纷纷落下尘地。今日阵上所以不能取他等性命者，恐怕王守仁暗用秽物，喷打出来，以致宝剑为他所破。是以贫道一见宝剑破去，不能取他等性命，只好另用他法，使贫道的坐骑喷出火来，将他三军烧得个焦头烂额，虽不使他片甲不回，我们也算大获全胜了。”

宸濠道：“若不是仙师帮助，妙术无边，又何能使王守仁大败而回，心惊胆落；徐鸣皋等抱头鼠窜，烂额焦头呢？孤只恨得遇仙师尚嫌稍晚！若早两年相遇，余道友固不致为什么七子十三生所败，而孤亦得横行于天下了。”非幻人道：“吾料王守仁经此一番大败，断不敢再来搦战了。贫道之意，乘他惊魂未定之时，今夜前去劫寨，只要将王守仁擒住，徐鸣皋等武艺虽是超群，既见主将为人所擒，那有心不摇动之理？然后千岁再以甘言美语劝他归降，徐鸣皋等感千岁不杀之恩？念千岁招降之德，岂有不心悦而诚服，为千岁所有？千岁既得徐鸣皋等一千人众，然后再分兵各处，夺城争地，则

大事定矣！”宸濠听了这番，好不喜悦。当下谢道：“蒙仙师相助之力，孤若位登九五，定再大大加封，以酬相助之绩。”非幻人道：“贫道非敢望千岁赏赐，这不过上应天心，下舒民力，顺天而行耳。”一会子酒席既定，宸濠即传出密令，分属各营今夜三更前去劫寨。贼兵将得了此令，自然预备起来，等到夜间好去劫寨。

且说王守仁退到五十里扎下营来，查点人马伤了一万有余。再看徐鸣皋等被火烧伤的甚多，王守仁好生不乐。即命徐鸣皋等赶紧医治，等诸伤全愈，再行计议进兵。徐鸣皋等亦只得遵命，赶为医治。但是，各人皆闷闷不乐，都道如此看来，这妖道如何制服？一枝梅道：“除非玄裳子大师伯及众位师伯、师叔到来，方可破得这妖道。”徐庆道：“好在我伤势不重，明日回明了元帅，将我师父寻到，请他老人家用飞剑传书，将众位师伯、师叔请来灭这妖道，共擒叛王，以安社稷。”大家议论一番，看看已将天黑，于是众人也就预备安歇，忽见大帐前从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欲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解药施丹救全军士 反风灭火败走妖人

话说徐鸣皋等正要预备去安歇，忽见大帐内从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大家吓了一跳，群相喊道：“拿刺客！”话犹未完，只见那人一声唤道：“你等休得惊慌，我今特地前来救尔等性命。”徐鸣皋等一闻此言，大家近前一看，原来是傀儡生。此时众人欢喜无限，即刻上前给他施礼。傀儡生道：“诸位贤侄休得闹此浮文，元帅现在那里？速将我带领去见元帅，有大事商量，万不可迟。迟则合营的性命难保！”徐鸣皋等一听，知有异事，那敢怠慢，当即先自进了后帐与王元帅禀明一切。

王元帅一听此言，即刻具了衣冠，升坐大帐，请傀儡生相见。由徐鸣皋出来将傀儡生迎入，王元帅降阶相迎。彼此相礼已毕，王元帅邀傀儡生上座，向傀儡生道：“久闻仙师大名，如雷贯耳。今幸惠临见教，某有失迎迓，歉罪之至。”傀儡生亦谢道：“贫道四海云游，迄无定止，久闻元帅忠义，亟欲趋教，以未得便，故尔来迟，实深抱歉。今者元帅为妖人非幻道人两番擅用邪术，致元帅大败至此，虽为妖人作恶众多，亦是众军等应遭此劫，元帅倒不必过虑；以后之事，所谓恶贯满盈，自难逃其法网。所虑者，顷刻间有一非常之变，元帅得毋知之乎？”王守仁听了此言，登时大惊失色，避席而问曰：“某不敏，不能察过去未来，乞仙师正告之。”傀儡生

道：“妖人将有劫寨之举，贼兵已在半途，若不赶紧预备，必有非常之变。”王元帅道：“仙师何由得知？”傀儡生道：“贫道路经此地，见逆贼宸濠宫中妖气甚旺，贫道即潜入宫中探听一番，那知宸濠正与非幻道人在那里议论。非幻又劝宸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元帅惊魂未定之时，于今日三更前来劫寨。贫道一闻此言，知元帅必无防备，故特赶紧前来为元帅报信，望元帅急速准备，以救三军性命。”

王守仁一闻此言，更是大惊失色。道：“诸将受伤，三军疲困，以言御敌，万万不能，似此如之奈何？尚望仙师悯诸将之安危，救三军之性命。为某亟思良策，以御贼氛。不独某感激无穷，即众三军亦衔感再生之德了。”傀儡生道：“元帅勿忧，贫道设法以御之。但是孤掌难鸣，必借诸位将军之力。”王守仁道：“诸将甫受重伤，尚未痊愈，如何抵敌呢？”傀儡生道：“是不难。诸位将军所受之伤，无非为妖火所炽，贫道有药可治。但即请传诸位将军到帐，俟贫道一一治之，包管立时无恙。虽冲锋陷阵，执锐披坚，不难也。”王守仁听说大喜，即刻将受伤诸将士传齐，进入大帐。傀儡生先将诸将细看一遍，分别受伤轻重，然后在腰间取出一个葫芦，倾出二三粒丹药，命人取了清水，将丹药和开，与诸将士分别敷上。果然，顷刻间生肌长肉，登时痊愈。诸将伤势已痊，便请王守仁发令，四面埋伏，以待贼军前来劫寨。

王守仁当下便命徐鸣皋、徐庆、王能带领兵卒，在着大营左边埋伏；一枝梅、周湘帆、李武带领兵卒，在于大营右边埋伏；徐寿、包行恭、杨小舫带领兵卒，在于营后埋伏；狄洪道、罗季芳、卜大武带领兵卒，往来接应。诸将得令而去，

王守仁与傀儡生坐守大营，以待动静。吩咐已毕，看看将近三更，并无动静。王守仁正在疑惑。贼兵既来劫寨，何以到此时仍无消息？正疑虑间，忽闻金鼓喧天，喊声震地。那一片喊杀之声，真个如地裂山崩相似。傀儡生道：“元帅信否？若非先事预防，这亿万生灵，定要遭此涂炭了。”王守仁道：“三军之所以不遭此厄者，皆仙师仁慈所赐也！”

且说非幻道人督率邝天庆及偏裨牙将，带领众贼兵衔枚疾走来到大营，以为王守仁当惊魂甫定之余、将士败亡之后，必然计不及此，预为防备。邝天庆一马当先，冲入营内，才进了营门，只见灯火通明，旌旗环列，知道有了准备，当即回马便走。尚未走出，忽听一声炮响，左边徐鸣皋、徐庆、王能杀出，右边一枝梅、周湘帆、李武杀出，当即将邝天庆围在当中，奋力厮杀。邝天庆也就抖擞雄威，力敌六将，左冲右突，预备杀出重围。哪知他本领虽然高强，争奈寡不敌众，怎禁得六将降龙伏虎的生力军，围住他一人死斗，看看已力不能敌，居心望非幻道人前来接应。哪知非幻道人在后面押着队伍，以为邝天庆必然杀入官军大寨，将官军杀得马仰人翻，正拟往前助战，以期一战成功。哪知狄洪道、罗季芳、卜大武三人闻得贼兵已到，他便出兵前来接应，却好遇见非幻道人率领贼众向大营而往。狄洪道等当即上前截杀，将贼兵冲为两截，死奋力斗，不容非幻道人进前。此时非幻道人也不敢遽行妖法，惟恐有伤自家兵将，因此只与狄洪道等并力战斗，又不能直冲进前，虽然狄洪道等胜他不过，他却也不能取胜于人。

那里邝天庆被徐鸣皋等六人围在核心，冲杀不出，急望

后队的兵前来接应，却又不见前来，好容易将王能刺伤一戟，这才舍命冲出，逃入后队。哪知才到后队，只见非幻道人也已被官兵围在那里厮杀。邝天庆一见，望非幻道人大声喊道：“还不快走，等到何时！今番上了你的当了！”非幻道人正与狄洪道等力战，不分胜负，一见邝天庆大败出来，又听他说上了你的当这一句话，非幻道人好不惭愧，因此恼羞变怒。又见徐鸣皋等随后紧紧追来，若再不行妖法，更要大败而回，因此也顾不得伤及自家人马，只得将坐下梅花斑鹿头顶一拍，登时鹿嘴一张，喷出烟来，一霎时变成烈火，直望官军队里烧去。那些官军于日间经过厉害，谁人不怕？就便徐鸣皋等也知道火势甚猛，身上的伤痕才经傀儡生治好，今又烧来，也是栗栗危惧。因此官兵官将又是抱头鼠窜，望本营中乱逃。非幻道人见官军已退，即便催督邝天庆率领众贼将兵卒反杀过去，那一片喊杀之声，更加动了天地。

傀儡生正在帐中与王守仁议论非幻道人的妖法，忽见营外烟雾迷漫，一霎时红光照耀，又听那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知道又是妖人作法，说声：“不好！”也来不及与王守仁说明，当即出了大帐，将手中的宝剑向空中一放，口中说道：“宝剑，宝剑，将这一片妖氛扫回贼队，使他自烧其身，不可有误！”傀儡生说罢，那宝剑果然在半空中飞舞了一回，登时一道白光如一条白龙相似，飞出营外，竟将那一派妖火扫了回去。

非幻道人正督率贼将邝天庆催赶官兵官将杀入大营，忽见一阵狂风向本队卷来，接着那一片烈火亦向本队中烧来，非幻道人好生诧异。当下一面传令，命所有贼众休得赶杀，速

速收队。一面念念有词，收那妖火。那知贼众正赶得高兴，非幻道人虽然传令收队，争奈众贼军不及收兵，只顾迎着火光赶杀过去。非幻道人即便收火，哪知再念真言，火也收不回来。众贼军正望前发，忽见那些烈火向本阵中烧到，在先传令收兵，众贼军不闻不见，现在不等传令，大家惊扰起来，高声喊道：“我们快走呀，火烧过来了！”一面说，一面跑，互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非幻道人见妖火收不回来，也就着急，若再等片刻，本队的兵卒就要烧死尽净了，因此只得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即将葫芦一阵倾倒，立刻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才算将这一派烈火灭息。官军队里见妖火烧过去，知道有人破了妖道的法，也就掩杀过来，紧紧追赶，因此杀死贼兵亦不计其数。直至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这才收兵不赶。算是到南昌打了两仗，今夜才大获全胜。然而兵卒死伤者，亦复不少。非幻道人见大雨灭了火，却不敢再去追杀，只得收兵回南昌，再作计议。

宸濠正在城里盼望信息，满望这一路而来到王守仁的大营，杀个净绝。那知正望之际，忽有探事报了进来，口中称：“千岁不好！非幻仙师被杀得大败而回，众兵将死伤甚多。非幻仙师现在已经率领众兵卒回城了。”宸濠闻言，好生烦恼。却好非幻道人与邝天庆已进入宫中，邝天庆当下给宸濠请罪。不知邝天庆果得问罪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遗法代官兵

话说邝天庆向宸濠请罪，非幻道人亦向宸濠道歉，宸濠当下便向二人说道：“胜负乃兵家之常，今虽败了一阵，已胜他两阵，也算抵得过来。尚望仙师不可隳心，努力向前，以助孤家共成大事。”非幻道：“贫道料定王守仁绝无准备，才敢决计前去，不知如何，他已经防备起来，这也罢了！他虽有防备在先，并未大败，后来贫道放火烧他，已将那些官军烧得抱头鼠窜，败将下去，不知又如何会反转风头，将火卷入本阵，烧了过来，因此本队三军见了烈火烧身，这才败将下来，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幸亏贫道见景赶着用法下了一场大雨，才算将火灭了，救得三军回城。吾料王守仁必无此等法力，能反风卷火，其中定然有了妖人相助于他。明日定要细细打听出来，究竟何人相助，破贫道的法术。”宸濠一闻此言，心下早料到八分，定是破迷魂阵的那一起人。当下向余七问道：“莫非还是前者破道友大阵的那一班人么？”余七道：“只须明日细细打听，便知明白了。”说罢，大家便去歇息。

到了明日，宸濠派了细探打听出来，果然是大破迷魂阵内的人，宸濠因也颇为思虑，当下便着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请来议道：“孤今日着人前去打听，顷据回报，说是唤作什么

傀儡生，孤想这傀儡生颇为厉害，法术也甚高强，当得如何除却此人才好。”非幻道人道：“千岁勿忧，前日贫道所以狩败者，以其不知为何如人，并未料及至此，以至始有此败。今既知是傀儡生，非是贫道夸口，只须聊施小计，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包管将他一座大营，连同傀儡生，一齐置之死地，以助千岁成功便了。”宸濠道：“据仙师所云，岂有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就可将官兵二十万众置之死地？孤窃有所疑焉！”非幻道：“千岁勿疑，但请派人于僻静处所，赶速搭一高台，以便贫道上台作法。三日之内，若不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贫道愿甘军法便了。”宸濠闻言大喜，当即命人于僻静处所赶筑高台以便非幻道人作法。暂且不表。

且说徐鸣皋等收兵回营，算是大获全胜。王守仁当即慰劳了一番，又谢了傀儡生相助之力。傀儡生复又说道：“贫道尚有他事去往天台一走，三日之内尚有一番惊恐，却不防事。今有小瓶一个留下，等到第三日夜间初更时分，可将这小瓶塞拔开，将里面的物件倾倒出来，洒在大营四面，元帅可即拔队速退驻扎吉安府界，然后再徐图进兵，方保无事。不然，恐有大难。随后遇有急事，贫道再来便了。”王守仁还欲相留，傀儡生道：“元帅不必拘执，依贫道所说办理，自无遗误。”徐鸣皋在旁说道：“师伯云游四海，无所定止，此间若遇大事，欲寻师伯，急切难求。可否请师伯将这宝剑寄存小侄这里，遇有急难，便可飞剑传书，请师伯驾临，以解其危，可以诛贼众了。”傀儡生闻言，因道：“也罢，我便将这宝剑留下。贤侄等切不可轻易使用，必须要到万分无法之时，方可使用一回，使他传书于我。”徐鸣皋唯唯听命。傀儡生当即将宝剑留

下，告辞而去。王守仁等将他送出营门，正要与他揖别，登时不知去向，王守仁羡慕不已。

看官，你道傀儡生这宝剑既留下来，他自己那里还有防身的物件呢？诸君有所不知，这留下的宝剑却是有形无精，他自己还有一口剑丸，那才是精灵俱备的。那剑丸他如何肯留下来，即便他留下，旁人也不能使用。这留下的难道真个会传书么？不过欲坚王守仁的心，免得纠缠不已，所以才留下来，就便徐鸣皋等也不知道他是这个用意。

闲话休表。且说宸濠命人将高台筑成，非幻道人先到台上看了一回，然后又命人在台下设了香案，自己又取出一面柳木令牌，排在案上。见他每日上台三次，下台三次。凡上台一次必须手执宝剑踏罡步斗，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所为何事。到了第三日晚间，将有初更时分，即请宸濠与余七同上高台，看他行法。宸濠大喜，随即同上台来。只见他仗剑在手，口中先念了一回，然后将案上那块柳木令牌取在手中，向案一拍，一声喝道：“值日神何在？速听法旨！”一声道毕，但见风声过处，从半空中落下一位金甲神来，向案前立定，向非幻道人唱了个诺。随即说道：“法官呼召小神，有何差遣？”非幻道人道：“只因王守仁不识天时，妄自兴兵犯境，特地呼召吾神，速即传齐十万天兵天将，前往王守仁大营，将他的所有人马，一齐灭尽。速来缴旨，不得有误！”非幻道人说罢，那金甲神说了一声：“领法旨！”登时化阵清风而去。非幻道人又向宸濠说道：“哪怕傀儡生武艺高强，王守仁兵精将勇，就此一番，也要将他踏为平地了。”说罢，便与宸濠、余七下台而去，只等三更以后，再行上台退神。

再说王守仁自傀儡生走后，光阴迅速，看看已到了第三日。这日早间，即命各营三军，预备拔队退守吉安。众三军不知是何缘故，却也不敢动问，只得大家预备起来，到了晚间初更时分，徐鸣皋即将傀儡生留下的那个小瓶，将塞子拔去，把瓶内的物件倾倒出来，倒在手中一看，原来是些碎草以及小红豆。徐鸣皋看了，颇为称异，暗道：“这些草豆有何用处，难道他能变作兵马么？且不管他，当下即将这碎草、小红豆儿在于大营周围一带，四面八方撒了下去，然后禀明王守仁拔队。王元帅一声传令，当下众三军即拔队退走吉安。走未移时，只听后面扎营的那个地方，人喊马嘶，有如数十万人马在那里厮杀。你道这是何故，原来非幻道人遣了天神天将去平王守仁的大寨，哪知这些神将到了那里，并不知王守仁已经拔队退走，只见还是一座大营，内藏无数兵马，当下便冲杀进去。那大营内的兵马，一见有人踹进大营，也就各人奋勇争先，向前迎敌，所以闻得厮杀之声。但见王守仁既将大营撤退，这些兵马又从何处而来呢？原来，就是傀儡生留下的那个瓶子内许多碎草、红豆变成的。尝闻人说撒豆成兵，即此之谓。那知天神天将与那些碎草、红豆变成的人马厮杀了一夜，直杀到四更时分，竟把些假人马杀得干干净净，才回去缴旨。

非幻道人到了三更时分，也就与宸濠上台，专等金甲神回来缴令。到了四更光景，金甲神果然翩然而来，在案前打了个稽首，口中说道：“顷奉法官法旨，已将大营内人马杀尽，特地前来缴旨。”非幻道人听说，当即念了退神咒，金甲神这才退去。非幻道人又与宸濠说道：“千岁可以从此无虑矣！率

领大兵长驱直进，以成大事便了。”宸濠也是大喜。当下大家下台，各去安歇。

次日，又大排筵宴，庆贺大功。酒席之间，李自然在旁说道：“既是非幻仙师昨夜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谅来定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千岁何不着一队兵卒，到那里将这些死尸掩埋起来，免得暴露，也是千岁泽及枯骨的道理。而况千岁所恨者，只王守仁匹夫与那徐鸣皋等人，众三军之士，皆与千岁毫无仇隙，今者同罹于难，亦未免可怜。将他等枯骨掩埋起来，就是那亿万孤魂，也要感千岁之德于地下的。但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宸濠道：“军师之言正合孤意，孤即派队前去掩埋便了。”当下即传令下去，着令牙将丁人虎带同兵卒五百名，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

丁人虎奉令以后，也就即刻督队前往。走到那里四处一看，哪有一个死尸，并无尸首。丁人虎好生诧异，随即在附近寻了两个土人问明一切，才知道王守仁早已撤队退下。丁人虎闻说大惊，即刻收队赶回南昌，去见宸濠与非幻道人，细禀各节。欲知宸濠与非幻道人听了此言毕竟如何惊恐，更想出什么法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丁人虎面禀细根由 王守仁预设反间计

话说丁人虎回到城中，将队伍安排已定，便至王府复命。宸濠一听丁人虎回来，即命他进见。丁人虎赶至殿前，见宸濠与非幻道人、余七、李自然、李士实、刘养正等在那里饮酒。丁人虎向宸濠参见已毕，侍立一旁，宸濠便问道：“尔将尸骸掩埋清楚了？”丁人虎道：“禀千岁，不曾掩埋。”宸濠道：“孤家派尔去作何事？为什么不掩埋呢？”丁人虎道：“并无一具尸骸，使末将如何埋法？”宸濠听了这句话，就有些疑惑起来，因怒道：“汝那里如何糊涂，上日经天兵天将杀了一夜，将王守仁一座大营、二十万雄兵全行杀戮殆尽，怎么没有一具尸骸？这定是尔偷懒不曾前去，回来慌报。速速从实招来！”

丁人虎道：“千岁且请息怒，末将既奉千岁之命，焉敢不去，谎言禀报。千岁在上，末将有言容禀。”宸濠道：“既有话，快快说来！为什么如此碍口？”丁人虎道：“末将所以不敢骤禀者，恐触千岁之怒，恐貽非幻道人之羞。既千岁要末将从实禀陈，尚望千岁勿怒。只因末将带领兵队前去，到了那里，不但不见大营，连一具死尸也瞧不见，心下颇为疑惑，暗道：难道这里非是王守仁扎营的所在么？当下便寻问土人，旋据土人说道：‘这所在正是王元帅扎营的地方。’末将又问土人道：‘既是王守仁在此扎营，为何不见他一兵一卒呢？’土

人道：‘王元帅早拔队走了。’末将更是惊疑，因又问他何时走的？土人道：‘是前夜初更时分拔队，闻说退守吉安，避什么妖法，恐怕三军受害。还有一件奇事：王元帅拔队未有一会儿，约到二更时分，只听得半空中有千军万马厮杀之声，斗了有两个更次，方才平静。那时只以为王元帅与敌人开仗，及至明日起来，方知王元帅早已退去，不知道夜间那一片喊杀之声是从何处来的。’末将听了此言，因才悟道王守仁的大营早已退去，自然是尸骸了，因此才回来复命。”

宸濠听了这番话，直吓得坐立不定，神魂出窍。再看非幻道人，也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宸濠因问非幻人道：“仙师，这真可奇怪了！前夜孤亲眼见仙师遣神召将，分明那金甲神遵旨而去，凡人或者说谎，神将断无谎言，而况据土人所说，闻得人喊马嘶，厮杀了半夜，这更的是确有据。既是杀了半夜，又何以没有一具死尸？既是王守仁退走吉安，又何以有人厮杀？这可真令人难解了！”这一番话，把个非幻道人问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只见他面红过耳，羞愧难禁。还是李自然在旁说道：“在某的愚见，那傀儡生亦复不弱，莫非此事早为傀儡生知道，预令王守仁先期逃避？再施用法术，非为李代桃僵之计。天兵天将只知逢人便杀，断不料是傀儡生暗用替代，所以厮杀了半夜，等将假变的兵马杀完，然后便来缴旨。这事须要探听实在的，千岁可一面命人前往吉安打听王守仁是否驻扎该处，一面使人仍到王守仁原扎大营所在，就地细寻有什么可异之物，寻些回来，便知明白了。”宸濠听了李自然一番话，也甚有理，当下仍命丁人虎前往王守仁原扎大营之处，细寻可疑之物；又差

细作前赴吉安，打听王守仁消息。两路的人皆奉命而去。这里宸濠又望非幻道人说道：“若果如李军师所言，王守仁那里有此等异人保护于他，更使孤晓夜不安了。但不知仙师尚有何法，可将傀儡生擒来、王守仁捉住呢？”非幻道人此时也不敢过于满口答应，只得说道：“岂无妙法，容贫道细意商量便了。”余七在旁又复进言说道：“千岁勿忧，非幻师兄定有妙策，务要将傀儡生制服过来，方雪今日之耻。且等吉安打听的人回来，再作计议便了。”宸濠也是无法，只得答应。

正要大家各散，忽见值日官报进来：“今有雷将军差人前来报捷，已于三月初六得了九江。”宸濠闻报，不觉转忧为喜，当命将来人带进问话。值殿官答应出去，即刻将来人带进，原来是个旗牌。那旗牌走到殿前，先行跪下，给宸濠磕了头。宸濠便问道：“雷将军何时攻破九江，汝可从实说来。”那旗牌道：“雷将军自从在南昌拔队以后，即星夜间道驰往。三月初五夜行抵九江，并未安营，连夜便去攻打。九江府虽有防备，争奈兵力不厚，我军攻打甚急，直至次日午后，九江城坚守不住，被我军攻打开来。当即进城寻找知府，业已自刎身亡。所有在城各官，逃走殆尽，并无一个归降。现在雷将军安民已毕，又于该城中举出一个举人，名唤徐国栋，权篆知府印务。又留了两名牙将，相助徐国栋理事。现下已带领人马进围安庆去了。雷将军怕千岁忧烦，特命旗牌回来报捷的。”宸濠听了这番话大喜。当下命旗牌退去，又向众人说道：“九江既得，安庆亦可顺流而下了。只要将安庆再得过来，孤便可督兵东下了。”刘养正道：“此皆千岁的洪福，九江不失一人，不折一矢，唾手而得，真是可喜可贺！”宸濠道：“但愿以下

诸城皆如此易易，孤便高枕无忧矣！”说罢，大家退去。

且说王守仁大队退至吉安，当下扎定营寨，正是忧心如焚，仍拟进兵攻打，忽见探马报进营来，说是九江失守，被贼将雷大春于三月初六日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在城各官逃亡殆尽。王守仁一听此言，好生忧虑。一面打发探子出去再探，一面着人去请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前来议事。一会儿，伍知府到来，王守仁接入大帐，分宾主坐定。伍定谋开口问道：“大人呼唤卑府，有何见谕？”王守仁道：“方才探子报来，九江府于三月初六日被贼将雷大春攻破，知府魏荣章自刎身亡。逆贼如此猖獗，已成蔓延之势。九江既失，必然进攻安庆，若安庆再一失守，该贼必顺流东下，以取金陵，这便如何是好？贵府身膺民社，也是朝廷重臣，尚有何策，某当得闻教，以启愚蒙。”伍定谋道：“大人说那里话来，以大人掌握雄兵猛将，名将如云，谋士如雨，卑府有何知识，可以设筹，还求大人以运筹帷幄之功，定决胜疆场之策。早擒逆贼，上分宵旰之忧；即率雄师，下保生灵之苦。则天下幸甚！朝廷幸甚！”王元帅道：“贵府未免太谦了，但某有一计在此，与贵府商量，不知尚堪试用否？”伍定谋道：“大人既有妙策，卑府愿闻。”王守仁道：“某拟以反间计，促令逆贼即速东下。一面再纵间谍泄之，逆濠必不敢出。或即不疑而去，必率全师以行。若果如此，南昌必致空虚，然后出奇兵先袭南昌，断彼归路。彼闻南昌既失，轻重悉具于此，彼必回军力争。一面再出精锐，间道抄出逆贼之后，夹击过来，使他腹背受敌。似乎有此一举，该逆当无所施其伎俩矣！不识贵府以为然否？”伍定谋道：“大人识高见远，非如此不足以

制服逆濠。”王守仁道：“虽然如此，某所可虑者，兵不足耳！以某现统之兵，不下十数万，合全力以攻南昌，似乎不致见弱，而抄出逆濠之后这一路兵，就分不出来。若以我军分道而进，又未能以厚兵力，则便如之奈何！现在当先将这路兵筹画了出来，然后我军攻其前，奇兵击其后，方可设策不虚。不然，亦纸上论兵，徒托空言而已！”

伍定谋听了这番话，沉吟良久，因道：“大人何不学陈琳，草檄召取天下诸侯，共起义兵，以讨逆贼呢？”王守仁被伍定谋这句话提醒过来，当下说道：“微贵府言几使某梦梦如睡矣！这檄召诸侯，共诛逆贼，真是大妙！大妙！某行营无笔札之辈，某亦意乱心烦，不堪握管。贵府珠玑满腹，下笔千言，敢烦即日作成，飭人传送，庶义旗之举，不越崇朝；讨贼之兵，即成旦暮了。”伍定谋道：“卑府才识浅短，何能扛此椽笔，还求大人主稿为是。”不知王守仁能否答应，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王元帅移檄召诸侯 众官军黑夜劫贼寨

话说王守仁见吉安府伍定谋推辞不肯作檄文，复又说道：“贵府不必坚辞，某实因意乱心烦，不堪握笔，还请贵府代为书就便了。”伍定谋见王守仁一再谆谆，只得答应。当即告辞出来，回到自己衙门，立刻就作成一篇草檄，命人驰送大营，与王元帅观看。王守仁看了一遍，觉得言简意赅，甚是切当，也就仍命原差带回，属令赶速分缮，即日飞传出去。那原差将草檄带回，面与伍定谋，说明一切。伍定谋却不敢怠慢，就立刻分派抄胥手抄缮了数十章，交付驿差，星夜驰送各处。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自派丁人虎到王守仁原扎大营的地方查检可疑之物，丁人虎查明之后，仍回南昌禀复，宸濠当即命丁人虎进去。丁人虎见了宸濠，即呈上一包物件。宸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红豆与碎草。当下问道：“这就是可异之物么？”丁人虎道：“在平原不足异，但据土人细说，该处向无此物，自那夜闻得半空中厮杀之后，次日一早见遍地俱是碎草、红豆，方圆十里，无处无之。末将听了此言，才将此物带回，进呈千岁，以便考验。”

宸濠听了这番话，当即命人将非幻道人及余七、李自然等传来，给大家细看。众人看视一遍，不知是何用意。只有

非幻道人与余七说道：“启千岁，贫道竟为傀儡生这妖孽所愚了！原来他用的是撒豆成兵、剪草为马之法。所以天兵天将但知该处有了人马，便上前厮杀起来，却被王守仁逃了此难。今既为贫道识破，傀儡生所仗者不过如此。他既会用，难道贫道不会破么？千岁但请放心。王守仁既在吉安，贫道当请千岁拨一旅之师，与余师弟二人前去，总要将王守仁置之死地、傀儡生送了性命，贫道方肯罢休！设或不然，贫道自己当提头来见！”宸濠道：“仙师虽抱奋勇，但不知需兵几何？”非幻道人道：“千岁能拨兵三千付贫道前往，足矣。”宸濠道：“王守仁有二十万雄兵，十数员猛将，仙师只以三千与之对敌，无乃不易乎？”非幻道人道：“千岁勿忧。王守仁虽有雄兵二十万，可不能敌贫道精锐三千。”余七在旁也道：“千岁这倒可以不必虑得，常言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精锐，何必徒多。而况非幻师兄又广通神术，万一不足，就是他那背上葫芦内，尚有十万雄兵。贫道虽不能如非幻师兄法术精明，神通广大，就以贫道一人，也可敌他些兵将的。”宸濠道：“但愿两位师父言副其实，则便是孤之大幸了！所要精兵三千，孤当照拨。即派丁人虎为两位仙师前部先锋何如？”非幻道人道：“若再以丁将军与贫道随行，那更万无一失了。”宸濠道：“但不知二位仙师何日起行呢？”非幻道人道：“明日是个最吉的日期，出兵是大吉大利。就是明日拔队前行，千岁可即传命出去。”宸濠答应，当即传了令。丁人虎奉令之下，也就预备起来。到了次日，非幻道人与余七、丁人虎，并有七八名裨裨牙将，带了三千精锐的贼兵，辞别宸濠，直往吉安进发。早有王守仁那里的细作探听清楚，也就飞马驰往吉安，报入大

营去了。

王守仁得着这个消息，心下暗喜道：“这两个妖道既然带兵前来，南昌必然空虚，宸濠也就无所倚恃。我何不即日分兵间道绕出吉安，却攻南昌。然后再如此如此，虽未必就能擒住宸濠，也使他畏首畏尾，而且分他的贼势，有何不可。”主意想定，当即命一枝梅、徐寿、周湘帆、杨小舫四人挑选精锐一万，间道绕出吉安，连夜趲程前进去攻南昌。若南昌攻打得下更好，设若不能，可急急分兵一半，去袭九江。以一半虚张声势，日夜攻打。只要得九江克复之信，南昌之兵便即出其不意，立刻撤退，进驱下流，与九江之兵合在一处，进援安庆。但贵神速，不可迟延。众将得令，正欲退出，王守仁又将一枝梅喊到面前，附耳吩咐道：“将军未至南昌，可先入宸濠宫内打听刘养正住在何处，可如此如此。本帅并有书一封，与将军带去，到了那里，将此书遗下。行事已毕，然后再往南昌城中布散谣言，不可有误。”一枝梅答应，当下先行退出，在大营内挑选了一万精兵，然后又至大帐取了书信，贴肉藏好，方才与周湘帆、杨小舫、徐寿三人一同拔队前进。

话分两头。且说非幻道人与余七、丁人虎带领三千精锐，日夜兼程趲赶，望吉安进发。不到数日已到。当下择地安下营寨，与王守仁大营相隔不过十数里远近，暂且休歇一日。此时王守仁早已得着信息，因密传徐鸣皋等进帐议道：“今日妖道非幻道人与余七带兵已到。本帅之意，趁他安营未定，又兼他兵卒远来疲惫，今夜等前去劫寨，先挫他的锐气。何如？”徐鸣皋等答道：“末将等当遵元帅吩咐。”王守仁大喜，当下向徐鸣皋道：“徐将军可带精锐二千进攻贼寨中营；徐庆可带

精锐二千进攻贼寨左营；包行恭可带精锐二千，进攻贼寨右营；狄洪道、王能、李武可带精锐二千抄至贼寨背后，进攻前寨；卜大武、罗季芳各带精锐一千，往来接应。但须多带乌鸡犬血，若鸡犬血措备不及，即多带污秽之物，以防邪术。诸位将军可于初更造饭饱餐，二更出队，务要衔枚疾走。三更一齐杀入贼寨，不可有误！”诸将答应，当即退出大帐。

到了午后，忽见辕门官拿进一封战书来，王守仁一看，原来是非幻道人约他明日出战。王守仁看毕，正中己意，暗道：“他既打下战书，约定明日开战，他今夜必无准备。我即批准打回，也约明日开仗。他见了我批准明日，他便更外不疑了。我却阴去劫寨，先发制人，有何不可！”当下将战书批准，仍着原人带回。王守仁又将徐鸣皋等传进帐来，告知他们批准战书的话。徐鸣皋道：“元帅此举，正所谓以安其心。他既不疑，即便无备。我军就乘此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大获全胜必矣。”王元帅大喜。徐鸣皋等也就退了大帐，各去准备。到了初更时分，大帐内传出号令：命各营即刻造饭饱餐。众三军一闻此令，也就将饭造起来，一会儿饱餐已毕。大帐内又传出令来：命各营预备出队。众三军那敢怠慢，即将置备的乌鸡黑狗血喷筒及一切污秽之物全行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应用。到了二更时分，大帐内又传出令来：命各营一齐出队。徐鸣皋等一闻此令，也就即刻披挂上马，督率所有精锐，各暗带灯球、火把，人衔枚、马疾走出了大营，直望贼寨进发。不到半个更次，已经到了贼寨。当下各兵卒取出火种，将所有灯球、火把一律点得通明，如同白昼一般，呐喊一声，几如天崩地蹋。徐鸣皋向中营杀入，徐庆向左营杀入，包行恭向

右营杀入，狄洪道、王能、李武从贼寨背后杀入，那一片喊杀之声，真是如山摇岳撼。原来，贼营是分中、左、右三个大寨，中营是非幻道人驻扎，左营是余半仙，右营是丁人虎。

且说非幻道人在中营内正自安歇，甫经睡着，一闻这一片喊杀之声，知道官军前来劫寨，当即爬起来，寻了宝剑，提了葫芦，走出大帐，徐鸣皋已经杀到。非幻道人一见徐鸣皋泼口大骂：“无知的小卒，失信的匹夫！尔家王守仁既已约定本帅明日开战，为何今夜前来劫寨？如此行为，岂是大元帅所当作！尔望哪里走，看本帅的宝剑！”说着一剑飞来。徐鸣皋一面招架，一面泼口大骂。两人正在酣战之际，狄洪道、王能、李武也从寨后冲杀过来，一见非幻道人与徐鸣皋在那里力战，狄洪道、王能、李武也从寨后冲杀过来，狄洪道一声喝道：“好大胆妖道，还不快快受缚！等到何时？”说着，就一刀认定非幻道人砍到。接着王能、李武也夹击过来。毕竟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众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

话说徐鸣皋、狄洪道、王能、李武四人夹击非幻道人，好一场恶战。非幻道人见势不好，即将手中宝剑祭在空中，准备以飞剑来伤徐鸣皋等人。哪知李武瞥眼看见，当即向旁一退，在身旁取出乌鸡黑犬血的喷筒，将秽血喷出来。说也奇怪，非幻道人的宝剑顷刻就落将下来。非幻一见破了自己的法术，知道不好，当即想逃。徐鸣皋等人哪里肯将他放走，团团围住他厮杀。非幻道人见势不好，暗道：若不再放宝贝迷他，我却难保性命。立刻就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左手在葫芦上一击，喝声道：“疾！”登时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将众三军手内点的灯球、火把全行吹灭。众三军知道他又用妖法，也就赶着将鸡犬血取出，尽力喷去。那知这狂风着了鸡犬血，又复散去，登时沙平风息，仍如从前一般。徐鸣皋等好不欢喜。大家又各显神威，并力杀去，却不见了非幻道人的所在。却又遍地漆黑，不敢乱杀上前，惟恐伤及自家兵马。只得喝一声：“众三军且杀出寨去再说。”三军一闻此言，登时又复杀出来。才走出贼营，却好卜大武、罗季芳的接应兵到，都是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徐鸣皋就命人借了他的火种，又将自己所带的灯球、火把点了起来，后又杀入进去，寻找非幻道人。寻了一回，仍然不见，于是又复杀出。

就此一出一入，进去出来，可怜这本寨的那些贼兵，中刀着枪，死者不计其数。徐鸣皋等二次仍杀出贼寨，可巧包行恭从右寨内杀到，只见他骑在马上，手携一颗首级，飞马而来，一见徐鸣皋大声唤道：“尔们才把妖道捉住不成？小弟已将丁人虎杀了，首级在我手内。”徐鸣皋应道：“妖道被他逃走了，我们现在可合兵一处，杀入左寨，去寻余七那妖道去吧！”包行恭答应，当下杀往左寨而来。

才到营门，只见徐庆还在那里与余七厮杀。徐鸣皋一声喝道：“不要放走了这妖道，我们大家来也！”徐庆一见徐鸣皋等一齐杀来，好不欢喜，立刻精神陡长十倍，刀起处，认定余七前后左右砍来。余七到了此时，也就惊慌无地，又不见接应兵到，更要不知中、右两营如何，只得勉力支持。想要逃脱，又被徐庆等众人围得铁桶一般，插翅也飞不出去。若要作那妖法，争夺一些空儿没有，连招架的工夫还来不及，那里还能作法。正在危急之际，忽见非幻道人从斜刺里杀到。

狄洪道一见非幻，即刻舍了余七，登时望非幻道人杀来。非幻道人此时又不知在哪里寻到一口宝剑。也就与徐庆复杀起来。余七见有非幻来助，当下把个心放了些下来。狄洪道接着非幻道人又厮杀一阵，非幻道人暗想：我辈总是个寡不敌众，不如用些法儿，先将此人退去，然后才能去救我师弟。主意已定，即将手内的剑向狄洪道一指，喝声道：“疾！”只见一道白光。认定狄洪道眼中射去。狄洪道说声：“不好！”即刻望后面一退。非幻道人乘此撇了狄洪道，来救余七。却好包行恭手尖眼快，一见非幻道人前来接应余七，他便抖擞精神，迎着非幻复又杀去。非幻此时却也杀得兴起，喝声：“来

得不要走！看本师的法宝！”就这一声未完，那手中的剑已砍到包行恭面前。包行恭说声：“不好！”便向旁边一闪，让了过去。非幻便趁着这个空儿，去救余七。

余七正在危急之时，一见非幻前来接应，心中好不喜悦。当下说道：“师兄且来敌住这一起畜生，好让我放宝。”徐鸣皋虽然听得此话，那里肯放松一着，仍是大刀阔斧直砍进去。非幻道人见余七不能脱身，此时却也真急了，因又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的剑向空中一放，口中喝道：“速变！速变！”喊了两声，登时化出有数十口剑，旋舞空中，直望下砍。徐鸣皋等人知道他剑法厉害，赶着逊让，幸亏不曾着伤。当下非幻道人就乘此将余七救出重围，喝令败残贼兵赶紧望下退。徐鸣皋等见贼兵退下，又复追杀了一次，看看天明，方才收兵回营。

非幻道人直败至三十里以外，方才立下寨栅。查点军马，已伤了大半，又失去丁人虎大将一名，心中好不懊恼，便与余七议道：“似此折兵损将，如之奈何！千岁前又纳下军令状，不但不便回去，而且性命难保。贤弟尚有何法以解此仇？”余七道：“这是王守仁欺人太甚，言而无信。师兄放心，即日具函申报回去，就说我们打了战书，约定王守仁次日开战，王守仁亦批准次日，不意他言而无信，忽于夜半出其不意前来劫寨，以致损折大将丁人虎及众兵卒。我们先自从一个防范不严之罪名，看他如何。若不加罪，你我当再设法与王守仁算帐。他若加罪，好在你我不过帮他相助为理，又非食他的俸禄！好便好，不好你我就走他方，他又到何处去寻找我辈！”非幻道人道：“话虽如此，但是你我也曾得他的恩惠，若不稍

竭微忱，不但对他不起，且于自己面上攸关。说了一顿大话，夸了一回大口，到末了不过是折将损兵，免不得为人唾骂。愚兄之意，自然是先行申报，必得还请他再拨二千人马到此，以补三千之数，然后愚兄即将那非非阵排演出来，使王守仁前来破阵，王守仁若果肯来，必为我擒。即使不来，也要伤他些大将。最好申报军情的信内将此层文章叙入里面，看他若何。他如尚以为然，等兵一到，愚兄即择地排阵。他若不以为然，我也算尽我之心，他也不能见怪于我，贤弟以为何如？”余七道：“你那非非阵虽好，但是小弟前者所排的迷魂阵就是徐鸣皋等这干人破去。而且傀儡生那人甚是法术高明，此阵排演出来也恐瞒他不过，若再被他破去，那时更无面目立于人间。”非幻道人道：“我这非非阵比不得你那迷魂阵易破。我这非非阵，除非上八洞神仙方知其中奥妙。哪怕他傀儡生再有法术，亦不能知我这阵势的精微。”余七道：“既师兄有如此法术，可即修书差人前往报知一切，并将排阵一层叙入，千岁不但不见罪，定可发兵前来，以助师兄排阵。”非幻道人当即修书，差了心腹人驰往前去。这且不表。

且说徐鸣皋等回营禀明前事，又将丁人虎首级呈上。王元帅便代包行恭记了功，又与大家慰劳了一回，徐鸣皋等才退出大帐。过了两日，王道：“在末将之意，暂缓进兵，等慕容将军那里有确信前来，再行发兵前进，较为妥当。”王元帅深以为然。正议之间，忽见探马来报：安庆府于三月二十日被雷大春攻破，现在雷大春据守安庆，并探得宸濠有东下之信。王守仁听罢，又命探子再探。过了一日，又据探子来报：宸濠本有东下之信，因非幻道人大败了一阵，暂时尚缓东下。

王守仁听了这个消息，又复大喜道：“宸濠不往长江，这仍是国家之幸！”但不知一枝梅等曾否袭取九江，因此日望一枝梅来信。

且说一枝梅等四人带了一万精锐出吉安，间道前往南昌进攻，不日已将驰抵。一枝梅即暗暗带了书信，夤夜先往南昌城里遗书。自然是短衣扎靠，放出飞檐走壁的本领。到了南昌城下，四面一看，见各城门把守甚严，出入的人皆要细细盘诘，真个是风丝儿皆混不进去。一枝梅看了情形，不敢冒昧从事，恐怕为人识破，泄漏军机，遗误不小，当即往僻静处所暂躲起来。

等到三更时分复行出面，换了一身元色紧身衣靠，藏好书信，带了单刀，来到南昌东门城下。先向城头上望了一望，只见城头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又绕至东北角，向城上又望了一回，见那里防备稍疏。他便将身子一弯，一个箭步如飞也似，已经上了城墙。不知一枝梅此次进城有无妨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遗书反间布散谣言 度势陈词力排众议

话说一枝梅跳上城头，幸喜无人知觉，他便从此穿房越屋，一直来至宸濠王府。各处打听了一回，皆无人知觉。这宁王府里，一枝梅本系熟路，他所以处处知道。打听了一个更次，只不知刘养正住在何处。正在踌躇，忽听有人说道：“王爷叫请刘军师前去商量大事。”一枝梅听得清楚，心中暗想：莫非就是请那刘养正么？因此就跳了下来。只见那人转弯抹角，匆匆而去。一枝梅也就越屋穿房，跟了下来。

走了一刻，果见那人进了一间房屋，一枝梅当即从屋上伏下身躯，倒垂在檐口，细细听那人说话。只听那人说道：“刘军师，王爷有命，请军师明日辰刻前往商议大事。”刘养正道：“你可知道王爷所议何事？”那人道：“闻说是为非幻道人打了败仗，复又前来诸兵，说是要排什么阵，与王守仁斗阵，王爷委决不下，故此欲请军师前去商议。”刘养正道：“王爷信任邪术，不听良言，我恐将来便要把大事败坏。请你去回禀王爷，就说某明日一早就来便了。”那人答应而去。一枝梅见那人出来，赶着将身子缩了上来，再仔细一看，原来那人是宫内一个小太监。一枝梅等那小太监走过，又四面看了，看见无往来之人，他便轻身飞下屋来，走到窗户口，轻轻将窗榻拨开，从身上把那封书信取出来，由窗户缝内送了

进去。他又一耸身上屋，伏在瓦椽内细听动静。听了一回，并无声息，他便不敢耽搁，连忙出了宫门。是夜就在城里暂住一夜。

次日，便在城里各处布散谣言，就是宸濠即日发兵东下，先取南京以为根本，然后进图苏州。布散了一日，因一传十、十传百、通城里的人皆知道要发兵东下。一枝梅将事办毕，随即混出了城，赶回自己军中去了。

且说刘养正次日一早起来，见书案上有信一封，心中大疑，这书信是何人送来？便将那书信取来一看，见书面上并无谁人寄来的名姓，但中间一行写着：宁王幕府刘大参谋密启。刘养正更加疑惑，随即拆开将书抽出，细细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道：

忧时老人谨致书于幕府刘大参谋足下：

窃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未有能与言国家大事者也。今者宁王以英武之才举谋大事，左右谋臣如雨，将士如云，不可谓不得人矣。窃以为庸弱者多，明哲者少。何以言之？自古王气所钟，金陵为善。昔太祖定鼎，首在金陵。其他据此而争者，不可胜数。某以为宁王不谋大举则已，既谋大举，则必先取金陵，以为建都根本。缘金陵地势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为膏腴之地，据此为国，谁曰不宜！而乃宁王既无东下之心，左右又无进言之人，徒以随声附和，竞言争战，毋乃为有志者窃笑乎！夫争战原为霸者所急务，第不顺天时，不占地利，不得人和，三者缺一，终不可霸。若先取金陵，则地利既占，天时亦顺，二者既备，而尚患人和之不可

得乎！一得人和，然后市南取苏、常，北窥燕、冀，由此横行天下不难也！乃计不出此，仅以区区尺寸之地，朝夕思谋，犹复大言欺人，侈谈王霸，某窃为不取焉！

足下为一时英俊，抱匡佐之才久矣！今又遇明主加之以上位，某以为足下定能据理而争，不与庸庸者之唯诺可比，乃亦人云亦云，未尝划一谋、设一策，徒窃素餐尸位而已！现在金陵防守空虚，取之甚易。此而不取，将来兵力既厚，防备既严，虽欲图谋，亦不可得。某不知足下平时所自期许者何在？而自命有匡时之略者又何在？某窃有所不解也。

某无志于功名非一日矣！空山无人，泉石自傲，何必作丰干之饶舌！第忧时之心、望时之志，诚不能一日已已！又以足下为当时之杰士，赞襄幕府，定决机宜，某窃不能已于言而不为足下道幸。足下取纳，即为宁王决之，则天下幸甚！大事幸甚！谨白。

刘养正将这封书看毕，暗道：忧时老人是谁呢？又道：据这书上所说各节，实系名论不刊。先取金陵，以为根本，虽三尺童子亦以为然。惜乎宁王计不及此！而左右之人又不能据理以争。失此不图，未免可惜。某今日当力劝其东下。说罢，将这封书藏入怀中。梳洗已毕，便往离宫而去。

到了宫内，宸濠尚未升殿，只见大家都在那里议论，有说非幻道人不足恃的；有说亟宜发兵以助其排设阵势的；有谓非幻道人实在法术高妙，当今之世真难得的。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刘养正听了，殊觉可笑，却是一言不发，只与李士实暗自议论而已。一会子宸濠升殿，各人参见已毕，挨次坐

定。宸濠向大家问道：“诸位将军悉在于此，非幻道人昨日来书，声称为王守仁所欺，约定开战日期，忽然中变，以致为王守仁暗来劫案。所有带去精兵，折丧大半，丁人虎又为敌人所杀。来书呈请再发精兵二千，星夜驰往，好助他排设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孤犹豫未定，所以请诸位前来大家计议：是否以添兵益将为是？非幻道人饬调回宫？诸位军师即为孤家一决。”

宸濠话才说完，李自然即首先说道：“千岁既蒙垂问，以某所见，仍宜增兵为是。非幻道人其所以致败者，以其王守仁言而无信，暗施诡谋，并非非幻道人毫无法术。今既前来诸兵，以助其排设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正可因此以图振作。若按兵不发，是离其心矣。非幻道人其心一离，则余半仙必为牵动，以后必不肯为千岁出死力以御守仁。而况傀儡生又邪术横行，舍非幻道人又何能对敌？无人可敌，则千岁之势必败。某之愚见，尚宜从速增兵。不然孤立无援，万一王守仁乘其锐气一再攻击，我军力薄不能抵御，势必全军覆没，又将何重整兵威乎？千岁请速作计议。”

此时刘养正不等宸濠开口，即问道：“千岁自起意以来，兴兵动众，将欲以谋天下乎？抑徒逞血气之勇而博区区之报复乎？愿大王明以告我。参谋虽不敏，请为大王决之。”宸濠听了此言，急切会不过意来，因问道：“先生之言是何言也！孤若不欲谋定天下，又何以蓄死士、养谋臣、秣马厉兵、兴师动众！先生之言，诚为孤所不解也！”刘养正道：“大王不欲谋定天下则已，若欲谋定天下，则莫如图久远之计，定万全之策。顾其大而遗其细，弃其短而就其长，然后横行天下，

莫之能御。倘就其方圆之地，朝争夕取，此得彼失；今日获胜，明日败亡。虽历数十年之久，不足以定天下、得土地、安人民。而况听信左道之言，徒争尺寸之地，丧师损将，劳而无功，窃为大王所不取。大王诚英明之主，某不揣谫陋、甘心归附大王者，亦以大王有志于天下，而为一代之明主耳！今观大王自起义迄今日，并不闻定一大谋、决一大策，为万全之计，图远大之基，徒以人云亦云，依阿唯诺，此某之所不可解者也。愿大王自度之，则大王幸甚！某等幸甚！”不知宸濠答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刘养正议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

话说宸濠听了刘养正这一番议论，当下说道：“先生金石之言，孤敢不唯命是听。但何以为万全之策？何以为远大之基？愿先生明白一言，孤当受教。”刘养正道：“所谓万全之策，远大之基，则莫如先取金陵，以为根本。金陵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有石城之固。我太祖龙兴之初，即定鼎于此。大王若欲绍先王之业，垂后世之基，舍金陵更无他取。而况当此之际，金陵毫无防守，只欲以一旅之师，间道而出，攻其无备，金陵虽固，必为大王所有。既得金陵，然后南取苏、常，东顾齐、鲁，西窥秦、晋，北指幽、燕，纵横数万里听我所之！王师所过，莫之敢御！其不能横行天下、南面称孤者未之有也！若仅以弹丸之地，誓以死守，固不足道。即使攻于邻邑，地不过千里，民不过数万，府库不足以供我财用，人民不足以供我驱使。设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诸侯，兴师问罪，旌旗遍野，大兵云集，并力进攻，吾恐此城虽固若金汤，亦不足与各路勤王之师以相抗！而况所以为根本者，不过区区南昌一府。其视金陵进则可战，退则可守，财用之足，人民之富，长江之险，石城之固，为何如哉？如以为然，则请早日顺流东下。今若不取，窃恐过此以往，虽欲取亦不可得矣！愿大王自思之。”

这一席话，把个宸濠说得无言可对。仔细暗想：先取金陵，实系万全之策。又恐大兵东下，南昌空虚。官兵乘隙而来，又复首尾不能兼顾。沉吟良久，并无一言。只见李自然道：“刘先生之言于远大之基一层，固是尽善尽美。而为万全之策，窃恐尽美矣，尚未尽善也。昔人有言：‘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今根本未固，而遽欲长驱东下，以取金陵，是舍其本而先齐其末。幸而一旅之师，金陵唾手而得，则石城坐拥。然后进窥各路，固是万全。不幸而阻于半途，诚如先生所言，各路勤王之师扼其前、王守仁大兵乘其后，则是腹背受敌。而况南昌空虚，定又为他人所得。彼时欲进则大兵间隔，欲退则无家可归。徒以远大之基，失此根本之地，又不知其何以为大王计也？刘先生仍幸而教之。”

宸濠听了这番话，亦甚有理。当下说道：“二君定谋决策，皆系为孤。请各暂退，容孤商量。至于增兵助阵，好在各行其事，远取金陵，近守南昌，亦无与于此，分别办理便了。”李士实在旁惟恐刘养正又欲力争，因赶着说道：“大王之言是也。分道而行，最是上策。”说着，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宸濠亦即退殿。刘养正虽欲再言，亦不可得，也只好就告退出来，却是心中忿忿不平。回到自己房内，又将那忧时老人书取出来反复看了一遍，实在佩服。因暗道：计不可行，亦只奈何徒唤耳！这且按下。

且说宸濠回至宫中，自己思想了一会儿，仍是李自然的话不错，至此就有些疑惑刘养正大言而夸。次日，又有两个心腹私语宸濠说：“刘养正之言，万不可信。若舍南昌顺流东下，万一敌人乘虚而入，将南昌袭去，则归路断矣。愿千岁

勿再狐疑，仍以李自然之言为是。”宸濠更加坚信。接着又有心腹传进宫来，声称南昌城里无人不知万岁早晚欲取金陵，各营兵卒亦互相在那里预备。宸濠问道：“这话是从何处传出去的？”那心腹的道：“据说是刘养正说出此言，以致合城全行知道。”宸濠听罢即怒道：“竖子几败孤大事！”当下即折箭为誓，以后再不听刘养正之言。过了两日，刘养正知道此事，也就自退去了。宸濠决计不取金陵，即日便发兵三千以付非幻道人大排非非大阵而去。

再说一枝梅回到行营，便修了一封书，连夜差人将所行之事细细告知王元帅。然后进兵攻取南昌。这日已离南昌不远，当有探子报进宫去，宸濠一闻此言，聚众议道：“孤幸不听刘养正之言，若竟舍此图他，今日大兵一来，谁为孤保守城郭呢？”说罢，即命邝天庆率领大兵前去迎敌。一枝梅等四人到了南昌，离城十里安下营寨，休息一日。次日，即率领一万精锐攻打南昌。行至城下，各队列成阵势，一枝梅首先出马，到城下骂战。当有小军飞报入城，邝天庆一闻此言，也就提了方天戟飞身上马。一枝梅正在那里索战，忽听城中一声炮响，城门开处冲出一骑马来。一枝梅一看见是邝天庆，两人更不打话，接着便杀。一枝梅手执烂银枪劈胸刺去，邝天庆赶将方天戟架开，二马过门，一枝梅兜转马头，顺手就是一枪，认定邝天庆左肋刺进。邝天庆将方天戟一隔，掀在一旁，乘势就是一戟，由下翻上，直对一枝梅当胸刺到。一枝梅把马一夹身子一偏，让了过去。复又兜转手中枪，向邝天庆腰下刺来，邝天庆又复让过。两人一来一往，约有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负。只杀得旌旗蔽日，尘土冲天，两边金鼓之

声，震动天地。

官军队里见一枝梅不能取胜，却恼了一位英雄。只见徐寿大喝一声，手执金背大砍刀，将马一拍飞出阵来，直奔邝天庆，举刀就砍。邝天庆正拟双敌，忽见贼军队里也飞出一员大将，但见他身長八尺，豹头环眼，颌下一部钢须。手执长矛，坐下黄马，一声喝道：“来将通下名来，本将军矛下不刺无名之将。”徐寿见有人出来迎敌，也就应声喝道：“贼将听着：我乃王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徐寿是也！尔亦通过名来，好使本将军斩你的首级！”那人喝道：“本将军系宁王驾下都指挥孟雄是也！”徐寿一听，不等他说完，便举起金背大砍刀，如泰山压顶一般，当头砍下。孟雄赶着将蛇矛望上一架，掀开过去，也就还了一矛。徐寿急急架开，当时二马过门，兜了一个圈子，二人回转马头，复行又杀。只见四匹马、四个人杀在一团，约战了有数十个回合，皆是不分胜负。

周湘帆、杨小舫见他二人还不能够取胜，也就将马头一领，齐出阵来夹击孟雄、邝天庆，六个人团团厮杀，又杀了有二三十合。孟雄被杨小舫着了一枪，他却不敢恋战，拨马就走。杨小舫见他败走，便急急赶将下去。邝天庆见孟雄中枪，也就虚刺一戟，回马就走。徐寿、一枝梅、周湘帆三人见邝天庆又败下去，当下鞭梢一指，那一万雄兵便蜂拥过来。一枝梅就想乘势追过去抢城，走到城下，早见邝天庆、孟雄二人飞过吊桥，当即将吊桥高扯。一枝梅等不能飞越，只得收兵，即在城外立下营寨，将南昌围困起来。当日无话，休息一日。

次日又去攻城，只见城中按兵不动。一枝梅便令三军一

齐骂战，骂了半日，仍是不见开兵。一枝梅等四人即暗自议道：“逆贼昨日战并未大败，何以今日不开城出战？其中必有缘故。难道他有什么诡计么？”周湘帆道：“依小弟愚见，最好兄长进城去打听一番，再将逆贼是否进攻金陵打听清楚，好给元帅送信。”一枝梅道：“愚兄本有此意，既是所见略同，愚兄今夜当即前去。”于是传出密令：命各营今夜以一半不准卸甲，皆要倚戈而待；一半早为安歇。等到三更时分，便换上半夜那一半去睡。如违令者立斩。此令传出，各营哪敢有误，却亦乐从，皆感一枝梅等宽猛相济。

一枝梅到了晚间约有初更时分，便脱去外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提单刀，又望周湘帆等三人谆嘱一番：务要严加防守，万万不可疏忽，恐防敌人劫寨。周湘帆等答应。一枝梅当下即出了营房，一晃身早已不见。这就是他们剑侠的本领。来到城下，仍是蹉来蹉去。城头上虽有兵卒把守，实在毫不介意。只因一枝梅身轻似燕，步快如风，不必说这城头上不过数百人在那里把守，就便在百万军中，也未必有人认得出来。一枝梅进得城中，当即去往宁王府内探听消息。不知有什么消息打听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一枝梅诱敌围贼兵 邳天庆守城战官将

话说一枝梅来到城中，直往宫内而去，暗暗伏于瓦椽之上，细听动静。只听殿上先是饮酒欢呼之声，既而各散，并未打听出什么消息。停了一会儿，宸濠回寝宫安歇。一枝梅复又跟到寝宫，仍在瓦椽上伏定。只听下面有女人声音问道：“千岁今夜进宫何以到这时候？现在城外官军攻打如何了？”只听宸濠说：“官兵日夜攻打，却不妨事。南昌把守甚严，他急切攻打不下。孤业已打听切细，王守仁仍在吉安，并未前来。前数日，孤已添兵与非幻道人，相助他排设非非大阵，半月后王守仁即欲全军覆没了！现在一枝梅等所带攻打城池之兵，孤又与李自然设了一条妙计。官军才来，锐气方张，不可与敌。等他打多日，三军疲惫，然后出奇兵以袭之，一枝梅等虽勇，其破必矣。”又听女子道：“闻得千岁急欲进取南京，现在究竟若何定义？”又听宸濠道：“那是刘养正不识进退，南京急切何可进取？孤已作为罢论了。”又听那女子道：“臣妾之见，亦以为先固根本，后取南京。若舍其本而取其末，则败亡之道也！但不知安庆近日曾否攻打下来？”宸濠道：“早已攻破了，雷大春现在那里据守。”那妇人道：“如此，且等非幻道人排设非非大阵，破了王守仁之后，再进攻南京不迟。”宸濠大笑：“卿言正合孤意。”说罢这席话，随后就是些褻秽

之语了。

一枝梅听了个真切，也就即刻穿房越屋，出了宫来。来到府外，仍趁着夜间飞身出城。周湘帆等正在那里盼望。只见一枝梅已由半空中飞下，此时不过四鼓光景。周湘帆等接入内帐，问道：“兄长前去打听消息如何？有什么诡计？”一枝梅就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周湘帆道：“似此，宜早作准备方好。”杨小舫在旁说道：“以小弟愚见，莫若将计就计：以诱敌之策，去诱贼军出城，然后反兵以攻之，必获大胜。一面可急修书告知元帅，请其早作准备破妖道的妖阵。不识兄长之意何如？”一枝梅道：“贤弟之言，正合吾意。”当即修了书，差心腹连夜驰往吉安，告知王元帅消息。

到了次日，即与周湘帆、杨小舫、徐寿议道：“今日即可以诱敌矣！”周湘帆道：“诱敌之策若何？”一枝梅道：“吾观离此地五里有座马耳山，此山虽不高，势颇曲折。徐贤弟可于今夜暗带轻锐二千，往那里埋伏。俟贼兵追过此处，贤弟即出兵截杀过来，以断贼兵归路。周贤弟可引兵三千前往，离城西北有座大王庙，可于此处埋伏。俟贼兵出城，便可就近夹击。愚兄与杨贤弟前去诱敌。”分拨已定，大家称是。

到了夜间，周湘帆、徐寿二人各人引兵前去埋伏已毕，一枝梅便传了密令：命那些攻城的士卒，上午以前务要着力攻打，互相骂战，午后便故意各自疲惫或抛戈弃甲，席地而坐，以诱贼军出城。若贼军果然出城，可赶急退走，让贼军乘败赶来。等过了马耳山，反杀过去，便急急出其不意，必获大胜。务要合力向前与贼军死斗，如有心退后者立斩。众三军得了这个令，哪敢稍有违背，也就一起遵行。到了次日，真

实并力攻打，口中骂声不绝，比前数日攻打的尤加厉害。到了巳牌时分，渐渐就有些疲惫下来。到了午时，故意更加疲惫，及至以后，众三军也有席地坐卧的，也有虚张声势空骂而不攻打的。又过了一会儿，众三军不但不合力攻打，连骂也不骂，大家都席坐地下，歇息起来。甚有就地而卧，真是疲惫不堪了。

那把守城池的众贼见官军如此情形，即刻报了进去。宸濠闻言，即命邝天庆督率游击马如龙、指挥王士俊、副指挥使李三泰并精兵五千立刻冲出城去，乘官军疲惫之时，大杀过去，必可杀他个片甲不留。邝天庆闻言，赶急又进宫去向宸濠说道：“一枝梅诡计甚多，难保其中无诈，千岁可使马如龙、王士俊、李三泰出城攻击，未将请为后劲，以防敌军前来攻城。若全军齐出，万一敌军用诱敌之计，于左近埋伏精锐，俟我军一出，他便前来袭城，那时如何抵敌？不知千岁意下如何？”李自然便在旁说道：“邝将军之言是也！愿千岁勿疑。即照此办法，方可无虞。”宸濠答应。当下邝天庆即辞出宫来，率领马如龙、王士俊、李三泰三人带了精兵五千如风驰电掣般而来。来到城下，尚未开城，邝天庆先上城头望城外一看：但见那些官军果然弃甲抛戈，坐卧不一。邝天庆看罢，随即下得城头向马如龙等三人说道：“将军等可急出城冲杀，某当为后应。”马如龙等答应。于是各付精兵一千，使他三人而去。只听三声炮响，马如龙等三人带领精兵冲出城来。那些官军一闻城中炮响，知有贼兵出来冲杀，各人也就预备停当，好待败走。只见贼军由城内喊杀出来，一枝梅、杨小舫更加装出那马不及鞍、人不及甲的光景，前来迎敌。战

不数合，便拨马败走。那些官军也就随败下来。马如龙等三人不知是计，以为果真败下，也就带领着贼众蜂拥追杀下去。

一枝梅与杨小舫且战且走，贼众在后紧紧相追，看看到了马耳山。马如龙等一见此山，恐防埋伏于内，若有不追之意。一枝梅见他到了此处有些疑惑，不十二分紧赶下来，怕他就此回军，不来再赶，那就大失所望。因又上前与马如龙杀了一阵，接着杨小舫复又回战过来。王士俊也就上前迎敌，二人战了有数十回合，杨小舫又败走下去，马如龙等见山内并无动静，复又放胆追杀下去。

才过了马耳山不足半里，但听背后一声炮响，马如龙等大吃一惊，说声：“不好！”赶着传令回军，尚未来得及，只见后面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为首一员大将，手执长枪掩杀过来。马如龙正预备迎敌，却好一枝梅、杨小舫又回军杀到。马如龙即刻分头迎敌；王士俊敌住徐寿；马如龙等也就拼力死斗，争奈寡不敌众。大家战斗了一会儿，徐寿一枪刺王士俊于马下。马如龙见王士俊被刺，心中更觉胆裂，却也不敢恋战，只是左冲右突，要冲出阵来。无如被一枝梅等三人合力死战，不肯宽放一着，因此急切难得出围。只可怜那些贼兵，被官军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真个是血染成河，尸如山积，暂且按下。

再说周湘帆伏在大王庙内，一闻贼军杀出，料定城内空虚，便赶着带领精锐出了大王庙前去袭城。一声炮响，冲到城外，正预备喝令军卒抢城，忽见一员大将手执方天画戟如立马于城门之外，大声喝道：“来将通下名来！可告知一枝梅，你等已中了邺将军之计了！”周湘帆一听此言，吃惊不小，因

也喝道：“邝天庆，你这狗贼，本将军今夜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本将军就不叫作做周湘帆了！”说着手起一枪，便望邝天庆刺去。邝天庆哈哈大笑道：“照你这样的本领，也不是本将军马前三合之将。来得好，看家伙！”说着就将一戟迎接过来，把周湘帆的枪轻轻掀在一旁，顺手就是一戟，向周湘帆胸前刺去。周湘帆也就急急将枪来架。那知邝天庆的膂力甚大，这枝戟就如泰山一般，周湘帆好容易架在一旁，暗道：“此人我不是他的对手，怪道常听徐大哥说此人甚是厉害，果然名不虚传！”正在暗想，又预备还他一枪，那知邝天庆又一戟向周湘帆肋下刺来，周湘帆欲待招架万来不及。不知周湘帆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马耳山英雄齐却敌 南昌府贼将再兴兵

话说邝天庆直向周湘帆肋下一戟刺去，周湘帆欲待招架，万来不及。说声：“不好！”赶着将马往旁边一让，打算让过邝天庆的那枝戟。那知邝天庆神速异常，肋下虽不曾被他刺到，大腿上已中了一戟。周湘帆哎呀一声，不敢恋战，拨马就走。那些三军见主将受伤，也就一齐败下。邝天庆见官军败走，乘势将鞭梢一指，所有兵将一齐也追赶下来。周湘帆在前舍命奔逃，邝天庆在后紧紧追赶，直追至马耳山不远。周湘帆见前面一彪军拦住去路，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如旋风一般掩杀过来。周湘帆在马上惊道：“前有阻兵，后有追兵，我命休矣！”正惊惶间，瞥见一枝梅在后面追赶一员贼将，忽又大喜道：“我何不如此！”当下把马一夹，也不管腿上痛不痛，手起一枪，直对来的贼将出其不意当胸刺去。那员贼将正被一枝梅赶得急切，慌忙逃命，焉能顾及前面？正跑得没命，忽听一声大喝：“贼将望哪里走，看枪！”话犹未完，枪已到了面前，再待招架，万来不及，登时刺于马下。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贼将马如龙。因他好容易杀出重围，舍命向南昌逃走，不意被周湘帆出其不意刺于马下。

此时一枝梅已到，因惊问道：“贤弟如何到此？”周湘帆也不及细述，但大略说了两句，邝天庆已经赶到。一枝梅就

将周湘帆放过，他便与邝天庆大战起来。二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却好徐寿又复杀到，当下就与一枝梅夹击邝天庆，三人战了有二十余个回合，邝天庆又不知官军多少，不敢恋战，只得虚刺一戟，拨马就走。一枝梅等复又赶杀过来。

邝天庆在前且战且走，绕过马耳山，忽又一军从斜刺里赶到，邝天庆惊道：“真个中敌军计了！”再细看时，只听马上一人大声喊道：“邝将军救我！”邝天庆闻言，知是自家人。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李三泰。因被一枝梅等困在垓心，好容易冲出重围，只得绕道逃走，争奈杨小舫不肯相让，紧紧在后赶来，此时却好遇见邝天庆，喊他相救。邝天庆见是李三泰，当下把他放过。却好杨小舫已到，邝天庆又与杨小舫战了两合，拍马再走。此时一枝梅、徐寿的大兵已到，便与杨小舫合在一处，又往下追赶一程，直追至邝天庆、李三泰进了南昌城方才不赶。

当下仍在城外立下寨栅，安营已毕，周湘帆亦缓回到营中，大家问及前事，周湘帆便细述了一遍。一枝梅道：“今日一战，周贤弟虽受有微伤，却杀了他两名贼将，贼兵战死者不计其数，也可谓全军覆没了！”周湘帆道：“小弟虽腿上着了一戟，不曾杀得邝天庆，以报此仇，却杀了他贼将一名，也稍雪心头之恨！”一枝梅道：“贤弟可归帐歇息去吧。”周湘帆到了自己本帐，解开衣服，用刀疮药将腿上伤痕敷好，在那里歇息。一枝梅又令合营士卒养息一日，次日预备攻城。又发出许多酒食，犒赏士卒。

话分两头。再说邝天庆回至城中，见了宸濠备述一遍，宸濠惊道：“果不出将军所料，若非将军预计，南昌险些儿被敌

人袭去！今虽伤了两员大将，还是不幸中之大幸！将军辛苦了，且请养息养息吧。”邝天庆道：“五千精锐，即此一阵已丧去一半。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管大获全胜。”宸濠与邝天庆急问道：“似此计将安出？”李自然道：“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今敌军连获大胜，其志必骄。我正可乘其骄矜之时，攻其无备，定可大获全胜。”宸濠道：“如何攻法？”李自然道：“可急于今夜出全队以劫敌寨，彼军昨日大获全胜，定料我军不敢复出，今夜必不防备。我却因彼军料我不敢复出之时，出奇兵以劫敌寨，未有不获全胜者。不过，将军等未免辛苦耳。”邝天庆道：“军师之言差矣，某蒙千岁豢养之恩，不次之擢，今者身居将军之职，未报涓埃，虽赴汤蹈火，亦不敢却！且可借以图报。而况屡致挫败，正欲一振军威，何可因辛苦有辞前往。若果能一战全获大胜，不但军威重振，而且可赎前罪，何辛苦之有！”宸濠闻言大喜。因道：“既蒙将军如此相助，今夜若果全胜，孤定酬大功！”邝天庆道：“千岁何出此言，某当效犬马便了！”因此宸濠又命督兵五千，率同牙将王英、副指挥使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四人于今夜二更前去劫寨。

邝天庆答应退出营来，当即传令：命王英领兵一千去打一枝梅中营；李三泰领兵一千打杨小舫左营；吴用贤领兵一千打周湘帆右营；金仁远领兵一千打徐寿后营；自领一千精锐，为四路接应。你道他何以知官军扎有四营？原来从一枝梅扎下营寨之后，就有细作探听清楚，报进城内去了。邝天庆分拨已定，又命各军二更造饭，三更出城，均宜衔枚疾走，各带火种，到了敌营，一齐放起火来，务要并力前进，如有

退后者立斩。暂且按下。

再说一枝梅等安下营寨，各军因连日辛苦，今日大获全胜，又奉了主将之命各军休息一夜，明日再去攻城，各军自然放心安歇。一枝梅等四人以为邳天庆既遭大败，必然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哪知他今夜来劫寨，就此稍一疏忽，几乎被一把火烧得全军覆没！这也是官军应该遭劫，所谓棋凭一着错，失却满盘输。闲话休表。

一枝梅等到了晚间，四个人在营中欢呼畅饮，直饮到有几分醉意，才去安寝，又兼连日辛苦极了，到枕便大睡起来。到了三更时分，一枝梅等从梦中闻得连珠炮响，惊醒起来，又听得四面喊杀之声，震动山岳。一枝梅等大惊。正欲着人出去打听，忽见小军匆匆进来报道：“将军，大事不好！作速准备！贼军前来劫寨，各营都有火了！”一枝梅等一闻此言，吓得心胆俱裂。再一细看，只见满营红光烛天，各处皆起了火，而且火势甚炽。一枝梅等正欲上马前去退敌，贼将李三泰、王英、吴用贤、金仁远已一齐杀进营来。

一枝梅等不及上马，各人只提着扑刀，各去对敌。一霎时，营中的帐棚俱已烧着，那些官兵皆从梦中惊醒，没得一人有准备的。于是喊杀之声，啼哭之声，互相不绝。一枝梅等也来不及检点，只顾冲杀出去，逢人便杀，逢马便砍，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哪知李三泰等本来从四路杀进，此时却合兵一处，把一枝梅等团团困在垓心。任一枝梅等武艺高强，也不能冲出。东奔西踹，那里能杀透重围。此时一枝梅杀得兴起，当即飞舞单刀一顿乱砍，杀死了有数十个贼兵。各贼兵见他勇猛非常，不敢十二分前进，反倒退后有数十步，远

远的站在四面，虚张声势喊杀。一枝梅一见，心中暗道：“若不趁此时冲杀出去，更等待何时？”当时就在腰内取了些弹子出来，把背后一张弩弓取在手中，装上弹子，登时如雨点般一路打将出去。那些贼兵被他弹子所伤头破血流者，不计其数，众贼兵俱各纷纷倒退。一枝梅一见，好不欢喜，就趁此又发了一阵弹子，将贼兵打得纷纷向两旁闪让。

一枝梅将要冲出围来，忽见营外一骑马，飞奔杀到，马上坐着一人，一枝梅再一细看，原来还是邝天庆，也不与他说话，登时发出一弹。邝天庆正来接应，匆匆而来，哪里知道防备一枝梅的弹子，只见骑在马上如旋风般飞来。一枝梅看得真切，即刻发出一弹，认定邝天庆额角上打去。邝天庆躲避不及，正中一弹，却打得鲜血迸流，在马上晃了几晃，却好一枝梅已经杀到，只见他一个箭步，平空窜到邝天庆马前，手起一刀，直望胸前砍去。不知邝天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用火攻官军大败 摆恶阵妖道逞能

话说一枝梅打中了邝天庆一弹，打得血流不止，坐在马上晃了几晃，正要预备带马向旁边冲杀进去，却好一枝梅平地一个箭步窜到邝天庆面前，当胸就刺。邝天庆说声：“不好！”赶着将马一夹，闪在一旁，顺手就是一戟，向一枝梅当头挑下。一枝梅是在步下，邝天庆在马上，究竟不如一枝梅来得轻佻，只见一枝梅见他一戟刺来，急将单刀向上一架，身子一缩，早窜到邝天庆背后，煞手一刀，认定邝天庆马后腿砍下。邝天庆来不及防护马腿，早被一枝梅砍中一刀。那马就一纵飞奔，溜缰而去。邝天庆坐在马上，险些儿跌下马。

一枝梅见邝天庆的马溜缰而去，心中一想：我若此时就走，周湘帆等三人尚被围在那里，不知性命如何？若再进去将他们救出来，我终久是个步下，如何冲杀进去？正在疑惑不定，忽见周湘帆从里面冲杀出来，后面一员贼将紧紧追赶。一枝梅一见，立刻生出一个计策，赶着向旁边一闪，等周湘帆的马走过，看看后面贼将已经赶到，一枝梅从旁侧出其不意，大喝一声：“贼将休走！看刀！”真个是声到手到，一声未完，那把刀已到了那贼将的胸前。那贼将措手不及，早被一枝梅砍于马下。一枝梅即将那贼将的马夺过来，飞身上马，复行冲杀进去。真是个如入无人之境，只见贼兵纷纷向两旁

让开。一枝梅到了里面，只见徐寿、杨小舫还在那里同着三个贼将死力战斗。一枝梅一马上前，飞舞单刀，出其不意，当即砍倒了一员贼将。徐寿、杨小舫见一枝梅复杀出来，也就并力杀了出去。三个人杀出重围，只得落荒而走。

再说邺天庆被马溜缰直跑下二十余里，才把马兜转回来，到了官军营寨的地方，已是天明。当下便鸣金收军。只见那些官军已死得不计其数，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本部的兵卒亦复死得不少。再查随兵的将士李三泰、王英，俱已阵亡，皆被一枝梅杀死。邺天庆心中大恨，还要重整旗鼓，追赶下去，不将一枝梅擒住，誓不回营！还是金仁远、吴用贤二人苦苦劝住，方肯收兵回城。此次一战，虽然大获全胜，却丧了两名牙将。

当下回至城中，先着人报进宫去。宸濠闻言，即传令进见。邺天庆进入宫内，见了宸濠备述一遍。宸濠道：“虽然丧了两将，总算将敌寨劫去，敌军也算覆没了。”又见邺天庆血流满面，因问道：“将军面上何以许多血痕？”邺天庆道：“系被一枝梅弹子所伤，险些儿丧了性命。”宸濠怒道：“一枝梅等如此猖獗，若不及早擒住，是心腹之患也！将军等有何妙策？可擒若辈。”李自然道：“别无他法，惟有请千岁星夜差人驰往非幻道人营内，请他火速摆阵，令王守仁破阵。王守仁必不知道阵法，只要将徐鸣皋等陷入阵内，无论他生死如何，王守仁必然惊恐。而且他无甚猛将，势必调回一枝梅等人，然后再请非幻道人设法除之。只要将他等一千人除去，王守仁不足虑也。”宸濠答应，即刻修书，命人星夜驰往吉安府界，催非幻道人火速摆阵。邺天庆退下，又密令细作出城打

听一枝梅的底细。

且说一枝梅的大寨被贼军劫去，遂与杨小舫、徐寿落荒而走，退下十数里远。再将残兵招集起来，计点人数，已伤了大半。所有旗帜、器械，焚毁殆尽。又不知周湘帆败往何处去了，一枝梅好生忧闷。若欲重下营寨，器械一概全无，若不安营，竟回吉安，又恐元帅见罪。

正在踌躇不决，忽见周湘帆回来，彼此相顾，好生不乐，又各说了一番细情。一枝梅道：“今日大败如此，总是愚兄疏忽之处，有何面目去见元帅呢？”周湘帆道：“兄长勿忧，胜负乃兵家常事。而况今虽大败，却斩了他两员贼将，便是元帅见罪，也可将功抵过。现在既不能重安营寨，莫若赶回吉安，见了元帅，或再增兵前来，以图报复便了。”一枝梅等正在商议，忽见一骑马如旋风般跑来，马上坐着一人，手执令旗，到了面前，滚鞍下马，高声说道：“奉元帅令，速调慕容将军星夜驰回吉安，勿得延误！”说罢站起身来，飞身上马而去。一枝梅见王元帅差人调他们回去，不知何意，不免大吃一惊。因即振顿残兵，连夜拔队驰回吉安而去。

你道王元帅何以飞调一枝梅回军，只因非幻道人已将非非阵摆好。徐鸣皋首次探阵即陷入阵中，诸将亦多有陷阵者，所以王元帅赶紧调一枝梅等回去。看官莫急，等愚下慢慢说来。

非幻道人自从得了宸濠续添的三千精锐，他便连夜进军，距王元帅大寨相隔十里远近，安营已毕，他就连夜摆下一座非非大阵。你道他这非非阵有何厉害么？原来内藏六丁六甲，外面摆列十二门，这十二门名唤死、生、伤、亡、开、明、幽、

暗、风、河、水、石，只有开门、生门、明门，可以出入，若从生门杀进，由开门杀出，再由明门杀入，其阵必乱。若误入死门，其人必气闷而死。误入伤门，必为热气蒸亡。误入亡门，必为冷气所通，骨僵而死。误入幽、暗两门，不见天日，必为贼将所擒。误入风、河、水、石四门，登时被狂风卷倒，飞沙迷住，大水冲击，石块打下，皆有性命之患。其实皆是阴气、邪气凝结变幻出来，驱使六丁六甲，以助邪术。及至破阵之后，这阵内依然空无所有，所以名唤非非大阵。

这日非幻道人将非非大阵摆设好了之后，自己为主阵军师，又将如何变幻、如何擒人、如何捉将各邪术，细细与余半仙讲究了一夜，余半仙因也明白，即命余半仙为副军师。复又于每门安派精兵二百名，各执挞钩，以备擒人。阵中设一高台，台上摆了一张柳木八仙桌，桌上供设令牌、令箭、令旗等类。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战书，差小军送入王守仁营中，请他破阵。

王守仁接着这封书，拆开一看，原来是非幻道人请他破阵，当下批准，差来军带回。王守仁就即刻传齐诸将商议道：“今妖道前来下书，内云非非大阵刻已摆完，约本帅前去破阵。本帅想来，这妖道邪术多端，今既摆此妖阵，其中必有变幻。本帅虽熟读兵书，从不曾见过有这非非阵的名目，而况昨得慕容将军来报，说及宸濠其所以有恃无恐者，皆赖非幻道人邪术。而且他又添兵与妖道摆设妖阵，本帅所虑，这阵中必然皆是妖气凝结而成，若误入其内，必凶多吉少。诸位将军皆具有本领，又兼是高人的门徒，可有识得此阵应如何破法否？”徐鸣皋首先说道：“末将等明日先随元帅前去一观，看

究竟如何光景，再作计议。此时未见阵势，也不知那阵内如何。”王守仁道：“将军之言甚是。诸位将军，就于明日随同本帅前去观阵。先将阵势察看一遍，然后再作区处便了。”当下各人退出帐外。

到了次日，王元帅即传齐合营将士，戎装戎服一齐出得营来，前往观阵。不一会儿到了贼营，但见贼营中杀气腾腾，阴风惨惨，风云变色，日月无光。王元帅正与诸将察看阵势，忽见阵门开处一声炮响，走出两个妖道。上首非幻道人，头戴华阳巾，身穿鹤氅，手执云帚，坐下梅花斑鹿，后背葫芦。下首便是余半仙，头戴纯阳巾，手执宝剑，身穿八卦道袍。坐下一匹四不象，皆是满脸的妖气。只见非幻道人将手中云帚向王守仁指道：“呔！王守仁，今本师摆下此阵，尔既身为元帅，应知破阵之法，若破得此阵，本师即日回山，重加修炼，永远再不下山。若破不得此阵，尔即速速归降，本师尚可于宁王前保举你一个官职。若再执迷不悟，尔死在旦夕！可莫怨本师不存仁爱之心了。”王元帅听了这番言语，真气得话也说不出，大叫一声，倒于马下。不知王元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徐鸣皋探阵陷阵 海鸥子知情说情

话说王元帅听了非幻道人那一番话，真气得口不能言，大叫一声，倒于马下。当下徐鸣皋等赶着救起，扶上马回到营中，用姜汤救醒过来，切齿恨道：“若不将非幻道人擒住，碎尸万段，誓不为人！”当下众将劝道：“元帅请暂息雷霆之怒，末将等当效死力去擒妖道便了。”王守仁道：“悉赖诸位将军之力。总之，一日妖道不除，宸濠一日不能就戮。”徐鸣皋道：“末将有一言容禀，前者余七摆设迷魂阵，经末将等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前来将他迷魂阵破去，余七败逃上山。当时就有末将的大师伯玄贞子说道：‘将来尚有白莲教首徐鸿儒下山。’这徐鸿儒就是余七的师父。想来非幻道人也是徐鸿儒的徒弟了。末将的大师伯并又言道：‘俟徐鸿儒下山之时，诸位师伯、师叔、师父还要下山帮同剿灭徐鸿儒。今日看来，非幻道人虽摆下这妖阵，我等师伯、师叔即不同来，也要有几位到此。只要来两位，就可破他的阵了。末将之意，明日俟末将暗暗地去探一回，看那阵内究竟如何厉害，倘能设法，末将等可以去破，诚如元帅所言，早将妖道捉住，正了国法，好去剿灭逆贼。设若末将等不能破他的妖阵，末将当将傀儡师伯所留的宝剑请将出来，修书付那飞剑传去，先请傀儡师伯到来，

再作区处。元帅切勿烦恼。有伤贵体。”

徐鸣皋说了这番话，王元帅觉得颇为动听，因道：“将军明日要前去探阵，务宜小心要紧。”徐鸣皋又道：“末将之意，明日前去还恐他知道，反为不美，不若今夜暗地前去探看一番，料他不能知觉。”王元帅道：“只是本帅不能放心使将军深夜前去。”徐鸣皋道：“逆贼宫内，末将还时去时来，而况贼营，有何不可。元帅若果不放心，可请徐庆贤弟同去便了。”王元帅道：“能请徐将军与将军同去，本帅也可稍觉放心了。”说罢，徐鸣皋退出。到了夜半，徐鸣皋便同徐庆换了衣服，两人皆穿元色紧身短袄，脚踏薄底靴，背插单刀，先到王元帅前告辞了，然后二人就从帐后窜出帐外，但见两条黑影向东而去。王元帅一见，也自欣羨。

且说徐鸣皋、徐庆二人出了营门，直奔贼营而去。不到一个更次，已到敌营。徐鸣皋便与徐庆说道：“贤弟，你且在外接应，让愚兄先到阵中探看一回，若无什么厉害，愚兄即刻出来，便同贤弟进去，出其不意杀他一阵，能就此破了他的妖阵更好，即不然，也要伤他些贼众。设若果真厉害，愚兄也便即刻出来，就赶紧回营，用飞剑传书，请傀儡师伯出来。万一愚兄被他捉住，陷入阵中，贤弟万不可步兄后尘，也到阵内寻找。可急急回营禀知元帅，请元帅按兵不动，也不要与妖道厮杀，贤弟可赶紧去请各位师伯、师叔、师父到来。愚兄曾记傀儡师伯临行时，暗与愚兄说过，说我应有四十九日大灾，而且九死一生。当时曾付我一粒丹药，叫我到了急难时节，将此丹药吞下，可保不死。今日已带在身旁，恐防有难。”徐庆道：“兄长何故出此不祥之语？”徐鸣皋道：“事

有前定，勉强不来，但愿不应傀儡师伯的话，则更大妙。设若被傀儡师伯说上，贤弟可万万不要入阵，急宜去寻各位师伯、师叔要紧！”徐庆也明知事有前定，就不十二分阻拦。徐鸣皋说罢一番话，即刻别了徐庆，身子一晃，早不见了所在。

他已经窜入贼营。先在无人处暂停一脚，然后慢慢走入阵中。方到阵门，便有小军喊道：“有奸细！速去禀知阵主！”徐鸣皋见小军说了这句话，立刻拔出刀来将那个小军砍死在地，便大踏步走进去了。到了里面，并不见什么厉害，惟觉阴风砭骨，冷气侵人。哪知徐鸣皋正是误入亡门。走不一刻，忽觉毛骨悚然，浑身冷不可耐，暗自说道：“何以这阵内如此天寒。”当下知道不妙，将那一粒金丹放在口中，吞了下去。

才将丹药吞下，忽见非幻道人指着鸣皋笑道：“过来。”徐鸣皋一见大怒道：“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前来破你这妖阵！”只见非幻道人手执云帚说道：“你死在目前，还不知之。你已误入亡门，本师也不必与你厮杀，包管你不到五日，冷得骨僵而死。”徐鸣皋听说，方知道这是亡门，怪道如此冷法，即刻掉转身来向外就走。非幻道人复又大笑道：“你既误入我阵，尚容你出去么？”说着将云帚一拂，忽然阴风大作，尤加冷气百倍，登时不知道路，但是黑沉沉一个地方，再也看不出东西南北。加之那股冷气渐渐侵入心苞，徐鸣皋觉受不住，说声：“不好！”立刻打了一个寒噤，两脚立不住，遂跌在尘埃。非幻道人见徐鸣皋跌倒在地，就叫了两名小将将徐鸣皋拖入冷气房，好使他骨僵而死。当下小军将鸣皋拖去。这里非幻道人复将云帚一拂，依然风定尘清，他便回台去了。到了台上，复又传出令来：逾令三军务各小心把守阵门，若有官军

前来探阵，火速报知，不可有误！

再说徐庆在阵外等了有一个更次，不见徐鸣皋出来，心中暗道：难道他果真陷入阵内么？不然，何以这会儿还不出来呢？因又等了有半个时辰，依然不见鸣皋出来，此时知道不妙，却好天色已将明亮，便赶紧回转大营告知。王元帅一听此言，吃惊不小，登时作急道：“妖阵未破，先却陷我一员大将！这便如何是好？”徐庆道：“元帅勿忧，末将料徐将军必不致有伤性命，此时惟有一法。末将赶往各处寻找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到来，以助元帅破此妖阵，以救徐将军性命。”王元帅道：“诸位仙师云游无定，急切哪里去寻，那里去找呢？”徐庆道：“只须寻得一位，其余就易于寻觅了。”王元帅道：“这是何说？”徐庆道：“末将等的诸位师父，皆能飞剑传书，故此寻到一位，便请那一位用飞剑传书，各处去请。所以只须寻到一位，便可大家会齐的。”王元帅道：“就是如此，但这一位又从哪里去寻呢？”徐庆道：“先将末将的师父一坐子寻到，便好计议。”王元帅道：“你师尊可有定所么？”徐庆道：“末将的师父是易于寻觅的，只须到飞云亭上，望西呼唤三声，我师父便即知道了。”王元帅道：“若果如此，将军何日前去呢？”徐庆道：“事不宜迟，即刻便当前往。”王元帅道：“既如此说，便劳将军辛苦一趟了。”徐庆道：“元帅说哪里话来，此是末将应该前往。”说罢，正要告辞而去，忽闻半空中有人笑道：“徐庆贤侄，无须你空跑一趟，你师父不久即来了。”徐庆闻言，声音颇熟，便仰面向上一望，却不见人，只得口中说道：“哪位师伯、师叔驾临，敢乞示知，以便迎接。”话犹未了，只见一道闪光从空落下，现出一个人来。徐庆一看，不

是别人，却是徐鸣皋的师父海鸥子。

徐庆当下拜道：“不知师伯远临，有失迎迓。罪甚！罪甚！”海鸥子便指着王元帅问道：“这就是元帅么？”徐庆道：“正是元帅。”王守仁此时也就赶着出位与海鸥子相见，又让海鸥子坐下。当下就道：“难得仙师惠临，尚未请教仙师法号。”海鸥子道：“贫道名唤海鸥子，元帅如此尊称，贫道万不敢当。小徒素承元帅青眼，诸位师侄亦蒙元帅垂青，贫道深为感激。”元帅道：“但不知哪位将军是仙师的高徒？”海鸥子道：“鸣皋便是小徒。”王元帅惊讶道：“徐将军前去探阵，误入妖阵之中，某正为忧虑，尚不知有无妨碍否？”海鸥子道：“贫道早知小徒有四十九日大难，却不致有伤性命，元帅但请放心。贫道方才已在贼营中见过小徒，当已留下解救的妙法了。”王元帅道：“既是仙师已入妖阵，究竟那阵内如何光景，想仙师定然看透机关，不知尚能立破否？令徒究于何日方免此灾？尚求一指示。”不知海鸥子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四回

海鸥子演说非幻阵 狄洪道借宿独家村

话说海鸥子听了王守仁这一番话，当下说道：“元帅的明见，这非非阵贫道虽曾看过，却非贫道一人之力所可破得的。元帅不知，此阵却非寻常阵势可比。只因他内按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三百六十度，变化无穷外又列着十二门。按十二门名唤死、生、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石。只有三门可入可出。其余皆是死门。”王元帅道：“哪三门是生门呢？”海鸥子道：“开门、明门、生门这三门皆是生门。若从开门入阵，必须从明门出来，再由生门杀入，其阵必乱。若误入死门，其人必因气闷而死，因死门内皆积各种秽气而设，所以误入者不到一刻为积秽气所闷，必致身亡。须带有辟秽丹方能入得此阵。若误入伤门，此门系积各种火气而设，如天火、地火、人火三昧火，合聚一处，其人必热气蒸倒，顷刻身亡。非带有招凉珠不能进入。若误入亡门，此门系积各种阴气所致，其人必为冷气所逼骨僵而亡。今徐鸣皋所入者，即此门也。”

王元帅听在此处，不觉失惊道：“果尔，则徐将军性命休矣！何仙师尚谓无妨耶？”海鸥子道：“只因小徒已服傀儡生丹药，又经贫道用了解救的方法，所以无妨。”王元帅道：“其余各门，又有什么利害呢？”海鸥子道：“这亡门，必须带

有温风扇方可进入。至若幽、暗二门，如误入进去，里面阴气腾腾，暗无天日，必为敌人所擒。必须带有光明镜，方能进去。更有风、沙、水、石四门。误入风门，立刻为风卷倒；误入沙门，两眼为沙所迷；误入水门，登时被水冲陷；误入石门，定为大石压死。此就十二门而言，到了中央，还有一座落魄亭，无论何人到了那里，心性就为其迷惑，不知不觉就要昏倒下去。即便将十二门破去，无人破那落魄亭，也是枉然。所以此阵非贫道一人所可破得。而且非幻道人还有一个师父，名唤徐鸿儒，是白莲教的魁首，早晚只恐要来。他若不来，此阵尚易破得，他若来此，更觉大费周章了。”

王元帅道：“既如仙师所言，何不趁鸿儒未到以前，先去破阵，也可少费周章。”海鸥子道：“元帅哪里得知，其中皆有个定数。孔子云：‘欲速则不达。’俗语说得好：‘事宽则圆，急事缓办。’元帅的心是急切万状，恨不能立刻将非幻、余七捉住，然后进攻南昌，将逆首擒获，押解进京，以正国法。无如天数已定，应该需时多少方可成功，竟是多一日不行，少一日不可，总要到了应除的时候。自然无数成功，献俘阙下，不然也算不得个数了。”王元帅道：“仙师之言，虽顿开茅塞，但是劳师糜帑，上累主忧，某实不安耳！”海鸥子道：“元帅为国为民，心存忠厚，贫道实深感激。但事有定数，万难勉强而行的。为今之计，元帅可一面急修表章，驰奏进京，申奏一切；一面将一枝梅、周湘帆、徐寿、杨小舫星夜调回，听候差遣。贫道再去请两位同道前来，以助元帅成此大功。何如呢？”王元帅道：“若蒙慨助，某感激不尽了！”说罢，便命人摆宴。海鸥子道：“元帅休得客气，贫道在麾下尚有两月耽

搁，若过客气，贫道何以安呢？”王元帅道：“仙师初次惠临，理当如此，以后谨遵台命便了。”海鸥子道：“元帅且请去办正事，贫道自与诸位师侄闲谈便了。”王元帅也就不客气，当即退入后帐，修表驰奏进京。又拔了令箭一支，差人星夜往南昌，调取一枝梅、徐寿、周湘帆、杨小舫回来。诸事已毕，这才出来相陪海鸥子叙话。闲文休表。

一会子酒席摆上，王守仁就命请海鸥子入席，让他在首座上坐定。王守仁又亲自送了酒。海鸥子又谦逊了一回，然后这才对饮。徐庆等一众英雄，自在外面饮酒、吃饭，这也不必细表。不一会儿，大家席散，王守仁又命家丁给海鸥子检了一处洁净地方，让海鸥子为下榻之所。海鸥子就此住在王守仁营内，直至破了非非阵，方才与七子十三生各处云游，自寻安乐。

且说海鸥子这日命狄洪道去请漱石生。狄洪道受命而去，在路行程不止一日。这日狄洪道走到一个地方，名唤独家村。这独家村四面皆是乱山丛杂，并无人家，只有这姓白的一家住于此地。你道这姓白的因何独住此间？只因白家老夫妇两个，男的名唤白乐山，妻蓝氏，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名唤白虹，女名剑青。这白乐山生平最爱山水，因带领妻子儿女住居此地，享那林泉之乐。村庄四面广有田亩，家中雇些长工，耕种度日，每年倒也无忧无虑。儿子白虹，今年才交十八岁，却生得仪表堂堂，聪明绝世。女儿小白虹两岁，也是生得美貌异常。一对儿女皆能知书识字，博古通今，白乐山老夫妇真个是爱如珍宝。不料他女儿近日为山魑所缠，这山魑自称为燕燕才郎，终夜在白家缠绕，定要白剑青为妻。白乐山也

曾请了些羽士、上人，代他女儿退送，争奈山魃毫不足惧，比从前尤加闹得厉害。白乐山好不烦恼，逐日打听名山羽士、宝刹僧人，前来建斋、打醮，总想将山魃退去，使女儿安身。

这日又请了一班道士在家拜玉皇大忏，以冀忏悔消灾。却好狄洪道因贪赶路程，又走入歧路，无处觅宿，但见过独家庄内隐隐露出灯光，狄洪道便思前去投宿，信步而来到独家庄上。正要敲门而进，但闻里面饶鼓声喧，讽诵之声不绝于耳。狄洪道也不管他里面所做何事，便向前尽力敲门，敲了好半刻，里面方有人答应，柴门开处，走出一个庄丁。狄洪道先向那庄丁拱了一拱手，因道：“某系过路之人，只因贪赶路程，错过止宿之处。又误入歧路，无处栖身。顷见贵庄灯火尚明，特地前来，敢求借宿一宵，明早自当厚报，务请方便这个。”说罢一番话，那庄丁道：“客官且请少待。某却不敢作主，须要回明主人，是否可行，当即回报。特恐今夜不便相留，那却如何是好？”狄洪道道：“敢烦请去通报一声，务与贵主人情商暂借一宿，某自永感大德便了。”那庄丁也就转身进内。

过了一会儿，只见那庄丁同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翁出来。狄洪道一见那老翁精神矍铄，相貌清高，迥非恶俗之辈，不禁暗暗羡慕，心中暗想：这老翁光景就是主人了。正要上前施礼，只见那老翁问道：“莫非就是这位客官住宿么？”狄洪道见问，赶向上前深深一揖，口中称道：“老丈在上，便是不才冒昧，敢借尊府暂宿一宵。”那老翁也答了一揖，又将狄洪道打量了一回，见他是个军官打扮，因问：“大驾由何处而来？为何迷失道路？”狄洪道道：“不才向在王守仁元帅麾下，充

一个游击将军。只因现在奉命前往汉皋有一件公事，又因公事急促，不才不敢误公，贪赶路程，以致失了止宿之所。因此冒昧造府，敢请容纳一宿，明早当即告辞，不知老丈尚可容纳否？”只见那老丈笑道：“原来是一位将军，老汉多多得罪了。但是寒舍蜗居，似不足下将军之榻。好在止有一宿，简慢之处，尚望见谅。”狄洪道见那老翁已肯相留，真是喜出望外，因谢道：“不才只须席地足矣！老丈何谦之有乎！”那老翁遂邀狄洪道进里，当命庄丁仍将庄门关好。

狄洪道走入里间，见是一顺三间茅屋，却似客厅仿佛，当下又与老翁重新见礼，那老翁让他坐定，然后彼此问了姓名。庄丁献上茶来，狄洪道正要问他的家事，忽又听得里面铙钹之声，接着又是讽诵之音。狄洪道便向白乐山问道：“敢问老丈，尊府今夜莫非建做道场么？”白乐山见问，因叹了一口气道：“将军辱问，敢不奉告，但是一言难尽，又何敢以区区琐屑，上渎将军。”狄洪道道：“老丈有何为难之处，不妨细述，不才若可为力，亦可稍助一臂，必不袖手旁观。”不知白乐山可肯将情节说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狄洪道除害斩山魃 白乐山殷情留勇士

话说白乐山听了狄洪道的话，因道：“既蒙将军辱问，只因老汉生有子女各一，女唤剑青，生得有几分姿色，近为山魃所缠，每夜到此缠绕不休。老汉又无法想，只得虔请些上人、羽士来家作法，欲退山魃，不意依然无用。近闻小茅山道士法力高明，因此去请到家建醮，以冀超脱。大拜四十九日玉皇大忏，已经拜了四十五日，还有三日，即可圆满。所以这铙钹声喧，即是小茅山的道士在后堂讽诵玉皇经忏。”狄洪道道：“既然如此，想令爱定能渐全愈了？”白乐山道：“哪里全愈，还是依然。老汉现在也没有别法，只等这玉皇大忏圆满之后，能好更妙，不好也只得听天由命了。”狄洪道道：“老丈不必忧虑，既为山魃作祟，某可助一臂，为令爱驱除。但不知这山魃何时到此？来时如何光景？”白乐山道：“每日约在三更以后便来到这里，也并无甚动静，只有阴风一阵，便有个美貌男子走进屋内，但见这山魃别无异样，惟身后有尾约长尺余，此外宛然人形，惟妙惟肖，进入小女之房。据小女云，这山魃进了卧房，望着小女吹一口冷气，小女便昏迷不醒了。现在小女被他缠得骨瘦如柴，行将待毙。将军若能相助除了此怪，不但小女感激，老汉一家皆感激不尽的。”狄洪道道：“今夜曾来过否？”白乐山道：“现在尚未二鼓，还未

到来。”狄洪道道：“既如此，某有一计可除，不知老丈肯从否？”白乐山道：“将军有何妙策？请道其详。”狄洪道道：“老丈可将令爱即刻移住别处，令爱之床可让与小生暂住，某自有驱除之计。再请老丈饬令众庄丁，等山魑进房以后，即便把守房门，务要不放他出去，某当以宝剑斩之。我之宝剑却是仙家所授，无论是何妖怪，某只须一剑，他便迎刃而死的。但有一件，若还山魑与某争斗起来，老丈切不可惊恐，至要！至要！”

白乐山听了狄洪道这番言语，却是半信半疑。狄洪道见那般光景，也知他有些不信。因又说道：“老丈勿疑，某如不能为，断不敢夸这大口。就请老丈赶紧将令爱移避他处，让某作个李代桃僵便了。”白乐山暗想：且不管他，或者可以驱除也未可定。当下谢道：“难得将军慷慨相助，老汉当即遵命。”说罢，便起身进内吩咐去了，过了一刻，白乐山出来向狄洪道说道：“里间已由内子安排小女即刻移住他处，但将军远来，尚未晚饭，老汉略备酒肴，半为东道之情，半助将军之兴。”狄洪道此时腹中正有些饥饿，因便谢道：“老丈何必如此客气，既蒙见赐，幸勿过费。”白乐山又谦逊了一回。少停，里面已端出酒肴，白乐山便请狄洪道小饮。狄洪道也就不再客气，于是痛饮起来。饮到半酣，又吃饱了饭，饭毕，又稍坐了片刻。将到三更时分，狄洪道便令白乐山引至后面剑青房内。当时白乐山又致谢了一番，无非请他竭力帮忙。狄洪道亦满口答应。白乐山出了房门，又暗令各庄丁手执耰锄，暗暗埋伏，一俟山魑进房之后，即便把守房门，不使出去。料理已毕，白乐山便去自己房中，坐待信息。

且说狄洪道自进剑青房内，白乐山出去之后，他便据床静坐，以待山魃。等了一会儿，并无动静，狄洪道便有些瞌睡起来，因即下床将灯吹灭，便上床倚剑而卧。将要睡着，忽觉帐幔一动，狄洪道便睁开两眼，仔细一看，见有一人站立床前，向自己面上吹气。狄洪道知是山魃到了，即便手执宝剑，轻轻从床上避着山魃，跳了下来。真个是身轻如燕，虽山魃也不得知。狄洪道下了床，又复蹑足潜踪，走到山魃背后，看他的举动。只见山魃吹了一阵风，便纵身上床，扑了过去，若与人敦伦相似。背后果然有一尾，约一尺余长。

狄洪道此时见山魃已经上床，知道他不见有人必然要走，哪敢怠慢，即将手中宝剑拔出，认定山魃，背后一剑砍去，打量这一剑就要将山魃砍为两段。那知山魃才扑上床，觉得并无人在上，也就跳将起来，预备下床而去。将翻转身来，却好狄洪道的宝剑已到。那山魃一见有剑砍来，虽不会人言，只听忽喇喇一声大叫，登时已变了形相，不似从前那美貌男子一般。但见他口如血盆，眼似铜铃，浑身白毛，直望狄洪道扑来。狄洪道一看，喝道：“好孽畜，你还不知罪！胆敢迷人女子。今本将军前来拿你，你尚敢相拒么？不要走，看剑！”说着又是一剑砍来，只见那山魃又大叫了一声，向旁边一跳，躲过了一剑。随即又向狄洪道背后扑来。狄洪道赶着掉转身躯，以剑相抵。只见那山魃见狄洪道掉转身来，便将两手一举，两脚望后一奔，认定狄洪道扑到。狄洪道看他来得凶猛，不慌不忙，等山魃来得切近，遂将身子一偏。那山魃扑了个空，又是一声大叫，翻转身又望狄洪道扑来。狄洪道仍用此法。那山魃连扑了三次，皆未扑到，好不着急，于是又要扑

到。狄洪道见他力已将乏，便站定身子，将手中宝剑露刃于外，只见那山魃两手一抬，两脚将后一拨，用尽全力又扑过来。狄洪道就乘他扑来的时候，即将宝剑一起，腰一弯，从那山魃腹下乘他的来势，就这一戳，那口宝剑已深入山魃腹内去了。那山魃知道剑已入腹，便用足了全力，望后倒退。狄洪道见他倒退，更加将宝剑送进，就势望上一剖，顷刻间，山魃肚腹已被宝剑剖开。只见那山魃就地一滚，登时变了原形，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狄洪道还恐他逃走，又用宝剑在他身上连砍了十数剑，方喊人点火进来。

当下众丁在房门口把守，一听喊人点火，众庄丁也就赶着拿了烛台进入里面。狄洪道向庄丁说道：“山魃已被我除了，你等可快请你主人进来看视。”众庄丁先向狄洪道问道：“山魃现在何处？”狄洪道指道：“这不是么。”众庄丁将烛台向地上一照，见有毛轰轰一团摊在地上，四面鲜血直流。庄丁看罢，立刻出去请白乐山前来。白乐山一闻此言，尚不相信，还是庄丁竭力说明，乐山才随着庄丁来到里边房内。狄洪道先向白乐山说道：“某幸不辱命，山魃今已为我斩除矣！”便指地上说道：“这就是那为祟的孽畜。从今以后，令爱当无复有怪物相缠，得以相安无恙了。”白乐山低头向那山魃一看，果然被斩而死。但见毛轰轰一团，似兔非兔，似狐非狐，也认不出是何怪物。当下便向狄洪道谢道：“非将军大力，尚何人能除此怪物耶？真是小女之幸也！”说罢，又向狄洪道深深一揖。狄洪道说：“些须小事，何足言谢。”白乐山还是谢不绝口。

此时乐山的妻子、儿子知道了，大家也前来看怪物，连

那些道士也到房内观看。狄洪道道：“老丈，今山魃已除，可即令贵庄丁将他焚化，免得以后再要为祟。”乐山答应，连夜命庄丁将山魃架起火来，焚烧至肉尽骨枯而止。又命庄丁将房内血迹打扫清净，便请狄洪道就在房内安息。此时已有五更时分，狄洪道亦颇困倦，也不推辞，就在床上安睡。白乐山当下出去，又将此话告知了女儿，女儿亦甚欢喜。于是大家也就安歇。

次日一早起来，玉皇大忏也不拜了，虽尚有两日未曾拜完，白乐山照送经资，分文不少，请一众道士而去。却好狄洪道已自起来，乐山命庄丁打面水，给狄洪道梳洗已毕，又命厨房内做上等点心，请狄洪道用早膳。狄洪道却也不便推让，吃了一饱。即便告辞，要去寻他师父漱石生。白乐山哪里肯放，因坚留道：“将军幸留一日，老汉已聊备薄酌，借表寸心。将军若不肯留，则是见弃于老汉矣。况小女蒙将军救命之恩，也当出来面谢。今将军匆匆而去，不但老汉未曾报德，就是小女知道，也要怪老汉何不坚留。将军今日是万不得去的。”狄洪道道：“某非决绝，实有要事在身，且系奉有王元帅之命，设有迟误，回营后定要见罪。那时见罪下来，则今日不是老丈爱我，反是老丈害我了。若老丈果真见爱，他日归来，再造府请安便了。”不知白乐山可肯放狄洪道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独家村赠金辞金 飞霞楼遇旧叙旧

话说白乐山见狄洪道说得如此决绝，坚不肯留，也知他实有要事，不便再行强留，因道：“将军既如此说，光景是有要事。若老汉强留，万一遗误将军大事，诚如将军所言，不是老汉爱将军，反变成害将军了。但请将军少待片刻，老汉去去就来相送便了。”狄洪道只得答应。停了片刻，白乐山果然出来，只见他手捧白银两锭，向狄洪道致敬道：“区区不腆，非为酬劳，不过聊作将军路费，幸勿见却。将军若不肯笑纳，便是将军见弃，以老汉为鄙物了。”说着便送过来。狄洪道见白乐山如此，当下也就谢道：“某既蒙盛意，焉敢固辞。而况长者见赐，更不敢却。只因某行囊愈轻愈妙，稍重便不良于行，老丈既如此殷殷，某当敬领高谊。但有一件，请将此款仍存府上，俟某事毕，道经此地，定当造府取携。幸老丈俯如所请，勿再过谦为幸。”白乐山道：“些须薄敬，亦雅不累人，还请将军笑纳。若说存留寒舍，将军公务匆忙，归期又不知何日，即使归期有定，亦断不肯再临寒舍了，老汉此时怎肯受将军之遗么！”狄洪道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待到归时，某定不失信于老丈。还请老丈勿再坚执，某赶路要紧，幸老丈鉴之。”

白乐山见狄洪道又如此坚执，只得说道：“将军此去何日

归来，请以定期相示，届时好使老汉下榻以待。区区薄敬，即遵命留存寒舍，待将军归来再行奉上。但将军不可作失信人，使老汉望穿秋水也！”狄洪道见他答应，心下好不欢喜，因说道：“某至迟不过半月即便归来，届时道经此间，定造府奉访，来取厚赠。”说罢一揖，登时出了庄门。白乐山赶着相送出来，早已不知狄洪道去向。白乐山暗暗欣羡道：此人英气勃勃，举止高超，非惟行伍中人，殆亦剑侠之流是也。叹羡一回而罢。

再说狄洪道出了庄门，直望岳阳楼而去。原来海鸥子是差他到那里去，请他师父漱石生前往吉安议破非非大阵。狄洪道晓行夜宿，这日走到一座高山。这山名唤独孤山，但见树木参天，孤峰耸日，那些巉岩峭壁，一色浓青，高耸半空，真不亚天台四万八千丈的光景。狄洪道便走到山根之下，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又复举首向山上，凝眸赏识这独孤山的风景。正在凝神观望，忽见那山顶上一道白光直射下来，狄洪道大惊道：“这白光既非云影，又非电光，似飞剑相似，难道我师父现在此山么？”正自暗想，再一回头，已见那白光落下。只听一声唤道：“洪道贤弟，违教了。近日好么？”狄洪道见有人唤他名字，急掉转身来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焦大鹏。狄洪道一见，好生欢喜。因与大鹏先作了一个揖，接着说道：“小弟自从与兄长赵王庄一别，自我不见于今两年，何幸相遇于此！真是意料所不到。但不知兄长近两年来有何佳境？两位嫂嫂想必添了侄儿？今兄长到此有何公干？尚乞明白示我。”焦大鹏道：“自与贤弟别后，愚兄日念诸位兄弟，只因遵奉玄贞大师伯的慈谕，不敢违背，终日株守家园，与荆妻相对而已。幸托贤弟之福，已于上年连得两子，也算是

香烟有继了。”狄洪道道：“真是可贺之至！遥想我那两位侄儿，定然头角峥嵘，身躯雄壮的。”焦大鹏道：“也算魁梧，只是粗笨罢了。”狄洪道道：“难得，难得。”焦大鹏道：“此处非谈心之所，贤弟可与愚兄拣他一座酒楼，对饮几杯，好畅叙别后光景。”狄洪道也就答应，当下站起身来，即与焦大鹏同行而去。

只见焦大鹏在前，狄洪道后跟，转过独孤山，走未多远，就是一个小小镇市。二人上了镇，便到一座酒楼。狄洪道一看，那酒楼上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飞霞楼”三字，虽不十分宽大，也还窗格轩明。二人走上酒楼，当有酒保前来招呼，焦大鹏即命酒保：“将上等可口的酒菜，只管取来，随后一总算帐便了。”酒保答应，下楼而去。不一刻拿了两壶酒，二副杯箸，四个小菜碟，一大盘鸡，一大盘烧肉，摆在桌上。焦大鹏先给狄洪道斟了一杯酒，然后自己也斟上一杯，二人便对饮起来。

焦大鹏便问道：“听说宸濠现在已举兵造反，贤弟一向有何功劳？诸位兄弟，想皆功名上达了。”狄洪道道：“说来话长，容小弟慢慢详告便了。自从小弟与诸位兄弟随张永老太监入京都，本来是要征剿宸濠，后来安化王寘镠造反，皇上便命杨一清大人挂帅，命小弟等随征，先剿寘镠。幸未多时，就将寘镠平定，回京复命。又拟去征宸濠。忽然杨大人不愿为官，上疏告老，皇上准旨。我等就留在京都，以待宸濠的动静。不到两月，有江西浚头寨诸贼揭竿起意。皇上即命王守仁大人总督江西军务，兼巡抚御史，率领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诸贼。又幸而不过半年，也就次第剿灭清楚。正拟

班师回京，此时宸濠就举兵造反，先杀巡抚大臣，后又劫监反狱，抢夺钱粮，盘踞府库。各路告急表章，驰奏进京。皇上当命王元帅就近征剿。王元帅奉旨之后，即刻带兵前往。哪知宸濠已派邝天庆攻破南康，雷大春等攻陷进贤等县。王元帅得知消息，一面分兵：命徐大哥等进援南康，一面大队往南昌进发。宸濠知有大兵到来，怕兵力不足，即将邝天庆调回南昌。因此徐大哥等克复南康已毕，仍回大营，都算打了两个胜战。不意宸濠那里，又来了一个非幻道人，说是与余七师兄弟，却与余七同来。因这非幻道人一来，偏用邪术，我军便败了两阵也还罢，不意他暗设毒计，要将我军全行灭没。幸亏傀儡老师前来相救，用了个替代之法，嘱令王元帅连夜退兵驻吉安，现在大营在吉安府驻扎。那非幻道人又追到吉安，头一次被王元帅用计劫寨，将他打了个全军覆没。他又往宸濠处坚请增兵，宸濠又添兵与他。他现在摆下一座非非大阵，欲与王元帅斗阵。元帅头一次出去观阵，被非幻道人骂了一顿，王元帅几乎气死。第二日，徐大哥便黑夜前去探阵，不料就陷入阵中。元帅直急得要死，打算差人往各处寻觅众位师尊。却好海鸥老师惠降，告知元帅：徐大哥虽经陷阵，却无妨碍，只因他有四十九日大灾，过此以往，自有人救。又说这非非大阵厉害非常，非海鸥老师一人所可破得，因此令小弟去岳阳楼请漱石生师父前去，共议破阵。不期在此遇见兄长。真是大幸。但不知兄长因何在此山上？所做何事呢？这山名唤什么？”

焦大鹏笑道：“愚兄早知贤弟到此了，漱石师伯昨日已往吉安去了。”狄洪道道：“兄长如何知道我师父已往吉安呢？”

焦大鹏道：“只因愚兄昨往岳阳楼游玩，适遇师伯，他便向我说道：‘来得极好，我即要往吉安王元帅那里，议破非非大阵。我徒弟即日就要前来寻找，你可迎上前去，若遇见我徒弟，叫他不要去岳阳，可同你即日回吉安，听候差遣。’愚兄听了这话，所以到此山相等，料定贤弟必由此经过。果不出吾之所料。但这非非大阵，难破异常，必须众位师尊到此，方才破得此阵，昨日途遇玄贞师伯，据他老人家说，已各处去约众位师尊于四月十五日吉安取齐，然后共议破阵。还说要等一个产妇前去，方可行事，却不曾告诉明白。贤弟今既到此，不必耽搁，明日愚兄就同贤弟前往吉安便了。”狄洪道听了这番话，好生欢喜。当下饮酒已毕，算还酒钱，二人便下楼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赶路程二义士御风 具杯酒两盟嫂设馔

话说狄洪道、焦大鹏二人下得酒楼，便望狄洪道说：“贤弟，今日天色尚早，愚兄与贤弟尚可趲赶一程，贤弟尚不畏辛苦么？”狄洪道道：“小弟却不畏辛苦，但虑前途无止宿之所，那就大不便了。”焦大鹏道：“这怕什么，随着愚兄前行，还怕没有止宿之处么？”狄洪道听说，也就答应，即刻与焦大鹏起程。哪知焦大鹏行走如飞，狄洪道万赶不上。焦大鹏是个脱胎之人，又兼他剑术高超，狄洪道怎能比得？

焦大鹏见狄洪道不良于行，也知道他断赶不上自己，因立住脚向狄洪道说道：“贤弟，你走得太慢，何不赶快儿走呢？”狄洪道道：“小弟已是赶得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一些不敢停留；兄长不说自己走得太快，偏说小弟太慢，未免不近人情，不知小弟的艰苦了。”焦大鹏笑道：“愚兄也知贤弟赶不及，前言特有以戏之耳。贤弟不必作恼，愚见当思良法，使贤弟既不费力，又跟得上愚兄，而又使贤弟不走一步何如呢？”狄洪道道：“兄长勿自取笑，天下岂有不走一步，便能登山涉水、趲赶路程的道理？”焦大鹏道：“贤弟不必疑惑，姑且试之，以验愚兄之言何如？”狄洪道道：“兄长虽如此说，小弟终不敢相信。”焦大鹏道：“你且过来，伏在愚兄背上，愚兄若教你闭目，你切切不可睁开；等我教你睁开，那就到了安息之处

了。”狄洪道道：“兄长！这不是又来取笑吗？小弟偌大年纪，又不是个小孩子，怎能劳兄长背我？就使兄长不弃小弟，在背上一伏，兄长便多一累赘，还能行走如飞吗？那可不是要快，倒反更慢么？兄长不要取笑吧！”焦大鹏正色道：“贤弟，你勿要噜嗦疑惑，尽管伏上背来；愚兄若无神通，也不敢令贤弟如此。”狄洪道见他正色相告，心中暗想：或者他有此膂力，有此神通；且姑试之。设若不然，再作计议也可。于是就将两只手，伏在焦大鹏两肩，然后将两只脚盘绕到焦大鹏前腹，只听焦大鹏说道：“就如此好了。”又道：“贤弟快闭眼吧！”狄洪道不敢怠慢，即将双眼一闭，耳畔只听呼呼风响，真是行走如飞，却也不敢睁眼下望，一任他登山涉水，只牢牢抱定焦大鹏的肩头。

约走了有两三个时辰，耳畔住了风声，正在疑惑，暗自笑道：“难道不走了么？还不敢睁眼。”只听焦大鹏一声招呼道：“贤弟，你睁眼吧，到了。”狄洪道才将双眼睁开，望下一望，见在一所屋内，着实羡慕道：“兄长如此神通，那得不令小弟佩服倒地！”正自说着，忽见后面走出两个妇人，齐声喊道：“叔叔久违了，叔叔可好么？愚嫂这旁万福了。”狄洪道一见，却原来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王凤姑二人。狄洪道当下也就一面答礼，一面说道：“嫂嫂安好！小弟托庇不过是平庸罢了。今日小弟却有累兄长，背走了不知多少路。兄长的神通，小弟真是倒头百拜。”王凤姑道：“这是他的惯技，也不算什么。”孙大娘道：“叔叔还不知道，他平时没有事，便出去各处游玩，说不定一日尽管走三四千里，也不知这腿劲从哪里来的。”焦大鹏道：“你们哪里知道？我本来善走，从

前一月可走三四百里，自从傀儡老师传授了我御风的法子，我便可以乘风而行了，走来毫不费力，但凭着风而行，所以每日可行三四千里；不然如遇大江大海，又怎么能过去呢？”狄洪道道：“原来兄长有此神术，所以走得这般快。”当下又向王凤姑、孙大娘说道：“闻得兄长说及二位嫂嫂已生有两个侄儿，请嫂嫂抱出来，与小弟见见。”王凤姑道：“丑小孩子，要讨叔叔见笑呢？”孙大娘道：“不管他丑不丑，好在叔叔是自家人，又怕什么见笑？但是初见面，叔叔曾带得什么见面仪儿来与两个小孩子呢？”狄洪道道：“这是有的，不过菲些罢了。”焦大鹏道：“你们也太老实了，人家还不曾见着小孩子，就要人家见面礼，幸狄贤弟是自家人，若是别人，若是别人，岂不被人家笑话？”王凤姑道：“正为叔叔是自家人，不然我们也不说这话了。”

说着，二人走入后面。不一刻各人抱一个小孩子出来，向狄洪道说道：“狄叔叔在上，侄儿见礼了。”说着，抱了小孩子点了两点头。狄洪道便走过来抚摩一回，只见一个面目恰似焦大鹏，那一个酷似王凤姑。因道：“这两个侄儿，倒也罢了，一个像父，一个像母，真是可爱之至！”又问道：“哪个大些？”王凤姑指着自己的说道：“这一个大一个月，是去年正月廿四生的。”又指孙大娘抱着的那个道：“他是二月廿五生的。”狄洪道又问：“这两个叫什么名字呢？”王凤姑道：“我这个唤世昌。”孙大娘接着道：“他唤世荣，乳名唤寿儿。”王凤姑道：“他乳名唤喜儿。”狄洪道便望焦大鹏道：“兄长真好福，有此两个侄儿，后半世也可享福了。”焦大鹏道：“说什么享福不享福，不过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此两个小

畜生，可以告父母于无罪罢了。”狄洪道此时便在腰间摸出两锭银子，每锭约五两重当景，喜儿、寿儿各给一锭，说道：“此不过些须薄物，聊为两侄添寿，随后再补便了。”王凤姑、孙大娘齐道：“我等不过是句笑话，难道真要叔叔的见面仪么？”焦大鹏道：“都是你们说，人家未曾见着小孩子，你们就向人家讨。现在人家拿出来给小孩子，你们又说是取笑。当真要见面仪么，这不是都由你们说么？在我看来，在先既托老实，向人家讨，此时人家给小孩子，爽性老实到底收下来，不要学这两张婆婆妈妈的嘴了。”王凤姑、孙大娘听说，齐笑道：“既这么说，就多谢叔叔厚赐了。”又将两个小孩子抱过来给狄洪道拜谢了一回，然后才把小孩子送进去，便到厨房内做饭。

一会子将饭做好，拿出两副杯箸，在堂前桌上东西摆定，又复进去取出两壶酒来，接着搬了五六样菜，一齐摆在桌上。焦大鹏邀狄洪道西向坐定，自己东向相陪，二人便对饮起来。王凤姑、孙大娘在旁说道：“我等不知叔叔惠临，匆忙间也不曾备得一两件菜，多多简慢，只好请多用两杯酒罢！”狄洪道谢道：“有累嫂嫂费事，实在过意不去。”焦大鹏道：“我看你们都不要说客气话了；没菜已经没菜，说了这闲话，还是就算好菜不成？费事已经费事，说了这话，还是就不费事不成。”说得狄洪道及王凤姑、孙大娘皆大笑起来。王凤姑、孙大娘又带笑说道：“总像你一句客气话儿都不会说，只知道有酒吃酒，有菜吃菜，吃过了高起兴来，便出去溜腿劲，动辄走三四千里；只要有家说你走得快，你便得意非常。”焦大鹏道：“天下事总要心口相应。我看现在世上的人，皆是嘴里说得如花似锦，叫人耐听，其实心里不是如此。就如你

们今日做了这两件出来，在你们心里已觉得很费事，很过得去，嘴里偏说是没有菜，很简慢，这就是心口不相应。狄贤弟心里未尝不以这两件菜不好，又实在太菲，且明知你们并不曾费事，偏要说你们费事，他自过意不去，对不起你们两人，也算是心口不相应。在我看来，嘴上又何必说得好听呢？”王凤姑、孙大娘、狄洪道三人听了这番话，复又大笑起来。狄洪道当下又道：“焦大哥，小弟有一句话，倒要驳你；你说小弟心口不相应，两位嫂嫂心口不相应，我们的口，始作隐藏不起来，难道你看得见我们的心么？倒要请教请教，我的心倒底是什么样儿？还得大哥演说一遍，方使我们佩服。不然又何以知道我们是心口不相应呢？”王凤姑在旁说道：“狄叔叔，你这句话说得真痛快，偏要问他，我们的心是个什么样儿？”焦大鹏道：“你们的心我皆看见，都是外面光明，其实中间皆是空的；而且你们两人，不但空，还有些黑点子，我这话可说得对么？”当下王凤姑将焦大鹏啐了一口道：“我看你不要嚼舌头了，只好饮酒吃饱了饭，好与狄叔叔安歇一宵，赶紧到吉安去吧。”不知焦大鹏尚说什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八回 焦大鹏初见王元帅 玄贞子遣盗招凉珠

话说焦大鹏听了王凤姑教他快些吃饭，好安歇一夜，便与狄洪道赶往吉安而去。焦大鹏便同狄洪道，又饮了两杯酒，即刻将饭吃毕，收拾床铺，与狄洪道安歇。次日一早，用了早点，即与狄洪道回转吉安。在路行程，也无多日。这日已到吉安大营，狄洪道先自进营，与王元帅缴令，并将相遇焦大鹏，说明师父漱石生已先来营，未曾到岳阳楼的话，先说了一遍，复又禀明元帅：“焦大鹏已来，现在营外。”王元帅听说，当下说道：“将军令师尊已于十五日前到了此地，现在后帐，焦义士既已前来，就烦将军请他进帐，以便本帅相见。”狄洪道答应一声，即刻出了大帐，到了营外，将焦大鹏请进来。

王元帅一见大鹏，即降阶相迎，又将焦大鹏邀入大帐，与他分宾主坐定。焦大鹏首先说道：“某久仰元帅大名，如雷贯耳，早欲趋前请安，奈元帅军务倥偬，不敢造次；今奉敝师伯玄贞老师之令，前来效力，才得仰见威仪，就此一见尊颜，足慰平生之愿了。以后元帅如有差遣，某当效力不辞。”王元帅也谦逊道：“本帅亦久闻诸位将军谈及义士忠肝赤胆；本帅亦亟思仰晤芝仪，只以军务倥偬，王事鞅掌，无缘得见；今幸惠临敝营，真是万千之幸！以后尚多借重之处，还乞相助为荷！”焦大鹏道：“元帅如有驱使，定当效劳。”王元帅又谦逊了一番，然后又向大鹏说道：

“义士曾见过诸位仙师么？”大鹏道：“尚未谒见。”王元帅道：“漱石生、海鸥子、一尘子、一瓢子、鷗寄生、河海生、独孤生、玄贞子共计八位，皆在后帐，义士欲相见，可请狄将军引带前去便了。”焦大鹏当即辞退出来，便与狄洪道到后帐参见玄贞子等人。

玄贞子一见大鹏到来，甚为欢喜，因即说道：“我们皆已到此，不知你师傀儡生何故迟迟至今日尚不曾到。”焦大鹏道：“不知我师父可知道这里的事么？”玄贞子道：“他怎么不知？我们还是他相约的。譬如请客，客人已俱到来，主人尚未见面，这可不是笑话？”焦大鹏道：“或者我师父另有他事相羁，故尔迟迟。他老人家既然知道，又邀诸位师伯、师叔到此，他老人家断不误事的；好在今日才三月十九，距四月十五，还有二十余天，似乎也来得及。”玄贞子道：“贤侄有所不知，这非非大阵，尚须好两件宝贝，要分别去借来，然后才能破阵。现在一件未得，若再迟延，那里等得及呢？”焦大鹏道：“需什么宝物？徒弟尚可去得吗？”玄贞子道：“眼前即有一件，名唤招凉珠，是破阵最要紧之物，能先将此物取来，究竟到了一件！”焦大鹏道：“这招凉珠何处有呢？”玄贞子道：“这招凉珠宸濠那里就有，不过他深藏内府，难得出来，必须前去盗回方好。”焦大鹏道：“不知他收藏何处？即使去盗，也是枉然。”玄贞子道：“他那招凉珠我却知他收藏的地方，但是甚难到手。”焦大鹏道：“只要知道所在，那怕升天入地，也要盗来。师伯何不将他收藏的地方说出来，或者徒弟前去一趟盗来，亦未可知；设若盗不来，也好再作良策。”玄贞子道：“某也想如此，但贤侄前去务要留心谨慎方好！”焦大鹏道：“若使徒弟前去，徒弟敢不小心！”玄贞子道：“既是如此，他这招凉珠，

现收在宸濠卧室之内，碧微王妃第十六个皮箱之中，用楠木小盒收贮，盒盖上糊作宋锦。所难取者，须将那十六个皮箱搬运下来，然后才好翻箱倒笼，寻找那楠木盒，便有招凉珠了。这招凉珠最易试验，只要将盒盖揭开，便有一股冷气逼人毛发，此便是招凉宝珠。只因这第十六个皮箱内里面，藏的皆是珠宝，往往易于取错，故须格外留心。贤侄既是要去，我当回明元帅，好在一枝梅业已调回，就请元帅派令一枝梅与贤侄同去，究竟有个帮手。等将招凉珠到了手中，临行时务要留下名字，使他知道，才好使他引出个人来。不然这个人终不出来的。”焦大鹏道：“请问师伯这人究竟是谁呢？要引他出来何用？”玄贞子道：“此时不必再问，随后自然知道。”焦大鹏只得唯唯答应。你道玄贞子欲引出一个人，究竟是谁？要他出来何用？诸公不必作急，看到那里自然得知，此时若便说出，即非作书者欲擒故纵的法了。

当下玄贞子率同焦大鹏进了大帐，与王元帅说了一遍。元帅答应，就命一枝梅与焦大鹏同去。你道玄贞子如何要使一枝梅同去？只因一枝梅到宁王宫里已非一次；焦大鹏的本领，虽比一枝梅高强，路径却不如一枝梅熟识，所以使一枝梅同去。一枝梅奉了王元帅之命，哪敢怠慢？当即扎束停当，便与焦大鹏出得大营，赶紧望南昌而去。

在路行程，不过两日，已经到了南昌，当下寻了客店，暂且住下。等到夜间，二人便出了店门，直望宸濠宫内而去。一枝梅本是熟路，他就领着焦大鹏一路行来，直到碧微王妃宫内屋上停了脚步。二人就先在屋上，伏下身子，侧耳细听里间的动静，曾否安睡。细听了一会儿，并不闻有声息，焦大鹏便暗暗与一枝梅打了暗号，一枝梅会意，焦大鹏早飞身跳下房檐。有人说他身如

落叶，还是冤屈他的，真个是一毫声息全无，已经到了院落。复进一步，走到宫门口，细细一听，只听里面有两个人，低低说话的声音。焦大鹏听不出来说的是些什么话，又不知这两人是否宸濠与碧微王妃。因又复行出来，绕到窗户口，用津唾将窗纸沾湿戳了一个小孔，便向里面细望。

只见里间灯烛辉煌，上坐一人，却是个藩王的打扮，焦大鹏知道必是宸濠。靠着宸濠启下，斜坐一人，是个妃子的模样，焦大鹏也知道这定是碧微妃子。只见他二人坐在一处，低低地谈心，还是听不出来说些什么话。看半会，但见宸濠将碧微妃子抱入怀中，用两手将碧微妃子的脸捧了过来，先在他依偎了一回，然后代她将外衣脱去。碧微妃子便站起身来，坐在一旁。宸濠自己便去宽衣解带，不一刻宸濠脱去外盖，露了里衣，复又到碧微妃子面前，将她抱在腿上，代妃子解去里衣的纽扣，又代他将怀打开，露出大红盘金绣凤的兜子，宸濠便伸手怀中去抚摩她的双乳，两人相偎相爱，好不亲热。焦大鹏正在那里出神细看，心中骂道：“奸王奸王！你指日就要身首异处，现在你这般作乐。”正暗骂时，忽见碧微妃子微启樱唇，倦舒杏眼，向宸濠秋波一盼，说一声：“王爷，时候不早了，安寝吧！”宸濠答应道：“美人，孤也知你情不自禁了。”说罢，就将碧微妃子拥抱上床，登时将帐幔放下。

焦大鹏在外，又等了一会儿，里间已无声息，便思破扉直入，复又转念道：“我何不如此如此？”正要回转身来，与一枝梅说话，忽听一声大喝道：“有刺客，速速捉拿！”焦大鹏一闻此言，登时双足一蹬，已窜上屋面。焦大鹏才上了屋面，那下面的人也飞身上来，焦大鹏见随后有人追来，此时一枝梅早已知道，即与焦大

鹏二人越屋窜房，如旋风般窜去。看看到了前殿，正往前跑，忽见迎面来了一人，大喝一声：“该死的贼囚，向哪里跑？”说着一刀飞砍过来。不知焦大鹏、一枝梅二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焦大鹏设计盗宝 一枝梅奋勇杀官

话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正望前赶路，忽见迎面来了两人，大喝一声，拦住去路，各人一刀，向他二人砍到。焦大鹏、一枝梅也不打话，赶着迎敌，且战且走，不一会已出了宁王府。只见他二人行走如飞，登时已不知去向。那赶他的二人，见追赶不着，也只得回宫而去。

且说当下宸濠听说外面捉拿刺客，只吓得心惊胆战，与碧微妃子坐了起来。一会子有人来报说：“是刺客未曾拿住，已被他走了。”宸濠听说刺客已走，当令众人小心防护，他仍去安寝。次日一早起来，又命人各处擒拿，不许将刺客逃走去了。

且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出了宁王府，互相议道：“我等招凉珠既未盗出，又被他宫里人瞧破，此时城内断不可住；不如且自出城，暂宿一夜，明日夜间再行前去，总要将那招凉珠盗回，方显我等的本领；不然我辈英名，行将伤去。”焦大鹏道：“贤弟，我有一计，明日可将此珠盗出。我料宸濠今既知我们前去，明夜断不敢仍住那里。无论他住在何处，贤弟可在前殿放火，宸濠必然惊慌，大众护卫之人，如太监等类，亦必往前殿救火，那时便去盗取招凉珠。吾料此珠必为愚兄盗出，所谓声东击西之法也。不知贤弟以为何如？”一枝梅道：“此计大妙，但恐防护太严，我们难于入内。”焦大鹏道：“不妨！且至明夜到了那里，再看光景。”

说着，二人已飞出城外就于古庙中暂息了一夜。

挨到次日傍晚，方敢出来，就近买了些干粮，吃了一饱。又拣那城头上防范稍疏之处，二人飞身进城，一直又来至宁王府。他二人却是熟路，便拣那僻静之处，慢慢地走到宫内，先在荷花池中间一座小亭子上，歇了好一会儿。只因这座荷亭，是宸濠夏间消夏常至之所，现在却无人前来。二人等到三更时近，出了花亭，又往各处转了一回，见宫里已是静悄悄无人往来。一枝梅便带了火种，走到前殿廊房上，将火种取出，先就廊房放起一把火来。不一刻，已是火穿屋顶。守前殿的太监，此时正在那里打盹，从睡梦中惊醒，一见东廊上火起，即刻大喊起来，各处喊人前来救火。登时那些看守宫门的护卫，也就率领众人，齐至前殿，催督救火。此时已有人报进宫去。宸濠一闻前殿火起，也来不及追问缘由，即刻带了十数名小太监，走出宫来，看人救火。只见风趁火势，火趁风威，那一片红光，烛照里外。此时一枝梅见大众皆到前殿救火，他复又到厨房内放起一把火来。前殿尚未救熄，忽又有人从后面报到前殿，说厨房内火又起了。那些救火的人，这一听好不惊讶，宸濠就疑惑起来，当下说道：“你等可赶速分别前去！孤料定必有奸细前来放火，不然此处火尚未熄，那里倒又火起；若非放火，断未有如是之巧。”大家一听，都道：“千岁之言，甚是有理！”就即刻分别救火的救火，拿人的拿人，乱乱烘烘的，忙无所措。

焦大鹏先见前殿火起，他便趁此时，到了碧微妃子宫中，先在外面听了一回，见卧房里面并无人声，他又不知宸濠果在此否，心下暗想：若不如此如此，再迟便来不及了。一面暗想，一面将怀内所带的鸡鸣五更断魂香，取了出来，将香燃着，向卧房

内送去。不一刻那香气散布房内，无论他什么人登时就昏迷起来。焦大鹏料药性已透，即便将窗格拨开，鼻中塞了一团解药，飞身入内。只见东首真个堆着两排朱红漆皮箱，他便从上排第一只数起，数到下排第十六只，心中暗想，光景就是这皮箱了。当下将上面七只一口气搬在一旁。即将手中刀拔了来，认定皮箱盖上一划，便把箱盖划开，即在内搜寻；翻倒了一刻，果见有个宋锦的小方盒子。他便取在手中，将盒盖揭去，就灯下细看。才将盒盖揭开，只见一股寒光逼人肌骨，再一细看，内有明珠一颗，有龙眼大小，光明璀璨，真是可爱。因即收入怀中，仍代他将皮箱堆好，即刻出去，寻找一枝梅去了。

哪里知道出得房来，才飞身上屋，但见火光中有一丛人围住一枝梅厮杀。焦大鹏一见哪敢怠慢，也就上前相助一枝梅战斗。你道一枝梅如何被人看见？只因他在厨房内放火，前殿上救火之人，闻知后面又火起，因即分别出去救护，宸濠又命众打手，以及护卫各官往各处搜寻奸细。众人正在各处搜寻，却好一枝梅正往碧微妃子宫内探看焦大鹏的消息，不期两边遇见，因此大杀起来。一枝梅抖擞精神，力战十数个大汉，那些宫内的护卫，虽然本领不甚高强，却皆是有力之人，不似一枝梅身轻如燕，所以厮杀了半会，众护卫虽未败下，却也不能取胜。一枝梅就凭着进纵窜跳，遮拦躲闪，却也未曾吃亏。此时宸濠也知道有了奸细，众护卫战他不下，宸濠也即刻传令飞奔命邝天庆进宫，帮助捉拿奸细。

邝天庆一闻宸濠之令旨，那敢怠慢，登时点了三军，蜂拥入宫而来。邝天庆到宫中，一见屋上一人，早知道是王守仁的部下，即便登时飞身上屋，再一细看，却是一枝梅，当下大喝道：一枝

梅匹夫！你胆敢一人进宫何故？敢是作刺客么？”一枝梅正在那里与众人厮杀，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也应声答道：“你何人？既知老爷的大名，就应该早早退下，不必多事，免得为老爷刀下之鬼。快通名来，好让老爷送你的性命！”邝天庆道：“我乃大将军邝天庆是也！尔等务各努力，不要放走了这厮，本将军来也。”说着，便一个窜身，到了一枝梅面前，举刀就砍。

那些众护卫见邝天庆已到，大家反不动手向前。你道只是为何？原来邝天庆生性如此，不要人助他，好似有人助他，就怕旁人分了功去一般，所以大众皆知道。只也是一枝梅合该无事，因此遇了邝天庆来。当下邝天庆一刀砍到，一枝梅赶着相迎，将邝天庆的刀架开过去。邝天庆又复一刀砍来，一面问道：“尔这厮不怕死么？胆敢到此行刺。”一枝梅也就一面迎敌，一面喝道：“本将军看你死在目前，尚不知道么？本将军并非来行刺，实不相瞒，是来取碧微妃子那里的招凉珠的。告诉你，现在宫内不是本将军一人，诸位英雄全行在此，逆贼宫内已经布满了。宸濠此时想已身首异处了，你尚睡在梦中呢！”邝天庆听了这番话，虽是半信半疑，见他说出来盗珠，却是甚为相信。你道为何？原来非幻道人摆了非非阵之后，即绘图呈进宫来，与宸濠观看，每一门皆有图说，所以邝天庆也知道只招凉珠是破阵的宝物。因此听了一枝梅的话，不觉听了一惊。合该邝天庆遭殃，就这一惊，手中的刀慢了一些，早被一枝梅看出破绽，趁势就砍进一刀，却好正砍中邝天庆的腿上，邝天庆站立不住，登时从屋上滚跌下来。

一枝梅见邝天庆跌下去，正待要走，那些众护卫又复抢杀过来，所以焦大鹏远远望见一丛人在那里围住一枝梅厮杀。一枝梅正在抖擞精神，力敌众人，忽见一个黑影飞到面前，登时那些众

护卫，就有两个身首异处，跌倒下来。一枝梅再一细看，见是焦大鹏。当下问道：“那宝物曾到手么？”焦大鹏道：“得了。”一枝梅道：“既到了手，我们走吧。”说着一个走字，只见他两人就从屋上两脚一蹬，已飞身离了此处。那些众护卫还待要赶上前去，只见两条黑影，晃了两晃，已不知去向。

当下众护卫知道赶不上，也就各人跳下屋来，去报宸濠知道。宸濠不待众护卫去报，他却因邝天庆砍伤，已有人去报过了，所以他是早已知道的。又见二次的人报了进去，只把他吓得面如土色，半晌方说出一句话来道：“一枝梅等既已逃走，孤可要进宫去，看看碧微贵妃现在是怎么样子了！”毕竟碧微妃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自然建议请鸿儒 余七回山延师父

话说宸濠见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已走，便去碧微妃子宫中观看。到了宫内，并不见什么动静，先将帐幔掀开，向里一看，只见碧微妃子拥衾而卧，尚未睡醒。宸濠疑道：“怎么奸细前来，将招凉珠都盗去了，何以贵妃还不曾惊醒？倒也奇怪。”因此便去呼喊，喊了半晌，仍不见醒。宸濠又疑道：“难道她吓死了不成？”因又近前细听，只听她呼吸不绝，并未吓死。宸濠更加疑道：“这更怪了，何以睡得如此糊涂？”当下也就不再呼唤，便去喊那些宫娥，哪知再喊也是不应。宸濠不知所措，复又走出来喊了两个年老的太监进去问明何因。内有个老太监说道：“千岁，如此看来，昏迷不醒，光景是奸细用了迷魂香，才如此昏睡。奴才从前也曾听人说过，是凡受了迷魂香气，昏迷不醒者，但须用凉水在胸前激透，自然醒悟过来；否则等到天明也就醒悟过来。奴才看来，此时天已将近明亮，千岁且等一会，贵妃娘娘如果醒来则已，不然便用凉水去激便了。”宸濠也就不言，便命那老太监将第十六个皮箱搬下来看视检查，除招凉珠已为盗去外，看还有别样什么珍宝遗失。

那老太监答应，即刻将皮箱搬下，宸濠一看，见箱盖系刀划开，便将箱盖揭开查看，箱内的宝物，检查了一会，只不见了招凉珠，别样珍宝并未遗失。此时东方已经发明，宸濠也甚困倦，

即命老太监将皮箱堆好，把划开的这皮箱，摆在一旁，以便收拾。老太监答应，宸濠便要去安歇一回。正要去睡，忽听碧微妃子叹了一口气，宸濠赶着近前喊道：“美人醒来！”碧微妃子听有人呼唤，也就睁开睡眼，向帐外一看，惊道：“千岁此时还不曾安睡么？”宸濠道：“美人哪里得知？”因即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碧微妃子这才知道，也就惊恐起来。宸濠道：“美人不必惊恐，招凉珠虽为盗去，所幸美人无恙，这还算是万幸。现在孤已困倦了，与爱卿再睡一会儿，孤便要升殿与各官议事。”当下宸濠也就宽衣解带安睡，直睡至次日到午方才起身。

再说外面救火的人，将火救熄，也就各去安歇。到了次日午刻，宸濠升殿，当有李自然那一干人进来参见，宸濠便向众人说道：“招凉珠为一枝梅盗去，到是小事，惟虑王守仁那里必有能人帮助。不然何以知道这招凉珠是破非非阵的法宝？而况孤之招凉珠，虽非幻仙师亦不知道孤有此宝物。王守仁既派人前来盗取，他那里必有非常之人，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但据非幻道人那阵图上所说，破阵之法，不但招凉珠一物，此外法宝尚多。王守仁既知此球可以破阵，安知不各处找寻宝物？某想他那里不但有非常之人，而且这人甚是利害，若不早为防备，将来恐非敌手！依某之见，非幻道人与余七道人皆是一师所传。某曾闻余七道人所言，他师父名唤徐鸿儒，道术高深。千岁何不及早饬令余七，去将他师父请来，以助一臂之力。将来事成之后，千岁登了大宝，封他一个法号，他也是乐从的。若不将徐鸿儒请来帮助，恐怕事到斗阵之时，非幻道人也非王守仁那里众人的敌手。某细想来，惟恐这些人还是从前破迷魂阵的什么七子十三生之类，千岁须要早做计议方好。”宸濠道：“卿言甚善，孤也想及至

此。即日就可差人前往吉安，请余七前去请他师父便了。但是差那个前去？邨天庆昨又受伤，不能前往。军师之意，拟派何人前去？请军师分派便了！”李自然道：“这到无须大将，只要令个心腹人前往吉安，促令余七赶速请他师父，须要千岁亲笔下道诏书。方可相信，且不敢推辞。”宸濠道：“诏书不难，军师可即将人派定，以便前往吉安便了。”李自然当下答应，宸濠就在殿上写了诏书，交给李自然，好令心腹前往。李自然退出殿来，便差了个心腹，即日奉书驰往，暂且不表。

且说焦大鹏、一枝梅二人出了宁王府，当即飞奔出城，仍在那古庙内歇了一刻，等到天明，便一齐赶急遄回吉安。进了大营，见了元帅，将招凉珠呈上，又细细说了一遍盗珠的情形。元帅大喜，当命一枝梅、焦大鹏二人出去歇息。二人退出，又到后帐，见玄贞子等人。玄贞子见焦大鹏把招凉珠盗回，也甚欢喜。于是玄贞子即与海鸥子、一尘子、鹤寄生、河海生、独孤生、一飘生等人议道：“今招凉珠虽已盗来，但是这温风扇，现在徐鸣儒那里，光明镜现在余秀英那里，此两件宝物甚难盗得到手，哪位前去一趟？”当下河海生道：“小弟愿往徐鸿儒那里盗他温风扇。”一尘子道：“小弟愿往余秀英那里盗光明镜。”玄贞子道：“此处若得二位贤弟前去，那就妙极了。”说罢，焦大鹏、一枝梅二人退去，河海生、一尘子二人也就起身，分别前去盗那温风扇、光明镜来。暂且不题。

再说，这日非幻道人与余七二人接到宸濠诏书，说是招凉珠为王守仁派令一枝梅盗去，恐怕王守仁军中有了非常之人，非幻道人与余七不能抵敌，欲令余七请他师父徐鸿儒来帮助。非幻道人与余七二人看罢，互相说道：“千岁也忒多心，招凉珠虽为他

盗去，只此一件，又何足济事？他不知这温风扇现在师父那里，光明镜在余秀英那里，这两件宝物，缺一也不能破此大阵。就便他知道这两件宝物的所在，任他什么一枝梅本领高强，也不能前去盗窃。”余七道：“师兄，话虽如此，一枝梅这干人，却不能成什么大事。我恐那当日七子十三生，又在此处，我辈可万万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小弟之意，既是千岁招呼我们将师父请来，不若小弟就前去请师父到此，究竟多一帮助。”非幻道人道：“贤弟既如此说，愚兄也不能执意，况有宁王的诏书，即烦贤弟前去一走。师父肯来更好；设若不来，务要请师父将温风扇收好，不要遗失，要紧要紧！”余七答应，就即日起身，前往他师父徐鸿儒那里，请他下山助阵。

在路行程不过两日，已经到了山中，登时进去，当有小童子问道：“余师兄怎么又回山来？难道又打败了不成？”余七听了这话，好生不乐，便对那童子正色道：“你小小年纪，不知道理，偏要多嘴乱说，现在师父在哪里，可即前去通报，就说我有要紧话与师父商量。”那小童道：“师父不在家，昨日才出去的。”余七道：“往哪里去了？”小童子道：“不知师父往哪里，但师父招呼我们，不要乱跑，不过一二日就回来的。你如有要紧事，你就寻找师父去，如无十二分要紧事，就在这里等一二日，师父也回来了。”余七道：“师父昨日出去，你曾见他带些什么法宝去么？”童子道：“不曾看见，大约不过出去云游而已，也不见得有什么耽搁。据我看来，师兄还是这里等的好。”余七听罢，心中想道：我便去各处寻找，怎知他老人家的所在，不若等他一两日，再作计议。主意已定，即便暂住下来。一连等了两天，徐鸿儒果然回来。余七先与他见了礼，徐鸿儒问道：“现在你为什么复又到此？那

里是怎么样了？”余七道：“自从徒弟与大师兄下山之后，与王守仁战了两阵，互有胜败。现在大师兄摆下一座非非大阵，敌将徐鸣皋已陷入阵中。不意王守仁那里又来了一班能人，十日前宁王宫内的那颗招凉珠，不知如何被王守仁那里的人知道，就令一枝梅暗暗进宫，将招凉珠盗去，因此宁王好生担忧。说是招凉珠既被敌人盗去，则敌人中必有知破阵之人，恐怕大师兄与徒弟不是敌人的对手，故属令徒弟回山，务请师父前去一趟，助大师兄与徒弟一臂之力，务要将敌人打败！不然宁王终不能成其大事。故此徒弟于前日就到此了，只因师父不在山中，所以在此守候两日。师父还是与徒弟一齐下山？还是徒弟先往，师父随后就来？请师父示知。只因那里军务甚急，恐怕不日就要大战了。”徐鸿儒听了这话，沉吟不语。不知徐鸿儒果下山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鸿儒下山奉伪诏 河海生盗扇得真情

话说徐鸿儒听了余七这番话，沉吟了半晌方说道：“王守仁那里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余七说道：“光景还是七子十三生今又到此。先是傀儡生前来的，傀儡生未来之前，徒弟已与他打了两仗，都是大获全胜。自从傀儡生到此，被傀儡生用了替代之法。以后便接着是有败无胜了。若非傀儡生来，王守仁早已全覆了。”徐鸿儒道：“原来如此。但是你等却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对手。今宁王既命你前来请我，为师的也只好下山一遭，与七子十三生斗一斗便了。”余七道：“既蒙师父允诺，但不知何日下山呢？”徐鸿儒道：“事不宜迟，我今即便与你同往。”余七大喜，又谢道：“若得师父即日同行，将来大功既成，宁王登了大宝，师父自然是有封号的。”徐鸿儒道：“我今虽与你同往，我却要先去见见宁王，然后再去吉安。你可先回大营，叫非幻务必等我到了再与敌人开战，万不可性急，要紧！要紧！”余七答应。当下徐鸿儒便收拾了些应带的物件，即便与余七下山。到了半路，余七便回吉安贼营，徐鸿儒便去南昌。

且说余七不日回到营中，告知非幻道人，徐鸿儒不日即到，又坚嘱他务等师父到日再去开战，切切不可着急。非幻道人也就答应。徐鸿儒这日到了南昌，便往宁王府而去，到了宁王府前，先与值门官说明，请他进去通报。值门官听说，那敢怠慢，

即刻通报进去，由宫门太临进内禀知。宸濠一闻徐鸿儒前来，好不欢喜，当即请他。宫门太监传出话来，值门官飞跑至外面，将徐鸿儒引领进去，到了宫门口，复由宫门太监引入内殿。此时宸濠早已具了衣冠，在内殿恭候。一见太监引着一人进来，但见他头戴万字华阳巾，身披鹤氅，手执拂尘，背后葫芦、宝剑，脚踏逍遥履，身高八尺，鼻正口方，两道浓眉，一双秀眼，颌下一部长须，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宸濠看罢，当即降阶迎道：“孤未识仙师远临，有失迎迓，罪甚！罪甚！尚望仙师海涵才好。”徐鸿儒亦赶忙施礼道：“贫道久仰千岁仁慈，早思趋叩天颜，只以疏懒性成，未曾到此进见。今蒙千岁降诏，想贫道有何德能，敢劳千岁存注么？说着宸濠就让徐鸿儒坐下，又命人将李自然请来。

当下宸濠说道：“仙师道法高深，孤久仰之至。只以无甚借重，不敢仰请玉趾惠临。今者王守仁猖獗异常，不久又将孤镇国之宝招凉珠，差派一枝梅盗去。孤此珠虽失，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惟虑他既得此珠，必去破令徒非幻仙师所摆的非非大阵。若但是王守仁部下如一枝梅等，尚不足以为患，有令徒以此相助，他等亦无能为也。不过有七子十三生暗助与他，令徒的道法固是高深，孤亦极其佩服，但究竟不如仙师之法术高明。孤恐令徒等非七子十三生的对手，故不揣冒昧，特请余令徒相请仙师下山，以助孤一臂之力。现在先封仙师为广大真人，俟功成之后，再行加封法号。但愿早日成功，俾孤得以早定大事，皆仙师之所赐也。”

徐鸿儒见宸濠已封了他法号，当下就给宸濠谢过，复又说道：“贫道何德何能、敢邀封号。第恐七子十三生神通广大，亦非贫道所可对敌。幸而有成，贫道固不敢妄邀封号，不幸而抵敌不过，还求千岁见谅，勿加罪戾才好。”宸濠道：“仙师神通广大，

想七子十三生亦断非仙师的对手。仙师而不肯为力则已，仙师而肯竭力帮助，断没有不庆大功告成的，总乞仙师相助为幸。”徐鸿儒听了这番话，便高兴起来，当下说道：“贫道蒙千岁知遇之恩，不次之擢，敢不竭力相助，以效犬马之劳。并非贫道口出大言，谅七子十三生不过聊仗剑术，妄自欺人，贫道既已到此，哪怕他七子十三生，就便十四子二十六生，又能奈贫道怎样。贫道若不将他诛戮殆尽，贫道誓不回山。千岁但请放心，只管高坐深宫，以听捷音便了。”宸濠听他如此说法，又引为己任，心大喜。复又谢道：“既蒙仙师见许，将来孤登大宝，仙师便是孤的开国元勋了。”徐鸿儒道：“贫道哪敢妄想，惟望千岁早登大宝，上顺天心，下符民望便了。但贫道还有一言动问：现在千岁大将尚有几员？雄兵还有多少？尚请示知。”宸濠道：“孤这里除大将邝天庆而外，雷大春现在据守安庆，未即调回。其余能征惯战之士，尚有二十余员，雄兵还有五六万，仙师如需调遣，悉听仙师主裁。”徐鸿儒道：“有此大将，有此雄兵，足敷调遣了。敢请千岁明日即分派雄兵五千、战将十员，与贫道带去，以便随时调用。”宸濠当即答应。徐鸿儒又道：“余七之妹秀英，现在千岁宫中。敢请千岁将她传出，贫道有话与她面谈。”宸濠闻言，也就即刻着人去请余秀英上殿。

登时就有太监前去，不多一刻，太监回至殿上禀道：“余小姐忽然抱病，不能起床，叫奴才给千岁与广大法师告罪，并道广大法师有何话说，即请告知千岁，俟一经病好，当于千岁驾前领命便了。”徐鸿儒听罢也就说：“既是她抱病在身，不能出来，倒也不必勉强。就请千岁随后转告于她，叫她一经病好，即日趲赶前往吉安，贫道须要叫她听候差遣，因非非阵内必须她前去才

好。”宸濠当面答应，一面就着人去传太医进宫，赶紧医治。

你道余秀英可真是抱病么？诸公有所不知，她却另有一副心肠，随后自然知道。这也是明武宗气数不该尽，宸濠终不能成其大事，所以有此一段因果。若是余秀英果真与徐鸿儒前去，虽七子十三生也不能奏效。诸君勿急，等说到那里，自然交代出来。

徐鸿儒当日就在宁王府住了一日，次日，外面已将五千兵挑好，十员战将也各人预备起程。先有人禀知宸濠说，将兵业已齐备，只候传令开队。当下宸濠又将徐鸿儒请来问道：“现在兵将俱已挑选齐备，是否仙师压队同行，抑令他等前去？”徐鸿儒道：“就请千岁命众将前行，贫道也就告辞前去。”宸濠道：“孤本当相留盘桓数日，奈军务日急，不敢多延。好在后日方长，俟仙师大功告成，孤随后再慢慢领教便了。”说罢，一面传令，命众将即刻拔队。一面命人置备酒筵，为徐鸿儒送行。不一会摆出酒来，宸濠请徐鸿儒上坐，李自然相陪，宸濠又代徐鸿儒把盏，三人欢呼畅饮，好一会儿这才散席。徐鸿儒即便告辞，宸濠送出宫门，方执手而别。徐鸿儒就此往吉安贼营而去。

且说河海生离了大营前往到徐鸿儒那里盗取温风扇，不一日已到，当即按下风轮，隐至徐鸿儒室内，探视一番，只见有两个小童在那里说道：“师父昨日下山到吉安营里，帮助大师兄排阵。你看师父此去，究竟胜败如何？”那年纪稍大些的说道：“我看师父此去，定然大胜。将来大功告成，不但师父有了封号，就连大师兄与二师兄，也又有封号的。”那年纪小的说道：“在我看来，恐怕未必。你不知道那七子十三生何等厉害，即以傀儡生一人的本领，我师父尚恐敌不过他，何况他那里有那么许多。就便师父本领再好，到底有个寡不敌众。”那大的又说道：“不然，七

子十三生虽然厉害，不过还是仗着他的剑法。须知我师父多少法术，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七子十三生那里有这等法术。而况师父还有一件宝贝。那柄温风扇，只要将那扇子一摇，引出风来，那怕敌阵上有千军万马，只要受着这温风，登时浑身发软，困倦起来，虽平时铜筋铁骨之人，到此也就不由自主的。有此法宝，还怕什么七子十三生么？”那小的又问道：“那里这温风扇？师父带去了么？”那大的道：“你真糊涂，师父临走时不是特地到法宝房内取出来，装在他豹皮囊内，随身带去的么！”那小的道：“无论他此去胜负如何，我总恨余七这忘八，被人杀死，我才快心。”那大的道：“你为什么如此恨他？”那小的道：“我自有一件事，切骨至极。”那知小童子所为何事恨那余半仙妖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类相仇恨如切齿 终身谁托刻不忘心

话说那小童子恨余七有如切齿，那大的又问道：“你究竟为着何事如此恨他？”那小的道：“这话只能自己知道罢了，何能告诉你，就连师父也不能告诉。”那大的又道：“你告诉我不要紧，我绝不代你告诉师父的。”那小的道：“告诉师父倒不妨事，只是不能告诉你知道。”那大的又问道：“好兄弟，你告诉我吧。”那小的又道：“我告诉你，你就要取笑我了。”那大的道：“我如取笑你，叫我不逢好死，将来定然死在刀剑之下。”那小的道：“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笑我，不要告诉别人。”那大的道：“我倒发过誓了，你还不信么？”那小的这才说道：“自他摆了什么迷魂阵，被七子十三生破去之后，便逃回山来。那时就该愚苦修炼，才是道理，哪知他在师父前却说得天花乱坠，背地里却无恶不作。那日顿生淫念，不知在哪里摄了一个民间的女子来到山中，就在他卧房内与那女子云雨。那女子被他用了法术，昏迷过去全不知道，一任他为所欲为。不知他与那女子正在房内高兴，我也不知道，无意走进他卧房去了。他一见我走进卧房，他就赤条条的下来，将我抱住，先向我说道：‘好兄弟，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只因欲火中烧，借此一解其火。而且只行一次，少时就将她送回去了。’那时我也不管他这事，惟有答应他而已。哪知他不但不知羞愧，见我不与他较量，他以为我也是可欺的人，因又向我说

道：‘好兄弟，你可尝过这等滋味么？’我被他这句话一说，我实在怪臊起来，却不曾回答他的言语。哪知他看反了味，疑惑也要如此了，当下就说道：‘好兄弟，你如不曾尝过这滋味，你就上去尝一尝。等你尝了这美人的滋味，然后我再把些好滋味与你尝，单看还是他的滋味好，还是我把你那滋味好。’说着就笑嘻嘻的，将我抱在他那赤条条的身上。我那时可真急了，我便向他说道：‘你若再不松手，我就嚷了。’哪知他还是不睬，后来我便嚷起来，他才松手将我放下来，你道可恶不可恶。后来我就想告诉师父，复又想道，大家头面攸关，所以直至今日，皆不曾说出。今日与你谈及，这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那大的听了这番话，也就登时大怒起来。道：“我还道他是个正经人，哪知他是个畜类。照这说法，真要将他碎尸万段才好。好兄弟，我今与你约，无论他此次胜负，等他回山时，我与你两人从今以后不要与他接谈便了。”那小的又道：“你还望他回山么，我只愿他死在那里，被七子十三生将他捉了去，给他粉骨颞灰，再也不能投人类了。”

他两人在那里闲谈，同类嫉恶，河海生隐身黑处，却听了一个畅快，暗道：向谓邪教中无好人，看他这两个小孩童，不过都才十五六岁，就知道如此向善。只可惜投在徐鸿儒门下，现在虽然正道，惟恐将来习染坏了。又自暗道：这温风扇既为徐鸿儒带去，谅来此处绝无此物，我何不赶紧回去，好到他营里去盗呢？说罢即刻出来，飞身下山而去。一路行来，真是他们会剑法的人，毫不费事。只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不到一日，又回至大营，仍从空中落下。玄贞子等人一见齐道：“温风扇取回来么？”河海生道：“温风扇却不曾取回，倒听了一件的确新闻事。”玄贞子等

人复又齐声问道：“什么的确新闻？”河海生就将听见那两个童子的话，说了一遍。

玄贞子道：“他那温风扇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要他这扇子带进阵中，才可以解那冷气。譬如腊月天时，遇见那极冷的风，将水吹得都成了冰，人也冷不过了，忽遇见一阵热气，那水也就解化，人也就舒畅。到了春天，那些水被风一吹，也就解化开来。又如春夏之交，那温风吹到人身上，人就登时困倦，必得要受些凉气方才舒展。所以要这扇子进阵，有此温风，可以吹散他那种冷气，就是这个道理。今既被他带来，不在他山中，此事贤弟却去盗不得，必须待傀儡贤弟到来，方才可以前去。”河海生听了这话，自知本领不如傀儡生高明。也就唯唯听命。

再说一尘子去到宁王府中余秀英那里盗取光明镜，这日已到了宫中，先去寻找余秀英的卧房。可巧并不费事，才至宫门已瞧见她的卧房了。一尘子便轻轻落下，站在窗外静听。只听里间说道：“可怪我哥哥，不知时务。王守仁那里，有那许多非常之人保护于他，他偏要与他们相斗，眼见得一败涂地，性命还是不保。我从前也是糊涂，只道天下人除师父而外，再没有能人，哪里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就便我师今已下山，也敌不过七子十三生他们一众非常之人。别人的本领我却不曾经验，就是那傀儡生从前来救徐鸣皋的时候，我虽将天罗地网前去拿他，他却毫不惧怕。不但拿他不住，被他逃走，末后我反上了他的诡计，将徐鸣皋带出营门，我只落得白费心机，徒然失身于人，也不能遂我之愿。昨者闻得徐鸣皋陷入非非阵内，近来又不知他性命如何，好叫我无法可想。可笑我师父，也要叫我去帮他摆阵。如此看来，我师父也是逆天行事。”说罢，又叹了两口气。

一尘子在暗中听得清楚，暗道：可见女人皆是随夫的心重，徐鸣皋不过与他三五日的夫妻，他就时刻不忘，连哥哥、师父都怨恨起来了。复又喜道：难得他如此不助宁王，我何不如此如此，去说她一番，或者她可以将那光明镜送与我，也未可料。主意已定，即刻走进房中。余秀英正与她两个丫鬟拿云、捉月在那里谈论，忽见房外走进一人，也是道家装束，心中便吃一惊。当下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到此，何故？”一尘子不慌不忙说道：“小姐勿庸惊慌，本师系是徐鸣皋相烦前来送信，望小姐前去搭救他性命。”余秀英一听，登时面上羞得通红，强颜怒道：“徐鸣皋是谁？我又与他毫无瓜葛，为什么他要求救于我。你可快快出去，不要惹了我性子，我若反转脸来，可不认得你的。”

一尘子暗道：她这反唇相讥到也好笑，我若不给他个真情实据，他还要抵赖无因，因又说道：“小姐，你莫要强辩，可记得结十世姻缘时乎。若问本师何人？傀儡生系与本师的至好朋友，本师便是一尘子是也。今者实不相瞒，是前来奉借一物。本要暗中盗取，只因方才听得小姐大有改邪归正之心，而且念徐鸣皋不已。本师是徐鸣皋的师伯，因小姐与徐鸣皋尚有夫妻之情，所以才现身进来，说是徐鸣皋烦本师前来求救。小姐，你若念徐鸣皋之情，他今虽陷在阵中，尚无性命之虞也，无须小姐前去救得。但小姐这里有一宝物，只须将此物交给本师，徐鸣皋便可救出，将来还可与小姐终身团圆。虽徐鸣皋刚强不屈，他不过是不降宸濠，并非忍弃小姐。小姐若有心于徐鸣皋，即将所借之物交出一用，否则本师却也不敢勉强，本师自有妙法盗取。那时可不要怪本师不做美满人情，还得小姐三思为是。”

余秀英听了一尘子这番话，心中暗道：我的心事都被他知

道。但是，他虽如此说，我却从未见过他，何能以他所说为凭，又不知他向我所借何物。他若果真可令我与徐鸣皋结那十世姻缘，我一身骨肉皆是徐鸣皋的，又何惜身外之物？不必说一件，就便全行与他，只要将他救出来，又何尝不可。若是他故意拿这话来骗我，我将宝物交付与他，我岂不受了他骗。若不将宝物借与他，万一徐鸣皋竟陷在阵内性命难保，又不误了我终身大事。左思右想，实在难以决断。

一尘子见她沉吟不语，已知道她的心，因又说道：“小姐莫非见疑本师么？若果见疑本师，是不难，本师还有一言，可为小姐设一计策，管使小姐两面俱到：既不见罪于宁王，又不漠视于鸣皋，将来大功告成，本师包管你个月圆镜合，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听了这番话，因便说道：“既蒙老师见爱，即请示知，以便斟酌便了。”毕竟一尘子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一尘子劝秀英归诚 徐鸿儒约守仁开战

话说一尘子见问，因道：“本师之意，所谓两面俱到者，只因方才听小姐之言，有谓徐鸿儒使令小姐前去助阵，小姐不愿前去。在本师看来，小姐既无附逆之心，不妨将计就计，前到吉安。外行以助阵为名，内却以归正为实。到了那里，不必一定将徐鸣皋送出阵来，只要将他安顿一所好好地方，使他毫不受害。等将妖阵破去之后，小姐便可与他一同出来。那时徐鸣皋知小姐相救与他，人孰无情，岂有绝决之理。就便他任意绝决，好在本师等皆在那里，不但本师可以相劝于他，且可禀明王元帅，请元帅作主，哪怕他不肯相从么？但有一件：本师奉借之物，可要小姐先交给本师。本师拿了此物回去，就可先在元帅前申明了。不知小姐尚以为然否？还请三思，以定行止。

余秀英听了此言，暗道：此话倒也不错，我何不就如此如此，岂不较为妥当么？因即答道：“蒙老师见教，敢不遵命。但老师既可先代为在王元帅前申明，何不就烦老师引领，先去见了元帅后，当面与元帅约定。克日里应外合如何呢？”一尘子道：“如小姐能如此，那更妙了。本师又何必不为小姐引领。”秀英道：“老师既然允诺，即请老师示知，所需何物？”一尘子道：“本师所借者，系小姐处光明镜耳。”秀英道：“此镜昨为宁王借去，现不在此，容向宁王处取回，即便与老师同去便了。还有一事与老师相

商：我这两个丫鬟，向来随身相伴，名虽主婢，情同骨肉一般，以后还请老师与鸣皋一言，使他纳为侧室。”一尘子道：“此事更极容易，在我便了。”说罢，便欲出去。秀英又道：“此时老师欲往何处？”一尘子道：“此处不便久留，我先回吉安而去。”秀英道：“老师先回吉安，固是大好，但请老师即与元帅言明，奴家三日后定到。日间可不便相见，耳目众多，恐防泄漏，请约定三日后三更进见便了。”一尘子道：“如此更好。”说罢，便即飞身出了宫门，只见一道白光，已不知去向。

余秀英暗自想道：此人有如此本领，我师父、哥哥欲与他们比试，不败岂可得乎？说罢，当日即往宁王宫中见了宁王，说明前日抱病业已痊愈，即欲前往吉安，帮助师父、师兄破敌，并将光明镜讨回。宸濠闻言喜不自胜，当下说道：“难得仙姑助孤，共成大事，将来功成之后，孤定不忘仙姑之功便了。”余秀英便反辞说道：“臣妾惟愿千岁早早离了南昌，以图长久之计，非惟千岁之幸，亦薄海人民之大幸也。”宸濠大喜道：“总赖仙姑之力，与孤成功。”说罢，余秀英告退出来，回到自己卧房，即与拿云、捉月两个丫头收拾了一夜，将所有物件全行带在身旁。到了次日，便同两个丫头出了宫门，前往吉安而去。余秀英虽不似七子十三生有御风的本领，她却有块手帕，名曰行云帕。只要将此帕念动真言，站在上面，这手帕便可腾空飞去，所以叫行云帕。余秀英与两个丫头到了官外，就将行云帕祭起，三人站在帕上，一霎时出了南昌城，直望前途进发。这且按下。

再说一尘子回到大营，先将余秀英如何思念徐鸣皋，如何弃邪归正的话说了一遍，告诉玄贞子等人知道。玄贞子等人听了此言，也甚欢喜。一尘子又将如何借宝，劝他归降，余秀英如何要

见元帅的话，又说了一遍。玄贞子等人更是大喜，当下便道：“何不此时就禀明元帅得知，好使元帅也知道其中情节。”一尘子答应，因与玄贞子等人一同来至大帐。王元帅见他等进来，当即让了坐，大家坐定。王元帅先问道：“诸位仙师前来有何见谕？”一尘子便道：“特来为元帅送一喜信。”王元帅道：“两兵相对，胜负未分，妖阵罗列，尚未去破，何喜之有？敢请诸位仙师明以教我。”一尘子道：“此却实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元帅指日即得一员女将，破阵又在此人身上。解救徐将军出阵，亦复此人功劳居多。岂得不与元帅贺喜么？”王元帅听了此言，实在不能明白。因道：“诸位仙师虽如此说，女将却是何人？尚请详细示知。”一尘子道：“此人却是余七之妹，名唤秀英。因仰慕元帅，欲来归顺。”王元帅道：“仙师此言差矣，余七现为本帅仇敌，岂有我之仇敌，而妹欲归顺者乎？本帅却甚不可解？”玄贞子道：“元帅有所不知，其中却有缘故，容贫道说出，元帅就坦然不疑了。”于是玄贞子即将如何与徐鸣皋有十世姻缘，如何一尘子前去盗那光明镜，暗中听见秀英思念鸣皋，如何一尘子劝其归降，余秀英如何要来求见，约期里应外合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这才明白，当下也就大喜道：“这总是我主洪福齐天，所以有这般奇事。但不知余秀英何日前来？”一尘子道：“贫道临行也约定：三日后夜半三更来见元帅。本当日间求见，只以耳目众多，恐有泄漏事情，所以待至夜静，较为妥当，这也是他谨慎之处。不过一件，破阵之后，设若徐鸣皋执意不从，还求元帅劝令鸣皋成其美满，不要辜负余秀英一片血诚。”王元帅道：“那个自然，本帅定与他作主便了。而况余秀英在先虽为叛逆之助，现在既有心归诚，又能助成大功，岂有令他大失所望之理呢！”

玄贞子等人见王元帅满口应承，好生欢喜，当下即欲告退，王元帅又问道：“余秀英既已归诚，她又能相助成事，但不知非非阵何日可破呢？”玄贞子道：“尚须稍待半月，便可去破阵了。现在还有一件宝物不曾取来，贫道本拟欲待傀儡生来，使他前去取此宝物。今余秀英既来归诚，这件宝物便可令余秀英就近盗取了。”王元帅道：“究系何物？”玄贞子道：“此物名为温风扇，却在徐鸿儒那里。贫道也曾使一尘子前往徐鸿儒山中去取，后打听得徐鸿儒已经带来，又因他阵内一尘子不便去得，所以要待傀儡生前来。今有余秀英到此，这温风扇便可易得了。惟请元帅于余秀英来见之时，先令他将光明镜交下，然后再令他盗取温风扇，即日送来，想秀英定不有负元帅的钧命。”王元帅听罢大喜。玄贞子道：“贫道明日还要使徐庆去往九龙山，将伍天熊夫妇调来，同去破阵。只因伍天熊妻子三娘怀孕在身，贫道算来将临产，所以要将他调来，使他进阵冲锋，还要使他在产后进阵，这非非阵就便于破了。”王元帅道：“以后破阵之事，应如何施行之处，悉听仙师主裁便了。”玄贞子又谦了一回，这才退出大帐。次日即命徐庆前往九龙山而去。趁此交代，一宿无话。

忽然次日一早，守营官拿进一封书信来，递与王元帅观看。王元帅接过拆开一看，原来是徐鸿儒打来的战书，约王元帅即日开战。王元帅知道他有邪术，不敢批准。当下即将玄贞子等人请来，大家商议。玄贞子等不一刻进入大帐，王元帅就将徐鸿儒打来的战书与玄贞子等看过。玄贞子说道：“元帅之意若何？”王元帅道：“本帅非不专主，只因昔日之政，是我为政。今日之政，便是诸位仙师为政了。还请诸位仙师商量，以定行止。”玄贞子道：“元帅若不批准，是见弱于他人。不若就批准，约他即刻出战。元

帅可一面传齐诸将，出全队以击之，先示威严。以挫锐气，亦是好事。贫道当暗助元帅便了。”王元帅答应，当下就将原书批准，交付来人带回。一面传令三军，即刻预备出队。因徐鸣皋陷在阵中，即令一枝梅为先锋。其余英雄如狄洪道、罗季芳、杨小舫、徐寿、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包行恭等人，皆为随营副将。此令一下，即刻各军戎装起来。王元帅亦复戎服戎装。炮响三声，登时一队出了大营，直望敌寨而去。真个是军容之美，如火如荼。不一会，前队已离贼营不远，一枝梅就令本部兵卒，一字儿摆成阵势，接着大队已到，也就将势摆开，只待两军开战。未知此战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剑术玄贞子对敌 助破阵傀儡生重来

话说官军与贼队两边列成阵势，官军队里一枝梅在先，王守仁在后，两旁排列着狄洪道、包行恭、杨小舫、周湘帆、王能、李武、徐寿、罗季芳、卜大武、并有牙将偏裨等人。贼队中门旗之下，立着三个道人：中间一个头戴万字紫金冠，身穿鹤氅，坐着是四不象，碧眼浓眉，方脸阔口，颌下一部虬髯。两旁有两个道童一捧宝剑，一执拂尘，便是徐鸿儒，上首一个非幻道人，下首一个余七。以下又列着十员战将。只见徐鸿儒骑着四不象从阵中出来，指名与王元帅答话。王守仁也就阵中到了战场之上。

徐鸿儒在小童手中取过拂尘，向王守仁指手而言曰：“你可是王守仁么？”王元帅道：“妖道既知本帅的威名，你尚不知敛迹，还敢助纣为虐，这是何故？”徐鸿儒道：“本真人不笑你他事，只笑你太不识时务。宁王谦恭和顺，有帝王气概。我等将欲助彼自立，以代天顺民。你等偏不知天时，不顺人心，须知兴师动众，徒然劳瘁士卒，使三军无辜受苦。你既逆天，敢与我真人一决胜负么？”王守仁大怒道：“好胆大的妖道，敢自摇唇鼓舌，旁若无人。本帅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也不见本帅的本领！”说着向左右说道：“哪位将军将妖道擒来，以正国法。”话犹未毕，只见包行恭应声而出道：“末将愿往。”说着一骑马已冲出阵去，大声喝道：“妖道快通名过来，本将军枪下不杀无名之辈。”徐鸿儒

道：“本真人看你胎气不尽，乳臭未干，敢在本真人面前耀武扬威。若问本真人大名，乃宁王驾下新封广大真人是也。你亦须通过名来，好给本真人送你的狗命。”包行恭听罢，大喝道：我乃王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包行恭是也。不要走，看我枪！”说着，就是一枪刺去。徐鸿儒不慌不忙，将手中拂尘望包行恭枪下一架，说声：“来得好，还不给我撒手。”话犹未毕，包行恭手中的枪也不知怎样的，就落在地下了。

王守仁在阵中看得清楚，吃惊不小，恐怕包行恭有失，正要喝令旁人前去助战，忽见一尘子从半空中落下，站立徐鸿儒跟前喝道：“好大胆的孽畜！认得本师么？”徐鸿儒此时也正要捉拿包行恭回寨，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和尚来拦住他去路，不觉大惊，也大喝道：“你何人？敢来挡本真人的去路。可快通名来，好让本真人取你狗命！”一尘子喝道：“本师的大名不便与你知，妖道休得猖狂，看本师的剑吧。”说着口一张，只见一道白光从口中吐出，登时一口剑盘旋飞舞向徐鸿儒头上砍来。徐鸿儒一见，知道是七子十三生中的人物，正欲取剑来架，却好童子将剑呈上，徐鸿儒急急取过，向空中一抛，喝声道：“疾！”只见两口剑就在空中叮叮当当斗将起来，好似两条怒龙在半空中角力。一个是炼就空中之气，费许多丹药而成。一个是全凭化外之邪，竟仗此锋芒抵敌。两口剑斗了有半个时辰，彼此不分胜负。忽见河海生又从官军队里出来，走至阵前，也不打话，又从鼻孔中飞出一道白光，直奔徐鸿儒头上而来。徐鸿儒正欲分剑去了，那边非幻道人已将宝剑掷到空中，敌住河海生这口剑，彼此又斗起来。四个人，四口剑，盘旋飞舞，或上或下，或高或低，斗个不歇。

贼队中余半仙就在这个时节，又将手中的剑向空中一掷，口

中说道：“速取王守仁的头来见！”那宝剑就如能通灵性一般，能听余半仙的话，即刻飞向王守仁头顶而来，看看已到。王守仁只见头上一道白光直望下落，说道：“不好！”急望阵后退去，忽听背后鹤寄生一声说道：“元帅勿惊，自有贫道抵敌。”王守仁闻言，再向空中一看，已见余半仙那口剑被一首白光托住，在半空中乱击起来。王守仁这才放心。大家斗了一回，真个是仙家妙术，正能敌邪。

忽然，半空中一声响亮，徐鸿儒的剑彼一尘子的剑削去一截，落将下来。徐鸿儒一见大惊，登时说声：“不好！”即将拂尘向空中一掷。但见那拂尘到了空中，即刻也变了无数的宝剑，一齐去削一尘子的那道白光。一尘子虽然剑术高明，到此也有些惊恐，只因寡不敌众，正在惊慌之际，忽听玄贞子一声喝道，走出阵来，向徐鸿儒用手一指说道：“妖道，你敢用邪术乱人耳目，待本师前来与你对敌。”说着，鼻中就吐出一道白光，飞向空中。口中又道：“速变！速变！快去削击！”只看那一道白光顷刻也变了无数白光，先将那徐鸿儒那无数的剑迎住，复又用手一指，只见那无数白光中又分出一道白光，直飞至徐鸿儒顶上，即往下砍。

徐鸿儒一见，说道：“不好”赶着在豹皮囊取出一物，如绣花针一般，放在空中。只见那花针迎风一晃，登时就如一根铁杵一般，在空中迎住那道白气。此时半空中煞是好看，忽如群龙戏海；忽如众虎争山；忽如万道光芒、半天飞绕；忽如一条白练，横上云衢。忽疾忽徐，或分或散。比之昔日公孙大娘舞剑，殆有过矣，无不及也。彼此又斗了一会儿，只见玄贞子将大袖一拂，口中喝道：“还不代我归来！”那声道罢，那徐鸿儒的拂尘竟收入

玄贞子袖内。徐鸿儒大惊，暗道：“不好！”即将豹皮囊内所藏的温风扇取出，向各人一扇。玄贞子知道这温风的厉害，当下便说道：“好妖道，本师暂且回营，我今日权寄下你的首级，十日后当来破阵便了。”徐鸿儒见他不战，也就将温风扇收回。当下说道：“你莫谓将本真人的法宝收回，以为无济，须知本真人法宝甚多。今日且各罢战，十日后当等你前来破阵便了。”说罢，两边皆鸣金收军，各人也将宝剑收回，一霎时天空云净，杀气消灭了。

王守仁率领众将收军回营，众将稍歇片时，王守仁便传齐众将，并请到七子十三生计议道：“吾观徐鸿儒虽然左道欺人，也算是术技精明，不易破敌。方才看他那种邪术，若非诸位仙师在此，本帅又为他所算了。但现在诸位仙师地仙虽已允他十日后破阵，温风扇既未盗回，光明镜亦未送到，除此二者，断不可破那妖阵。若余秀英不来，这便如何是好。”玄贞子道：“元帅但请放心，贫道早料余秀荣与徐鸣皋有姻缘之分，他必将光明镜送来。只要元帅于她面求时，元帅答应她事成之后，准她与徐鸣皋正配姻缘，他断无不竭力之理。但俟秀英将此镜、扇两物送来，那时便可破阵。”王元帅道：“徐庆前往九龙山调取伍天熊夫妇，又不知何日可来。”玄贞子道：“这更不烦费心，不过五日后便到此地。贫道明日还要着焦大鹏回去，将他两个妻子孙大娘、王凤姑二人调来，帮助元帅立功的。”王守仁道：“似此则焦义士回去，又于何日可来呢？”玄贞子道：“他却更快了，虽不敢谓朝发夕至，极迟也不过三日，便可齐来。”王守仁道：“一切总赖仙师之力，以助本帅诛讨叛藩，破除妖道。”玄贞子道：“贫道等敢不尽心。”

大家正议论间，忽见帐下走进四个人来，一路笑道：“元帅

久违了，元帅勿忧徐鸿儒、非幻、余七难除，非非阵难破，某等特地前来，以助元帅破诛妖道，建立大功。”王守仁细细一看，内中只有一个认得，却是傀儡生，其余三人皆不谋面，心中暗道：“光景这三人也是他们一流。”因即站起身来迎道：“荷蒙仙师降临，以助本帅一臂之力，非是本帅之幸，实乃国家之幸也。”说着，傀儡生等四人已至帐上，王守仁让了坐，傀儡生四人又与玄贞子等八人说道：“你等来得好早呀。”玄贞子道：“总不似你们迟迟吾行，若再不来，我要预备去奉请了。”傀儡生道：“早到与迟到同一到此，只要不误正事，又何必定分早迟。而况有大师兄在此布置一切，我等就早日到来，亦不过听其指挥而已。今日到此，从此当听驱使便了。”玄贞子笑道：“你此时来的却好，我却有件要紧的事，非你去不可。”不知玄贞子说出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献光明镜 王元帅允从美满缘

却说傀儡生问道：“究属何事，非我不行。尚望明以教我，好听驱使。”玄贞子道：“只因一尘贤弟前去余秀英那里盗取光明宝镜，闻得余秀英颇念鸣皋，一尘贤弟即乘其机会，面与秀英说明，劝其来降。秀英虽即答应于三日后到此，并送光明镜前来。今已交第三日，尚未见到，元帅颇以此为忧，所以欲令贤弟前去一走，使他早早前来。而况贤弟前曾为他两人结十世宿缘，此时前往，究竟较别人着力。故此这件事非贤弟不行。”傀儡生道：“原来如此，兄岂令弟重为月下人乎？且俟今日夜半，看渠来否。若果不来，小弟明日当即前去便了。”当下王守仁大喜，又与那三人通问名姓，原来是自全生、卧云生、罗浮生。王守仁又与他三人谦逊一回，玄贞子即邀他等入后帐而去。一枝梅等也就退出，各回本帐。

到了黄昏时分，玄贞子又命人出来与王守仁说道：“今夜请元帅稍待，恐怕余秀英要来。若至三更以后不到，元帅就请安睡。”王守仁答应，那人仍回后帐而去。不一会，王守仁用过晚膳，就在帐中取了一本兵书，在那里秉烛观书。看看将近三更，并无人来。又坐了一会，已是三更时分，仍不见动静。王守仁暗自说道：光景今夜未必前来了，我何必在此久待，不如且去安睡，俟明日再请傀儡生前去一往。正自说着，忽听帐外一阵风声过

处，那帐中所点的蜡烛光晃了两晃，王守仁正要說这阵风来得好奇，一句话尚未说出，只见公案前立了三个绝色的女子：中间一个头戴元色湖绣包脑，一朵白绒毬高耸顶门。包脑上按住一排镜，光闪灿灿，光耀夺目。身穿一件元色湖绣紧身密扣短袄，腰系元丝带，下穿一条元色湖绉套裤，紧紧系着两只裤腿，脚踏一双皂罗鞋，由头至脚周身元色，愈显得柳眉杏眼，粉脸桃腮。两旁站着两个使女，也是周身元色，虽不如当中一个美貌，却也生得体态轻盈。各人手执宝剑一口。王守仁看了一回，只听当中一个娇声问道：“上坐者莫非就是王元帅么？”王守仁见问，也就问道：“你系何人？问王元帅则甚？敢是要来行刺么？”那女子道：“何相疑之若是。一尘子岂未将情说明么？”王守仁听说这句话，知道是余秀英了，便问道：“你莫非余秀英不成？”那女子道：“正是余秀英。但不知元帅现在那里？一尘子现在何方？请即出来，我有话面讲。”王守仁道：“我便是元帅，有话只须讲来便了。”余秀英听罢，跪下去先行了礼，然后站立一旁说道：“罪女不识元帅尊颜，有惊虎驾，尚求勿罪。一尘大师前者回营，不知曾否将罪女的委屈在元帅前面禀一切？现在何处？敢劳元帅飭令请来，以便罪女声明一切，并有要物留下。”王守仁听说至此，大喜，即刻命人将一尘子请来。

一尘子听说余秀英已来，便拉了傀儡生一齐进入大帐，一见余秀英便道：“小姐真信人也，可喜可喜！”余秀英见一尘子进来，又见同来一人，仔细一看，却是傀儡生。因先与一尘子施礼毕，复又问一尘子道：“此位莫非傀儡老师么？”一尘子道：“正是。”余秀英即刻扭转身来，向傀儡生行了一礼，然后说道：“老师道法高明，久深景仰，前者多多蒙犯，尚求宽其既往，勿再挂怀为

幸。”傀儡生道：“不知者不罪，而况小姐今已有心归正，将来共立功业，真是难得。”一尘子便插言说道：“小姐前日所嘱各节，某已于元帅前历历言之，早蒙元帅俯允，可以勿再虑及。惟光明镜曾带来否？尚望早为留下。”余秀英道：“既蒙老师介绍，又蒙元帅俯如所请，区区之物，敢自失信？现已带来，即请察核。”说着，就在腰间取出一面小镜，约有酒杯大小，递给一尘子手中。

一尘子接过来仔细一看，正是此物。尚恐王守仁不能坚信，因与守仁说道：“元帅不知，此镜实为希世之珍。可请一试其异，以覩秀英敬献之诚。何如？”王守仁道：“仙师既有言在先，余秀英又如期而至，已自诚信无欺，何必再验。然本帅确不知此镜之异，既仙师如此说项，本帅便如命以观，但不知如何验法？”一尘子道：“元帅可将烛光熄灭，便验得此镜实为希世之珍了。”王守仁大喜，随将案上烛光一口吹灭，又将帐内灯光概行熄去，这大帐内，登时黑暗起来，彼此全不相见。一尘子遂将光明镜取出，向帐中一照。实也奇怪，即刻满帐通明，有如一轮皓月照耀空际。王元帅喜不可极，当下便请一尘子好生收藏。重又将烛光燃点起来，向余秀英说道：“小姐如此诚信，不吝希世之宝，为国家扫除逆藩，本帅钦佩之至。一尘仙所言一切，本帅无不乐从，将来之时，不但本帅可以作主，且可为小姐奏明圣上，以表功劳，与徐将军共遂百年之愿。”

说到此，只见余秀英脸上一红，登时跪下谢道：“蒙元帅成全之恩，罪女敢不愿效犬马之劳。”王元帅见她如此多情，实在暗羨她能弃邪归正，又以说道：“小姐，你且起来，不须如此。本帅尚有话与小姐熟商，仍望小姐勿却。”余秀英见说，便站起身来，仍在原处立定，因问道：“不知元帅有何见谕，即乞示明。”

守仁道：“只因此事非小姐独力不行，但不知小姐尚可允诺？”余秀英道：“元帅吩咐，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王守仁道：“徐鸿儒那里有一柄温风扇，想小姐定然知道吧？”余秀英道：“也曾听我哥哥说过，颇为厉害。罪女虽在他那里，却不曾见过此物。这温风扇却是阵中紧要之物，元帅既言及此，莫非使罪女去盗么？”王守仁道：“前者河海仙师也曾去盗，只因为徐鸿儒随带身旁。昨日诸位仙师与徐鸿儒比斗剑术，后来徐鸿儒比敌不过，他的拂尘为玄贞仙师收去，他便取出温风扇来，欲施诡计，后来亦为玄贞老师解之，本帅曾亲眼所视。今拟再烦小姐，将此物盗来，将来与徐将军建立功业。现在本帅这里诸事齐备，只少此一物，若此扇一经到手，便可前去破阵，幸小姐勿辞。”

余秀英听罢此言，当下说道：“罪女原不敢却，然亦不敢极口应承，总之竭力设法，以副元帅之属望。惟不能克期送来，一经到手，即当敬谨送至帐下，彼时罪女却不能亲自送来。”当下即指着左边一个使女说道：“当令这拿云丫头送来便了。”王元帅听说，见她已允，好生快乐，因又谆嘱一番，余秀英唯唯听命。王元帅把话说过，余秀英又道：“此间不便久留，恐防耳目，请从此别。何日破阵，当为内应便了。”王元帅又道：“本帅还有事相托：小姐前去敌营，务必急速将徐鸣皋妥为安置，虽曰灾难难逃，究竟有人照应与无人照应，大有区别。小姐幸即留意勿辞。”余秀英听了此言，正中心中第一件紧要之事，那得不唯唯答应。说着便辞了一尘子、傀儡生、王守仁，登时带领着两个使女，飞身出了大帐，望贼营而去。

王守仁见秀英去后，复与一尘子、傀儡生两人说道：“余秀英能如此弃邪归正，真算难得。而且这女子美貌中颇有英雄气

概，真与徐鸣皋一对好夫妇。若非一尘大师善为说项，劝其归降，不但本帅无此臂助，且不免埋没她一番用心了。今者他又见义勇为，不辞劳苦，虽将功成之后给他们两人成就良缘，然亦一尘大师之力也。”一尘子道：“元帅有所不知，今日虽为贫道劝令来归，然推本穷源，设非傀儡造就在前，使他二人已结十世姻缘，便是贫道也无能为力。”彼此又说笑了一阵，然后各去安睡。不知余秀英何日才将温风扇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鸣皋救出亡门阵 众守军昏倒落魂亭

话说余秀英自从别了王元帅，与使女拿云、捉月直奔徐鸿儒营中而去。官营与贼寨不过五里之遥，将近四更以后，便到寨内。此时徐鸿儒、非幻、余七三人正在那里拜斗，余秀英从半空落下，余七一见妹子到来，好生欢喜。当时因拜斗未毕，不便说话。余秀英就站在一旁，等他们三人将斗拜毕，先与徐鸿儒行了礼，然后说道：“师父前者到宁王府，彼时徒弟适值感冒风寒，未能参见，多多得罪。今者病已全好，特奉宁王之命，前来听候师父差遣。”徐鸿儒道：“罢了，我徒今既前来，没有事令你所管，你可专管落魂亭。因此亭系集阴气而成，非阴人执掌不可。贤徒到此，真乃万千之幸！哪怕他七子十三生纵有通天本领，将十二门破去，得贤徒掌管落魂亭，他们到了此处，也就要前功尽弃的。但此落魂亭一事，责任重大，贤徒务要格外慎重才好。”余秀英道：“既承师父见委，徒儿敢不当心。但不知这落魂亭上如何布置，敌人到此如何摆布于他，尚望师父教我，以便徒儿遵守。”徐鸿儒道：“今夜不及指示，且待明日，为师教道于你便了。”

余秀英答应，又与非幻道人及余七见过礼，当下问非幻道人道：“愚妹闻得徐鸣皋已陷入阵内，不知现在何处？曾否身亡？师兄可否带愚妹前去一观？”非幻道人道：“贤妹何以问及于彼？”余秀英道：“只因愚妹与他有切齿之恨。从前我兄长大排迷魂阵时，

他与傀儡生暗将愚妹的法宝偷去好多，以致兄长被七子十三生将迷魂大阵破去。若非他暗地盗我法宝，我兄长何致大败而逃。今既陷入阵中，无论他已死未死，愚妹定要将他寻出来，碎尸万段方消昔日之恨！但不知现在何处？”

余秀英这一派巧言，说得非幻道人千真万信，当下答道：“他系陷入亡门，特恐他已经身死。贤妹既与他有如此仇恨，今夜也来不及去看，明日当与贤妹去看视便了。”余秀英道：“明日徐鸣皋寻找出来，可否交与小妹带至偏僻所在，叫他受些零戮之罪，以报昔日之仇。不知师兄尚蒙允许否？”非幻道人道：“这有何不可，惟恐徐鸣皋业已骨僵而死了。”余秀英道：“即使他骨僵身死，我也要报仇的。”非幻道：“既如此，无论死活，总交与贤妹处治便了。”余秀英暗暗大喜，复又问徐鸿儒道：“近日敌营中还有什么动静？那七子十三生曾否全来？师父曾与王守仁开过几战？”徐鸿儒便将与玄贞子等比试剑法的话说了一遍，却不曾说出宝剑被人家削截一段、拂尘被玄贞子收去。余秀英听罢，却也暗暗好笑。当下徐鸿儒道：“贤徒路远到此，你可到后营去安歇罢。”余秀英答应，退出大帐，便与拿云、捉月同至后帐安歇去了。到了后帐，却再也睡不着，只是念及徐鸣皋究竟生死如何，恨不能即刻天明，好与非幻去到那里看视。眼巴巴天已大明，他便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约有辰牌时分，便去大帐给徐鸿儒早参。

此时徐鸿儒业已升帐，余秀英早参已毕，站立一旁。徐鸿儒道：“贤徒昨晚要去看视徐鸣皋，现在帐中无事，你可与非幻前去，将徐鸣皋校出，即交与贤徒慢慢处治，以报昔日之仇便了。”余秀英听说，当下又谢过一番，即便起身，与非幻道人前去看视。

到了亡门之内，果见阴风惨惨，冷气逼人，余秀英也觉受不住。因道：“师兄，何以如此寒冷？徐鸣皋陷入此阵今日已经三十一日了，焉有不骨僵之理？而况此处犹在门外，还未深入内地，徐鸣皋所陷之地，却在极深极冷之处。不必说徐鸣皋，就便七子十三生，到了此地，也要骨僵而死呢。”余秀英道：“师兄何以不怕呢？”非幻道：“我有保暖丹服下，便觉不畏寒冷。”余秀英道：“除却保暖丹，还有什么可避之法呢？”非幻道：“只有师父那温风扇，可以避得此冷寒，此外再无别法了。”余秀英道：“师兄你这保暖丹。现在身上可有么？”非幻道：“敢是贤妹也要保暖么？”余秀英道：“正是。不知师兄果肯见赐一粒么？”非幻道：“贤妹说哪里话来。你也非外人，皆是自家人，理当取出来与贤妹保暖。可我这丹药，不但保暖，而且可以救人性命，那怕他骨僵而死，只须将此丹与他服下，只要不过四十九日，可以重生。愚兄本不应说这话，只因贤妹不是外人，徐鸣皋又是仇雠，若遇旁人就便把丹药与他，哪里还肯将此秘法告诉于他呢。”

余秀英听见这话，好生欢喜，因暗道：既以这丹药可以救人重生，我何不如此如此，再骗他一粒过来，也好救徐鸣皋的性命。主意已定，只见非幻道人已将丹药取出，递给过来。余秀英接过，即便放入口中，吞了下去。又与非幻道人向前走去。走未多远，便故意打了两个寒噤，自己复又说道：“怎么这丹药不行吗？服了下去，还是这样冷，怪不得令人受不住的。”非幻不知他的用意，因又说道：“贤妹不知这丹药还有个道理，若遇女人服下，效验似不如男人。既然贤妹还受不住，好在愚兄这丹药尚多，贤妹，我再把你一粒。”余秀英听了此话，格外暗喜。于是非幻又拿出一粒，递给秀英。秀英接在手中，故意放入口内，其实背着非幻，

已收在一旁。

当下便与非幻走入阵中，四面一看，果见徐鸣皋睡在那里，便问非幻道：“这不是徐鸣皋么？”非幻道：“正是他。”余秀英急上前一看，只见鸣皋体冷如冰，面色如灰，板硬的睡在那里。余秀英看罢，好生难受，险些儿落下泪来，假复切齿恨道：“徐鸣皋，你昔日的英雄而今何在？你到此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仗着自己的本领，又恃着傀儡生的法术，前去盗我的法宝，你也有今日！被我师兄将你陷在此处，叫你骨僵而死。我不惜你身死此地，只可惜我那法宝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也罢，冤有头，债有主，你莫谓我余秀英心太毒，我今日遇见你，你虽身死，我却不能不报昔日之仇。”口中说了这番言语，心中可着实不忍，即便令人将他抬入后帐，以便慢慢处治于他。当下有小军过来，将徐鸣皋速速抬出，送往后帐而去。

这里非幻道人可与余秀英到那十二门暨那落魄亭各处去看了一回，又说落魄亭如何厉害，当与余秀英到了亭上。但见当中摆了一张桌子，有木架一座，架上插了许多旗幡，只见旗幡中有一面三角白绫小军幡，上写着“落魄幡”三字，四面系着铜铃。余秀英一见，便问道：“此幡便是招人魂魄的么？”非幻道：“正是此幡。但见有人前来，即将此幡向来人一招，那人便昏迷不醒，登时倒在地上，听人所为。此就叫着落魄幡，哪怕他神仙也逃不过此难。”余秀英道：“原来有这等厉害，足见师兄道法高明了。”

当下看过，仍回大帐而去。见了徐鸿儒，非幻即将落魄亭如何布置、如何施用旗幡全告诉了余秀英的话，说了一遍。徐鸿儒问秀英道：“你曾否明白呢？”余秀英道：“徒儿也知道其中的奥妙了，随后只要等敌人前来，徒儿自会施展。”徐鸿儒道：“好在

是现成事，以吾徒向来聪敏，自然不难。”说罢，余秀英方欲告退，只见徐鸿儒又道：“吾徒可于明日即到落魂亭上试演两天，以后便能纯熟。”余秀英道：“哪里有这仇人前来？”徐鸿儒道：“是不难，只须将营内的小军招呼十数名来前，让吾徒先试一番究竟验否。”余秀英道：“如此以小军作为敌众，这不是先令小军身死么？”徐鸿儒道：“虽然将那些守军招来，展动落魂幡，拿小军作敌军，只不过稍迷其性，断不至有性命之忧的。”余秀英道：“小军既不曾死，徒儿当如法先行试验便了。”徐鸿儒大喜，当下喊叫了一队小军，听候差遣，又叫余秀英先行去到落魂亭，看着非幻先行试验一回那落魂幡如何招展。余秀英便与非幻道人前去，非幻演了一回，余秀英一一记得清楚，非幻道人便率领一队小军冲杀过来，余秀英一见，即刻将那落魂幡招展起来。果然，那些小军个个昏迷，跌倒在地。毕竟这些小军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嘘寒送暖 徐鸣皋倚玉偎香

话说众小军个个昏迷在地，余秀英看见果然厉害，因问道：“如何使他等醒来呢？”非幻道人道：“只要将警魂牌一拍，即刻就醒过来了。”余秀英又使非幻道人击动警魂牌。果然，众小军不到一刻个个全醒过来。余秀英看罢，即便退下亭去，来到自己帐中，连歇也不歇，便去看视徐鸣皋。只见徐鸣皋仍然骨僵尸冷，睡在那里。余秀英惨然泪下。当时便加意令人看管，不可疏忽。他便进入帐中，稍为歇息。一日无话。

到了夜间，等大众全行睡静，即带了拿云、捉月走至徐鸣皋跟前，轻轻将他衣服解开，先向他胸前摸了一摸，虽然浑身冰冷，胸口尚微微有点气。余秀英心中暗喜道：如此看来，似尚有救。当下即将保暖丹取出，先放在口内嚼烂，又用唾津和融，衔在口里，复将徐鸣皋牙关撬开，将保暖丹度了进去。又命拿云进去帐内，烧了些汤拿来，余秀英一口一口衔在嘴中，度入徐鸣皋嘴内。好一刻，将丹药、姜汤全行给他流下咽喉。又命拿云、捉月在那里小心看视，如果稍有转机，即来禀报。拿云、捉月答应了，余秀英这才回帐。

不到一个时辰，余秀英又出帐来，到徐鸣皋那里看视一回，又用手在他心口摸了一摸，并未回温，还是冰冷，低声与拿云、捉月说道：“这丹药服下已有一个时辰，何以仍未转机？难道是

不灵验么？”拿云道：“小姐不要作急，我看哪这丹药是灵，光景药性尚未足，而况徐老爷又有这许多日期，那里能急切回温的道理。好在徐老爷他们已作他骨僵而死了，婢子却有一计，最好明日一早就去告知了徐师父等人，就说已被小姐杀了首级，砍成数块，抛入荒郊，喂养鸟雀去了。徐师父等人听说此话，总以为小姐是报前仇，断不疑惑有别项事情。只要徐师父晓得，他为小姐处治，他也不来盘问。然后小姐将他抬入帐中，慢慢地设法相救，却比这地方好得多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道：“此言甚合我意，但与其明日再抬入后帐，不如即刻就将他抬入里面。明日一早我便去告知师父便了。”当下就与拿云、捉月三人将徐鸣皋抬进帐中，安置妥当，不便风声稍露。

是夜余秀英即将徐鸣皋衣服脱得干干净净，自己也把外衣卸去，只留内里小衣，将徐鸣皋搂在怀中，也不顾什么冰冷，整整暖了他一夜。说也奇怪，徐鸣皋身上渐渐有些回暖过来，余秀英大喜。自己即刻起来，仍用衣服给他穿好，又加厚些被褥，代他盖上。安排已好，余秀英这才到了外间，梳洗已毕，即刻到大帐给师父徐鸿儒早参，并照着拿云所说的话，告知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个人知道。他三人听了此话，实也毫无疑惑，但说道：“既如此处治，也算报了昔日之仇了。”余秀英唯唯答应。又谈了一回闲话，即告退出来，仍回后帐。到了帐中，便问拿云、捉月：“现在徐老爷如何？”捉月道：“小姐放心吧，徐老爷是断不妨事了，现在四肢已经转热过来了。”秀英闻说，也就走近前，又将徐鸣皋的四肢摸了一回，不但与昨日不同，连方才都不同了，果然摸在手中，已有五六分暖意。秀英大喜，不敢扰动，仍轻轻地将被代为他覆好，还令拿云、捉月互相伺候。到了夜间余

秀英又将他衣服脱去，仍如昨夜，搂在怀中与他暖了一夜。话休烦絮，接连代徐鸣皋暖了三四夜，徐鸣皋既得保暖丹之力，又得余秀英借暖之法。到了第五夜，果然身体大温气来，口鼻中微微有呼吸之声。你道余秀英可喜不喜呢。当下又命拿云取了些姜汤，给徐鸣皋徐徐灌下。约有四更时分，徐鸣皋又低低叹了一口气，余秀英此时仍与他睡在一起，当下就唤道：“官人醒来。”唤了两声，并不答应，又命拿云取了个火光，向徐鸣皋脸上一照，只见他闭着两眼，实在委顿不堪。余秀英暗道：此次真吃了大亏了。却也不敢惊扰，仍然将他搂在怀中，与他同睡。直至天明，余秀英起来，便去煎了些参汤，给徐鸣皋灌了少许，到了夜半，徐鸣皋便能睁眼，还是委顿不堪，糊糊涂涂的不知身在何处。余秀英也不与他说话，但将参汤给他饮食。

又过了一日，这日晚间徐鸣皋便有精神了，睁开两眼，但见帐中有三个绝色女人，在这里给他服侍。他这一见，好生惊异，当即低声问道：“我徐鸣皋何以在此？你们三位却是何人？何得前来救我？”余秀英听他说话，好生欢喜。当即走至他面前，也低声说道：“将军幸勿高声，妾非他人，乃余秀英也。他两人亦非外人，是妾所用之女婢拿云、捉月是也。妾特奉王元帅之命、玄贞老师之言，前来救将军，将军幸少安勿躁。此时合营诸人尚未安静，请少待，妾当倾心吐胆，将所有情节，以告将军，使将军知妾之来意，非若从前之在宁王府时之事也。”徐鸣皋听了这番话，方知余秀英前来救他，也就不再多问，恐防耳目。

到了夜半，余秀英仍与徐鸣皋同睡，枕旁私语，便将一尘子如何盗取光明镜；如何思念夫言，为一尘子窃听；后来一尘子如何好言劝解；如何自己亲献光明镜与元帅；元帅又如何责令他盗

取温风扇；如何巧骗非幻道人的保暖丹；王元帅又如何允他匹为婚姻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徐鸣皋听说，此时也觉感激，又见她如此殷勤，自己是情投意合，当下便问道：“既蒙贤妻如此情厚，但不知现在王元帅与非幻道人战过几次？那非非阵曾否破去么？”余秀英道：“妾到此处连今日才有七日，将军却不知道，现在我师父徐鸿儒也在此地。玄贞老师等本约我师父十日后破阵，今已八日，至多不过再有六七日，就要来破阵的。但是妾这两日为服侍将军，故我师父那里的温风扇尚未得间盗出，再迟可要误玄贞老师等人的大事了，今将军幸已勿妨，惟急切不能出寨。从明日为始，请将军坚耐数日，妾当留两个婢女轮流在此伺候将军，妾即去设法盗取温风扇，送往大营，好给玄贞老师等如期破阵。妾与将军也可早早出此牢宠。”

徐鸣皋道：“能得贤妻如此见爱，而且弃邪归正，将来事成之后，某当感激不忘。”余秀英道：“我也不知是何缘故，从前本来立志不肯嫁人的，自从见了将军之后，与将军一度春风。后来将军虽然被傀儡老师带出宫门，那时妾并不敢恨傀儡老师，惟自恨我哥哥不识天时，助纣为虐，将我陷在那里。若欲独自逃走，又恐不便，所以日日总不能忘却将军。及闻将军陷入阵中，妾一片私心，更难自定，恨不能插翅飞出宫门前去相救。又因未奉宁王伪令，不便私自出宫。后来，虽师父在宁王前令我前去帮助于他，我以为将军既陷入阵中，必然凶多吉少，所以托病不出，居心从此无意人世，自恨命不如人。自闻一尘老师说及将军虽陷阵内，不过有四十九日灾难，并无性命之忧。妾闻此言，所以才到宁王前销了病假，趲赶前来，急救将军性命。将军方才所说感激不忘，这话未免见外。俗话说得好：嫁夫从夫，夫死妇当殉节。

妾虽不明此意，也曾知道今将军有难，妾理应酬之。将军何出感激之言，但愿以后宁王早早诛灭，天下太平，妾与将军偕老以终，其愿足矣！有何他望呢？”

徐鸣皋听了这番言语，着实可爱可敬，因又谢道：“贤妻虽然如此，某设非贤妻来救，某尚能为再生之人么？所以不得不更加感激。”余秀英道：“不必琐琐了，现在将四鼓，将军精神尚未大复，还请养歇为是。等将军精神复元，说不定还要战斗呢。”徐鸣皋当下也就不言，悉心安歇。余秀英仍伴徐鸣皋睡到天明，方才起来。拿云、捉月进来打了面水，余秀英梳洗已毕，又谆嘱一番，叫他切勿声张，恐防漏泄，即留拿云在里间及侍，他便带了捉月出来，用了早点，直望大帐而去。日间盗取温风扇，送往大营给王元帅早早破阵。毕竟温风扇何以盗得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知恋新恩秀英盗扇 不忘旧德鸣皋遣书

话说余秀英来到大帐，见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正在那里议事，余秀英上前各各参见已毕，徐鸿儒问道：“徒儿为何今日这大早前来，又什么事情？”余秀英随口应道：“只因这两日未曾给师父请安，师父亦未曾呼唤徒儿，所以一来给师父请安问好，二来打听打听敌营的动静，曾否前来约期破阵。”徐鸿儒道：“那玄贞子曾经约过十日后破阵，现在不必约日期了。”余秀英道：“现在已将及期，非是徒儿过虑，那七子十三生本领亦颇厉害，法术亦极高明，久久不来开战，恐他有什么破阵之法。倒要打听打听，好早为预备，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徐鸿儒笑道：“徒儿之言虽是有道理，这是未免过虑了。非是为师夸口，他若寻不出温风扇、光明镜来，他怎么能破此阵？光明镜现在徒儿那里，温风扇现在为师身旁，任他本领高强，法术高妙，又从哪里得此两物？这两物既不能到手，不必说七子十三生，就便是十四子二十六生，也是枉劳无功的，贤徒何虑之有？”余秀英道：“既如此说，这非非阵是断难破的了。但是师父这温风扇，徒儿一向虽曾听说，却是不曾见过，拟求师父取出来给徒儿一观，俾徒儿见识见识，不知师父果能允许否？”徐鸿儒道：“这有何不可，现在却未带在身旁，你可随我前去，我给你看视便了。”

余秀英大喜，当下即随着徐鸿儒到了后帐。徐鸿儒在一具楠

木小箱内取出一个豹皮囊，将豹皮囊的口放开，在里面拿出一把折扇，递给余秀英道：“这就是温风扇。”余秀英接在手中，打开一看，不过是两面白纸糊就，犹如平常人所用一般，并不见什么希罕，因道：“非是徒儿菲薄于他，也不见得什么好处在那里，何以师父就将这扇儿说得如此宝贵？”徐鸿儒道：“徒儿，你真少见多怪了，不必说这扇儿有温风可取，虽极冷之天气，极寒之地方，只要将这扇子打开，轻摇两下，便觉如春气勃勃，若重摇两下，那风势一大，哪怕他金刚神佛，只要沾着这温风，他便如吃醉一般，登时骨软筋酥，毫无气力，哪里能受得住。就是这扇儿的来历，也有几千百年。还是当日周朝李老子炼丹之时，将这扇儿去掀风引火，日受火气蒸炽，待至丹炼成功，已有百余年之久。后来为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将这扇儿偷去，及至走到火焰山，将此扇失落，复经那火焰山天火、地火、山火日蒸月炽，又受了许多山川灵气，所以才成此法宝。徒儿你却不曾细看，这扇儿虽有两面白纸糊就，这夹层里，可有万道霞光，满天烟雾。就这样平放着，却看不出来，你若向亮处一照，便看见了。徒儿你既要见识，何不细细一看，再将这扇儿轻摇两下，取出风来试验一回，就知道这扇儿的妙处。”

余秀英听了徐鸿儒这一大篇的话，当下就将那扇儿向明处一照，果见夹层里有万道霞光，热气腾腾如那山上出云雾一般。一面看，一面说道：“真是不见不识，若非师父告诉我，这样的巧妙，徒儿哪里得知？不过当作它一把白纸扇摇罢了。”徐鸿儒见她夸赞此扇之妙，也就大喜，说道：“为师这温风扇，可与你光明镜并驾齐驱了。”余秀英道：“徒儿那光明镜，也不算什么宝物，总不能及师父这扇儿。”说着就将扇儿执在手中，轻轻地扇

了两下，取出风来真个是和暖异常，比夏天刮的那南风、熏风、热风，还要热上几倍。余秀英又道：“照此不过轻摇两下，就如此和暖起来，若将盛夏之时，再将它摇动，那可不要将人醉死了么？”徐鸿儒道：“虽不致醉死，却也定然昏迷了。”余秀英便将这扇儿反复细玩了一回，方才交给徐鸿儒收去。所谓有心算计无心人，千古不易之理。就是余秀英将温风扇谎骗出来，看了一遍，他却将那扇儿尺寸长短，规模制度，悉数记在胸中，为将来盗换之用。任他徐鸿儒邪术再大，也被余秀英这女所算。这也是武宗的洪福，宸濠合该败亡。闲话休表。

余秀英将温风扇把玩一回，将尺寸规模记忆真切，即便退回本帐，当将以上各情，细细告诉了徐鸣皋一遍。鸣皋道：“似此如何可以到手呢？”秀英道：“妾亦计算定了，不过旦暮便可取来。”鸣皋大喜。当下余秀英即仿照那温风扇的样子，赶着制了一柄，暗暗带在身旁。到了次日，先命拿云到大营前，打听徐鸿儒曾升帐否？拿云答应去后，不一刻回报说道：“均在帐内议事。”余秀英听了此话，即刻飞跑至徐鸿儒的后帐内，将那楠木匣儿开下，豹皮囊内，将那温风扇取出，复将身旁所造的那把放了进去，又将楠木匣儿盖盖好，不敢耽搁，飞也似退出后帐。到了自己帐内，即将温风扇付交拿云立刻送往大营。徐鸣皋道：“以某之见，扇子既已换出，此时却不可令他送出，耳目究属不便，不若仍到夜间送去方好。”余秀英道：“迟恐为他觉察，那便如何是好。”鸣皋道：“不然，既有伪扇去换，他急切断不能知道的。某还有一封书信与元帅，今夜命拿云一并送去便了。”余秀英也就答应。等晚间，徐鸿儒那里并无知觉的消息，余秀英大喜。徐鸣皋就在灯下写了一封信，封固起来，又同温风扇，差拿云送去。拿云不敢

怠慢，也就即刻飞身出了营门，直望官军大营而去。

且说官军营内自从余秀英去后，玄贞子就命焦大鹏回家调取他妻子前来。不过三日，王凤姑、孙大娘俱已到此，并且还将两个孩子带来，因为留在家中，无人照应，这也是单身人的苦衷。伍天熊夫妇尚未到来。这日，王元帅正与玄贞子等计议道：“仙师约那妖道十日后破阵，现在已将十日，焦大鹏夫妇虽到，而伍天熊夫妇尚未来到，余秀英所盗的温风扇亦未送来，不知此扇能否盗出？好令本帅心挂两头。”玄贞子道：“元帅勿忧，贫道昨已卜课，伍天熊夫妇不日即到，温风扇亦在日内即可送到，说不定今夜也可送来的。”王守仁道：“但愿仙师之言，其应如响，那就是国家之福。”说毕大家散去。

到了晚间，王元帅仍在帐内秉烛观书，约有二更以后，忽见帐外走进一小女子。王元帅仔细一看，即是那日同余秀英来的、站在上首那个丫头。方欲问话，只听拿云说道：“元帅在上，徐将军与婢子的小姐，多多拜上。元帅所委之事，幸不辱命，今已取出。又有徐将军书信一封，特命婢子送呈，即请元帅查收。”说着，从身旁将温风扇看视一回，觉得也无甚异处，便摆在一旁。然后将徐鸣皋的书信拆开，细细观看，但见上面写道：

末将徐鸣皋谨再拜致书于元戎麾下：

前者末将误陷阵内，已将骨僵而死，幸得余秀英上遵钧命，救末将于已死之余。末将得以再生，皆出元帅之所赐。本欲即日趋回，听候驱使，并申忱悃。以日来委顿不堪，既不能升高夜通，复不便明白出营，恨极！罪极！今与元帅约：何日督兵前来，末将当与余秀英作为内应可也。兹因婢子拿云送温风扇之便，聊上数言，即乞鉴听。如蒙赐示，仍交婢

子带下，以便遵照办理。书不尽言。

鸣皋顿首

王元帅看罢，心中大喜，即向拿云说道：“你可稍待，本帅尚有回书交付。”毕竟王元帅回书说些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王元帅回书约内应 御风生见面说前因

话说王元帅将徐鸣皋所上之书看毕，当命拿云稍待，尚有回书带去。拿云答应，侍立一旁等候王元帅作复。王元帅也即刻取出花笺，磨浓香墨，拈笔润毫，就灯下作了一封回书。上写道：介生顿首上复于鸣皋将军足下：

使者来，得手书，诵悉各节，不禁踊跃忭颂，奚如以将军得庆重生，某不敢居为己功，实赖秀英之力。然以秀英改邪归正，而又急公好义，难得，难得。约期举事，现在尚难预定。良以应用之物虽全，而应遣之人尚缺一二。一俟到齐之后，即便作背地之一战，但听连珠炮响，即大军直捣时也。幸即内应，早定厥功，不胜翘望。便去匆匆，不尽缕缕，诸惟珍摄，努力加餐为幸。

介生再顿

王元帅将书作毕，又看了一遍，然后封固起来，当即交与拿云。拿云接着过来，贴肉藏好。王元帅又向拿云道：“烦你回去多多上复徐将军与你家小姐，就说本帅不日出兵破阵，但听连珠炮响，请他们二人即速内应便了。”拿云道“谨遵元帅吩咐，婢子回去当转告徐将军与婢子的小姐，元帅兵至之日，断不致误事便了。”说罢，便即告辞出来，只见她身子一晃，早已不知去向，宜望贼营而去。到了贼营，即将王守仁回书取出，徐鸣皋与余秀

英同看了，自然遵照办理，不在话下。

且说王元帅等拿云走后，因为时已经不早，不便去请玄贞子等人，也就将温风扇收藏好了，即便安寝。到了次日一早起来，升了大帐，打了众将鼓，各将官纷纷进帐参见毕，王元帅就命人去请玄贞子等人。玄贞子等一闻元帅去请，也就即刻来到大帐，与元帅彼此见礼已毕，王元帅让玄贞子等依次坐下。王元帅开口说道：“昨夜余秀英遣婢子拿云，已将温风扇送来，并有徐鸣皋书信一封。现在徐鸣皋已为余秀英救出。据原书所云，徐将军即欲回营，只因得庆重生，精神尚未充足，既不能升高夜遁，复不便白昼可行，现在约为内应，如此真乃可喜。本帅已随即复书，约他但听连珠炮响，便是我军直捣之时，命他与余秀英两人即为内应。想他二人，当不致误事。惟虑伍天熊何以至今未到，难道又有别事耽搁么？诸位仙师的高见，伍天熊不来，可能先去破阵么？”玄贞子道：“元帅切勿过急，伍天熊夫妇不来，虽各项应用之物齐全，此阵仍不可破。而况我辈中尚有数人未到，须俟到齐之后，方能一鼓成擒。贫道算定本月二十二日甲子，前去破阵，那时诸人皆到，包管元帅马到成功。且伍天熊夫妇旦夕必到，元帅但请放心便了。”王元帅听罢这番，也无可再说，只得将温风扇送与玄贞子道：“本帅看此扇也绝无有异之处，何以如此宝贵，前去破阵，竟非他不行。本帅实不可解。”玄贞子道：“元帅有所不知，此扇虽外面如此，却是宝贵难得。即以年代而论，此扇系李老子所制，用以扇火炼丹。由此而来，已不下几千百岁矣。但不知余秀英何以盗出，俟将来要问他个明白。元帅既今与徐鸣皋约了，二十二这日未经出队之先，便可先放连珠炮，他便知道，好为预备。元帅以为如何？”王守仁道：“仙师之言正合吾意。”

大家正谈论间，忽见守营兵卒报进帐来，向王元帅说道：“营门外现有六位真人，一位道姑，欲见元帅。小的特来通报，请元帅示下。”王元帅正要动问，只见玄贞子道：“他们今已来了，好极，好极。”王元帅听说，知道是七子十三生未来那几人，当下便命小军请进。小军答应，即刻飞跑出去，将那六位道者、一位道姑请进来。此时王元帅已降阶相迎，那六位道士、一位道姑飘然进了大帐，与王元帅施礼毕，挨次坐下，又与玄贞子等道了阔别。原来这六位便是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那一位道姑便是霓裳子。现在七子十三生皆齐集一处，于是一枝梅等人又上来给飞云子等七人参见行礼。

王元帅见七子十三生皆是仙风道骨，实在可敬，因与众人说道：“本帅忝握兵符，毫无德能，荷蒙诸位仙师，不远千里而来，以助本帅诛奸讨逆，事成之后，不知如何报答；只好将来奏明圣上，一一加封便了。”玄贞子等二十个人一齐说道：“我等只以顺天应人前来讨逆，非敢妄有希冀，今蒙元帅如此厚谊，某等却心感之至。为今之计，诸事齐全，只等伍天熊夫妻一到，便可出兵破阵了。”当下霓裳子从旁说道：“伍天熊夫妇业已随同徐庆下山，何以仍未到此处？”御风生也就说道：“伍天熊所以尚未到此，因他妻子鲍三娘已于前日在半途生产，生了一个男儿。三朝未过，似不能趲赶前来。我料他明日便到。”玄贞子道：“贤弟，你何以知之？”御风生道：“小弟前日正在御风而行，忽见一行秽气上冲霄汉，把小弟风头止住，不能前行。小弟当时颇有惊讶，当即向下面一看，见有个妇人在那里生产。先还不知道是伍天熊的妻子，后来看见徐庆，又听徐庆在那里喊什么伍贤弟，那时方才明白，是伍天熊夫妇。后来小弟也就避了那股秽气，绕道而后，

然后才遇见他们一起。”玄贞子听说，便向王元帅贺道：“鲍三娘既已生产，大事成矣。贫道等所以日望伍天熊夫妇到此者，非借重于伍天熊，实借重鲍三娘这个产妇，使她入阵冲破阵中各种邪术耳。今既却如所愿，一俟他夫妻到此，便可出兵。哪怕他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的厉害，也要死在我等之手。”说罢大笑不止。王元帅也是乐不可极。

正议论间，又见小军进来报道：“徐将军从九龙山回来了。”王元帅一听，即便着他进来。徐庆走至帐上，先给王元帅参见已毕，然后与玄贞子等人也一一行过礼，站立一旁。王元帅便问道：“伍天熊夫妇何以仍未到此？”徐庆道：“只因伍天熊之妻鲍氏临下山时已经怀孕足月，不期行至半途，忽然产下一个孩儿。鲍氏因三朝未过，不便多行，故此暂借客寓，稍息两日，大约三日后，即可起行。未将因恐元帅记念，故此先行回营。”王元帅道：“似此伍天熊夫妇尚须迟日方到了。”徐庆道：“不过就在月内，至迟三日后定准前来的。”玄贞子道：“就是五日后也来得及，好在要到二十二日甲子，方能出兵。今日不过才十六，距二十二尚有六天，来得及之至，元帅但请宽心便了。”徐庆又问道：“鸣皋大哥不知近日如何光景？”王元帅道：“徐鸣皋现已为余秀英救出。昨夜还有信来，约本帅前去破阵，他为内应。”徐庆闻言，好不欢喜，因又问道：“余秀英系徐鸣皋仇雠，他如何肯去救他？这其中又什么缘故？要请元帅示知。”王元帅见问，便将一坐子如何盗取光明镜，以及余秀英矢志归诚的话说了一遍。徐庆更加喜悦。王元帅等又谈论了一会，这才各散而去。

到了次日，玄贞子即请王元帅转饬各营，挑选精锐兵士六千名，务要人人精壮，个个勇敢。又命于三日内赶造五色旗幡各六

十四面；又命于营门外高搭席棚一座，周围一百二十丈，宽三丈六尺；内设几案，一张上摆净瓶十二个；再设八卦炉一具；净瓶内多插柳枝，以便破阵时应用。王元帅一一答应，立刻吩咐饬令赶办。众三军一闻此言，即于三日内备办齐全。玄贞子等又到席棚内查点一番，毫无缺少，专等伍天熊夫妇到来，即便出兵破阵。不知伍天熊果于何日到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伍天熊率眷来归 玄贞子登坛发令

话说伍天熊在半路因他妻子生产，不能趲赶前来，等到三朝以后，便与鲍三娘星夜奔驰。这日到了大营，先与守营小军说明来历，当下小军听说，便与伍天熊道：“现在我家元帅诸事齐备，专等将军前来，便出兵前去破阵。今将军既来，却好极了，请将军稍待，小的即便进帐通报。”说罢掉转身躯，飞跑进去。到了大帐向王元帅禀道：“启元帅，今有九龙山伍天熊已到，现在营外候示，请令定夺。”王元帅听说，因问道：“你看他还是一人前来，抑有旁人同来？”那小军道：“还有一个妇人，怀中尚抱着一个小孩，好似才产下来的模样，与伍天熊同来的。”王元帅听说，一面命将徐庆传到，一面命将王凤姑、孙大娘二人传来。不一刻三人皆到。王元帅即命徐庆将伍天熊带进，王凤姑、孙大娘便去迎接鲍三娘。

三人答应下去，一会儿已将伍天熊夫妇迎了进来。当下徐庆带领伍天熊向王元帅参见已毕。王元帅细看伍天熊仪表非俗，只见他身長八尺相开，豹子头环眼，两道铁眉，一方阔口，肩开臂阔，虎背熊腰，不愧英雄气概。伍天熊站立一旁，王凤姑、孙大娘又将鲍三娘带至元帅面前参见。王元帅又将鲍三娘看了一遍，只见她生得颇为美貌，两道柳叶眉，一双秋波眼，笔直的一根鼻梁，团团的一副面孔，只因生产不久，脸上未免无甚血色，所以

见得她淡黄色面皮，头上系了一块元色湖绉包脑，两太阳穴贴着两张万应头痛膏，身穿元色湖绉薄棉袄，怀中抱着一个小孩。下穿元色的湖绉系脚罩裤，铁铮二三寸金莲，虽然是个妇人，却隐含一派英雄气概，与王凤姑、孙大娘一派的人物。

王元帅看罢，便向伍天熊说道：“久闻将军骁勇素著，今本帅奉请前来，已是有屈，又值尊夫人半途生产，好令本帅过意不去。只好俟功成之日，再为贤夫妇酬劳便了。”伍天熊当即让道：“末将自蒙圣恩，赐以厚爵，末将即应前来听候驱使，藉效犬马之劳。所因末将不知元帅大营驻扎何处，未便下山。今蒙元帅见招，正末将报效之日，尚求元帅勿罪粗鄙，遇事栽培，聊冀效力于万一。即末将妻子，现虽生产，未免精力稍嫌不足，然尚可以出战，亦望元帅录用是幸，聊助元帅成功。”王元帅道：“将军固欲借重，便是尊夫人，也是要借重她的。现在尚无事，将军夫妇远来，可请分别暂为歇息，稍养精神便了。”当下伍天熊退下，鲍三娘由王凤姑、孙大娘领入偏帐，一同住下。

徐庆将伍天熊领到他帐内，此时如一枝梅等人俱已前来问候，伍天熊一一相见，各道仰慕阔情。内里鲍三娘虽与王凤姑、孙大娘初见，却是一见如故。三人如同亲姐妹一般，彼此好生爱慕。一会子，一枝梅等又将伍天熊带到七子十三生那里，一一相见已毕，然后才复出来。

这日却是四月二十，王元帅又命人将七子十三生请来，共议破阵之事。七子十三生来到大帐，王元帅让坐已毕，便开口说道：“伍天熊夫妇今已前来，不知诸位仙师尚需何物，即请示明，本帅好饬令各人分别照办，以便后日破阵。”玄贞子道：“诸事齐备，并不少甚物件，就请元帅即日打了战书，定了时日，着人送去，

约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等三人，定于二十二日辰时三刻十二分破阵。”王元帅答应，当即写了战书，飭人送往贼寨。到了傍晚，那下书的人回来，呈与王元帅看视。王元帅将书看毕，见已批准、即摆在一旁。玄贞子又与王元帅说：“请元帅明日辰时传令，命所选的那六千精锐暨合营三军，各带五色旗幡，午时齐集席棚，听候分拨，如违令者立斩。”王元帅即答应了。当下玄贞子等仍回后帐而去。这里王元帅便又将一枝梅传来，命他先往各营查点。一枝梅当即出去到各营挑选一番，一日无话。

到了次日辰刻，王元帅升坐大帐，打起聚将鼓，将各将传齐。只见各将官个个戎装戎服，进入大帐，鹄立两旁。真个是弓上弦、刀出鞘，站定。王元帅先即点名，计有副先锋官指挥游击一枝梅；随营指挥徐庆、徐寿、狄洪道、周湘帆、罗季芳、包行恭、杨小舫、伍天熊、王能、李武十一位；牙将刘佐玉、郑良才、殷寿、杨挺、王仁义、卜大武、赵文八位；还有女将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三位；统共男女各将二十二位。王元帅点名已毕，见他们这一班各将，个个熊腰虎背，臂阔肩开，都有跃跃欲试之威。王元帅道：“诸位将军，明日前去破阵，务各努力向前，早定厥功。将妖道擒获，进取南昌，端在此举。各位将军受国家知遇之恩，想皆具有天良，竭力以报君恩，共诛逆贼。”各将齐声应道：“末将等当奋勇杀敌，借报涓埃，谨遵元帅之命便了。”说罢，王元帅又道：“少时诸位仙师发号施令，诸位将军亦宜各遵号令，不可拥挤喧哗，违令者定按军法从事。”各将亦唯唯答应。王元帅命他们先行退出，一俟午刻，赶赴席棚，听令便了。众将答应一声，挨次退下。

王元帅又将兵符、令箭送往后帐，交玄贞子收纳讫，这才出

来。到了午刻，王元帅率三军随着玄贞子、一尘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霓裳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鹤寄生、河海生、自全生、并有义士焦大鹏，计共二十二人，一齐前往席棚。不一刻已到，但见席棚以下，三军环列，旌旗飞扬，个个弓上弦，刀出鞘。一枝梅等诸将分两排鹄立棚下，只听三声炮响，王元帅请玄贞子等上了席棚。王元帅让玄贞子首坐，自己在肩下相陪，其余自一尘子至焦大鹏二十人，皆分两旁坐定。众将官齐上席棚参见，玄贞子等半礼相还。众将退下，仍然鹄立席棚下。

王元帅便请玄贞子发令。玄贞子又谦让一回，然后取出令箭一支，首先喊一枝梅道：“令箭一支，命你带领精锐五百人，随着一尘子老师攻打敌阵开门。入阵以后，便杀往落魂亭而去。只听连珠炮响，自有兵前来接应。”一枝梅得令退下。又命狄洪道：“与你令箭一支，率领五百精锐，随飞云子老师攻打敌阵生门。入阵以后，也杀往落魂亭去。”狄洪道得令退下。又命杨小舫道：“与你令箭一支，率领精锐五百，随同默存子老师攻打敌阵明门。入阵以后，也杀往落魂亭而去；会同一枝梅、狄洪道两支兵，直取妖道的大寨，不得有误。”杨小舫得令退下。又命包行恭：“与你令箭一支，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海鸥子攻入敌阵死门。海鸥老师已带有辟秽丹，不患秽气熏蒸，务宜努力攻打。若遇妖道，不可将他放走，切切。”包行恭得令退下。又命周湘帆：“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御风生攻打伤门。此门御风老师已带有招凉珠，不患火气熏蒸，务要努力进杀，不可有误。”周湘帆得令退下。又向徐庆：“也带精锐五百名，随同云阳生攻打敌阵亡门。此门云

阳老师已带有温风扇，不患冷气所逼。”徐庆得令退下。又命徐寿。王能：“各带精锐五百名，随同凌云生、自全生攻打幽、暗两门。此门凌云老师已带有光明镜，不患黑暗。”徐寿、王能均得令退下。又命伍天熊、卜大武、李武、焦大鹏：“各带精兵五百名，随同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攻打敌阵风、沙、水、石四门。”伍天熊等四人得令。又命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带领精锐一行，随同霓裳子攻入敌阵，前后左右，东西南北，扰乱他的阵势。只因鲍三娘系产妇入阵，诸凶总要让避，可建大功，不得有误。”王凤姑等得令退下。又命山中子、梦觉生、漱石生、鹧寄生、傀儡生、河海生随同自己，一齐杀入敌阵，兜拿妖道。各军均于今夜五更造饭，黎明饱餐，辰初三刻十二分一齐出队，杀入敌阵，限申正二刻十四分破阵。务各努力向前，不得稍有退缩，如违令者立斩。

玄贞子吩咐已毕，六子十三生及各位英雄齐声：“得令！”是日就扎营席棚以下，直待依时出兵。欲知如何破阵，各妖道如何就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阵 众剑客齐攻逆贼营

话说玄贞子调遣已毕，即命各将驻扎席棚，四面听候，届时出兵。到了晚时，玄贞子又命人将连珠炮放起，好使敌营中徐鸣皋知道，早作准备。玄贞子又在席棚台上一个人踏星步斗，将十二个净瓶内的水倾倒在八卦炉内，又望着八卦炉念了一回，复将八卦炉内的水取出，用杨枝蘸水，向席棚四面各营内洒了一回。这水洒在各营中，所有众三军入阵时皆可不沾邪气，此亦仙家之妙法也，不便深求。玄贞子诸事已毕，只等届时出兵。

话分两头。且说贼营内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人，自接了王元帅的战书，批准二十二日听候前来破阵之后，徐鸿儒也就预备起来，命余秀英同拿云、捉月掌管落魂亭；非幻道人专管风、沙、水、石四门；余七专管生、伤、死、亡四门；自己专管开、明、幽、暗四门。每一门拨兵四百、牙将二员把守，并吩咐众贼将道：“若遇官兵进来，不必与之对敌，只将他望死处领去，便算尔等大功。”众贼将答应，也就各按方向，前去把守。徐鸿儒分拨已毕，专等官兵前来，要使他全军覆没。

徐鸣皋日得余秀英朝夕调养，也渐渐精神充足起来。这日晚间听见官军营里连珠炮响，他便知道要来破阵，却好余秀英进帐有事，他便向余秀英要了一把单刀，以便随后作为内应，冲杀阵去。余秀英又谆属道：“将军明日冲杀出去，可先至落魂亭与妾

同行，方为稳当，不可自恃骁勇，自多不便。”徐鸣皋答应。余秀英又复出帐去往落魄亭而来。

看看夜已将半，官军营里众三军已各造饭，不一会饭已煮熟，各营将士饱餐一顿，渐渐天明。到了辰初三刻十二分，玄贞子一声令下，命各营拔队。只听各营内连珠炮响，隆隆之声震动山谷，接着又是一片鼓声，冬冬之音远闻四野。各将士各率各队，各随各人前往，真个是兵令森严，军威整肃。但见刀矛映日，铠甲凝霜；旌旗飞扬，鸾铃杂遝。各按各队，一齐力赶前行。不一刻，到了敌阵。玄贞子一声令下，各将士皆随着督阵仙师，分往向非非阵十二门而去。只见一字排开，将一座非非大阵，周围四面，盘绕起来。

此时徐鸿儒早已知道，即刻带领贼将贼兵分别由各门而出，来引官军。玄贞子一见，又复出令一声：“命各将士一齐进阵冲杀。”各将士一闻令下，又听中军战鼓打得冬冬，哪敢怠慢，即刻一声呐喊，一齐冲杀进去。那万人一声，几如山崩地裂一般，而且是个个争先，人人奋勇，声称：“捉妖道！灭叛王！”徐鸿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个见官军一齐冲杀进来，好不欢喜，也不与官军厮杀，只将各将士领入绝处、死处而去。他以为又如徐鸣皋初次入阵，不知究竟，可以引诱他去。不知今日各将士皆确有把握，虽至阵中，犹然了如指掌，哪里能为他所惑？

且说一尘子率领一枝梅，带了五百精锐从开门杀入，却好遇见徐鸿儒。只见徐鸿儒身骑四不象，手执宝剑，背后葫芦。一尘子大声喝道：“大胆的妖道，往哪里走！看本师的宝剑！”说着一剑向徐鸿儒砍来。徐鸿儒急急仗剑相迎，杀未数合，便虚砍一剑，转身便走，直向落魄亭而去。只见他未曾走了两三个弯，忽然不

知去向。一尘子也不寻找，只带着一枝梅及众兵卒向落魂亭杀去。徐鸿儒隐身黑处，见一尘子向落魂亭去了，心中大喜，随即复出阵来，却好遇着飞云子，一声喝道：“尔等快来送死！”说着，也不上前去杀，拨转身仍将飞云子向落魂亭带去。飞云子带着狄洪道进了生门，一见徐鸿儒迎出，飞云子即手舞宝剑，直杀过来。狄洪道也舞动双拐，冲杀进去。正要去战徐鸿儒，只见徐鸿儒并不与厮杀，反向回头跑去。飞云子知道他的诡计，也就奋勇追去。才转了两三个弯儿，又不知徐鸿儒走向何处去了。飞云子仍不寻找，还直奔落魂亭来。徐鸿儒在旁窥看，见飞云子又向落魂亭去，心中好不欢喜，暗自说道：合该他等要遭此劫，不然何以个个皆望那里去呢？人说七子十三生道术高妙，据此看来，实在有名无实。正自暗道，忽见幽、暗两门把守的贼将，忙忙如丧家之犬，气喘吁吁跑到面前，急急说道：“启法师，幽、暗两门已为敌人闯进，我等尽力引他到死路，哪知他毫不畏惧，走到黑暗之处，尽变成光明世界，比这里还要光亮十倍。现在两个道人、两员敌将，已将幽、暗两门破去，把守的兵卒全行被他等杀死，我等还是跑得快，不曾为他等所杀，前来给法师送信，速速请示定夺。”

徐鸿儒听了这番话，好不惊骇，暗道：这幽、暗两门，非光明镜断不能破。据来人所谈，有一面小小镜光，照得光明彻地，这镜子定是光明镜无疑。但不知他这光明镜，从何处得来？天下只有三面，一面现在余秀英处，莫非就是盗得她的么？一面暗想，一面急急飞跑过去，到了幽门，只见凌云生带着徐寿在那里四面冲杀，真是个如入无人之境，而且黑暗之处实在光亮异常。又见凌云生手中执定一面小镜，左摇右晃，照得黑暗深处，如同白昼一般。徐鸿儒心中大惊，当即大喝一声道：“好大胆的恶道，胆

敢破本真人的妙法，不要走，看剑！”说着一剑，从凌云生背后砍来。

凌云生见徐鸿儒背后砍来，也就急急转身，鼻中吐出一道白气，将徐鸿儒的宝剑敌住，口中骂道：“好妖道，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尔可知这光明镜是谁的？尔尚昏昧不悟，若能悔过自新，速速下骑受缚，本师或可存好生之德，免尔一死。若再执迷，免不得有杀身之苦了。”话犹未完，只见徐鸿儒怒目而视，出口大骂道：“好不知羞耻的恶道，暗盗人家法宝，此是狗盗之行。尚敢耀武扬威，自夸其口？尔若能赢得本师法宝，本法师就饶尔的狗命。若赢不得，偏看你有何本领出我阵门。”凌云生笑道：“尔休得多言，尔有法宝尽管放出来，以便本师来收你的法宝便了。”

徐鸿儒正要向豹皮囊中去取法宝，忽见一道白光从顶门上落下。徐鸿儒暗道：“不妨。”当即用手一指，那空中的法宝，登时变了一口剑，托住这道白光，又在半空中飞舞击斗起来。徐鸿儒又要去豹皮囊中取宝，却好自全生领着王能又复杀到；王能手提扑刀，他也不分皂白，只见如旋风般急急向徐鸿儒砍去。此时徐鸿儒手无寸铁，宝剑又放在空中，如何对敌？只得又将手指向空中一指，喝声道：“疾！”随口又变了一口剑。他这才将空中原有的宝剑收回，与王能对敌。四把剑在空中战斗，一把剑与王能的扑刀厮杀。四个人正杀之间，忽闻西北角上喊声大起，原来霓裳子率着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冲杀进来，直杀得阵中鬼哭神嚎，所有暗藏的那些鬼使神兵，以及阴魂之气，见了鲍三娘这产妇，怕他的秽恶之气，藏的藏，躲的躲，跑的跑，乱乱纷纷，阴阴哭泣。徐鸿儒听了这一派声音，知道不妙，当下就向王能虚击一剑，拨回四不象，直向西北角上喊声起处杀去。

正走之间，忽见小军纷纷前来报道：“禀法师，现有一个道姑，率领三个妇人杀入阵中，势甚凶猛，已踏翻了好些兵卒，所有那些神兵神将，皆各处逃避。那三个妇人、一个道姑，好生厉害，万难抵敌。她等已杀往落魂亭去了。”徐鸿儒一听，只吓得心惊胆裂，也就往落魂亭而来。走未多远，只见默存子带领杨小舫往明门杀进，海鸥子带领包行恭从死门杀入；余七正与海鸥子、默存子、包行恭在那里相敌，拦住去路，徐鸿儒不能越过，只得也就上前相助余七杀敌。这死门系各种秽气所积，即使摆阵的人也不能经受此气；那知海鸥子有了辟秽丹，不但秽气消除，反而香风扑鼻。徐鸿儒与余七二人心中好生疑惑，暗道：这香风从何处而来，竟能将秽气扫除净尽。正自惊讶，忽见半空中有五六道白光，直向徐鸿儒、余七飞下，两个妖道好不惊骇，说声：“不好！”才要避让，只见一道白光，如闪电般向徐鸿儒顶上射到，徐鸿儒赶急逃避，那知那白光直赶过来。不知徐鸿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闻内变妖道惊心 遇仇人鸿儒切齿

话说徐鸿儒见一道白光，直从顶上射下，他知道不好，当即赶着躲避。那知那白光直追下来，他也就赶着将手中宝剑掷向空中，托住那道白光，在上盘旋飞舞相斗。你道这白光是何人的宝？原来就是玄贞子、傀儡生、梦觉生、漱石生、鹪寄生、河海生等人掷下。他们却不曾由那十二门入阵，系从空中各处兜拿，恐防徐鸿儒、余七、非幻道人逃走，所以在空中相等。方才见徐鸿儒、余七二人在那里与默存子、海鸥子相敌，所以急从空中吐出宝剑，取他们首级。

徐鸿儒正与那白光相斗，只见小军前来报道说：“落魂亭被一枝梅、一尘子、狄洪道、飞云子冲倒，现在与余小姐、徐鸣皋六个人杀入后帐去了。”徐鸿儒这一听，可真如半空中打下一个霹雳，大惊失色。暗道：“何以落魂亭被他们冲倒？难道余秀英又从了敌人不成？”复又想道：“是了，余秀英初来时就将被徐鸣皋带去，他说与他有仇，一定是这贱婢将他救活，与他有奸，作了奸细，里应外合；这也是我见事不明，至有今日！若能将贱婢捉住，不给碎尸万段，誓不为人！”正自怒不可遏，又见一起小军狼狈而来，口中怨道：“我家王爷，要听些妖道邪术，摆什么非非阵，现在被官军破了，连累我们在此受苦。不必说官军要杀这一起妖道，便是我们也要将这三个妖道捉住，碎尸万段，方雪心

中之恨!”这一起小军正自怨恨，一路狼奔鼠窜而逃。

徐鸿儒听了此言，随即拿住两个问道：“你等是把守那一门的?”那两个小军道：“还问什么把守那一门，十二门眼见得被人家全破完了。我们是把守亡门的。”徐鸿儒见说，更加惊道：“尔等为什么不将敌人引到那极冷的处所，将他们冻僵了?”那小军道：“何尝不曾引他们前去，只见他们进了亡门，有一个道人就拿出一把折扇，连连摇动。先还冷气逼人，就因他那扇子摇动之后，不知如何，那冷气全没有了。不但冷气没有，而且和暖异常，他们就从里间大杀起来。那时余大法师又不知到何处去了，也无人抵敌，只得听那一个道士、一员大将左冲右突，杀个不休。幸亏我们还是跑得快，不然也被他们杀死了。”

徐鸿儒见说了这番话，知为温风扇破了亡门阵，心中惊道：莫非我那温风扇，又被余秀英那个贱婢换去不成?说着，就从豹皮囊中取出那把假的摇了两摇，哪里有什么温风，倒是凉风习习。徐鸿儒这一恨，可实在非同小可，因恨声说道：“吾不料这一件大事，竟坏在这丫头手内!”恨声未已，只见非幻道人狼狽而来，向徐鸿儒说道：“师父，大事去矣!我们再不赶紧逃走，必有性命之虞。”徐鸿儒道：“难道十二门具被敌人破去不成?”非幻道人道：“何尝不是，而况落魄亭又被人冲倒，此阵最系紧要的，全仗此亭，今此亭业已冲破，尚有什么望想呢?此事总不恨别人，只恨秀英这个贱婢，私通敌人，将师父的法宝、自己的光明镜，一起送与敌人，焉得此阵不破!”徐鸿儒道：“既然如此，我与你杀入后帐，寻出那个贱婢，将她捉住，把她碎尸万段，砍为肉泥，以报今日之恨!”说着，就恶狠狠的与非幻道人一路杀往后帐，去寻余秀英报仇。

你道那伤门、亡门，风、沙、水、石四门，计共六门，如何一齐破法呢？小子只有一枝笔、一张口，万万不能兼顾交代。此处必要，暂停彼处；演说彼处，必要暂停此处。所以都有个先后，且听小子慢慢将这六门如何破法的情形，细细说来，然后再来总写；虽说演这小说，也如行文一般，有总写、有分写、有逆写、有顺写，缺一不可。就如先说大兵一齐杀入阵中，这就是总写；后来逐门演说如何破法，这就是分写；忽然小军报道如何如何，这就是逆写；贼兵与官兵如何对敌，这就是顺写；所以一枝笔要分出几等文字出来。

如今再说御风生带领周湘帆杀入伤门，那一般热气，真是熏人难受。御风生即将招凉珠取出，登时就凉爽异常，大家便并力杀进。那云阳生率领徐庆杀入亡门，起先也是冷气侵骨，后来将温风扇取出，登时将冷气化尽，所以破了亡门。那风、沙、水、石四门，由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率领伍天熊、焦大鹏、卜大武、李武四人，当进阵之时，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而且从半空中倒下水来，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那种水势，实也厉害。后经一瓢生在身旁取出一个木瓢，登时将所有的大水收入瓢内。罗浮生将手中拂尘一扫，登时那些飞沙也就不知去向。独孤生念了熄风咒，那狂风也就无影无踪。卧云生又将许多石块用宝剑一阵挥，那石块也纷纷落下，变成许多红豆。这纵是妖术惊人，只要有人破他，顷刻毫无用处。所以他四人破了妖法，伍天熊等这一起生力军便在阵里大杀起来，还有哪个能敌得住？虽然非幻道人邪术厉害，既有独孤生等四人在此，非幻道人也不能抵敌，所以将非幻道人杀得大败而逃。

非幻道人遇见徐鸿儒说明原委，恶狠狠便去后帐寻找余秀

英。绕过落魄亭，却好一尘子、飞云子、一枝梅、狄洪道迎面而来。他四人一见徐鸿儒、非幻道人，团团围住，并力厮杀。此时徐鸿儒、非幻道人实在抵敌不住，只好又用邪术，预备惊人。只见非幻道人急急的在身旁取出一包赤豆，口中念念有词，向空中一掷，登时半空下来无数神兵，望着一尘子等人杀到。

一尘子见了此等妖术，真是好笑，正要用宝剑去破，不料傀儡生正走此经过，一见下面如此，即刻将宝剑望下一指，那些神兵尽变成些赤豆，坠落下来。徐鸿儒见撒豆成兵法术不行，他也就将背后葫芦取下，将塞子拔去，倒出一把碎草，口中也是念念有词，将碎草向空中一掷，顷刻间腥风大作，有无数的豺狼虎豹张牙舞爪向一尘子等扑来。飞云子急将手中宝剑迎着那些怪兽，一声大喝道：“孽畜，还不给我速变原形！”那些怪兽经飞云子的宝剑一指，说也奇怪，登时不知去向，只见些碎草飘飘地落下。

徐鸿儒此时知道斗他们不过，便大喝道：“你这两个恶道，我等与你世无仇隙，尔今既然与我等寻仇，可不要怪本真人下毒手了。”一尘子笑道：“好妖道，谁不知你是白莲教首，本师早已要将你擒住，以免后世之患。尔尚敢恃仗妖术，在本师前显能，你有什么妖术，只管使来，好让本师给你扫除尽净。”

一尘子话犹未完，只见徐鸿儒将口一张，冲出一道黑气，直望一尘子等人罩来。一尘子见他这黑气来势凶猛，赶着腾空而起，早已飞向空中。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不能腾空，竟被这黑气冲倒在地。徐鸿儒一见他二人被黑气冲倒，急将手中宝剑向他二人砍去。正要砍下，忽然半空中一个大霹雳望下一震，徐鸿儒猝不及防，被那霹雳一吓，手一松，宝剑落于地下。一枝梅、狄洪道本来被黑气冲倒，昏迷不醒，今被这个霹雳一震，反将他二人

震醒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二人一个转身，立刻站起，好似精神陡长一般，又复奋勇杀来。此时徐鸿儒手无寸铁，如何厮杀？正在危急之际，却好余七败逃至此，一见徐鸿儒危迫异常，也就赶杀过来，才将徐鸿儒救出。非幻道人仍与一枝梅、狄洪道二人抵敌。

余七将徐鸿儒救出，便向他说道：“师父，我们走吧，再不走性命可难保了！”徐鸿儒心下也是急急想要逃走，只因非幻道人还被一枝梅等困住，因道：“你大师兄还在那里，我同你奋力将他救出再行逃走，不可将他一人抛在此间。”余七不敢违命，复翻身去救非幻道人。哪知才翻杀进去，却好遇见徐鸣皋、余秀英、霓裳子、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一齐杀出。徐鸿儒一见余秀英，真是切齿的仇人，焉得不赶杀上去？却恨手中并无寸铁，不得已，急将捆仙索取了出来，直望余秀英抛去。不知余秀英能否不为捆仙索所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焦大鹏独救余秀英 王凤姑力斩非幻道

话说徐鸿儒急将捆仙索向余秀英抛来，余秀英正在那里冲杀，忽见一道红光从自己顶上罩下，知道不好，急思躲避，哪里来得及！早被捆仙索将她缠住，拉倒在地。徐鸿儒大喜，便急急抢过来，正要将余秀英拿去。忽见焦大鹏从空中飞下先将宝剑在徐鸿儒脸上一晃，徐鸿儒一惊，望后一退。就在这点工夫，焦大鹏早将余秀英背在身上，腾空飞去。徐鸿儒一见焦大鹏救去余秀英，他就腾空追赶上去。哪知等徐鸿儒飞身腾空，焦大鹏早已背了余秀英走了好远。徐鸿儒哪里肯舍，还是紧紧追赶下来。

正赶之间，傀儡生又从迎面过来，拦住去路。徐鸿儒一见，更不打话，急在豹皮囊摸出一块压神砖，口中念念有词，望傀儡生打去。傀儡生正要上前去杀，只见上面一道金光，光中闪闪烁烁，直望自己打到。傀儡生不敢怠慢，急将袖子一抬，口中说道：“好宝，好宝，且到此处藏身。”一声说毕，只见那压神砖轻轻落入傀儡生袖中去了。徐鸿儒一见大惊，当下切齿骂道：“好恶道，胆敢将本真人法宝收去，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誓不收兵。你既有如此神术，本真人今日与你拼个你死我活便了。”傀儡生笑道：“妖道，你有法宝，尽管放出，本师惧你也不算本师法术高超、神通广大。你若再迟不放，本师就要拿你了。”徐鸿儒听见此话，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复又将口一张，又是一道黑

气，直望傀儡生冲去。傀儡生看得真切，见他才把口张开，知道他有毒气冲出，却是预备停当；一见黑气冲出，即将左手一放，忽见一道红光，直射过去，接着一个霹雳，将那一股黑气震散空中；复又一个霹雳，便将徐鸿儒从空中打落下去。傀儡生见徐鸿儒被五雷符打落下地，登时也就飞落尘埃，手起宝剑，预备结果他性命。那知傀儡生方才脚踏实地，徐鸿儒已不知去向，却杂在乱军中逃走去了。

傀儡生说声：“不好，这妖道想是会五遁的功夫，不然何以才落下来，便即不见，若此次再被他逃走，我等可就惭愧了。”因即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权且将他摆下，等将非幻道人及余七捉住，再行前去捉他，料他也不能逃走。主意既定，即刻用宝剑在地下一划，又向东南西北四面画了许多圈子，口中又念了两遍咒语，复将宝剑又向空中一划，也迎着东南西北画了许多圈子，口中也念念有词。你道他这是何故？原来傀儡生恐怕徐鸿儒借遁逃走，因此撒下天罗地网，使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终久总要将他捉住。傀儡生作法已毕，并不问徐鸿儒现在何处，却去帮着大众协拿非幻道人、余七二人。

再说非幻道人与一枝梅、狄洪道战得难解难分，却好余七反杀进来相救，非幻道人见余七杀到，也就抖擞精神，一同奋力杀出。走未多路，忽遇默存子、海鸥子、山中子迎面杀来，余七、非幻道人接着又杀了一阵，好容易杀出重围，走未多远，霓裳子、王凤姑、鲍三娘、孙大娘又迎面截住去路，非幻道人、余七接着又是一阵大杀。此时余七却是精疲力尽，万不能再顾非幻道人，只好腾空逃走。大家正杀之际，忽见风从地起，余七便随着风向东南方逃走去了。霓裳子也不追赶，只是围着非幻道人，不得让

他出围。

非幻道人此时见是独身，师父、师弟一个不在此处，心下也甚着急，只得又用邪术，预备且搪一阵，好借此脱逃。一面暗想，一面即将坐下梅花斑鹿头上一拍，那鹿把口一张，登时烟雾迷空，火光彻地；飞沙走石，骤雨狂风，一齐向大家扑了过来。霓裳子一见，哈哈大笑道：“本师早料你智穷力竭，无计可施，只好再用这邪术以为脱逃之计，不知你这诡术只能吓那无知的愚人，若在本师面前卖弄这妖法，本师有何惧怕？”说着，将手中的宝剑一指，立时天朝气清，风沙顿灭。

非幻道人知道抵敌不过，急急反身逃走，霓裳子哪里肯容他再逃脱过去，当下一声说道：“你等可用力将他捉拿过来。若他再有邪术吓人，尔等只管与厮杀，不要惧怕，自有本师破他的妖术。”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等一闻此言，更加抖擞精神，复又团团将非幻道人围住，真个是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王凤姑的双剑、孙大娘的双枪、鲍三娘的双刀，三个人直奔非幻前后左右，三处上下逼杀过来。非幻道人此时实在精神疲惫，而且寡不敌众，只见他遮拦格架，并无还兵之功，直杀得他气喘吁吁，欲逃无路，渐渐抵敌不住，却又无隙去行妖术，只得叹道：“罢了，罢了，我今想，与你等是个劫数。也罢，不如与你等拼个你死我活吧！”说着手起一剑，直向王凤姑腰下刺来。王凤姑将身子一偏，让过这一剑，正要还剑刺去，却好孙大娘双枪从刺斜里向非幻左肋刺进。非幻急急去迎，接着鲍三娘双刀又向非幻当头砍去，非幻万来不及遮格，左肩上中了一刀，只听哎哟一声，非幻望后边一闪。王凤姑看的真切，知道他肩上已中一刀，乘势起右手剑，趁非幻向旁闪躲之际，迎着非幻左肋，刺了进去。此时任他再有

妖术，也不能施展，已是跌倒在地。王凤姑手急眼快，立刻起左手剑，使劲一挥，将非幻砍为两段。当下取了首级，挂在身旁。霓裳子见非幻已死，那些败残兵卒，也就不肯全行伤他，当时便带着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出阵而去。

再说余七腾空而行，走到半空，忽遇玄贞子从背后击了一剑，余七急急掉转身躯，预备迎敌。可巧他才转身，却好那飞剑已经砍到，余七来不及躲避，却被玄贞子的飞剑将余七的头颅削去半个，余七登时也就跌落尘埃，死于非命。这也是他恶贯满盈，应该如此。三个妖头已死了两个，还有徐鸿儒一人不知去向。

且说傀儡生自将天罗地网散布起来，恐防徐鸿儒借遁之逃。果然不出傀儡生所料，徐鸿儒自从被霹雳打落尘埃，登时杂在乱军中逃走。他打算浑在里面脱逃得去，哪知处处把守甚严，走到这里也有人拦住去路，逃走不了；走到那里，也有人阻住去路，逃走不出。后来他急得没法，暗道：我何不借土遁而逃，谅他们这些把守的人，再也寻不到我了。我只要逃出阵中，回到山上再炼功夫，来报此仇。因此他便借土遁逃走。哪里知道早被傀儡生所料，已布了天罗地网。徐鸿儒各处走了半会，只是走不出去，就如铜墙铁壁一般，毫无隙缝可遁。徐鸿儒大惊，暗自说道：难道他们布了地网不成？也罢，我不由此逃走，且再向空中逃去便了。于是又从地下飞入空中，准备腾空而去。哪里知道任他腾云驾雾，走到东，东有天罗；走到西，西亦如此。东西南北四面都已走遍，终久逃走不出。又走了一会，连方向都认不出了，心中暗道：我敢是杀昏了，将一点灵性迷住了不成，且稍停片刻，定一定神，再作计议。

正待歇下，忽见玄贞子、傀儡生二人驾着云头翩然而来，望

着徐鸿儒笑道：“妖道，你何不逃走，还在这里等死么？本师今饶汝性命，汝尽管逃去，本师再也不追，好让你回山修炼功夫，再来报仇雪恨，你可速速去吧。”徐鸿儒一听此言，真是惭愧无地，明知玄贞子、傀儡生是有意嘲笑于他，知他逃走不出，反而使他速去。你道徐鸿儒被这一顿嘲笑可急不急、能忍不能忍么？当下也就怒道：“本真人误中尔等诡计，这也是我偶尔不明。尔等若果真让我回山，本真人若不来报此仇，也不能算生于天地之间。”玄贞子道：“尔罪当诛，尔尚不知自悟，还说什么报仇，给我归阴去吧！”说着一剑砍来。毕竟徐鸿儒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玄贞子飞剑斩妖人 王守仁分兵取二郡

话说徐鸿儒被天罗地网拦住，无处可逃，又巧遇玄贞子、傀儡生二人，被玄贞子一剑砍到。徐鸿儒当下仍不知悔悟，还要抗敌。只见他见玄贞子一剑砍来，当即躲避闪让，后来渐渐不支，这才撒腿就跑。玄贞子也就赶下去，赶了一会，玄贞子可不耐烦再赶，便将飞剑吐出口中，说道：“速代我将白莲教首徐鸿儒速速斩讫，前来复命、毋得迟延！”那飞剑遵命而去，不多一会儿，已将徐鸿儒的首级割下。飞剑回头，玄贞子知己斩讫，仍将飞剑吞入腹内，便同傀儡生将徐鸿儒的尸首寻着，又将他的首级寻出来，交与小军，以便带回大营示众。傀儡生这才将天罗地网撤去。三个妖道全行斩讫，但是那些贼将、贼兵早死了十分之九，不过只有一分未遭杀戮。官兵亦有死伤之辈。真个是尸如山积，血流成渠，好不痛心惨目。此时早有人报知王元帅而去。元帅闻得大奸已诛，妖道全行授首，即命传令收军。当下玄贞子等人即收兵回营。王元帅又复命人招降残兵败卒，不愿降者准其回家归农。此令一下，那些败残贼众无不欢声遍野。降者即投入营，不愿降的也就各逃性命而去。王元帅又命在就近挖了许多大坑，将贼众尸骸掩埋起来，然后一同整队回营而去。当日无话。

次日，即将各将分别记功；又命王凤姑、孙大娘分别回去。当有伍天熊禀道：“末将妻子现在已不便仍回九龙山，因山上所

有房屋一切，于未将下山时悉数焚毁，只带得些细软出来，现在只好随营效力。”王元帅道：“将军虽立功心重，但是你妻子方经产后，此时实出于迫不得已，请她来此交战；现已事毕，正须调养，以壮筋骨；而况她还有乳抱，何能随营？本帅到有个主见，九龙山既不便，莫若随同焦义士家眷一起居住，何等不好。但不知焦义士及二位女英雄可能答应否？”只见焦大鹏说道：“元帅之意极好极好，伍天熊也是某之义弟，某之妻子便与天熊的妻子妯娌了，一起同居有何不好？而且彼此均有照应，就便伍天熊随营立功，也可放心得下。”王元帅听了此言，甚是欢喜，因又笑说道：“义士虽已答应，但不知两位女英雄所见相同么？”话犹未毕，王凤姑、孙大娘二人即走上前来说道：“妾等也知夫倡妇随之义，夫既答应，妇能不从？而况又奉元帅的钧命。就使妾夫不行，妾等还要从旁说项；妾夫既应，妾等自当相从。而况鲍三娘与妾等虽相聚未久，彼此亦甚相得；特恐鲍三娘嫌妾家蜗居，不愿前去，那可不敢勉强。”鲍三娘其时也在旁边，当下说道：“得与二位贤姊朝夕聚处，是妹之幸也！何为不愿。”王元帅见他们情投义合，也甚羡慕，因又说道：“难得你们均如此义气，真不愧女中豪杰了。”说罢，王凤姑等退下，也就即日收拾，预备起程。到了次日，便来告辞。王元帅便命焦大鹏送她三人回去，又命他即速前来。焦大鹏答应，当即出营送眷口回家。不到十日，他又来营效力，趁此交代。

且说王元帅见诸事已毕，便命各营休息三日，即便拔队前往南昌诛讨逆首。玄贞子等知他又要进兵，也就告辞要去。王元帅苦苦相留，七子十三生均坚持不肯，王元帅也不敢相强，只得听其所之。不过临行这日，备办了四桌酒筵，给七子十三生送行而

已。临行时，王元帅又坚请七子十三生，如遇疑难之事，仍求他们帮助，七子十三生也满口答应而去。

看看已到三日，王元帅正欲传令克日进兵，忽报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到营拜谒，王元帅当即相见。吉安府先给元帅贺了喜，然后说道：“顷得各路公文来报，声称各路勤王之师已陆续起程，不日即至，不知元帅何日拔队？”王元帅一听各路勤王之师皆已陆续应檄而至，不禁大喜，遂与吉安府道：“本帅准于后日拔队，克期驰往便了。”吉安府道：“卑府之意，拟请元帅稍待，俟各路勤王之兵齐集，再行聚众定谋，而后进兵，较为妥善。”王守仁道：“贵府之意虽善，但逆贼早除一日，则朝廷早分一日之忧；若待各路勤王之师到来，犹恐虚延时日。”吉安府道：“元帅高明，亦复妥善，但卑府还有一计，不知元帅之意如何？”王守仁道：“某愿闻教。”伍定谋道：“元帅屯兵于此，以待各路勤王之师；可一面分兵一半，倍道进救安庆、南康；却使间谍前往南昌，诈称大兵直取二郡。宸濠闻言，必出全力去救。卑府料他所以必救者，以其南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宸濠断不肯舍此不要；安庆又为他钱粮根本之地，他又安肯弃之？只要他出全力去救南康、安庆二郡，则南昌精锐悉出，守备皆虚，然后直捣南昌，使彼解围自救；再合安庆、南康二军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不卜元帅尚以为然否？”王守仁听罢大喜，道：“此计甚善，某当从之。”吉安府又谈了一会，当即辞退。王元帅即命徐鸣皋、卜大武、王能、徐寿带兵一万，星夜倍道驰救南康。一枝梅、周湘帆、李武、罗季芳带兵一万，星夜倍道驰救安庆。一面密差心腹，星夜前往南昌布散流言，诈称大兵分两路，绕道南昌，倍道驰救南康、安庆。元帅分拨已定，徐鸣皋、一枝梅等两路兵也就即日拔队前往，那

心腹间谍也于次日驰往南昌，布散流言。

话分两头。再说宸濠自余秀英去后，便日望报捷，等到半月之后，并无消息，他却日日饬令探马前往吉安哨探。到了二十一这日，有探马报去，说是二十二日官军约定破阵。宸濠闻言更加盼望，总冀官军全军覆没，便可长驱直入，早定奸谋。二十二这日更是探马络绎不绝，一起一起去报。先还是报的官军已入大阵，接着探报官军入阵后并无大败情事，宸濠已是不甚畅悦。哪知越报越坏，直至末了，报称我军全军覆没，徐鸿儒、余七、非幻道人被七子十三生打得大败，破了非非大阵，三人阵亡，余秀英投降敌军而去。

宸濠一闻此言，大叫一声：“气杀我也！孤费了许多心血，今日一败至此！丧了孤的兵马犹觉罢了，惟杀死三位仙师，使孤将来又仗谁人帮助？”便与李自然说道：“幸军师助我，当以何法击败守仁？”李自然道：“今徐鸿儒等既死，南昌大将无多，精兵亦不甚敷用。为今之计，急宜广招将士，再集精兵，更图良法，与王守仁死战。不知千岁以为何如？”宸濠道：“孤亦有此意，惟事不可迟，可作速出榜，招集将士。且闻守仁又曾发檄文调集各路兵马未到，出兵以击之，尚可获胜；若再迟延，各路兵马一来，更难御敌了。”李自然道：“某当即刻会作榜文，使人分贴各城门，招集将士。”宸濠遂退入后宫。李自然遂即送了榜文，命人连夜刷了百千张，往城乡内外各城门分贴而去。不到十日，又招集死士十六名，兵卒五万，宸濠就命自然分别编立营伍，仍命邝天庆统带，终日在城内教场操练，以便择日进兵迎击王守仁。

且说间谍不日来到南昌，先在城中逢人说项：“王元帅已派令徐鸣皋、一枝梅等十二员大将，分别带兵两路，每路精兵五万，

倍道驰救安庆、南康。王元帅的大营仍扎吉安，专等各路兵马到齐，再行会同进攻南昌。”如此云云，在城中布散了一日。由是一传十、十传百，到了次日，南昌合城俱皆知道。

当有人传到宸濠面前，宸濠一闻此言，即请李自然议道：“似此敌军分两路大兵进救南康、安庆，若这二郡一失，南昌孤立，孤更无所倚靠。况南康、安庆为孤钱粮根本，根本若失，孤岂能独立乎？军师有何妙策，可解此围？”李自然道：“恐其中有诈，千岁可再使人探听的确，再作计议。”宸濠答应，即刻就命飞马去探，不到一日探马回来，与前言适合，宸濠又请李自然商议。不知李自然想出什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议救二郡 徐鸣皋智败三军

话说宸濠与李自然议道：“顷据探马回报，实系王守仁分派两路大兵，进救南康、安庆。似此，若不速救，二郡一失，不但孤不能长驱直入，连这南昌城，孤亦不能守矣。军师当如何速救？”李自然道：“在某之意，官军既分两路前去，势必骁勇异常，若不速救，二郡必失。为今之计，莫若干岁亲往一走，督率各将努力向前，务要此两郡守住，方保无虞。安庆现有雷将军把守，急切尚不致有变。南康却无大将，千岁最好率同邺将军，带领精锐去救南康，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宸濠听罢道：“军师之言甚合孤意。但是大军一出，南昌空虚，万一敌军袭其后，又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早虑及到此。千岁可率原有精锐去救二郡，新招之兵留于此地，某当任之。且料王守仁所恃者，惟徐鸣皋一流，今徐鸣皋等悉出，彼处亦无大将，断不敢来。即使前来，某以五万之众当之，断不致有失。而况王守仁须待各路兵马齐集，方才拔队，各路兵马尚不知何日到来，所以料他断不敢乘虚而入。千岁但请宽心，但注意于安庆、南康，此间不必遥为之虑，某当竭力保之，以报千岁豢养之德。”

宸濠听罢，当即说道：“能得军师力任，孤无忧矣。”说罢，即传令出去，命邺天庆统领精锐三万、战将十员，即日随同前赴南康；又命左飞虎率领精锐一万前往安庆，以厚雷大春兵力。此

令一出，邶天庆、左飞虎当即挑精锐，听候起程。次日宸濠即带同太监、宫女、仪从，督率邶天庆等拔队起程，直望南康、安庆两郡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一枝梅等八位英雄，分领雄兵二万，趲赶倍道而行，沿途探听，早探得宸濠亲自统兵向南康、安庆进救。徐鸣皋、一枝梅等两路一闻此信，反倒缓行，让他先到。本来去救安庆、南康是诈，令宸濠悉出精锐，欲使南昌空虚，以为袭取之计。只要南昌一得，宸濠必率大兵回救南昌，而南康、安庆不解自解。所谓兵不厌诈，即此之谓也。所以徐鸣皋、一枝梅两路兵马一闻宸濠已出精锐前往，故意沿途逗留，缓缓而进，料彼精锐已抵南康、安庆，然后再行进兵，此又所谓移缓救急之计。

宸濠自督兵出了南昌，真是马不停蹄，人不歇宿，日夜兼程趲赶，惟恐南康、安庆两郡失守，一路风驰电掣，不到数日，两路兵俱已驰抵。宸濠当即进了南康城，所有大兵悉数驻扎城外。宸濠当下即将守城知府传来，说道：“孤因王守仁分派大兵前来攻取，因此孤亲督精锐驰抵来救，尔等亦曾有所闻否？”南康知府王云龙说道：“便是卑府早闻此信，昨已飞告前去，稟请千岁发兵前来，以御敌兵到此。今千岁亲临，则南康可保，万民无忧矣。”宸濠道：“但是大兵云集，合营钱粮兵饷，总望尔悉心筹画，无使三军乏缺才好。”王云龙道：“千岁勿忧，自当悉心筹度，以应兵饷。”宸濠正与王云龙需索兵饷，忽有探子报道：“启王爷，探得徐鸣皋所带大兵已离南康六十里了。”宸濠听罢，拈须而笑曰：“幸赖孤有先见之明，督兵力赴到此，不然敌军一到，此城危矣。可幸之至！”王云龙从旁贺道：“此乃千岁洪福，烛照之明也。”宸濠闻言大喜，当下命知府退出。此时宸濠即以南昌府署

为行宫，南康知府另迁他处暂住。王云龙退出，宸濠即退入后堂，自与宫娥取乐去了。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宸濠即传令邺天庆进城谕话，邺天庆闻传，当即来到城中，与宸濠参见已毕，站立一旁。宸濠问道：“徐鸣皋所带之兵，将军可曾探听的确，现到何处？离城尚有多远？曾否立寨安营？”邺天庆道：“某已飭令哨探前往探听去了，尚未据探回报。昨报该兵离城六十里，大约今午便可立寨了。”宸濠道：“孤今与将军约定：一俟徐鸣皋大队一到，不必等他立寨已定，即出全队冲他营寨，先挫动他的锐气，使他望风而寒。部下各将亦望转飭，务使努力向前，不可存退缩之意，此所谓先发制人，不可有误。邺天庆诺诺连声而退，即刻出城转飭各军去了。

再说徐鸣皋所带大兵，沿途探得宸濠已进入南康，邺天庆为统领，所部精兵三万、战将十员，于南康城外驻扎。徐鸣皋闻报，也就离南康二十里安营下寨，即刻与王能、李武、徐寿等三人议道：“今我军方到，贼军必俟我军安营来定，率兵前来冲营。贤弟等可分三路防敌，每一路设弓弩手五百人，暗伏营门左右，敌军若来冲突，可出弓弩手并力射之，使他不能立足，但看他后队一动，我军即出全力掩杀过去，使他从此不敢正觑。务宜各自小心，严戒众卒，切防要紧。”王能、李武、徐寿三人唯唯得令，即刻挑选了一千五百名弓弩手，皆于营门内分三路预伏停当，以待贼兵前来抢营。徐鸣皋自己即与王能、卜大武、徐寿三人亦皆戎装戎服，立马以待。

且说邺天庆自奉了宸濠之命，便一起一起使人哨探，忽见探马来报：敌军已于二十里下寨。邺天庆一闻此言，即刻出齐全队，如风驰电掣般蜂拥而去。走未一会，已望见官兵正在那里安营，

当下一声炮响，鼓角齐鸣，贼众等一齐奋勇冲杀过去。

徐鸣皋等人却早已望见，于是传令各营不动声色，等敌军将至营门，但听梆子响即将弩箭射去。传令已毕，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皆伏在营门左右，真个是不动声色。贼军不知徐鸣皋早已料及，见敌军若作不知，贼军便一鼓作气冲杀过去，前队才至营门，忽听一声梆子响，只见从内营发出箭来，万弩齐施，箭如雨下。看官，你道这一千五百名弓箭手一齐发箭，任他贼军再多，可能抵敌得住么？

贼军见官军已有准备，而且这箭如飞蝗，怎能冲杀进去？便思引退。争奈邝天庆在后督队，将那大鼓打得冬冬的，尽力催战，前队无奈，又冲杀了一阵，仍是冲杀不进。当下前队就有人报道后队，邝天庆闻言大怒，便即飞马向前，督率前队猛力攻击。及到了前队，果见箭如飞蝗，三军中箭死者不计其数。看见如此光景，真是冲杀不进，只得命各军暂停少时，再行扑杀。各军答应，正中下怀，于是就在外面虚张声势。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见敌军不攻，也就停箭不发，彼此相持了有半个时辰。

邝天庆见官军营里无箭射出，以为他箭放完了，又命众贼军杀进去。众贼军才去冲杀，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又将箭放出。如是者有两三次，邝天庆也知冲杀不开，正要传令退军，忽见一骑马飞跑而来报道：“请将军速退，徐鸣皋统带大兵前去袭城了。”邝天庆听了此言，好不惊惶失色，当即传令：“将后队为前队，速速退兵！”此令一出，众贼军哪敢怠慢，登时蜂拥望后退下。

官军营里有人登高瞭望，见贼军后队大乱，知道中计，即刻报知中军。王能、徐寿、卜大武三人一闻此言，各带精兵，登时提了兵器，飞身上马，一声炮响，冲杀出来。邝天庆猝不及防，

所有的贼军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邝天庆正在催督各军且战且走，忽又一骑马迎面跑来，那马上的人大声喊道：“请将军速速退兵，官军攻打城池甚急。”

你道邝天庆听了这话怎得不慌不急，于是更加催督人马火速向南康而退，好去解围。那知他愈催速退，众贼兵愈走不起来，众官兵愈加掩杀得急，官军直杀十里之外，方才不追。就此一阵，以官军三千敌贼兵三万，且杀死贼兵有五六千人。邝天庆此时也不及兼顾，只知率领众贼兵趲赶回城，恐怕南康被徐鸣皋带领大兵袭至，所以风驰电掣般急急而回。毕竟南康攻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攻大寨贼将丧师 献计谋元帅诈病

却说邳天庆急急带领众贼兵蜂拥退回南康，直至城下，哪里有一个官军在那里攻打，此时邳天庆方知中了敌人之计。只得安下营寨，计点折伤兵卒，共有五六千之多，所谓要挫动敌人的锐气，反伤却自己的三军，心下好不懊恼。当下只得进城，将原委禀明宸濠。宸濠一闻此言，大怒道：“孤以尔为久列戎行，必能克副其职，敌军未曾攻杀进去，反打动我军锐气，难道临时不及检点么？”邳天庆道：“末将自知罪有应得，但是据两探马去报，末将也曾细意详察，衣服号褂皆是我军打扮，所以误中其计，但不知这两个探子从何处而来，为什么作了奸细？还是要细细打听。”宸濠闻言，方才稍为息怒，当下说道：“既如此说，尚可姑容，但以后必须格外小心详察要紧。”邳天庆诺诺退下，好生不乐。回到营中，密派心腹前去探听，后来探听出来：原来是徐鸣皋当大破非非阵时，杀了两个贼军的探子，徐鸣皋当时即将那探子的号衣剥了下来，收藏好，恐为后来有用他的时候。今日那两个探子，却是徐鸣皋密派心腹，穿了那日杀死的探子号衣，故意诈称徐鸣皋前去袭城，以乱贼众军心，使邳天庆惊慌不定，急急退兵去保南康，徐鸣皋好乘此掩兵杀过来，可以大获全胜。邳天庆此时方才大梦初觉，虽然如此，却是恨徐鸣皋犹如切骨。

话分两头，再说徐鸣皋大胜了一阵，心中好不欢喜，当命众

小军仍将发出之箭悉数检去运回，以便他日之用。当下安营已定，又命众三军严加防守，以防贼军前来劫营。由此就扎定营寨，终日在营督率三军勤加操练，也不前去攻城。宸濠在城中深得徐鸣皋营内如此举动，好生疑惑，暗道：他既不来攻城，又不退兵，与我军相持不下，这是何故？莫非他又有什么诡计来。又道：他不与我战，我何不再与他战，偏要将他打败，将兵退去。我再一面分兵去攻他郡，不然相持日久，若各路的兵马再齐集至吉安，会同王守仁再去直捣南昌，我那时更加进退不得了。心中想了一回，又命人将邝天庆传到，面令他去敌营讨战。

邝天庆当即受令，到了营中，又复率领众将兵卒前去官军营里讨战，徐鸣皋只是不出。邝天庆见他不出，即命三军骂阵，徐鸣皋仍不出兵。邝天庆见他仍是不出，又命人努力攻打。众贼军奋力前进，营门里又放出箭来，众贼兵不能前进。邝天庆急得没法，又命三军齐声辱骂，自辰至午，攻打了数次，辱骂了半日。官军营里一若毫不知觉，但把守营门，见敌兵攻打过来，便一齐放箭，不使贼兵越雷池一步。众贼兵渐渐有些疲困，邝天庆并不令众军收兵，只管催督三军猛力攻打。众贼兵虽然不敢违令，却是口应心违，尽管虚张声势而已，离邝天庆稍远的，竟有席地而坐，在那里息歇，并不攻打。徐鸣皋在营内看得清楚，一见众贼兵俱有疲惫之意，而且阳奉阴违，不遵主将号令，当下急传令：命众军听候出队。自己也就披挂齐全，率同王能、卜大武，督领精兵预备冲杀。

邝天庆正在营外勉强督催众贼兵攻打，忽听敌营里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只见营门开处，左有徐鸣皋、王能，右有徐寿、卜大武，各带精兵分两路杀出，夹击过来。那

些贼兵以疲惫之众，当精锐之师，如何抵敌得住，只得抛戈弃甲，蜂拥而逃。邝天庆到了此时，任他军令森严，却也阻拦不住，只得飞马向前，舞动方天画戟迎杀过来。哪知军心不齐，全不相助，只思逃遁，邝天庆纵极奋勇，也敌不过徐鸣皋、王能、卜大武、徐寿四员万夫不当的大将，只得且战且走。徐鸣皋等只管催兵掩杀，那些贼众抱头鼠窜，自相践踏者，亦不计其数。

邝天庆直退至十里以外，见官军不追，方才惊魂稍定，计点三军，又折伤了二三千，此时好不羞愧，因自叹道：“我自出兵以来，未有如此大败，尚有何面目去见千岁乎！”遂欲拔剑自刎。当下众将苦苦劝住，方才收兵回营，去见宸濠。此时宸濠却早知道，虽然怒不可遏，却敢怒而不敢言，犹恐激则生变，反而好言安慰道：“敌人诡计甚多，将军亦防不胜防，今虽又折了二千人，好在尚未覆没。将军暂且回营歇息，再作计议便了。”邝天庆也知道宸濠这番言语，外面虽觉圆融，心里却甚不悦，因此羞惭满面，快快退下，回营去了。

宸濠见他退出，一人好生不乐，正在那里气闷，忽见探子报进：“禀千岁爷，探得安庆雷将军与敌将一枝梅初次出战，即被一枝梅弹中雷将军面门，因此大败一阵，杀伤兵卒不下二三千人，左将军飞虎也被敌军刺伤左腿，伤势甚重。现在安庆闭门不出，敌军攻打甚急。”宸濠闻言，更加大惊。这起探子才走，忽又有一个探子进来报道：“禀千岁，探得雷将军自败之后，退回城中坚守不出，复于本月初八夜潜师出城，暗劫敌寨，敌军未备，雷将军大获全胜。现在敌军退六十里下寨。”宸濠一闻此言，真是一惊一喜，当下心下稍觉畅快，暂且不表。

再说王守仁自从密派间谍潜入南昌，布散谣言之后，不一日

又派命心腹前往探听宸濠曾否出兵。这日据探子回报云称，宸濠已率领邳天庆统兵三万，亲往保救南康。又命左飞虎统兵一万，进援安庆。现在南昌城中，只有新招兵马五万及新得将士十数员，以李自然统领。王守仁大喜，便拟进兵。不一日，又接徐鸣皋来文，声称：大败贼兵两阵，计杀贼兵五千余人，已足令贼众丧胆，逆王寒心。王守仁更加大喜。未加数日，各路勤王兵复又纷纷齐集，王守仁便与大众商议，即日进兵，直抵南昌。各路勤王之兵，亦皆愿归王守仁统带。于是王守仁便命吉安府知府伍定谋为后路督粮，使徐庆为先锋，伍天熊为副先锋；周湘帆、包行恭、狄洪道、杨小舫为随营指挥使；其余各将皆为牙将。计连各路勤王之兵，统共大兵三十万，战将百余员，一路浩浩荡荡，直望南昌进发。

约离南昌不远，伍定谋飞马至中军献计曰：“卑府今有一计，可使南昌唾手可得。”王守仁问道：“有何妙策？本帅愿闻。”伍定谋道：“现在离城约有七八十里，元帅可即于此处驻扎，一面元帅诈称有病，南昌城中必有细作在此，让他进城去报，使李自然毫不防备。一面元帅暗暗传令，挑选猛将数员、精锐五千，各带火种、沙泥，于夜间潜师倍道前进。到了南昌城下，先将沙囊抛叠城下，由此登陴。进城之后，便各处放火，以乱城内军心。然后直入宁王府内，将他所造的那座离宫能破则破之，否则焚毁起来。设或万来不及，只要将南昌一破，大势定矣。不知元帅以为何如？”王守仁听罢大喜道：“贵府之计，其妙无匹，某当遵照办理便了。”伍定谋说罢，仍往后营而去。

王元帅当下即传令：命前队一律下寨安营。前队正趲赶前行，忽然传说元帅猝然抱病，属令各营一律下寨，此时徐庆得了

这个信，却不知道是计，当即吩咐本部即刻下寨安营，他飞马来至中军见王元帅问候。前队安营已毕，徐庆到了中军，见王元帅坐在帐内，毫无病容。徐庆狐疑不定，因即上前参见已毕，站立一旁，因直视元帅，犹疑不决。王元帅见徐庆那种光景，知道是狐疑不决，因将伍定谋所设的计策与徐庆细细说了一遍。徐庆这才明白，原来如此。当下徐庆亦复大喜。不知如何袭取南昌，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徐庆夜夺广顺门 自然遁出南昌府

话说徐庆听了王元帅这一番话，真是大喜，当下便请元帅传令。王元帅即命焦大鹏、徐庆、周湘帆、包行恭各带精锐一千，备沙囊火种，于今夜初更出队，倍道潜师，限四更直抵城下；推叠沙囊，奋勇登城，直入南昌，各处纵火，以乱城内军心；然后齐赴宁王府第，破他的离宫。万一不及大破离宫，只要将南昌袭取过来，便算头功，随后再作计议。徐庆、焦大鹏、狄洪道、包行恭四人答应。王元帅又命杨小舫、伍天熊二人各带精锐二千，俟徐庆、焦大鹏等出队以后，便即进兵，以为后应。杨小舫、伍天熊亦得令而去，各回本队，密传号令，只等初更进兵。

话分两头。且说南昌城中早有细作报去，李自然闻言大惊，当下就命那新得的十六员猛将，各带大兵，分别在四城门驻扎，日夜把守，以防官军猝来。这日又得探子来报，声称王守仁行至距南昌八十五里马家堡，忽然抱病，所有三军一齐就该处安下营寨，须俟王守仁病愈，方才进兵。李自然一闻此言，好生欢喜，暗道：“我何不趁他抱病之时，便去劫他营寨，先挫动他的锐气。”复又想道：“王守仁诡计多端，说不定他是诈病，故意引我前去劫寨，他却轻骑前来袭城，此却不可不防。万一冒昧前去，竟中了他的诡计，我又有何面目再见宁王。不若仍是坚守为是，纵不得功，也还无过。”主意已定，又命众将仍宜小心把守，不可疏

虞。

当下有个新得的将士，名唤陆忠，上前说道：“今王守仁既然半途抱病。军师可即令末将等于今夜前去劫寨，先挫动他的锐气，然后再缓缓图之，有何不可？”李自然便答道：“将军有所不知，吾料王守仁必非真病，他必诈称有病不行，使我知他有病，定然乘此机会前去劫寨，他却暗暗遣调轻骑，倍道前来袭取南昌。那时我兵精锐悉出，他不难偏师取此城池，这我可就中他的计了！今者我偏不出去劫他寨，但使坚守城垣。即使他有兵前来，我进则可战，退则可守，他又其奈我何！若今夜去劫敌寨，是中其计矣！何可冒昧行事。”陆忠听了这番话，直是倒头佩服，因道：“军师运筹帷幄，决胜疆场，末将今闻军师之言，使末将顿开茅塞。如此说来，还以坚守为上，敌军兵将虽多，其亦无能为力耳！”说罢退出。

那知这陆忠，也是个言大而夸、口是心非之辈，在此说是以守为上，及至到了外面，反说李自然畏敌如虎，不敢前去劫寨，而且自命不凡，若趁今夜去敌营劫寨，定获全胜，因此颇有气愤之言。却好这夜广顺门就是他轮班把守，他存了个愤恨之心，到了晚间也不去城上巡察。那些贼兵见主将懈怠，自然也就不觉谨慎，跟着懈怠起来。这也是南昌合该要破，宸濠要从此败事。就因陆忠这一懈怠，所以夜间就被敌军攻破城池。闲话休表。

再说徐庆、焦大鹏、狄洪道、包行恭四人，到了下午以后，即命所部各营埋锅造饭，至日夕各军饱餐已毕，即将沙囊、火种各各带在身旁，只等出队。渐渐离初更不远，一会儿已到初更时分，徐庆等即命各营一齐拔队，倍道潜行。所有各部兵卒一闻号令，也就即刻拔营起程。分了四路，由徐庆等四人各督一队，真

是人衔枚、马疾走，直望南昌而去。杨小舫、伍天熊见徐庆等四路的兵业已拔营起程，他二人也就各率精锐兵随后拔队而去。徐庆等在路趲赶前进，不到四更，已经直抵南昌城下。所有各军一至南昌，先将沙囊一个个抛积在地，登时堆如山积，徐庆首先登陴，接着众官兵一齐奋勇，由沙囊上跳上城头，一声呐喊，各军即将身旁所带的火种取出，向城头上抛掷过去，登时焚烧起来。那些守城的兵看见敌军已经登城，又见各处火起，好不惊慌，连忙奔往宁王府报信。

李自然一闻此报，只吓得心胆俱碎，立刻命人备了马匹，率领众军前去迎敌。才出了宁王府第，又见逃军回来禀道：“广顺门已被敌将徐庆砍开城门，将敌军放入城内来，请军师速速定夺。”李自然闻报，即速催督各将兵趲赶前往各门阻住，哪里来得及。一迭连三报称：“各门俱破，现在不知有多少人马杀了进来，其势甚不可敌，请军师速速定夺。”李自然此时也被他们这一阵乱报，方寸早乱，毫无主意，半晌说不出话来，骑在马上只是张口。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见迎面来了一队人马，李自然这一惊真非同小可，疑惑敌军业已杀到，拨转马便向东走，尚未走有多远，只听后面连声喊道：“军师，东门是走不得的，现在欲逃出城，只有南门敌兵尚少，可以冲杀出去。军师速速回转，望南门逃走去吧！我等当死力保护军师出城。”李自然听说此话，在马上回头一看，见后面马上坐着一人，正是左将军吉文龙，此时心才稍定，当下说道：“左将军，你如何知道南门无多敌军？”吉文龙道：“方才末将从那里来时，见敌兵俱往东、西、北三门各处纵火，是以知道敌兵不多。”李自然一闻此言，也不管城中百姓如何，宁王府曾否围困，只顾自己逃命，当时就与吉文龙逃出

南门去了。这且不表。

再说徐庆自从跳上城头，却好此门便是广顺门，说是那陆忠所守之处。因陆忠怨恨李自然，不听他劫寨之计，他便快快不乐，连巡夜也不巡了，他便去睡觉。他部下的士卒，见主将去睡觉，他们更得其所哉，也就安歇的安歇，懈怠的懈怠，不过留有十数个老弱之辈，在城头上巡更，奉行故事而已。徐庆一见了此等光景，便望城外众军一呼，令各军奋勇而上。众军见主将已经登城，自然也就随即奋勇，一齐跳上城来。

徐庆见所部各军已经登城，一面令各军纵火，他便飞身跳下墙头，绕到城门口，将城门上的铁锁砍断，把城门大开下来。此时已是五更，却好杨小舫、伍天熊的那一支后应的兵已到，于是就据住广顺门，不许城中一人一卒逃出。那焦大鹏、包行恭、狄洪道三人到了城下，也是各率所部，先将沙囊堆积城外，令各军上城。焦大鹏却不由沙囊上登城，他却飞身腾空而进到了城里。见城头上兵卒把守甚严，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吐出口中宝剑，一路先杀了许多兵卒，又杀了两名守城将士，由是众贼兵心慌。外面官军又复奋身一齐上了城头，贼众尚要御敌，遥见广顺门尽皆火起，知道城已破了，不可收拾，因此各逃性命而去。城中也有五万人马、十数员猛将，何以不出来御敌？只因皆是新招集而来，在将士未受宸濠的恩泽，固属不肯用命。又见宸濠不在城中，虽有李自然他等，也不甚信服。在各兵仓猝成军，素无纪律，乌合之众，何能登陴死守，百战不退？又况见各主将毫不出力，走的走，散的散，这些兵卒何必拿着自己的性命去拼，所以也就一哄而散。

此时徐庆等人已会合一处，因商议道：城中兵卒皆是乌合之

众，不足与敌。不若将南门大开，让他们自相逃走。我们一面领兵先将宁王府围绕起来，恐奸王府中有人逃走。大家商议已定，所以一面围了宁王府，一面大开南门，让贼兵逃走。到了天明，所有城内的贼兵尽行逃走殆尽。徐庆又一面派令兵卒出去安民，所幸民心并不惊扰，知道官兵是来擒捉奸王，到也是家家欢喜，个个心安。毕竟宁王府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众官兵巧获宜春王 余秀英智赚王元帅

话说徐庆等即破南昌，遂将宁王府用兵团团围住，真个如铁桶一般。先时宜春王拱髯犹在宫中，闻得南昌已为大兵所破，知事不妙，急急带了些细软，预备逃走。才出宫门，走到王府门首，已见官兵前来围困，当时欲要躲避，已是不及，早为官兵获住。当即将宜春王捆绑起来，以备送交大营，打上囚车，以待将来押往京都，候武宗正法。徐庆等既将宁王府困得水泄不通，便即差人往请王元帅大兵入城。

王元帅不待驰报，早已得着消息，也就随将大兵移驻南昌城外，各路勤王之兵亦驻扎下来。王元帅入城，就南昌府衙门住下。徐庆等进见已毕，王元帅又问了些破城情形，徐庆等细细说了一遍。徐庆又将官兵擒获宜春王拱髯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问道：“现在宜春王拱髯在哪里？”徐庆道：“现在未将营内。”王元帅道：“可将他解来。”徐庆答应退出。不一会儿已将宜春王拱髯解到，见了元帅立而不跪。王元帅因他虽是奸王的生父，究竟是个亲王，不能以寻常叛逆相视；而况谋叛之意是宸濠所为，他不过有教子不严的处分，虽照例应该灭族，但此事将来由武宗作主便了，所以也不曾过分难为他。但问道：“尔既身为藩王，现应上报祖宗恩德，扶助当今佐治天下才是正理。为何不思竭忠尽道，反而纵子谋逆，今日尚有何言？尔可知罪么？”宜春王听罢，

大骂道：“王守仁，尔不过是小小官儿，怎管得孤家之事！天下江山须是姓朱的，何须尔来多事。今既被你擒获，也算孤‘画虎不成反受犬害’，好在宁王未死，将来也可给孤家报仇。若将尔擒获，必然把你碎尸万段，即孤家死于地下，亦断不能饶你！”

王元帅被他这一番大骂，不免大怒起来，因即喝道：“本帅本欲即日严加审讯，只因大事甚多，好在尔已为擒获，俟将来擒获宸濠之后，再一并治法便了。”说着，即命人将他打上囚车，多派心腹好生看管。一声吩咐，下面早抬上一架囚车来，当了王元帅之面，立刻将他打入进去，用铁索练好锁固起来，便即送交大营，饬令妥人严加护卫。

当下徐庆又说道：“现在宁王府已被围困，是否进内搜查？先将离宫破去？请令定夺。”王元帅道：“宁王府即已围困，就烦将军率领精兵一千进内，先破离宫，随后再行搜查。凡宫内一切人等，均不可放走一个。”徐庆道：“末将尚有一言回明元帅，据闻离宫当日起造之时，即处处安设消息，若不知者前去硬破，必不可行，具有性命之患。是非熟悉离宫情形之人，不可带领去破。末将前者虽也曾探过数次，争奈未得其窍，即徐鸣皋、一枝梅等人也未必清楚。末将之意，可将余秀英传来，元帅细细问她一番，或者她知道此中的奥妙。问明情形之后，便令她协同末将等一齐进宫，究觉事半功倍。再请焦大鹏相为佐助，其破必矣！且末将逆料，这离宫必有死士把守，随后去破，定还有一番大杀。但愿余秀英深知其中微妙，虽有死士，却亦不甚相妨。”

王元帅听罢，当下说道：“将军之言甚是有理，立刻命人前往城外大营，将余秀英传来。”当下有人答应，取了令箭即刻出城调取。不一会儿，余秀英已随着去使到来。此时余秀英却不是

道姑打扮，已改了戎装。但见她头戴雉尾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妃色战袍，脚踏铁头战鞋，坐下一匹银鬃马，左佩弓壶，右插箭袋，腰间挂着一个剑韬，手执双股锁子连环宝剑，真是一位女中豪杰、闺阁将军。走到衙门前下马，当有拿云、捉月将马带过。余秀英两手提住战裙，缓步金莲，慢慢走上大堂。到了公案面前，口启樱桃，娇声说道：“元帅在上，末将余秀英给元帅参见。”说着跪了下去，王元帅欠身让道：“女将军少礼。”余秀英参见已毕，站立一旁说道：“元帅呼唤末将，有何吩咐？”王元帅道：“非为别事，只因宁王所造的离宫，闻得其中消息甚多，机关厉害，不易去破，是犹斩草仍未除根。本帅亟拟差饬徐庆等前往破除，以作斩草除根之计。又因徐将军等不识其中微妙，恐蹈危机，因此请女将军前来，问明一切。良以女将军在宁王府内日期甚多，离宫建造情形，何处有机关，何处有消息，女将军必知之甚悉。此为国家重大之事，女将军既为功臣之妻，亦必与国家效力，将来好邀封赏。女将军幸勿故辞，有误大事。”

余秀英听了这番话，当下说道：“末将既蒙元帅垂问，敢不尽末将所知者上告于元帅之前。但离宫消息虽属众多，机关虽云厉害，苟得其法，毫不艰难。此宫共计八门，皆有消息，内按八卦相生相克，若误入一门必遭惨死。所谓八门，系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天门系按乾卦；地门按坤卦；风门按巽卦；雷门按震卦；山门按艮卦；泽门按兑卦；水门按坎卦；火门按离卦。这是外面八门。由八门可变六十四门，即六十四卦。取离名宫者，以离为君德，故取此义。天门设有宝剑四口，若触此机，人必为剑砍死。地门有箭，设使误入，箭穿心腹而死。风门有铡，误触者必为铡死。山门有锤，误入其门，必致脑浆迸裂。其余四

门，亦皆暗藏利器，万不能误入。每一门各有死士把守。这十六人曾经宁王吩咐，只令他们保护离宫，虽有敌兵杀至宫门，亦不必出外抵御，所以今日王府被大兵围困起来，也无人出来御敌。这八门一破，内还有六十四门，皆藏有强弓硬弩，误入一门，便万弩齐发，断不能逃走出来。即使未尝误入，到了里面，也须认定方向前去，偶不小心，误走方向，仍然触动消息，因内里路皆如螺丝周转曲折，颇难认识。只要将外八门、内六十四门破去，及至离宫毫无阻碍了。”

王元帅道：“据女将军所言，这离宫是极其厉害了。女将军既知其中利害，必然能破此宫。本帅之意，便请女将军随同各位将军前去共破，何如？”余秀英听了此言，心中暗道：徐鸣皋现不在此间，我与众人前去，原无不可。但破此离宫也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极重大的功劳，虽然由我作主，将来功劳自然我为第一。而鸣皋既为我之夫主，我岂可攘夺其功？必得要将此功推在他身上，方是道理。而况当日玄贞老师也与我言过，令我帮助鸣皋立功。今既有如此大功，何能不让与他？况自古以来，妻随夫贵，断无夫随妻贵之理。我若将此功推让与他，他将来得了封赏，即是我得了封赏；他之荣贵，便是我之荣贵。我又何乐不为。还有一层，他现在将这离宫破去，随后不但上邀荣赏，也可大振声名，我何不如此如此，请元帅将他调回，一齐前往，有何不可。独自沉吟了半会儿。

王元帅因他不语，便又问道：“本帅方才所说之话，难道女将军尚有什么为难之处？如有为难之处，不妨与本帅说明，大家再为斟酌。”余秀英听了此言，正中己意，因答道：“元帅之命焉敢固辞，惟夫主徐鸣皋远在南康，未将去破离宫，颇多不便之处。

是非夫主同行，各事才得方便。只因这离宫，末将一人既不能破，而欲与各位将军并力同行，末将甚有难言之隐。若不去，又不敢违元帅之命；若欲前去，又碍于夫主不在此间。若请元帅将夫主调回，南康亦系重大之事，不可暂离该所，所以末将沉思熟虑，竟无良策！因此沉吟不语，左右为难。元帅如有善处之法，末将当立刻效力便了。”不知王元帅听了余秀英这一番话，想出什么良法来，以便余秀英去破离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徐鸣皋奉书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说私情

话说王元帅听了余秀英这番话，当下哈哈笑道：“女将军其所以为难者，原来为徐鸣皋不在此间，与诸位将军同处一起，不免有授受不亲之嫌。在本帅看来，虽然秉此大义，却为女子的道理，但经权并用，自古皆然。而且为国家大事，似亦无须如此拘执。”

余秀英一面听王守仁说，一面暗道：不好，不要他猜出我的诡计来，若欲为他道破，那就不成事体了，不若我再用言激之，因不等王元帅说完，她又抢着说道：“元帅之言，何不谅末将之甚！末将岂仅为授受不亲这些须嫌隙，便尔拘泥如此。末将方才也曾回明元帅，末将有难言之虑。今元帅不谅末将苦衷，只以授受不亲、经权并用一语。末将诚不知元帅视末将为何如人！抑仍作末将未归元帅之时乎？若不谅末将之苦衷，末将誓不前去。虽触元帅之怒，悉听元帅处治。头可杀而身不可辱也！”

侃侃数言，把个王元帅反说得羞愧起来，自知言多不慎，因正色起敬道：“本帅前言非不曲谅女将军，但鉴于女将军冲锋对敌并不畏惧，所以才有一语。今既闻言，本帅何可使女将军前去，本帅当调回徐将军，以助女将军破阵便了。”余秀英暗道：这老头儿中了吾之诡计了。因又谢道：“能蒙元帅将夫主调回，末将敢不力图报效。”王元帅道：“本帅即刻差人前去调取，女将军今

日也不必出城回营，就在府署上房内暂歇吧。”余秀英答应，随即退下，带领拿云、捉月进入上房而去。王元帅当下便拔了一支令箭，又亲笔写了一封书，飭令心腹星夜飞奔南康，调取徐鸣皋限日即到。当有弁差奉令持书趲赶前往。

不到两日，已到徐鸣皋营内。当将令调的话说明，又将王元帅的书信取出，呈递徐鸣皋看视。鸣皋将信接过，拿住手中拆开来，将信囊抽出细看，只见上面写道：

鸣皋将军足下：

某日得捷书，悉将军以智败逆贼者再，足见好谋而成，欣慰之至。某亦于某日亲统各路勤王之师，直抵南昌。行至中途，用伍定谋计，诈称病剧，屯军不行，使南昌无备；却暗令徐庆、焦大鹏等督率精锐，倍道而进，衔枚疾走，进入南昌。果于是夜四鼓，徐庆身先士卒，破广顺门，南昌克复。寻获宜春王拱櫟。某何德何能，此皆上托国家洪福，及赖诸位将军之功也！某现在屯兵南昌，待破离宫后即拔寨进取。惟离宫甚不易破，非余秀英不克建此大功。而又据余秀英面称，有难言之隐，非将军不能助以成功。想此皆系实情，某亦不便深问。不得已，亟望将军速回，与余秀英同破离宫，是为万幸。所虑南昌既破，宸濠旦暮必得警报；既得警报，势必回兵救援。惟望将军转告同胞，务竭死力以御，毋任回军。某亦飞飭慕容贞遵照办理矣。毋误切切！

介生上白

徐鸣皋将这封书看毕，即刻将王能、徐寿等请来，说明一切，又将王元帅的书给大家看过。徐寿等当即说道：“大哥放心前去，若宸濠果有回军救援之事，弟等当竭死力以御，断不负元帅之嘱、

大哥之托便了。”徐鸣皋又谆嘱一番，即便随同来人一齐驰回南昌而去。

不一日，已至南昌，当即去见元帅。王元帅见鸣皋已到，深为大喜，便问道：“将军，此回南康当已布置停当了？”徐鸣皋道：“末将曾再三谆嘱徐寿等小心坚守，竭力阻御，以不致有负元帅之瞩。惟宸濠一经得闻警报，势必并力回救，特恐南康兵力尚嫌不足。在末将之意，仍宜添兵相助，以厚兵力，则更万无一失。”王元帅道：“将军之言甚善，某当添兵以济之。”因此便飞飨伍定谋督带精锐三万，星夜驰往南康，以厚兵力。伍定谋得令，自然趲赶前去。不必细表。

且说徐鸣皋当下复又问道：“元帅调末将回来，专为帮助余秀英去破离宫，不知元帅何日命末将前往？”王元帅道：“是非问余秀英不可。”徐鸣皋道：“秀英现在何处？”元帅道：“秀英在这里。”说着，便令人到上房里将余秀英传出。不一刻，秀英出来，一见鸣皋已回，好不欢喜。先与元帅参见毕，站立一旁。元帅道：“今鸣皋已回，但不知女将军还是今日前去，抑明日前去呢？”秀英道：“元帅尽管传令，应派何人前往，将人派定，妾准明日进宫。但有许多要事，不堪为外人道之，言求元帅容妾与徐将军商定后，方可应手。”王元帅道：“事属因公，何尝不可。”当下即令徐鸣皋与余秀英暗地熟商妥善。余秀英答应，即同徐鸣皋到了后面，屏退左右，单留拿云、捉月在面前伺候。余秀英望鸣皋道：“将军亦知妾之用意么？”鸣皋道：“我哪里知道。”秀英又道：“将军不知妾意，岂以妾真有难言之隐，欲与将军熟商么？”鸣皋道：“然则既无难言之隐，又何必于俦人广众之中，使人随你来此呢？”秀英道：“妾之用意，诚为将军计，并非为妾计。将

军何不善体妾意么？”鸣皋道：“我一身以刚直为怀，不惯学儿女之态。尔既有言，但请说明，使我知道。若果于义理不缺，公事无亏，我自当敬你。设若不然，我亦不敢从命。”

余秀英听了此话，不但不怪他言语太硬，反暗自钦佩他不愧英雄，因即说道：“妾又何敢以不义不礼之事有陷将军。妾所以为将军计者，以妾从将军，当遵从夫之义。昨者元帅命妾去破离宫，这离宫诚不易破，然熟能生巧，毫不为难，以妾一人就可破得。然一再思想，觉得妾就便独自去破，亦不过博得个勇猛之名。何如以此功让与将军，使将军邀上赏，赐荣封，功盖三军，名振四海。妾虽不能亲受荣贵，亦复与有荣。思量以自古迄今，夫荣妻必贵。只有妻随夫贵，未有夫随妻贵之理。而况将军既成此大功，妾亦相助，为理将来妾或亦得邀上赏。如此办法，所谓俱有荣施，两不偏废。若只顾妾独自为计，现在破了离宫，将来邀了上赏，与将军既毫不相涉，妾亦何乐偏受其美名。所以思维再四，才与元帅前谎言有难言之隐，其实欲令元帅调取将军回来，以成此一件大功。此系妾不敢偶置将军于度外，度将军当亦不谓妾以诡譎之行，欺诈于元帅之前。即妾自家思维，亦似于义理、公私均不缺陷。有此一段私情，所谓有难言之隐者，即此之谓也。明日将军随同妾破去离宫之后，万一元帅追问如何为难之处，望将军仍以难言之隐对。即此四字，所包者广，想元帅听了此言，当亦不便再三诘问。那时将军之功既立，妾之私意已伸，而元帅前诡譎之言亦得以遮饰过去，将军尚以为然否？”

徐鸣皋听了这番话，当下笑道：“妙则妙矣，但不过诡诈太甚。以诡诈而欺大帅，恐冥冥中将有惩其不直者。”秀英也笑道：“我本来无此心，第以令师伯玄贞老师曾谓妾有相助将军立功一

言，妾所以念兹在兹，不敢或失。今诡譎但为将军起见，恐冥冥不但不罚，或亦从而赏我，未可料也。”鸣皋道：“此间虽奉元帅之命而来，究竟不便长久耽搁。明日何时动手，望即说明，我便出去告知元帅。”余秀英道：“妾亦不便久留。若元帅问将军何时进宫，可告以明晨卯时三刻前往。”徐鸣皋答应，当下出来告知元帅。毕竟如何大破离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逞绝技女将破离宫 听良言从贼甘投地

话说徐鸣皋从上房内出来，将余秀英所言，次日卯时三刻进宫的话告知元帅，元帅大喜。当命焦大鹏、伍天熊、杨小舫、狄洪道四人道：“明日卯时三刻，将军等可随同徐将军、余秀英前往宁王府大破离宫，务各努力向前，功成之后，定再请旨嘉奖。”焦大鹏等答应退出，一宿无话。

次日一到卯刻，大家扎束停当，到南昌府署聚齐。王元帅亦复升坐大堂，众人参见已毕，余秀英此时也带同拿云、捉月出来，与王元帅参见，后便即告辞而去。今日众将及余秀英又非戎装打扮，皆是穿着紧身衣靠，各带短兵。惟有余秀英更加出色，只见她身穿元色湖绉洒花密扣紧身短袄，一条三寸宽阔鹅黄色绦紧束腰间，下着元色湖绉洒花紧脚罩裤，脚登花脑头薄底绣鞋，头上挽了个盘龙髻，扎着一块元色湖绉包脑，密排排两道镜光，一朵白绒缨顶门高耸，手执双股剑，愈显得粉脸桃腮，柳眉杏眼，妩媚带着英雄的气概。拿云、捉月两个丫头，也是短衣紧扎，一色的元色湖绉密扣紧身，元色湖绉扎脚罩裤，头挽螺髻，也有一块包脑，左旁斜着插一朵白绒缨，手执单刀，到也雄赳赳、气昂昂，相伴着余秀英，不离左右。

一共八个人出了南昌衙门，直望宁王府而去。不一会儿，已离府前不远，遥望着三军如蚁，将一座宁王府围得水泄不通。余

秀英看罢，暗叹道：“我幸亏见机速，不然也要同遭此厄了。”正说着，已到了府前，徐鸣皋首先向前一声大喝：“尔等三军速速闪开，让本将等进宫查办。”话犹未了，只见众三军一声呐喊，当即分开一条大路。徐鸣皋等八人抢步上前，便要进去。忽见宁王府门关得如铁桶一般，徐鸣皋便要冲杀进去。焦大鹏道：“贤弟，何必冲打，你我又不是不会飞檐走壁，但须登高而进便了。”徐鸣皋道：“由高而入，原无不可，但今日之行非比往日，似宜正大光明进去，方合体裁。”焦大鹏道：“既如此说，你们也不必冲打，等我先进去将门开了，然后你们正大光明进去，又何不可？”徐鸣皋正欲拦阻，已见焦大鹏身子一窜，早已飞上墙檐，一晃已不知去向。

不到半刻，只见那府门吱呀一声，业已大开，焦大鹏从里面大笑出来，口中说道：“我道这些把门将军似个铜浇铁铸，原来是些泥塑木雕，不但经不起杀，而且是豆腐一般的。”说罢大笑不止。于是徐鸣皋等七人进了大门，但见两旁已被焦大鹏杀死了七八个，躺在地下。徐庆道：“不怪焦大哥夸嘴，这些王八羔子真不经杀，怎么瞬息之间已被焦大哥杀死这许多，真可笑之至。”说着一路进内，直奔离宫而去。不一刻，已望见一座宫殿，皆是朱红漆的装修，高耸半天，好生轩敞。余秀英道：“焦大哥与徐庆、杨小舫、狄洪道三位贤弟，可并力抵敌这宫门口把守之人，我与徐将军、拿云、捉月两个丫头，进内破他的消息，等将外面八门破去，我等便从里面杀出，先将把守宫门的这班亡命杀死之后，再并力去破他里面六十四门。”大家答应，当即抢步上前，各人手执兵器，一声大喝，余秀英、徐鸣皋、拿云、捉月四个人已飞身上了屋面；焦大鹏、徐庆、杨小舫、狄洪道直奔宫门而来。

且说余秀英等四人上了屋面，秀英便带着鸣皋走到天门方向上，秀英首先向鸣皋说道：“将军不必动手，但看妾去破他的消息，若有人来厮杀，将军但敌住来人，不可使他过来，务要将那些亡命杀却。”徐鸣皋答应，专等把守宫门的前来厮杀。这里余秀英便将身在屋檐上使了个猿猴坠枝式倒垂下去，四面一看，将那消息的总头寻出来，即将手内的宝剑向那总头上一拨，只听花啦一声，天门方位上两扇门已大开下来。余秀英当下便翻身下去，脚踏实地进了天门，又从天门背后寻出暗机关，将机关拨动，即刻向外面一跳，才出了天门，只听一声响亮，犹如天崩地塌一般，登时那七座门皆次第开下。

原来这总机头在天门上面，总暗机头在天门背后，只要将总暗机头拨开，那七座门不须费事，自然次第开了下来；若遇着不知道的，误开了别的门，不是为刀箭所伤，即是为宝剑砍死。因这八座门上都有暗器。此时八面八门已为余秀英破去，当下余秀英便来招呼鸣皋一齐进内，好杀至门外去接应焦大鹏等四人。

一回头，已见鸣皋与拿云、捉月在那里与五六个把守宫门的厮杀，余秀英也不问他青红皂白，舞动双股剑直杀过去，跑到面前出其不意，手起剑落，即刻就砍伤了两个。徐鸣皋一见余秀英已砍伤了两人倒在地下，他也就抖擞精神，单刀一摆，只见一路白光舞将过去，不到两三个回合，那把守宫门的，又被砍倒了二人，还有两个，却好拿云、捉月一人一个，送他们归阴去了。这六人一齐皆被办去，当下便即进入门内，以便冲杀出去，接应焦大鹏等四人。才进入天门，从雷门外又杀进四个人来，齐声喝道：“无知的小辈，胆敢前来破此离宫，尔等不认我等么？”徐鸣皋等更不打话，只顾迎杀过去。余秀英一面迎敌，一面细看内中，只

有两个知道他的名姓，一唤赖云飞，一唤王有章。其余二人皆不知他的名姓。因唤王、赖二人说道：“尔等毋得恃强，可认得余秀英么？”赖云飞、王有章二人一闻“余秀英”三字，登时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声骂道：“好大胆背义忘恩的奴婢，王爷待你不薄。尔何敢叛宁王，甘投敌众？现在又来破宫，王爷的大事皆败在你这贱人手上，你还敢恃强前来，我等恨不生啖汝肉，为宁王一雪其恨。不要走，看家伙！”赖云飞手执九股铜叉，王有章手执八角钢锤，一齐飞舞前来，直望余秀英打下。

余秀英见他二人来势凶猛，若论臂力万万抵敌不住，只得以智取之，随即与他二人一面闪躲，一面骂道：“好无知的匹夫，尔等只知贪享荣华，不知厉害，宁王以亲藩叛背朝廷，罪该万死。你小姐见机尚速，所以得有今日，不致身首异处。那些助纣为虐的死的死、亡的亡，已不知其数，尔等若知时务的，即当自缚投降，或可免一死，不然一定同归于尽。而况宸濠远在南康，宜春王又被擒获，李自然亦不知去向，试问尔等就将这座离宫把守得万无一失，试问尔等有何益处？且宸濠不久将行就获，宸濠被获，就便留得此处全不坏的离宫，又有何益？主人既抛置不顾，亦且无家可归，尔等不思自寻生路，反在这里恃强用命，我且问你：又有何益处？虽元帅于尔等为讎仇之辈，但尔等能自愧悔不宜从顺奸王，即早回心投诚，自缚去求元帅，或者不咎既往，予以自新，将来也可大小博得一个功名，总比顺从奸王逆天行事，眼见惨遭杀戮，身首异处的较好。即使王元帅见恶尔等的行为，不容收纳，我尚可以从旁求免，纵不能准予投诚，也可免尔一死。乃尔等不思细意打算，今大兵已将王府围住如铁桶一般，一任尔等再有能为，可能以一当千，杀退大兵，保全王府么？尔等真算是

些极蠢极愚之人了！”赖云飞、王有章听了这番话，登时悔悟起来，不与余秀英厮杀了，随即说道：“我等如果投诚，你可能救我等么？”余秀英道：“你等若果矢志投诚，我当立保便了。”不知赖云飞、王有章究竟投降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徐鸣皋抄检宁王宫 朱宸濠逼走盘螺谷

话说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听了余秀英那番话，大有归诚之意。因与余秀英道：“我等若果投诚，你可能保我么？”余秀英道：“你等果真投诚，我岂有不保你等之理。”徐鸣皋也在旁接着说道：“你等若即改邪归正，本将军当立保你们大小得一官爵，以助王元帅杀贼立功便了。”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听了此言，当即向徐鸣皋、余秀英纳头便拜，口中说道：“小人得蒙垂救，生死难忘，从此当愿效犬马。”徐鸣皋当下将二人扶起道：“尊兄能见机而作，将来即为一殿之臣，何必若此客气。惟望始终如一，不生二心，便是尊兄等之幸。”赖云飞、王有章当即发誓道：“小人等若有二心，将来定死于刀箭之下。”

徐鸣皋大喜，正要一同杀出，接应焦大鹏等四人，却好他们已走了进来。只见焦大鹏笑道：“杀完了，我们这一会儿到哪里去？”徐鸣皋见说大喜，当下又将赖云飞、王有章投降的话说了一遍，焦大鹏等四人见了礼。余秀英便道：“我们且到里面，将那六十四门破了，就完事了。”赖云飞、王有章道：“这六十四门，不劳将军费力，我等愿效犬马，以为报效之诚，何如？”徐鸣皋大喜道：“仰赖尊兄之力，我等当得帮助，共成此功。”说罢，各人便一同前去。

赖云飞、王有章二人首先到了内门口，只见他将兵器在手中

执定，向迎面那一座朱漆大门两个铜环上尽力一击，只听花啦一声，又听里面一阵乱响，又似铃铛，又似兵器落在地下的声音，登时两扇朱漆大门大开。赖云飞说：“诸位将军跟我走，不要走错了，误触机关。”当时走入门内，徐鸣皋等紧紧跟随，只见里面那些路都是回环曲折，实难认识，走了一会儿，又见迎面有座神龛。赖云飞、王有章二人走至面前，即将神龛两旁的柱子执定，先向左边一推，复向右边一拉，登时一声响亮，只听各处窸窣啐啐、希里花拉一阵乱响，那六十三门全行大开。原来这总机括就在这神龛里面。真是知道的毫不费力，若不知道，不但出力不讨好，而且有性命之忧。算是一座离宫，当日造的时节，不知费了许多工程、许多心血，方能造就起来，今日却毫不费力，全个儿破去。

当下徐鸣皋等即随着赖云飞、王有章二人到处将那些机关、消息、练索悉数折断，这六十四门永远就不能自开自关，诱人误入了。徐鸣皋斩断消息之后，便至宫内，将所有的宝物全行抄检出来。原来这离宫内，都是藏的奇珍异宝，并有犯禁之物，不计其数。徐鸣皋一一查明，计了帐，统共珍宝一千二百件，犯禁之物如金印龙章、及龙车凤辇等件，统共三百余件。抄检之后，徐鸣皋即命赖云飞、王有章二人严加看守，王、赖二人也就答应。徐鸣皋即与焦大鹏等谓余秀英道：“你们在此稍候，我去先禀明元帅，是否乘此带兵进宫捉拿眷口。”焦大鹏等答应。徐鸣皋立刻出了离宫，飞奔南昌府衙门而去。

不一刻已到，即便见了元帅，禀明一切。又问明元帅：“何时拘执逆王的眷口？”王元帅道：“离宫既破，还不趁此将奸王的眷口拿下，等待何时？”又道：“那离宫所有宝物，即着暂行封固，

不必运出，留为后来的对证。所有眷口，概行拿来，分别寄禁，候奏明皇上定夺。”徐鸣皋一声得令，即刻飞身出了南昌府衙门，复望宁王府而去。到了王府前面，调拨了一千兵，带入王宫，并会同焦大鹏等各处搜查，逢人便捉。可怜那些王妃、郡主、宫娥、使女、家人、仆从、太监、护卫，个个是哭哭啼啼，束手待缚。徐鸣皋等带着一千精兵，不到半日，已将宫里上下人等一齐捉获，真是鸡犬不留，共计上自王妃，下至服役人等，一共三百六十八名口。徐鸣皋当下带了兵卒，一起押至南昌府署，先将众人点名已毕，然后分别寄入县监，又派精兵看守起来。宁王府仍留兵将在那里看守。又将赖云飞、王有章二人调出离宫，另换二员大将前去看守。诸事已毕，便传令三军，养兵三日，再行拔队起程，往南康进发。王元帅又具了表意，差人驰奏进京。

且说宸濠在南康府打了二个败仗，已是日夜不安。这日，忽见李自然狼狈而来，宸濠便吃一大惊，当下问道：“先生何以至此？”李自然道：“千岁，切莫再提了，南昌已被王守仁中途诈病，大兵不行。却暗令徐庆等一千猛将督带精兵十万，倍道而进，于七月十六日夜四更，经徐庆等携带沙囊，叠沙为垒，飞身入城，斩夺广顺门，破了南昌。某几被所捉，幸赖左将军吉文龙，奋勇杀出南门，方逃走出来，到此为千岁送信。”

宸濠一闻此言，大叫一声：“南昌失守，大事去矣！”说罢，便昏倒在地，不醒人事。当有众人立刻将宸濠扶起，慢慢唤醒。宸濠复说道：“南昌既失守，在军师之意，当复如何？难道就任王守仁如此凶横不成么？”李自然道：“现在别无妙策，惟有趁南昌新破，民心未定之时，赶紧合全力去救，或可挽回于万一，此外却不堪设想了。”宸濠也没法，只得立刻传旨，令邳天庆驰救

南昌，随同自己趲赶驰回南昌援救，又飞调安庆雷大春火速督带全部，弃了安庆驰救南昌。

且说宸濠即速起程，督同邝天庆回往南昌进发。不意徐鸣皋原扎的大营适当南昌要隘，若绕道而进，必须多走几日。宸濠此时只顾欲救南昌，那管有兵挡阻要路，当下即命邝天庆等冲杀过去。邝天庆得了令，即刻奋不顾身，带领精兵冲杀过来。哪知杀到官兵营前，并无什么大将，亦非精锐士卒，不过是些老弱士卒。宸濠在马上大悔道：“孤早知徐鸣皋已无精兵在此，孤也可分兵攻取他郡了。”李自然在旁亦说道：“王守仁用兵倒也有些神出鬼没之计，如何这样一座大营，只放着这数百名老弱的小卒，就可以瞒过我等？照此看来，去破南昌者，大约亦不过二三千人，他诈称十万耳。”宸濠道：“孤不知先生熟读兵书，何以也为他所算？”李自然听了这话，好不惭愧。

当下众贼兵冲出大营，那些官军也不迎敌，只见得纷纷往两边退让。前队已过，约走了有三五里路，前队忽然不走，当有一骑马到后队，向宸濠禀道：“前面两山夹道，山势深险，恐有埋伏，请千岁定夺。”宸濠问言，当即飞马来至前面看视，但见两山高耸，中间只有一条路，而且险阻异常。宸濠便问乡导道：“此处何名？”乡导官答道：“此名盘螺谷，这谷内路甚崎岖，弯环曲折，甚不易走。惟有前往南昌，却较大路要少三日的路程。”宸濠道：“只要距南昌较近，自然走此而去。”乡导官又道：“万一敌人在此埋伏，进了谷口，伏兵齐出，把我兵围困在内，将如之何？千岁还宜三思。”宸濠道：“除了此谷，较南昌再近的，尚有别路可通么？”那乡导道：“在此东北一百二十里，名曰樵舍，由樵舍往南昌，须由水路前进，不过三日便可直抵。”宸濠道：

“何能待三日。”遂不听乡导之言，即刻催兵前进。

前队奋勇进发，已走进一半。忽见一骑马飞驰而来报道：“前面的路已被敌兵用树木、块石塞断，前行无路，将如之何？”宸濠尚自不决。忽听两山内一声炮响，金鼓齐鸣，那一片喊杀之声，真个如山崩地陷，只见纷纷的檣木炮石，直滚下来。不知宸濠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进攻九江

话说宸濠正催军马入谷，贼众已有一半进入谷口，只见两边山上樗木滚石直打下来，军士不能前进。前面又被木石截断去路，众贼兵此时各顾性命，都向谷外逃命。宸濠也惊惶无地，邺天庆保定表场急急逃走。那谷中贼众被樗木滚石打伤者不计其数，自相践踏而死者亦不计其数。众贼兵等好容易死命奔出谷口，已折伤一半。宸濠只吓得坐在马上，如泥塑木雕一般，幸亏邺天庆、吉文龙等人保护逃走，不然也要死于乱军之中了。正在奔走之际，忽见前面金鼓齐鸣，喊声大震，一枝兵拦住去路。当先一匹马飞到面前，马上坐着一人，手执长枪，一声喝道：“徐寿在此，逆贼往那里走！你还指望去回南康么？南康早已得了多时了。”原来宸濠退出谷口之后，便令众人驰回南康。他以为南康的官兵全数屯扎盘螺谷，那知盘螺谷两山不过二千兵在此，南康的大队，当宸濠未出南康之前，由伍定谋定计，暗暗撤往他处埋伏好了。一俟宸濠大兵出了南康，他便将兵复调到原处住扎下来，随即得了南康。复令徐寿、卜大武、王能三人到盘螺谷截宸濠南康的归路。

此时宸濠在马上一闻此言，知南康复又为敌人袭取，登时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妄命左右冲杀过去。徐寿等三人亦复死命拦杀。邺天庆等大杀一阵，只是不能过去，只得仍旧退回。徐寿等

见贼兵退下，当又追杀一阵，直追至二十里方止，就此地安营下寨。宸濠直退下三十里外，也方才立下营寨来。当下顾谓左右道：“孤一败至此，前难进兵，后无归路，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又复上前献计道：“在某之意，莫如保守樵舍，等安庆的兵到，再作良图。”宸濠道：“先生何以知安庆的兵必走樵舍呢？”自然道：“安庆距樵舍不远，而且往南昌甚近，雷大春既奉了千岁的令，他必定急急赶回南昌。取道樵舍，要少走二日的路程，某所以知安庆兵丁必走樵舍的。”宸濠别无良策，只得答应，当日令三军暂歇一宿。

次日即往樵舍进发。沿途有自南昌来的，宸濠就命人将他捉来细问根由，方知宜春王次日即为官兵所获。宸濠闻知，更是恨如切齿。走了一日，已离樵舍不远，在宸濠之意，仍想赶到樵舍下寨，怎奈人困马乏，不肯前进，只得在半途又安下寨来，次日再走。

第二日，又有南昌来的人，宸濠问明情形，又知道离宫已破，宫中自王妃以下全被徐鸣皋与余秀英等人搜捉出宫，经王守仁分别监禁。宸濠闻了此言，更加痛恨，大骂王守仁不已。李自然以次一众人等齐声劝道：“千岁万勿过恼，好在我军尚有三万，雷将军那里尚有数万，也可与王守仁作背城一战。某等当效死力，以助千岁。若千岁有伤龙体，众将再一离心，那时大事真万难挽回了，还请千岁格外保重为要。”宸濠见众将苦苦相劝，也只得勉强说道：“孤南昌一出，便国破家亡，好不恼杀人也。虽承诸位将军忠义待孤，但孤已势衰事危，恐怕再难大振兵威了，而且粮草器械，皆不敷用，又当如何？”李自然道：“这到无须虑得，可急将就近的小州县，再夺得一两城，尚可支持半月。现在可保

守樵舍，以待安庆兵来再作良图便了。”于是宸濠便听众人之言，退守樵舍。

你道这樵舍系属何县所辖？原来在九江、安庆搭界之间，离安庆尚远，距九江甚近，就在鄱阳湖一带。宸濠在樵舍将寨立定，日望安庆的兵来。不到二日，雷大春的大队已至。此时雷大春并不知宸濠已败得如此，退保樵舍，他以为多是敌军驻扎此地，及至见了旗帜，方才知。当下便进了大营，去见宸濠，问明各事，方知以上之败。你道安庆有一枝梅在那里屯兵驻扎，雷大春如何得过此处？原来也是伍定谋密遣人驰书至一枝梅军中，属令一枝梅将雷大春放出，料他必走樵舍，然后再令一枝梅截断归路，使贼众全聚樵舍，再设计于湖中击之，所以雷大春得至此处。

宸濠既将以上情形告明雷大春，当下雷大春的一支兵马也只得在樵舍扎下。这日军中不过尚有半月之粮，宸濠忧虑不已。李自然献计道：“此处离九江甚近，千岁何不遣一支兵攻取九江？若能将九江攻取过来，虽一年之粮也足敷衍。愿千岁思之。”宸濠大喜，因道：“先生之言甚善。”当即遣雷大春率领所部进攻九江。

且说九江府知府姓胡名礼，为人性极昏昧，终日饮酒，不顾政事，这日正在上房内饮得大醉，忽见家丁进来报道：“启老爷，现在有探子报道，说是宁王宸濠由南康大败下来，退保樵舍，近因军中粮草只敷半月之用，特令大将雷大春带三万人马前来攻打九江，已离九江不远了，请大老爷速速定夺。”胡礼一闻此言，带醉说道：“你等不必惊慌，想雷大春多大的本领，能将这九江城攻打过去？你可据本府的话传知各城门，使他们只要将城门闭起来，就便雷大春到了此处，他见我城门都闭，他不能进城，也

就可以退去。你即照我这般话告知他们，只要将各城门闭起来，包管万无一失。”那个家丁听了这番话，知道本官又吃得烂醉，说出这些不伦不类的话来。贼人带领三万雄兵前来攻城，但须将城门闭上，他便可不能进城，望望就退去，这不是说梦话！当下亦不与他较论，连口都不曾答应，掉转身向外边就走，到了自己房内，将所有的细软收拾收拾，他便走之大吉。

不过半日，雷大春的兵已临城下，见各城门虽然关闭，却无什么守城兵把守，雷大春也不顾他城里有兵无兵，便令所部并力攻城。不足二个时辰，九江城已唾手而得。当下雷大春即带一千兵进城，其余的驻扎城外。到了城里，先往府中搜括钱粮，又将监狱打开，放出死囚；又将胡礼全家杀戮，将所有金银财宝搜括一空，复令一千兵卒分往民间掳掠，整整搜括了三日，把一座九江城中所有的富户，全行搜括殆尽，也得了三四十万。可怜城中那些百姓，见了如此贼兵，只恨少长了两条腿，跑不快，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携男扶女，只望城外逃命，那里还顾得什么家财。雷大春将货财搜括已尽，他便留了一员偏将、二千贼兵在城中守城，其余仍回樵舍。到了樵舍大营，将以上事说了一遍，便命众贼将所有搜括来的财物悉数运入大营。宸濠一见有三四十万，好不欢喜，因与大春说道：“非将军之力，不能得有如此巨款。今有这一大宗粮饷，也不患军中无饷，也可与王守仁力战了。”说罢大喜。雷大春亦自以为得计，于是便在樵舍练军、练阵，又于沼湖一带岸上立下二十余座寨棚，准备与王守仁对敌。

你道王守仁破了南康，已有好些时日，为何不进兵前来，只因王守仁真个有了大病，始则身热头痛，继且人事不清。原来沿途辛苦，寒热不安，又兼东奔西战一夏，受了暑热，遏伏胸中，

不曾发作，现在却得了个秋温的病症。所以这些日均在南昌府中养病，不曾出兵。直至半个月后，病势方才渐渐退减，又过了八九天，才能起床。这日便拟力疾从戎，忽然京城里有探马前来报道，说是武宗因宸濠久战不克，御驾现要亲征。王守仁听了此言，实在大不为然，因暗道：主上虽有此意，难道在朝各大臣总没有一个力谏么？而况我前者已有表章驰奏进去，奏称南昌已破，宸濠不久亦将就擒，何以主上仍自要亲临？我就殊难明白了。毕竟武宗何时出京，何时亲征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明武宗御驾亲征 朱宸濠暗遣刺客

话说王守仁得有消息，知道武宗要御驾亲征，心中颇不为然。你道这是何意？原来王守仁却有一番用意，实因六飞远出，内外皆有可惧之处：内则阉宦专权，虽然刘谨伏诛，而后起者亦不一而足，难保不趁御驾远出之时，忽生事端；外则因宸濠现已一败涂地，可不劳御驾出巡，而且宸濠交通肘腋，保无内官私通，宸濠属令他沿途设法暗伺武宗，因此或有不测之事。所以王守仁左思右虑，殊不谓然，若要专折进谏，已来不及。莫道王守仁此虑非是，后来武宗驾至半途，几为宸濠所算，此是后语，暂且不表。

且说武宗这日接到王守仁的表章，因宸濠尚未克复，遂决计亲征。时有内阁学士杨廷和苦谏不听。以安边伯许泰为威武副将军，领先锋事，趋南京；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趋江西；令王守仁兼领巡抚事。各领雄兵十万。自统御林军三万，率众南征，择定正德十四年秋八月辛酉出师。到了辛酉这日，督率大队出了部门，分兵两枝：武副将军许泰直奔南京；自与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督率王师。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江西进发。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退保樵舍之后，又令雷大春取了九江，军中粮饷亦甚丰足。又集岸为营，立了有二十余座寨栅。雷大春在九江反监劫狱之时，又放出许多死囚。内中有二名大盗，一唤赵虎，一唤

钱龙。此二人都是臂阔肩开，膂力极大，有万夫不当之勇，又并能飞檐走壁。宸濠得了这二人，更是大喜。赵虎、钱龙本来是安徽寿州府独峰山的强寇，因为在九江犯了案，被捉在监牢收禁起来。他二人还有两个结义兄弟，现在二龙山聚积了一二千喽兵，专门打家劫寨。当下赵虎、钱龙即与宸濠说道：“小人蒙千岁之恩，无以为报。今观千岁营内，大将虽然不少，尚恐不敷调遣。小人尚有两个结义兄弟，一姓周名唤世熊，一姓吴名唤云豹，均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在二龙山落草，手下有一二千喽兵。小人愿到二龙山将这两个结义的兄弟并所有喽兵全行招来，以为图报之地，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宸濠正虑战将不敷调遣，今闻此言，怎得不喜？因大喜道：“难得二位军士肯保孤家，去招人马，到此立了功，甚是可喜。孤今封二位为游击将军之职，俟事定之后，再行加封。”钱龙、赵虎当下谢过，复又说道：“事不宜迟，末将等即须前往招集才好。”宸濠道：“但不知此去二龙山有若干路程，往返须要几日？”钱龙道：“十日足矣。”宸濠道：“愈速愈妙。”钱龙道：“总不误千岁的大事。”说罢，二人出了营，飞奔二龙山而去。不足十日，果然周世熊、吴云豹带了一二千喽兵，随同钱、赵二人一齐到此。当下由钱龙、赵虎带领去见了宸濠。只见他二人也生得虎背熊腰、豹头环眼，生得十分雄壮。宸濠看罢大喜，因也封他二人为游击将军之职，并令他四人同为随驾护卫。四人感谢不已。带来二千喽兵，即改为护卫亲兵，仍归赵、钱、周、吴四人统带。

宸濠吩咐已毕，次日，忽见有个营官带了一个人进来见宸濠，说道：“禀千岁，末将昨日巡营，捉得奸细一名，正要解往大营听千岁发落。那奸细称是京城里张太监差来的，说有机密事

面禀，并有书信面呈。”宸濠问道：“此人现在哪处？”那营官道：“就是此人。”宸濠命将那人带上，营官即将那人带过来了。那人一见宸濠，先行了礼，然后跪在下面说道：“小人姓陆名宝，只因内宫老张公公差遣小人星夜到此，有机密事奉禀，求千岁屏退左右，小人好奉告一切，并有书信面呈。”宸濠道：“左右皆是心腹，尔但将书信取来呈阅。”陆宝听说，便从腰间将书取出，呈递上去，宸濠接过，将书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心中十分喜悦。因说道：“孤知道了，你可到外面去歇息，明日回去吧。”陆宝站起来，即刻出去。

宸濠当下即将李自然等请来议道：“方才接着张锐的密书，说昏王已经出京，亲自到此，与王守仁合兵一处，前来伐孤。张锐属孤可于半途密遣刺客前去刺驾，此计虽云极好，争奈其人难得。先生及诸位将军意中可有为刺客的人么？若将昏王刺死，孤还怕什么王守仁么？”李自然沉吟半晌道：“这人可实在寻不出来。”话犹未了，只见钱龙、赵虎奋身而出，向宸濠说道：“千岁若见信，未将愿当此任。”宸濠见是新来的二人，恐怕他们口是心非，不能坚信，因踌躇未及回答。钱龙、赵虎见宸濠不答，他二人疑惑宸濠怕他们本领不济，因又说道：“千岁闻言不答，想是因虑未将等不能干得此事么？未将请自先呈小技，以坚千岁之信，何如？”这句话忽然把宸濠提醒过来，暗道：我何不先试他们一番，若果本领高强，也可使他们前去。因道：“孤正虑你们二人的武艺不知能否充当此任，今既愿献技与孤一阅，这可好极了。”因命人取了一竿大纛旗，在旗顶上系了一面令字旗，竖在大帐面前，命他二人上去，将令旗取下。左右答应，即刻将大纛竖好。钱、赵二人也就将外衣即刻脱去，先向宸濠请了个安，然

后走到帐下。只见钱龙将身子一弯，立刻由竹竿上猿升而上，瞥眼间已将令字旗取了下来，复走到宸濠面前，把令旗呈上。宸濠见钱龙有如此本领，心中暗喜，口中称赞不已。钱龙退在一旁，只见赵虎又上来，说：“千岁在上，末将请将这面令字旗仍然送了上去。”说着，便将令旗取过来，即刻转身到了帐下，宸濠定睛细看，看他如何上去。那知比钱龙尤快，转瞬间已上了大纛，但见他一只手执住大纛的竹竿，那一只手上面挂令旗，立刻将令旗挂好，复从顶高处跳落在地，真个身轻，连响声皆没有。

钱龙见赵虎如此献技，以为比自己还胜几分，钱龙复又走到宸濠面前，跪下说道：“末将还能平地飞上半空，不由大纛上去，即将令旗取了下来。”宸濠道：“尔可再试一试，与孤细看。”钱龙答应，登时走出帐外，真个是脚一跺，早已飞身到了半空。正欲去取那面令旗，哪知赵虎见钱龙如此，他也存了个获胜的心，钱龙才要去摘旗，赵虎已飞到那里，两个人对面两手执定大纛，两双脚皆向外撑开，犹如两个蜻蜓贴在花枝上面。宸濠看见，十分喜悦，因大声说道：“二位将军请下来，孤有话面说。”钱龙、赵虎二人登时跳落，走到宸濠面前。宸濠夸赞道：“将军武艺，虽古之剑侠亦不过如此。孤得将军，正天之赐孤臂助！尚望将军努力建功，若将昏王于半途刺死，将来孤定封二位将军为平肩王，以偿此不世之功便了。”当下钱龙、赵虎好不得意，因即说道：“不知昏王从哪道而来。”宸濠道：“必定由旱路取道湖北，将军可于湖北荆襄一带，等他便了。”钱龙、赵虎二人当下答应，即刻退出帐外。当日就预备动身。宸濠又发了四百银子，与他二人作为盘费。二人收下。次日即打了包裹，暗藏利刃，离了樵舍，直望荆襄进发。暂且不表。

再说王守仁这日得了探马来报，说是宸濠令雷大春攻取九江，现在九江已为雷大春所破，城中所有钱粮，悉为贼将所得，已运往樵舍，充作粮饷。王守仁听罢，大惊道：“宸濠之得九江，皆因某患病耽延，不能出兵，以致如此。今逆贼既退守樵舍，若不速速进兵，恐逆贼又将分兵攻取他郡，那时却又滋蔓难除了。”当下即传令各军，即于次日一齐拔队，望樵舍进发。各军得令，次日即便起程，日夜趲赶，不一日已至樵舍。但见对岸贼营林立，集岸为营，约有二十余座寨栅，且都是依山临水，甚是坚固。王守仁当下就在对岸立下大营。不知王元帅如何进攻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巧立水军联舟作阵 议破战舰用火为工

话说王元帅的大兵在樵舍对岸立下大营之后，便聚集众将商议道：“逆贼集岸为营，我军隔湖相对，当何法破之？”徐鸣皋道：“在末将愚见，非水战不行。若水战势必渡舟而过，不然偌大的湖面怎么飞越过湖？”王守仁道：“将军之言虽善，赶来急切哪里去觅得这许多渡船？”徐鸣皋道：“末将亦正虑及此，只好再作计议便了。”当下退出。大兵就屯扎此处，以待王守仁寻思良策。

再说宸濠自打发钱龙、赵虎二人去后，这已探报王守仁大军已于对岸立下营寨，不日便要渡舟而来。宸濠闻报，便聚众议道：“王守仁既亲统大兵，于对岸已立下营，不日即要渡舟而来，当以何策抵敌，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只见李自然献计道：“某有一计，是非水师不足抵御敌军。但水师固非船不行，尤在平时，各兵卒操练纯熟，不畏风涛波浪，方可对战。我军于水军素未习练，何能使其乘舟？今有一法，可使三军在洪涛巨浪之中，如履平地，虽王守仁亲统大军渡过湖来，亦不患其不胜。”宸濠道：“先生之言，甚合孤意，但不知好用何法，可使三军不畏风涛。”

李自然道：“昔庞士元以连环计献曹操，孟德虽为周郎赤壁之败，其咎实在孟德自己不胜，并不能怪庞统所献之计非善。而且彼时又在冬令，非东南风不能用以火攻，后来为孔明借风，致

有赤壁之败。今某拟仿照庞统连环之法，联舟为方阵，三军固无风波之可畏，就便王守仁大兵南渡，也不患不能抵敌。”宸濠道：“善则善矣，若王守仁也效周瑜破曹之计，用火攻之，那时不又居大败之地么？”李自然道：“千岁之言差矣！现值秋令，西北风居多。我军现居西北，敌军现在东南，如遇东南风，我军方才可虑；若是西北风，而敌军纵火，是自己延烧耳！王守仁断不为此。且现在也绝无再有个诸葛亮，可以借三日三夜东南风。况乎王守仁就便计及到此，急切又从哪里得许多船只，可以装载引火之物。此事万万不必虑得的。”宸濠听了此话，也颇以为然，因道：“先生既如此说，但不知须船几何？”自然道：“某早为千岁预备下了。”宸濠大喜，因道：“就烦先生为孤一联方阵可乎？”自然道：“某敢不遵命！”说罢，即起身而去。

原来李自然当宸濠兵屯樵舍之时，他即早虑到此。是凡沿湖一带船只，早已为他雇下，共计六百余只。现在奉了宸濠之命，便去将各船招集湖中，大小配搭，用铁索连环起来，十只一排，共计六十四排，上用木板铺盖，联为方阵。却按着六十四卦，往来有巷，起伏有序。船上遍插五色旗幡，中央插着黄旗，以宸濠为水军统领，居于中央。东方青旗，南方红旗，西方白旗，北方黑旗。以东方为前军，却使雷大春为管带。南方为后军，以吉文龙为管带；西方为左军，以周世熊为管带；北方为右军，以吴云豹为管带。俱各调护，便去宸濠帐中复命，即请宸濠上船观阵。宸濠大喜，当即随同李自然出了大帐，走到岸边。只见湖心里的水师，排得如同方城一般，五色旗幡，飘摇蔽日，甚好看。宸濠极口赞道：“非先生高才，不能计及到此。有此方阵，虽王守仁统带百万雄兵前来，孤亦无忧矣！”说罢，狂笑不止。当下便

下了马，与李自然同上了船，就中军坐了片刻，又往各处看视一回，真个是如履平地。当下便传出令来，命次日晨初，先行操演。众水军得令，预备而去。宸濠又与李自然仍回旱寨。

次日天明，即到了水寨，仍就中军坐定。一声令下，起鼓三通，只见左、右、前、后，各军护拥着中军，各按队伍分门而出。是日正是西北风大作，各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稳如平地。三军在船中各踊跃施勇，刺枪施刀。前后左右，各军旗幡不杂。宸濠立于中军，观看操练，心下十分喜悦，以为不但可以自保，而且操必胜之权。各军操演了一会，宸濠命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宸濠又谓众将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李军师如此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涉险风涛，如履平地。”众将亦深自佩服。是日宸濠仍回旱寨而去。到了旱寨，升帐已毕，又聚将而言回：“水军得军师妙计，固已万无一失。但是陆军虽然即岸为营，仍宜格外小心为要。”邝天庆道：“末将当率领各将，认真操练，以期共成劲旅。”宸濠道：“操练团属用兵最要之事，孤看每营尚欠布置。孤意拟每营埋伏弓弩手二百名，计共二十四营，可挑选五千精锐，专充此事。以便敌人前来冲陷旱寨，有此弓弩手抵御，任他雄兵百万，也不能冲进营门里。可再多设樁木、炮石，加意预备，不患敌人飞渡而来。”邝天庆答应而去。

此时却早有细作报入王守仁大营而去。王守仁当即升帐，聚众议道：“宸濠现在又联舟为方阵，准备以御我军。但是我军驻扎此地，不能旷日持久，且贼军亦断不容我久扎此地。我不攻他营寨，他也要前来进攻。贼军固能联舟为阵，我军亦可如此办法，以便渡江而去与他对敌。所虑船只毫无，不必说联舟为阵，就便欲要渡河，亦不可得，只便如何是好？”徐鸣皋道：“便是末将亦

早虑及此，欲渡江进战，非船不行，不知这逆贼许多船，是从何处得来的？”王守仁道：“光景是他预先雇下，专为此事的。”大家正在忧虑，忽见营兵进来报道：“吉安府伍大老爷由南康来了。”王守仁一闻伍定谋前来，当即请入大帐。

伍定谋行礼已毕，即向王守仁曰：“元帅亦见逆贼结舟为阵乎？”王守仁道：“便是本帅正虑及此。因此间无船可雇，不能渡军而北，如何是好？”伍定谋道：“逆贼今联舟为阵，有此一举，逆贼死期将至了。”王守仁惊道：“贵府何出此言。某正以此为可虑，贵府反说他死期将至，吾甚不解谓何？”伍定谋道：“元帅所虑者又何谓？”王守仁道：“虑他这方阵不易破耳！”伍定谋道：“元帅以为可虑，卑府却以为可喜。愿与元帅言之，即知逆贼不久将死了。”王守仁道：“便请一言，某当闻命。”伍定谋道：“元帅岂不闻赤壁鏖兵之事乎？时虽不同，而事则一律，岂非该贼之自甘就死么！”王守仁道：“贵府之言虽有，但某有谓不然者。赤壁鏖兵，幸有东风之力。今正逢秋今，西北风当时，逆贼现居上游，正当西北，我若纵火烧之，是自己延烧也。赤壁一役，何可效法？”

伍定谋道：“元帅所谋，未始非是，但卑府已虑之熟矣，若由下游潜渡上游，绕伏贼后纵火，贼又何能躲避乎？此事不劳元帅费心，卑府已预募得轻舟百艘，为纵火计矣。来日当潜使六十艘来，为元帅调度人马，其余四十艘，卑府为自用。现在纵火之料，仍未备全，一俟齐备，卑府当于前三日使舟前来，并约元帅届期行事。卑府现在仍须驰回南康，调度一切。故急急前来为元帅送信，请元帅不必过虑；但传令各军，届期预备接战破贼便了。”

王守仁听了这番话，真是大喜，当下让道：“某虽身居统帅，其才智愧不如君，真个惭愧。”伍定谋也谦道：“卑府不过一得之见，或者侥幸成功，何敢自居才智，总之均为国家公事，义不容辞。元帅又何必如此谦让，使卑府立身不安了。”王守仁道：“某非过谦，其实惭愧。”伍定谋又过：“卑府就此告辞，一经预备齐全，即遣舟前来，以便元帅督兵西渡。”王守仁道：“某当听候贵府来信，便即督兵西渡可矣。”伍定谋告辞而去，王守仁相送一回，复又夸赞了一会，这才饬令众将告退。不知何日渡江去破方阵，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师成熊票大队南征 性本豺狼中宵行刺

话说伍定谋退出大营，当下潜渡南康。原来南康离南昌只三百里，兼程趲赶，不过一日一夜即到。伍定谋到了南康，当下即将预雇的大小船只一齐招集，挑选了四十艘，内装干柴、枯草，上加桐油、松香、硫磺、焰硝之类，每船拨兵二十，各带火种，令王能统带，将这四十艘实蒿灌油，暗藏于南康一带深港之内。其余即派令卜大武押着各船，陆续渡往北岸，限五日后全行渡过，仍散布于各港内埋伏，听候调遣。分拨已定，只等纵火杀贼。暂且不表。

且说钱龙、赵虎二人各带了盘程，离了樵舍，直望荆襄一带而去，上追御驾。一路探听，这日到荆紫关，听说御驾已将次行到，他二人即在荆紫住下等候。不到二日，只见荆紫关一带的往来行人，皆说武宗圣驾明日即到，于是六街三市，文武大小官员，皆纷纷预备接驾。沿途各家皆张灯结彩，摆设香案，以便圣驾经过，好去跪接。

又隔了一日，果见头站牌已到。约至午牌时分，只见拥护的人走来说道：“圣驾已离此不远了。”接着又有一骑探马如风驰电掣而来，一路喊道：“尔等各居民听着：圣驾顷刻就经过此地，均须两旁跪接，毋得喧哗，致惊圣驾。若有犯者，即交地方官照例惩办。”一面说，一面跑了过去。不一会，只见许多羽林军排道

前引，两旁铺户居民知道圣驾已到，当即跪列两旁，以便接驾。但见羽林军走了好一会儿，才见一对对龙旗、凤帜、月斧、金爪，紫袖、昭容、锦衣、太监，只见一班细乐，八对提灯，五百御林军护驾，王侯世爵，一个个玉带金冠，御前侍卫，两旁分走，皆是花衣锦帽。末后有一柄曲柄黄罗伞，下遮着一辆朱轮，朱轮里面坐着一位，龙姿凤目，头带九龙盘顶的金冠，身穿五爪盘金黄龙袍，腰围玉带，脚踏粉底乌靴，真是凤目龙颜，不愧帝王之相。朱轮过去，后面又有许多随驾护卫，簇拥而行，皆是身骑骏马，随护朱轮。末后，便是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所带的雄兵。一路行来，虽则有数万人马，却是肃静无哗。只闻马蹄声响，不闻人语之声。钱龙、赵虎此时也躲在人丛中瞻仰圣颜。不一刻，武宗进了行宫，所有御林各军皆扎在行宫四面。又过了一刻，只见有两个小太监捧着圣旨出了宫门，向各官宣旨道：“圣上旨意，着令地方各官一律退去，所有随扈各官将着即暂歇一宵，明日天明拔队趲赶前去。”各官遵旨退下不表。

再说钱龙、赵虎两人在人丛中听见这个消息，圣驾明日就要起銮。当下两人即走到一个僻静处所，彼此议道：“今昏王已到，明日就要前去行刺，恐有误大事，反为不美。不若今夜便去行事，只要将这昏君刺死，你我这场功劳，可真不小。将来宁王身登宝位，你我还怕没有高官厚禄么？”钱龙道：“今夜何时前去呢？”赵虎道：“若早去，恐行宫里未曾睡静，给他们看出来，反为不美，所谓画虎不成，反被犬害。莫若今夜三更以后，你我各带兵器，纵身直入，只要寻到昏君，一刀刺死，那就大功告成了。”钱龙道：“此言甚善，我等当先回客店住下，等到那时再去便了。”于是二人便走出僻静地方，径往客店而去。到了客店，便叫店小二

打了两壶酒，拿了两碟菜，彼此对饮起来。一会儿，饮酒已毕，便去房内歇息，专等三更以后前去行刺。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两人睡了一觉，便惊醒过来，听了听，才交二鼓，时候尚早，复又去睡。又睡了一会，却已三更将近。他二人即便起身，将外面衣服脱去，内穿密扣元色紧身短袄，下穿元色扎脚马裤，脚踏薄底快靴，头上扎了一块元色包脑，背插利刃，走到房门口较轻地将房门拨开。二人走出房门，复又倒关起来，走到院落，一耸身飞过墙垣，就如两条乌龙一般腾空而去，出了客店，直望行宫而来。不一刻，已到行宫。二人先跳上院墙，四面一看，见行宫里面虽有些灯光，却是半明不灭又听得里面更锣之声不绝于耳，钱龙即与赵虎悄悄说道：“老兄弟，你听宫里这一片更锣之声，往来不绝，照此如何下去么？”赵虎道：“这倒不妨，这些打更的，哪里有什么本领，不过借此在这里混一碗饭吃吃而已。我们下去，只要避着他们，不与他们望见，即不妨事了。即使遇着那些更夫，不待声张，一刀将他杀了也就可以无事的。”钱龙道：“话虽如此，却要格外小心才好。”二人说着话，再听一听，已转三更，钱龙又道：“老兄弟，我们下去吧，时候可也不早了。”赵虎道：“我们走一条路不行，你在东，我在西，你我分头而进。”钱龙道：“不是如此办法，还是一起下去，彼此才有个照应。一被里面的人看出来，上来动手，也得有个帮助。你若在东，我若在西，那时有了事，怎么呼应得灵的？”赵虎道：“也好，我便与你同下去吧。”说着，二人将身躯一晃，只见一道黑光飞上正殿，二人便伏一瓦椽内望下面一看，见有两个更夫，一人提着手灯，一人敲着更锣，由后绕转过来，却好走到正殿下面。钱龙、赵虎怕被更夫看见不妙，因将身伏定瓦椽上面，等更

夫过去走得远了，才将身子立起，向后面一看，只见后面还有三进，皆是瓦缝参差，非常坚固。于是二人一缩身，便由正殿屋上窜到后殿屋上，不意将后殿屋上瓦踏翻了一块，落下来，只听“拍”的一声响，那块瓦跌落下面，打得粉碎。二人吓了一跳，又伏定身不敢稍动。幸而下面并无人问，也无人出来看视，他二人才算放心。停了一会儿，又一齐窜到第二进屋上，正要往第三进去，却又从第三进左侧夹巷内来了两个更夫，敲着锣经此而过。他二人又不敢动弹，还是等两个更夫走了过去，他二人这才窜身向第三进而去。

到了第三进屋上，先将身躯伏定，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齐用了个猿猴坠枝的架式，将两只脚踏在屋檐口，身子倒垂下来向里面观看，只见正中一间中间竖了一块匾，是“寝宫”二字。钱龙、赵虎知道武宗一定住在此处了，但又不知住在哪里房间。当下赵虎说道：“据我看来，一定住在上首这房间内无疑。我们何不先去将那窗格上的红纱戳破了，先看一看，便知分晓。”钱龙道：“是。”因此二人又将身子由屋檐下蜿蜒而下，靠近纱窗，使用刀在那细纱上轻轻戳了一个小孔，钱龙即便单觑眼向里面看去。只见里间烧着一对双龙的红烛，已烧残了半截。紧靠纱窗，摆着一张海梅嵌大理石的御案，中间设了一把盘龙宝座，两旁皆用红绫糊在板壁上，一色簇簇生新。左右有八把交椅，四张茶几，椅几之上皆用着红缎子盘金龙的椅披、几袱。上首有一张衣架，上面挂着一件簇簇新黄缎盘金龙袍，就是日间武宗在龙舆内所穿的那一件。衣架旁侧挂着一条盘龙嵌宝的玉带，上首有一架盔盒，盒盖上架着一顶盘龙金冠。当中有一张海梅朱漆上下两旁盘龙的御榻，挂着一顶黄绫描龙宝帐，近在御榻下面，有八个

小太监，分在两旁，和衣而睡。寝宫门首又有四个护卫，带刀而立，却皆靠着寝宫门，立在那里打盹。

二人看毕，料定武宗睡在那龙榻上面了，因此二人打了个暗号，钱龙即将手中刀轻轻在那纱窗上拨了两拨，里间格子一转已离了窝槽，于是又伸进一只手，轻轻地将里面格门抽出来，放在一旁，又去将窗格拨下。做了好半会的手脚，并无一毫声息，也没有一人知觉。钱龙、赵虎当下好不欢喜，以为武宗必定为其所刺。于是赵虎在先，钱龙在后，两人手执钢刀，一窜身飞身入内，手起刀落，直望御榻上砍下。不知武宗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焦大鹏行宫救圣驾 明武宗便殿审强徒

却说钱龙、赵虎手持利刃，窜身进房，直奔御榻而去，走到御榻面前，急将龙幔一掀，哪知用力过猛，一阵风将武宗惊醒。武宗睁眼一看，见榻前立着两个刺客，浑身紧身衣靠，相貌狰狞，身材高大，手持两把明晃晃的钢刀。武宗只吓得乱抖，心中暗道：“悔不听杨延和之谏，致有今日之祸，朕命休矣。”急欲喊人前来救驾，只见那两个刺客，已要狠狠举起钢刀，向自己砍到，口中叫道：“昏王，看你尚有何法逃得性命么？”手中的利刃正要砍下。武宗忽见窗处复又飞进一人，手执宝剑，直奔御榻而来。武宗这一吓，真也是魂飞天外，暗道：何其刺客如此之多？这里现放着两人，还怕不足，又加上一人，光景欲将朕分为三段了。正在暗道，忽听咕咚两声，接着当啷一声，见先来的那两个大汉已跌倒在地，后来的那一个跪在床前，口中称：“万岁在上，小人焦大鹏奉了王元帅之命，特来保驾。这两个刺客，已为小人刺倒了。万岁勿惊，小人在此。”

武宗这一见，真是喜出望外，当下即从龙床上坐起来，喊那些太监护卫拿刺客。那四个带刀护卫一听此言，哪敢怠慢，从睡梦中提了刀，大踏步抢走过来。见龙榻前跪着，疑惑他是个刺客，为武宗将他捉住，跪在那，便举起刀来即向焦大鹏砍到。武宗一见，赶忙喝道：“尔等护卫宫中，原所以防不测。今尔等不知小

心有刺客前来，你们那里如此糊涂，明日即行革去尔等的护卫，再严加重办尔等护卫不力的罪名。朕若非这焦大鹏前来救驾，朕已早为刺客所算了。还不快将那两个刺客缚起来，明日交荆州府严刑审讯。”那四个护卫听了这番话，随即跪下碰头请罪，道：“臣等罪该万死，求万岁暂息雷霆。”武宗又命那四个护卫起来，去捆打倒的那两个刺客。那四个护卫当时又碰头谢了恩，这才站起来，走到钱龙、赵虎二人跟前，先将他二人拖了出宫，然后才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此时里里外外，皆得了消息，所有那些护卫大臣、御前侍卫、随驾太监俱纷纷扰扰进了宫房，不一刻，那管带御林军侍卫以及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亦皆到宫房请罪。武宗便命张忠、刘晖进了寝宫。先给武宗跪请圣安，然后碰头说道：“臣等保驾来迟，罪该万死！现在刺客想已捉住了。”武宗便指着焦大鹏道：“若非他前来救驾，朕之性命，已送于两个之手了。二卿远在宫外，却非卿二人之罪，不过这宫内的所有护卫太监，实属疏忽已极，毫不防范，着即交二卿明日拟定罪名，以警疏忽之咎。”张忠、刘晖当下即也遵旨。此时天已明亮，武宗即命张忠、刘晖，将焦大鹏好生带出宫门，并飭令传旨各营，今日驻蹕荆州府，便将此案讯明，再行起銮前进。当下张忠、刘晖将焦大鹏带出宫房，便留在刘晖营中止歇。又将谕旨传知各营前队统带，令各军先到荆州驻扎。

武宗此时梳洗已毕，当有小太监呈请早安。武宗早宴已毕，只听静鞭三响，武宗升殿。刘晖、张忠等一班随驾大臣、侍卫，皆上殿早朝，三呼万岁。当有领班护卫大臣奏道：“臣启奏万岁，夜间所拿的两名刺客，是否径交荆州府严讯？抑万岁先行钦审，然后再送交荆州府拟定罪名？”武宗听奏道：“尔等可即将那两名

刺客先行带上殿来，俾朕先审问他一番，究为何人指使。然后，再交荆州府拟罪。”领班护卫大臣当即遵旨退下。

不一刻，即将钱龙、赵虎带上殿来，将他二人推倒，跪在下面。武宗伏在御案上闪开龙目，再将他二人细细一看，只见钱龙、赵虎二人，右臂皆为剑所伤，血流衣襟。你道这是何故？原来他二人当在寝宫行刺时，皆是右手执刀，所以焦大鹏一进来，即将宝剑先伤了他二人的右臂，使他举刀不来，又不便将他二人杀死，须留活口为将来审问口供的地步。所以钱龙、赵虎二人右臂皆为所折，血流衣襟。

你道焦大鹏又何以得知钱龙、赵虎前来刺驾，他从南昌奔到此处救驾呢？原来他却有人使他前来。这日他在沿湖一带观看湖中的水景，只见他师父傀儡生忽然从空中落下，向他说道：“徒儿，徒儿，尔可速速回营与元帅禀明，即日驰赴荆紫关行宫救驾。”焦大鹏当下便问道：“难道圣上有人暗算么？”傀儡生道：“正为有人前去行刺，所以为师特命你前去干这一场大功，好让你讨了封赠，将来好成正果。”焦大鹏听了此话，便请傀儡生一同回营。傀儡生道：“为师尚有要事他往，你可即刻回营，与元帅说明，不可耽搁。务限八月二十三日到达荆紫关，三更以后，前往行宫，捉拿刺客。一切勿误！”焦大鹏听了此言，却也不敢强留傀儡生，当即回身奔赴大营，见元帅呈明一切。王元帅见说，吃惊不小，当于焦大鹏说道：“本帅料这刺客，定是宸濠所使。既蒙傀儡老师属令义士前去救驾，义士可不能迟缓。”即刻出了大营，直奔而来，却好到了荆紫关，正是八月二十三这日。他却是日间到的，等至三更将近，便到行宫左右探看。等了一会儿，果见有两个黑汉子由院墙上跳过去，那时焦大鹏便要赶上去捉他，

复又想道：我不到那真真危急之时，再行拿捉，一来不见我焦大鹏的本领，二来圣上也知道我这人。所以一直等到钱龙、赵虎进了寝宫，走到御榻面前，将龙幔掀开，举刀在手，要望武宗去砍，这个时节，他才飞身进内，将钱、赵二人右臂折伤，救了武宗的圣驾。这就是焦大鹏由南昌起程、直至救驾捉拿刺客的一段原委。

此时钱龙、赵虎二人跪在殿上，并无刑具，因武宗既未带有御刑、荆紫关又无有司衙门，所以无处去寻刑具。而且钱龙、赵虎业已折伤右臂，已经不能动弹，断无再会逃走之理。只用了些绳索，将他腿脚捆绑结实，跪在那里便了。武宗在龙案上向他二人问道：“刺客，你二人姓甚名谁？朕看你二人倒也身材高大，有此本领，为什么不做忠臣孝子，偏要前来行刺朕躬？你与朕有何仇隙？究为何人所使？速速招来。”

钱龙、赵虎跪在下面，听武宗问他这一番话，因即怒目圆睁，大声喝道：“昏君，若问咱的名姓，咱唤钱龙，他唤赵虎，咱们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使。只知道你这昏君，罪恶贯盈，天下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咱家所以代民伐罪，替天行道，前来刺杀你这昏君，为天下子民除害。今既被捉，也算咱家做事不到，致被妖人前来所擒，要杀就杀，咱家没有口供。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当，不知道扳人避己，以图赦罪之地。而况今日杀了脑袋，二十年后又见一个堂堂的英雄。这脑袋瓜子挨一刀，又算什么大事。昏君你快些将咱家杀了罢，咱家是没有口供招来，若要咱家招口供，就是刺客这二字。”

当下武宗听了他二人这一番话，龙颜大怒，因喝令左右即将他二人推出，凌迟处死。当有刘晖奏道：“万岁且息雷霆之怒，论

国家刑法，行刺圣驾、触忤圣颜皆是凌迟处死。但是这两个死囚必非专主前来，定有旁人指使，须得彻底根究，问明指使之人，方好一同治罪。若现在因一怒之下，便将他二人处死。这两个死囚原知死有余辜，可便宜了那指使之人幸逃法网。他二人既死，又从何处追问指使的首犯呢？据臣愚见，莫若先将这二个死囚每人重责一千大棍，然后再审问他的确实。又恐上扰圣躬，或即发交荆州府严刑审讯，说要将他的实供讯出，究竟是何人指使前来？方好一例治罪。臣一得之见，不知圣意如何？”武宗虽听此言，还是怒犹未尽。毕竟武宗曾否准奏，钱龙、赵虎此时曾否凌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明武宗移蹕驻荆州 孙知府奉命审刺客

话说武宗因刘晖进奏，当下怒犹未息，便命力士将钱龙、赵虎二人拉下丹墀，各责一千大棍。左右一声答应，即刻将钱龙、赵虎拉下，每人用力打了一千大棍。哪知他二人毫不畏惧，那棍子打在他二人身上犹如打在石头上一一般，不必说皮肉未损，连痛也不痛。只听他二人在下面大笑不止，武宗更加大怒，又命每人再责一千棍。哪知他二人仍然如此，却把大棍打折了两根。他二人复又笑道：“昏君，你不必说是拿大棍子打我，就便取把钢刀来在咱家身上乱剁，看咱家可惧也不惧。”武宗没法，只得命力士仍将他捆绑定当，发交荆州府严刑审问。张忠复又奏道：“奴才看这两刺客本领既然高强，而且有运功之法。焦大鹏既可制服得住，莫如即将他二人交与焦大鹏，沿途看管，或者尚无逃逸情事。若交别人看管，犹恐不妙。”武宗当下准旨，即发焦大鹏沿途押解该犯，并沿途护驾随行，以防再有行刺等事。说罢，就命起蹕当下有人将钱龙、赵虎交与焦大鹏。

这里武宗也就即刻起群，出了行宫，直望荆州越赶而去。在路行了一日，到了傍晚，已至荆州境界。荆州府孙理文早已得着信，已带着文武各官，出城迎驾。当下跪迎圣驾已毕，即随着圣驾一齐进城。城内亦早已备下行宫。武宗进了行宫，即刻传出旨来，命将钱龙、赵虎行刺两个钦犯，交与荆州府严讯，务要连夜

讯出口供，若无实在供词，定即将荆州府革职。

这道旨意一下，荆州府那敢怠慢，也就立刻将钱龙、赵虎二犯带入衙门，登时上了刑具。传三班衙役并各种刑杖各种严刑，又将焦大鹏请到衙门，以资帮助。登时升堂，将钱龙、赵虎二人带到堂上。只见他二人立而不跪，荆州府喝令跪下，钱龙、赵虎也喝道：“这昏君的殿前，咱爷爷也不过跪倒而已；你这一个小小知府的衙门，咱们不配给你这赃官下跪。”荆州府大怒，喝令将他拉下，先每人重责一千板，然后再问。左右差役一声答应，即刻将这两个死囚拖倒在地，褪下裤子，每人打了一千大板。哪知他二人依然如是，毫无痛楚。荆州府甚为惊诧，因问道：“似此重刑不畏，刑杖如何问得出口供来？”当有一个老差役上前说道：“这两个犯人会运地功，若令他放在地下去打，不必说每人一千板，就是每人一万板，也是无用。只有一法，须将他本身着人抬离了地，然后着力再打，或者可以使他痛。”荆州府闻言，便顾左右，那身强力壮的，挑选了八个，四人抬他们一个，将钱龙、赵虎抬离了地约有一尺多高，一面又使将那大板，尽力在他二人大腿上结实痛打，打到五百余板，只见两腿鲜血直流，皮开肉绽。钱龙、赵虎渐渐支持不住，却还咬紧牙关，死也不说痛楚二字，也不说愿招二字。直打到一千板，荆州府方叫众差役住手，将钱龙、赵虎推转过来，叫他跪下。钱龙、赵虎还是立而不跪。荆州府没法，只得问焦大鹏道：“该刺客如此倔犟，当以何法治之才好？”焦大鹏道：“小人愿助大老爷一臂之力，先使他跪下，然后再请大老爷审问便了。”说着，就走到钱龙、赵虎背后，只见他腰一弯，在钱龙、赵虎两腿弯内用二指轻轻一点，钱龙、赵虎不知不觉登时跪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原来人身上各处皆有穴

道，焦大鹏在他二人腿弯内穴道上点了一下，所以他二人站不住，登时两腿酸麻，跪了下去。

荆州府这才问道：“钱龙、赵虎，你二人为何胆敢前来行刺圣驾？究有何人指使？速速招来！或者本府尚可代你免其死罪，若再不供，免不得皮肉吃苦。”只见钱龙、赵虎大声骂道：“好个赃官，咱爷爷在昏王面前也不曾将实供招出；你好大一个知府，就想咱爷爷招出实供，除非你作了咱爷爷的儿子，咱爷爷可以告诉于你。如若不然，你休想咱们爷爷招出实供。咱爷爷前来行刺，是有人指使而来，这人可与昏君有切齿之仇，但不便告诉于你。你莫说以严刑吓我，就便将钢刀架在咱爷爷颈项上，咱爷爷也无实供的。”

荆州府见钱龙如此说法，不禁拍案大怒，便命人抬夹棍将他夹起来再问。差役一声答应，走上前来将钱龙拖翻倒地，即将夹棍在他小腿上夹起，两边的将绳子用力一抽，只听格瞪一声，夹棍已经两段，毫无痛楚。荆州府没法，又命人将点锤取来，在他胫骨上打了二十下。诸公可要知道，这点锤，州县衙门内向来是不常用，因为这刑法最是厉害，只要在胫骨上打二十下，这个人的胫骨登时就被打碎，虽再吃些首碎补也是不济，这人从此以后就成残废了。所以有司衙门内如有大案，皆是先用夹棍、铁索练，若再熬供，便用天平架，迫不得已，才用这点锤。今日这点锤如此迫切，一因这两个行刺圣驾的钦犯，将来总是要凌迟处死的；二来荆州府被钱龙、赵虎大骂极了，所以才用得这点锤如此急迫。当下众人将钱龙拖翻在地，取了点锤，在他两腿胫骨上，用力敲打，打了二十下，只见钱龙仍然咬着牙关，死也不肯供出。荆州府又命再打二十下，下面又打了二十下，仍是不招。荆州府

没法，只得叫将钱龙带在一旁跪下，复问赵虎道：“赵虎，你可速速给本府招明，不要如钱龙有意熬刑，本部堂也要叫你吃这点锤的苦楚了。”只见赵虎在下面大笑，说道：“你若问何人指使，即是王守仁使我等前来行刺昏君，这就是咱家的实供，此外再无实话的可供了。”荆州府更加怒发冲冠，又命人将赵虎拖下，也打了二十点锤。下面答应，即刻又将赵虎拖翻在地，用力在他两胫骨又打了二十点锤。那知赵虎亦复如是。不但荆州府急得没法，连那些众差役个个皆代荆州府耽忧。若照此问不出供来，明日前程就难保了。

大家正在那里暗想，只听荆州府又叫：“将赵虎拖转来。”赵虎到了当面，荆州府只得向他骗道：“赵虎，本府看你如此英雄，真算得是天下第一好汉，可惜你误为人用，听人指使前来，使你在这里受这痛苦。你可知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今日虽做了刺客，其实在先也是个极安分的良民，在你此时以为受人之托，必须终人之事。今事既未办就，你又为人擒获，本府料你本意以为作事不成，未能终人之事，觉得已负人的重托，再将托你的人招了出来，更觉对他不起，所以咬定牙关不肯将指使的人招出，免得他与罪同科。这是你的血气，有肝胆的人所谓一人作事一人当，不肯代累别人，你的心定然如此。本府倒也甚为钦佩。但不过本府还代你可惜……”下言尚未说出，只见赵虎说道：“你代咱家可惜甚么？”荆州府道：“本府代你可惜的既非本领不如人，又非肝胆不如人，只可惜你愚而不明，但知充作好汉，徒以一身枉死。本府试问你，这指使你行刺这人，平时你受过他什么恩惠？还是不以死相报不能报他的大德？若果有这番思义，竟要以死相酬，一将他招出来便万分对不起他，而又于自己以死相

报之意大相背谬，你就不必实招，好让你杀身成仁，完一个以死报知己的名节。设若指使你这人，尔并未受他的恩惠，他也不曾有什么恩惠施之于你，或以银钱贿属，或以官爵允你，你便他这累累多金、空言官爵就代他奋身行刺，犯这罪大恶极的科条，在先固未尝深思，现在还不知懊悔，这就未免可惜。你外似英雄，其实心也糊涂，愚而且憨了。”荆州府用了这一番说词，打算使他自己反悔，可以招出实情。不知赵虎可能从实招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用骗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复命

话说荆州府用了这一番说词，隐隐地打动赵虎，使他从实招出究竟指使的是何人。果然，赵虎被荆州府说了这番话，暗暗想道：“这官儿说的这些话倒也不错，我也不曾受过他什么十分恩惠，不过得了他一个虚名的官职，每人摊了二百银子，我便前来代他行刺。果真把正德君刺死，他将来做了皇帝，我还可以做个官儿。今又不曾将正德君刺死，又被他拿住，我不免又要凌迟。在先我在监牢里，虽然也不能活命，那还是自作自受，到了临时不过一刀将头砍下，不致受那凌迟之罪。今日为他前来行刺，反而轻罪又变重了。而况他已败得那样，现在御驾又去亲征，加上王守仁那里又放着许多英雄、武士、侠客、剑仙，他如何抵敌得住？眼见得也要身首异处，我纵不将他招出，他也是要死的，倒反代他瞒藏了一款，我却更加罪大。若将他招出，我虽不能活命，倒底扳出一个人来，也好代我分分罪名，或者我的罪倒反改轻些，也未可料。若一味的咬紧牙关不肯招承，难道这官儿还肯放松么？不但随后要受那凌迟之苦，这是当下这严刑拷问，也就够受的了，不如还是招出他来，也免得此时受这严刑的苦楚。”一个人低着头沉吟不语。

荆州府在上面看见赵虎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已猜到他八九分意思了，因又问道：“本府对你说了这许多话，你为何只是沉

吟，难道本府所说的非是么？或是你有什么委曲，也不妨与本府说明，本府也可给你剖析。”赵虎便说道：“咱家有句话不明白，你说咱家愚而无智，你怎么看出咱家没智呢？”

荆州府道：“本府说你无智却也不可，你可听本府一一告诉你，尔就知本府说的话不错，尔也就可知不智的道理了。你未受人家的大恩惠，甘为人家指使，来作此大逆无道之事，以致罪犯天条，一不智也；既来行刺，而又不成事，反至被捉，徒欲以一死报相托之人，反致自家皮肉吃苦，二不智也；既被严刑拷问，痛楚交加，就该供出指使之人，不但可免拷打，还可为自家分罪，以重减轻，尔乃计不及此，以为我是个英雄好汉，一个作事一人当，何必将指使之人拖出，不知尔之罪系为他指使而得，尔不将他招出是你因他得罪，那指使的人反得逍遥法外，无罪可名耳，是尔代他甘受凌迟之苦，三不智也。有此三不智，尔尚得谓之英雄好汉么？夫所谓英雄好汉，第一要恩怨分明，其次要见识广大，方算得是个英雄好汉。如尔这般行径，不但不英雄，不是好汉，真如一个无知的木偶，上了人家当，自己有杀身之祸，还自命是英雄好汉，不肯将指使的这人供招，情愿代他一死。怎教本府不可惜你是愚而无智么？你到仔细想想本府的话，可错也不错？”

赵虎听了这番话，忽然大声说道：“大老爷，你竟是个好官，咱家被你这番话说得咱佩服倒地，咱虽凌迟处死也要感激你的。你老说是愚而无智，咱这会儿仔细想来，真个是愚而无智。不但咱家愚而无智，连咱这结义哥哥也是愚而无智，全个儿上了那忘八羔子的当！咱家供了罢。”荆州府听他说这话，又复说道：“尔现在可明白了，这才算是英雄好汉，尔可快招上来，好使本府给你录下口供，明早送呈圣上看过，本府奏明，代你把这凌迟的

罪脱卸到指使你行刺的那人身上去，好使你们不受这凌迟之苦，你快招了吧。”赵虎当下便望钱龙说道：“大哥，咱家招了，你也招出那忘八羔子，好让他代咱弟兄们分分罢。不然，咱们弟兄受了这许多的苦，将来还要凌迟，他反得逍遥无事，咱们弟兄不算是给他白死了么？大哥，咱们招吧。”此时钱龙也知追悔，因闻赵虎之言，便说道：“老兄弟，咱与你一样的口供，一样被人指使，你招就是了。”

赵虎因供道：“大老爷容禀：小人本是德化县监内的盗犯。因宁王宸濠兵屯樵舍，当时因粮饷不足，遣派雷大春攻打九江。将九江府攻打开来，雷大春便搜括仓库，又去劫狱翻监，将小人等放出狱来，与雷大春一齐到了樵舍，又经雷大春保荐，将小人荐在宁王驾下当差。后来宁王见小人武艺高强，就封了小人与钱龙的官，唤作什么游击将军，专为预备与王守仁对敌。不到数日，有个京城太监，唤作什么张锐，差了一个人来，唤作陆宝，并带张锐的书信，说是万岁不日亲征，分两支兵，一支兵趋南京，一支兵趋江西。南京的兵是威武副将军许泰统领，江西的一支兵是圣上与太监张忠、左都督刘晖统带。那信上却是使宸濠遣人半途行刺，将圣上刺死，宁王便可登大宝了，因此宁王就生了这行刺的心。当时便叫小人与钱龙二人比武，那时小人以为这习武本军中应有之事，不足为怪。哪知到了比武这日，他却不使小人比试枪棒，却使小人演武飞檐走壁之能，小人当时也不知他是何用意，即与钱龙二人比了一回。宁王便与小人说道：‘现在圣上要来亲征，孤家与他有敌国之仇。你今有此本领，能代孤将那昏王刺死，孤随后登了大宝，当封你为平肩王。’小人与钱龙二人听了他这一派言语，不期为他所惑，当时就答应他前来，以为把圣

上刺死，小人随后就可得封王位。不料作事不成，反为焦大鹏所捉，这事虽小人作事不慎，然仔细想来，究竟为他所惑，误信宁王之言，作出这弥天的大祸！这都是小人与钱龙的实在口供，并无半字虚言，大老爷也可据情复命了。”

荆州府听了这番话，因道：“还有什么别项情节么？”赵虎道：“再无别项情节了。”荆州府道：“既无别项情节，你可画了供来。”赵虎答应，当有差役将供单掷下，赵虎先画了口供，又拿到钱龙面前使钱龙画过，荆州府便命将他二人分别寄监。忽见焦大鹏走到荆州府面前，向他耳畔说了两句话，荆州府点头，立刻着人将钱龙、赵虎拉翻在地，着他二人将腿筋挑出，然后上了大刑，分别寄监而去。焦大鹏也就告别，仍回大营。

这里荆州府连夜修了本章，并将供词叙入表章之内，等到五更三点，便换了朝服，直奔行宫而来。此时，随扈各大臣已都在朝房预备早朝，一见荆州府进来，大家向前齐说道：“贵府真是干员，居然一夜能将那两个刺客实供问出，又能不辱君命，可敬可敬。”荆州府道：“此皆托各位大人的洪福罢了。卑府那里有什么才干，这总是各位大人过奖。”

正议论间，已听得静鞭三响，武宗升殿，诸臣便一个个趋赴金阶，朝参已毕，分班侍立。当有荆州府知府孙理文出班跪下，手捧表章、口中奏道：“臣荆州府知府孙理文，昨钦奉圣旨，飭令严审刺客钱龙、赵虎二人有无指使各情节。臣回署后当即将该刺客严加审问，处以重刑，该刺客始则熬刑不招，坚称并无指使，复经臣再三开导，以言相诱，后来才供出系宁王宸濠指使前来，该二犯所供如一，又经臣严加驳诘，毫无狡展。兹将原供并录，恭呈圣览，候旨圣裁。再据焦大鹏声称，该二犯本领高强，虽此

时监禁，难保无越狱情事，因与臣一再商议，先将该二犯腿筋挑断，现在分别寄监：候旨定夺。”说着，将表章呈上。当有值殿大臣接过来，摆在御案面上。

武宗打开表章，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龙颜大怒，道：“原来太监张锐也与他私通，朕如何能容这两个逆贼幸逃法外！张锐俟朕班师回京后再行严讯他的口供，从重治罪。现在钱龙、赵虎既已审问明白，着即将该二犯凌迟处死。荆州府孙理文办事迅速，着加一级调用。钱龙、赵虎即着孙理文监斩。”当下孙理文谢恩毕，武宗也就退朝，朝上文官皆散。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伍定谋遣书约战 一枝梅奉调进兵

话说荆州府退朝出来，回至衙门，即刻将城内守城营官兵车传齐，升坐大堂，立将钱龙、赵虎二名刺客提出监来，当堂捆绑，押往法场凌迟处死，复将首级带回，悬竿示众。当下孙理文又去复命。武宗知钱龙、赵虎业已如法凌迟处死，也就传出旨来令各营拔队，星夜驰往南昌，自己亦于即日起蹕。这道旨意一下，当时各营那敢怠慢，也就即刻拔队起程。随驾各大臣自然护卫圣驾起蹕，风驰电掣，直望南昌进发，暂且慢表。

再说宸濠兵屯樵舍，既立水师，联为方阵，准备与王守仁抵敌。这日王守仁便聚众将议道：“现在逆贼结舟为阵，虽经伍定谋前来献计，但是伍定谋已去了数日，不见回信。本帅心甚盼望，又不知他的渡船何日可到。诸位将军有何妙策，可以攻破过贼的水寨，尽管说出。大家计议，能早一日将逆贼捉住，即使圣驾到来，亦可就近献俘，免得再劳圣驾亲征了。”诸将皆面面相觑。毫无破敌之策，只见徐鸣皋说道：“元帅勿忧，末将料伍知府既来献策，他定有奇谋。渡船未即来到者，或尚有应用各物未备，不便先使渡船过来，恐稍有未备，临时反多掣肘，是以斟酌尽善，必使万无一失。此亦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道也。元帅请待三日，若三日后仍无消息，末将愿潜赴南康一行，促其速成，以便早日进攻。”王元帅听罢道：“某亦有此意，且俟三日后再作计议便

了。”众将退出，一日无话。

到了次日，又各去大帐议事。正议论间，忽见卜大武走进来，大家一见，惊问道：“卜将军何以独自回来，有什么要事？”卜大武道：“只因奉了伍大人之命，押往渡船过江，现在各渡船已陆续齐到，分布支河汊港，听候调遣。”大家一听，喜不自禁。卜大武又问道：“元帅现在哪里？”徐庆道：“元帅就要升帐了。”卜大武道：“我还有要话与元帅说。”徐鸣皋道：“将军有什么要话么？”卜大武道：“伍大人临行时曾屡言谆嘱，请元帅不必着急，他在那里日夜思虑，想那一战胜齐的妙策，旦暮必有书来，务请元帅见书后再行出兵。若其不胜，伍大人说愿以军法从事。”徐鸣皋道：“伍大人谋定后战，深得古人用兵之法。他既有此说，必定有绝好的奇谋。且俟元帅升帐，某等当附和其说，以坚元帅之志便了。”

少刻，元帅升帐，众将参见毕，卜大武便上前说道：“伍大人再三上复元帅，现在预备火攻之船业已齐备，其余渡船亦着令未将陆续押渡过来，现在支河汊港各处分布，一来使逆贼毫不防备，二来等各事齐全，即请元帅拨兵飞渡。旦暮伍大人尚有书来，并属令将情致意元帅：一经书到，务请元帅遣调，若其不胜，伍大人说愿甘军法从事。”王元帅听罢，道：“本帅亦深知伍定谋谋略胜人，他此次谋定后战，谅非食言。本帅当等他的书信照办便了。”

正说之间，外面小军进来报道：“禀元帅，现在帐外有个渔人，从对岸来的，说是奉伍大人之命，特地呈书到此，并有要话面说。”王守仁道：“将他带进。”小军答道：“即刻退至帐外，将那个渔人带进来。”那渔人走到王元帅帐前，跪下禀道：“小人特

奉伍大人之命，前来下书，务请元帅照书差遣，不可有误。”王元帅道：“书在那里？可呈递上来。”那渔人即从贴肉将书取出，呈递上去，王元帅接在手中，拆开细细看道，只见上面写道：

知吉安府事伍定谋顿首谨上书于介生大元戎麾下：

前者面呈一切，某回营后日夜赶办，刻已齐备。渡江各舟，已派遣卜将军陆续押解飞渡，近日想已渡岸。所有大略，已请卜将军先行具告，大元戎当已有所闻。迩者探得逆贼劫取九江之粮，悉屯于西山之北，某现定于二十六夜亲帅舟师，先攻其屯粮之所；然后既以得胜之兵攻水寨。一面再拨一枝梅所部各军，截其陆营，使贼兼顾不暇。这两路皆用火攻。元帅请于先一日率师渡江，攻彼水寨，万不可胜，略战即回，所以骄贼之心，使贼解弛，即乘其骄以破之也。二十七日黎明，潜渡上游，乘舟纵火。元帅即于黎明飞渡过湖。分兵一半，以助一枝梅攻贼旱寨；一半由下游上驶，以便夹击，逆贼虽悍，不患其不为我擒也。幸元帅明察勿疑。若其不胜，愿以首领上献。某再三等画，谨驰书以闻，如蒙赐教，乞付去手为盼。

定谋再顿

王元帅将书看毕，大喜进：“伍太守之谋，诚可谓尽善尽美。”于是便将书中各节，一一告知众将，诸将亦喜。又重赏来人，并望来说道：“今本帅有回书一封，付尔谨慎带去，多多上复伍大人，就说本帅届期照办便了。”来人谢了赏，站在一旁，候王元帅作书回覆。不一刻，元帅作书已毕，交付来人藏好，随即告辞而去。连夜偷渡过湖，到了南康，将书呈上。伍定谋看道：

来字谕悉，老在深算，佩服，佩服。某闻命矣，届期当

遵照调度，以副雅属，时因去便，不尽所言。

介生上表

伍定谋看书已毕，立刻备了咨文，飞飭心腹驰往安庆，调取一枝梅，急急潜师，倍道趲赶，务限九月廿六黎明纵火，进攻樵舍逆贼旱寨。此正九月十九日，不一日，一枝梅接到来文，当即会同周湘帆、李武、罗季芳商议道：“今接伍定谋来文，约某等即日拔队，潜师倍道趲赶，道出南康，务于廿六黎明进攻樵舍，纵火焚烧贼寨。某意若大队一齐前往，恐为敌人知觉，不若分兵四路，均间道而行，绕出樵舍之后。约齐廿六黎明四面纵火，焚烧贼寨，较有把握。且可掩沿途耳目。”周湘帆道：“在小弟之意，以三路取旱道趲而进，以一路由湖口直达鄱阳湖登岸，似更神速。”一枝梅道：“贤弟之言虽善，但取道出阳非船不行，且为谁人管带？”周湘帆道：“小弟尼领此任。”一枝梅道：“万一被逆贼间破，将如之何？”周湘帆道：“就便取道邵阳，也非明进，可用渔舟将兵载入。日间不行，夜间偷发，逆贼又何由得知。”一枝梅道：“如此办法亦好。”当下即暗派心腹，在沿江一带将渔舟雇定多只，即日分别四路，直向樵舍进发。又将此等章程，密差心腹先行驰往南康伍定谋营中呈报。

这日伍定谋接到这个信息，好生欢喜，便命王能、徐寿二人，每人分带舟师二十艘，分两路进攻西山。一由东路进兵，一由西路进兵。一至西山，即舍舟登陆，各带火种，务限二十五夜三更登岸，但听炮声响处，即便纵火延烧。若使贼兵向北路而逃，不必追赶，可急急回军，登舟望上游潜江，绕出逆贼水师之后，出其不意，一齐将火船烧着。撞入贼寨方阵之中，那时自有兵接应。此二日尚不出兵，可先将船放出鄱阳湖迤南，权为习练，不必鸣

鼓，以防逆贼知觉。此时王能、徐寿心中十分喜悦，他因为沙场大战习惯自然，毫不足怪，却未身经水战，现在属令他水战，他觉得有趣非常，登时答应而去，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回 鄱阳湖轻舟试练 潜谷口黑夜烧粮

话说王能、徐寿奉了伍定谋之令，即各带轻舟二十只，偃旗息鼓，放出鄱阳湖操练。初上船时，觉得有些颠簸，历练了半日，便不觉有颠簸之状。于是一连二日二夜，皆在湖上习练。到了二十五日傍晚，才将这四十只快船收进港口。果然宸濠毫无知觉。因这鄱阳湖东西间四十里，南北长三百里，湖面宽阔而又偃旗息鼓，所以贼寨毫不知觉。四十艘快船收入港口，只待夜间三更时分，前去西山烧粮，暂且按下。

再说王元帅到了廿五这日，即将卜大武押运来的船只，从支河汊港中调出，沿湖岸一字摆开，上插旗幡，中藏金鼓，令徐鸣皋为水师中军，狄洪道副之；徐庆为水师右军，包行恭副之；杨小舫为左军，卜大武副之。各带轻舟二十只，分三路去攻他的方阵，不必胜，略战急回，不可误事。徐鸣皋弓齐得令，即刻分拨各兵卒上了船只，每船载兵二百，摇旗呐喊，金鼓齐鸣，两边四下一齐轮转橹棹，望湖面上飞去。原来樵舍在南昌斜对岸，离南康百二十里，距南昌西岸不过五六十里湖面，不一会这六十只快船如飞也似已离贼寨水师不远，船中金鼓打得声震蛟龙。

宸濠在陆寨内听得湖面上有金鼓之声，知道王守仁率水师前来攻打方阵，即刻传令水师各营，务要尽力阻御，不可任他攻进水寨。雷大春、吉文龙、周世熊、吴云豹四人早已见敌军飞棹

而来，却也早为预备，看看徐鸣皋等这三路水师，冲波逐浪而至，只见敌船上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喝道：“吾徐鸣皋是也！谁敢来与吾决战。”一言未毕，雷大春只将青旗招展，倏忽间冲出一排船来。徐鸣皋在船头上看得真切。但见贼船那一排却用铁索锁链，两边四下鼓动棹桨，真是如履平地，毫不颠簸，直望下游冲撞过来。

徐鸣皋见敌船来得凶猛，随即传令：“将二十只快船一齐散开，不使贼船冲撞。”一声令下，所部的二十只各各分散四面，只在湖中周转如飞，团团地围住了贼船厮杀。雷大春一见如此，也就手执兵器，又饬令挠钩手，但见敌船附近，便去钩搭。究竟贼船力量大，在湖中冲波逐浪，毫不动摇，徐鸣皋这二十只船经不起浪打，只在湖面上颠簸不定。徐鸣皋看见恐怕有失，即命收兵。这二十只船一齐收住篷脚，直望南昌回去。那徐庆、杨小舫左右二军，直冲到贼寨相近，贼将周世熊、吴云豹也各率左右两军冲杀过来，贼队是排船，我军是快船，也不能抵敌，只得收兵，仍回南昌而去。贼军前、左、右三队见官军大败，又追赶了一阵，无如官军拽起风帆，早已到了对岸，追不及，只得仍回樵舍。

当下宸濠在岸上看见自家的水师操纵自如，敌军不能抵当，心中大喜，遥指南昌说道：“王守仁，王守仁，今孤欲联舟作阵，看你尚有何妙策来破孤家的水军么？”因顾左右道：“若非李军师献此奇谋，何能使敌军不战而退呢？”说罢策马回营而去。不一会儿，雷大春等收了队，即舍舟登陆，来到大寨报功。宸濠又夸赞一番，并令他仍小心防守。雷大春道：“军师以此奇谋联舟作阵，哪怕敌军再多，又何能来破么？真乃百作之策也。”宸濠应波听了雷大春这句话，更觉得意，因与雷大春道：“将军且缓到

船，就在此用过午饭，孤同将军再将那船只操练一回，以助今日出兵大胜。”雷大春等便不上船，即在大帐内吃饭。不一会儿，午饭已毕，宸濠便与雷大春等一同上船，当命各军拽起风帆，在湖面上往来驾驶，操演了大半日，直至日落西山，方才收队。这日宸濠就在船中歇宿。水师各军因日间操演用力甚多，不免大家辛苦，因也放心大胆各去睡卧，只留了二三十人看更。

却说伍定谋到了初更时分，便与王能、徐寿督率快船荡出港口，分两路直望樵舍西山进发。原来这西山离南康只五六十里，距樵舍只二十余里，此山一名夹山，三面背湖，一面是来往樵舍的大道。宸濠屯粮之地，只在西山之下，名曰潜谷。此间只有五百名兵卒、两员牙将在此看守。这两员牙将，一唤石畴，一唤许肃。此二人最喜饮酒，是日亦饮得酒醉，卧于帐外。

伍定谋督率着四十只快船出了港口，将近三更时分，已到西山。伍定谋叫各军携了火种，每人携带束草一把，弃舟登岸，每船只留十人看守船只。各军随着伍定谋、徐寿、王能三人暗暗赶到潜谷，一声响喊，各军将火种引着烧着束草，一齐向潜谷堆粮之处抛去。一霎时，火焰四起，烟迷四空，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时石畴、许肃等尚醉卧未醒，从醉梦中惊觉，再一望时，见周围火光烘天，知道粮草被人烧劫，不顾前去救火，只得急急奔出谷口，欲去逃命。那知尚未出谷，早被自家兵马践踏而死。那五百名贼兵有被烧死的，有被官军砍伤而死的，也折伤了有一大半。看看火势将灭，樵舍并无兵前来救应，伍定谋当又传令各军，速速回船。各军答应，不一刻齐上了船，一齐拽起风帆，向上游潜渡。暂且不表。

再说宸濠在船中，是晚亦与雷大春等痛饮，潜谷粮草被人烧

劫，他却绝不知道。李自然在旱寨内，到了三更后，偶然步出帐外小溺，忽见西面一片火光烘天，叫道：“不好！此火逼近在屯粮之所，恐有敌人前来烧粮。”当下进了大帐，即刻去请邴天庆，一面飞飨上马，驰往水寨中送信。

不一刻邴天庆已到，李自然道：“将军可速带人马前往西山救应，你看西山这一派火光，逼近屯粮之所，定有敌人前来烧粮。千岁前，我已着人去报，将军可速前去，不可再辍了。好在潜谷离此不远，趲赶前去，或有可救。不然粮草烧尽，我军无粮，虽有方阵无所用矣！”邴天庆闻言，那敢怠慢，也就拨了三千轻骑，即刻飞奔而去。沿途遇见败回的小军，声称潜谷粮草已被敌人烧着，邴天庆在问：“守粮官何在？”小军回道：“恐守粮官亦被烧死，现在敌人尚未退去，还在那里放火掩杀。将军如赶得快，即使粮草难救，敌人还可杀他一阵。”邴天庆听罢，也不望下追问，只顾赶向前去。

不一刻到了潜谷。时已四更将尽，敌人没有一个，再看屯粮之处，业已烧得空空，只余剩灰烬而已。当下便寻着两三个小军，追问敌人从何处而来，方知潜渡上岸。又问：“守粮官现往何处？”小军言道：“想已死在火中。”邴天庆道：“尔等何以知守粮官死在火内？”小军道：“小的闻得守粮官终日在此饮酒，当敌军到此之时，恐怕守粮官尚沉醉未醒。因此度之，岂有不死烈火之理。”邴天庆又往西山之后看视一遍，哪里见有一个敌军？只得长叹一声，收军回去。

时已天明，方走至半路，忽有一骑马如飞风跑来。跑到邴天庆面前，大叫说道：“将军请速速回樵舍，现在方舟阵与旱寨一齐着火。不料无数敌军杀到，四路纵火，大杀起来，请将军速速

往救。”邝天庆听了此言，只吓得魂不附体，几乎坠马。此时也不便追问，只得赶令各军飞奔回去，以便救应。走未多远，忽有一骑马飞来报道：“请将军速回水师，旱寨已将延烧殆尽了！”说罢，复又飞奔回去。邝天庆更加不知所措，只顾催督各军趲赶前进。走未移时，又有一骑马飞来报道：“现在水陆两路全行烧毁，李军师不知去向，千岁才由水师登岸，杂在乱军之中，立待将军回去，便要与将军一同往逃性命。”邝天庆不等他说完，又将马加上一鞭，飞奔望樵舍而去。及至樵舍，那火势尚未减少，再看那二十座营盘，只烧得烈烈烘烘，不可扑灭，只得弃了大营，去寻宸濠。不知邝天庆果能将宸濠寻得出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一回 用奇谋官军纵火 施奋勇贼将亡身

话说邝天庆急急由西山奔回樵舍，已见岸上那二十四座营盘，被烧得火焰腾空，不可向迤，只得去寻找宸濠，以便逃遁。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自二十五日间与宸濠水师略战了一会儿，便自收兵。王元帅到了初更时分，又分别渡军过湖，仍以徐鸣皋、卜大武、徐庆、包行恭、狄洪道等人督队前往。到了三更以后，将近四更已到，对岸徐庆、包行恭二人即分兵一半，去烧岸上的贼寨，徐鸣皋、卜大武、狄洪道三人仍督着水师快船由下游上驶。

再说伍定谋由西山烧粮之后，随即驾舟潜渡上游，绕至方阵之后，却好黎明，又值西北风大作，即将四十艘上装鱼油、束草，上加硫磺、焰硝的快船一字排开，引着火，一齐由方阵背后乘风而下，直撞入方阵之内。登时贼军水寨方阵全行烧着，一霎时火趁风威，风助火势，红光照水，烟焰障天。宸濠的船只又被铁锁锁住。不自拆开，无处逃避。宸濠正在着急，急望岸上的兵驾船来救，回头一看，遥见岸上的营寨也是一派通红，漫天彻地，尽被烧着。宸濠欲逃上岸，却又被水阻住，不能跳下。此时雷大春已由前队斩断一只小船，飞划而来，高声叫道：“千岁勿惊，雷大春在此。千岁速速下船上岸。”眼见他们各自奋力夺奉救，方才心定。当即跳下小船。雷大春催督水手尽力飞划。

走尚未远，忽见下游迎面撞近一只船来，船头上站着一人，手执大刀，大声喊道：“逆贼休走，大将徐鸣皋在此！”宸濠一见，心胆俱裂，连忙躲进舱中。雷大春也喝道：“来将休得猖狂。看箭！”说着拈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徐鸣皋盔缨。本来这一箭系认定徐鸣皋咽喉而来，不意被风一吹，翻扬上去，却好将盔缨射落。徐鸣皋这一吃惊，恐怕他又有第二枝箭来，不敢疏忽，便去留神防敌人再有箭射到，有这一息工夫，雷大春即将船舵一转，那船便走开去，又值风大水急，直望下游溜去。

徐鸣皋正待追下，已是不及，只得望上风竭力飞划。再一看时，见上游的方阵已烧得烈焰飞腾，不可向迤，那一片号哭之声，震天动地。徐鸣皋心中想：贼寨水师业已烧完，我何必再往上流，而且宸濠已往下游逃走，他必然上岸躲避，我何不也追上岸。因即将船拢了岸，舍舟登陆，又去追寻宸濠。却好遇见一枝梅由贼队旱寨后面杀到，徐鸣皋一见，大喊道：“慕容贤弟，可看见宸濠么？”一枝梅闻有人叫他名字。再看看是徐鸣皋，因也答道：“大哥来得却好，宸濠却未瞧见，我们可会合一处，去杀他的大队人马吧。”徐鸣皋道：“徒杀众军，终无济事，自古道擒贼必擒王，只要将贼首擒住，就可解散了。”一枝梅道：“既如此，我便与你寻找逆贼，这里好在有李武等在此。”徐鸣皋道：“徐庆包行恭也过来了；况且贼寨也烧着，贼军已乱，放着他五六人在此，也够抵敌的了。”说着便与一枝梅二人撒了长兵，拔出利刃，仍拿出飞檐走壁的武艺，直望下游一带赶去。顺着岸寻了好一会，只是寻不着。却好遇见周湘帆才由水路赶到，率兵登岸，一枝梅一见，大叫道：“周贤弟，你来迟了。水陆二寨全破了。”周湘帆道：“非是小。弟故来迟，适因风头不低所致，既已水陆二寨俱

破，逆贼曾捉住么？”一枝梅道：“便是愚兄与徐大哥去追寻逆贼。”周湘帆道：“你二位曾见进贼往何处而去？”徐鸣皋便道：“愚兄见他乘着一只小船往下游去了。”周湘帆道：“小弟方才来时，见有一只小船拽着风帆，快似箭发，走到夹湖口，已进了推门，不知可是宸濠的坐船？”徐鸣皋道：“这船是何式样？”周湘帆道：“是一只矮篷的飞划。”徐鸣皋道：“一些不错了。贤弟既见他进了治口我们就向那里寻去自。”说着即带了周湘帆所部的兵卒如旋风般，直望夹湖一带去寻。这且慢表。

再说伍定谋带着四十艘火船，将贼寨水军的方阵烧着，正在逢人便杀，忽见雷大春将宸濠救出水寨，即赶紧分拨王能、徐寿追赶下来，哪知被烟焰迷住船路，已经追赶不着。只得将船拢岸，登岸去擒，却撞着邝天庆由西山闻警赶回。一见面，更不打话，徐寿、王能即与邝天庆大杀起来。邝天庆也是寻找宸濠心急，无心恋战，且战且走，徐寿、王能哪里肯舍，紧紧相追。正杀之间，忽见一支兵从对面杀到，军中齐声高叫。“不要放走了这贼呀！”徐寿、王能听得清爽，知是自家兵马，更加抖擞精神。原来是徐庆、包行恭二人，带领所部人马杀到，徐寿、王能一见，也即喊道：“徐大哥、包贤弟，我们便一块儿杀呀！”一声未毕，只徐庆手一招，那所部的兵马一齐围裹上来，将邝天庆困在中间，如铁桶相似。邝天庆此时已把个“死”字放在度外，只是奋力厮杀，左冲右突，但见他一支方天画戟，犹如怒龙扰海一般，上下、前后、左右飞舞乱挑。徐庆、包行恭、王能也是奋勇相斗，不让分毫，只杀得血溅半空，沙尘扑地。邝天庆虽然勇猛，究竟寡不敌众，渐渐地抵敌不住，只听他一声大喝，那画戟一摆，即刻杀了一路血槽，把马一夹，只望东南上落荒而走。徐庆等四人那里肯

舍，又复紧紧追来。邝天庆在前，徐庆等四人在后，邝天庆被赶得急迫，随即拈弓搭箭，等徐庆等赶得切近，即认定徐庆，飏的一声放了一箭。徐庆等只顾贪着前去追赶，却不提防他有箭射到，却好肩窝上中了一箭。徐庆不敢追赶，只得停住了脚步。包行恭等三人见徐庆停步不发，知道是因中箭，大家也就停了两步，让邝天庆败逃而去。

那知邝天庆在马上直望东南逃走，去寻宸濠，正走之间，忽见斜刺里飞出三四个人来，一队步兵，拦住去路。邝天庆一见，不是别人，正是徐鸣皋、一枝梅、周湘帆等三人，去寻宸濠不着，复赶回来，正遇邝天庆，更不打话，各人抡起兵器便杀上来。邝天庆此时已是杀得精疲力尽，又遇这三个生力军，可是万万抵敌不住，又因拦住去路，不能前进，也只好勉力厮杀。三个步下，一个马上，徐鸣皋等三人只顾蹿上蹿下，跳前跳后，团团的只望邝天庆致命处乱砍乱刺。邝天庆也就遮拦隔架，闪躲跳跃，顾前顾后，护人护马，极尽所长。那里晓得人虽勇猛，马力不如，忽见那马失了前蹄，跪了下去。邝天庆说声：“不好！”也就望前一倾，算是从马头上翻了一个斤头，栽倒在地。此时一枝梅、徐鸣皋、周湘帆三人哪敢怠缓，立刻飞跳上前，举起刀来一阵乱砍，邝天庆早已动弹不得。徐鸣皋便即上前割了首级，大家说道：“这个匹夫，今日将他杀死，即使宸濠不及捉住，他也无所恃了。”大家大喜，也就带了首级，回转而去。

此时天已有巳未午初的时分，因至樵舍，见水陆两寨火已熄灭，但是一派灰尘，并一阵阵的臭味，大家见着也觉伤心惨目。即此一把火，将宸濠所有的兵将杀的杀、烧的烧的，都已死亡殆尽，不过逃走了有二三千小卒，各处分散而去。李自然亦死在火

窟之中，只有雷大春与宸濠不知去向。此时伍定谋已由湖内登岸，大家会合一处，却是伍定谋、徐鸣皋、徐庆、一枝梅、罗季芳、狄洪道、周湘帆、包行恭、杨小舫、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寿共计十三位，只少了一个焦大鹏，一个伍天熊。焦大鹏现在沿途保驾，伍天熊未曾渡湖，在大营内与王元帅守营。这十三位聚在一起，大家说道：“虽只逃走宸濠、雷大春二人，有此大获全胜，也不患宸濠再起势了。”伍定谋道：“某料宸濠必逃走不远，哪几位将军愿去分头寻觅？”当下徐鸣皋、一枝梅、徐庆、周湘帆四人应声而道：“某等愿往。”伍定谋道：“既是四位将军愿去，可即分头备守要隘，明查暗访。我等先报与王元帅知道，请他放心。即请他仍驻扎南昌候驾，我等暂行屯兵于此，以为犄角之势。或俟圣驾到后，或俟宸濠就擒，再行合兵一处。”说罢，徐鸣皋等四人也就离了樵舍，往各处分寻宸濠、雷大春去了。毕竟宸濠何日就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觀天顏元帥辭功 奏逆狀婁妃引罪

话说徐鸣皋与一枝梅、周湘帆四人分头寻访宸濠而去。这里伍定谋便将各部兵士聚集一处，安下营寨，又派了王能、李武过湖前往南昌报捷。王元帅见他二人回来报捷，好不欢喜，当下便问了火烧水旱二寨的情形。王能、李武细细说了一遍，又将宸濠、雷大春在逃，现在徐鸣皋、徐庆、一枝梅、周湘帆四人分头往各处寻觅下落，以便擒捉。王元帅听说，不免又懊悔一番，恨未能即时擒获。当下便命王、李二将出去歇息不提。

再说，明武宗自荆州起蹕后，沿途趲赶，这日已离南昌不远。当有探马报入南昌，王守仁听说圣驾已将次行抵。即便派令合营大小将士往南郊迎接，又飞飭差弁往樵舍调回伍定谋所部各军。这日圣驾已到，王守仁迎接后即请武宗以宁王府为行宫，武宗也甚愿意，一齐随驾入城。此时宁王府早经重加修饰，武宗进入行宫，百官朝见已毕，武宗便问王守仁道：“现在宸濠究竟擒获到否？”王守仁奏道：“宸濠与雷大春在逃，臣已飞飭徐鸣皋、周湘帆、一枝梅、徐庆前往各处明查暗访，务要成功。现在已去了六七日，尚未据报，该游击等亦未回营。”武宗道：“此次宸濠不但背叛、而且暗派刺客行刺朕躬，实属罪大恶极，若非卿遣使焦大鹏前去救驾，朕竟为该出所算。宸濠如此妄为，何能使彼漏网？”王守仁道：“既经臣派令该游击等四处访查，谅也不致漏网。”武

宗道：“宸濠家小及宜春王拱櫟，现在还在监禁么？”王守仁道：“此皆系要犯，臣不敢擅自作主，伏候圣裁。”武宗道：“朕闻得宸濠有个婁妃，这妃子甚贤，卿也曾闻人所言否介。”守仁道：“臣也听说。”武宗道：“婁妃也监禁么？”王守仁道：“所有宁王府诸人，现在全行分别监禁，等候圣旨定夺。”武宗道：“王爱卿狠辛苦了。转战两年余，不曾休息得一刻，朕甚记念。”守仁道：“陛下恩典，此皆臣分内之事。惟臣毫无知识，全赖众将身先士卒，不辞劳瘁。”武宗道：“虽有士卒勤劳，总赖主将运筹帷幄。卿此次之功，实非浅鲜。”守仁道：“臣不敢自居其功，此次火烧樵舍，能使逆王全军覆没，皆吉安府知府伍定谋再三筹画，谋定后战，以致一鼓而成。伍定谋诚属胆略并优，其智谋在臣之上。”武宗道：“据卿所奏，这伍定谋现在这里么？”王守仁道：“现尚屯兵樵舍，臣业已调取前来，尚未行抵。”武宗道：“众将之中，如徐鸣皋等这十二人，究以谁人为最？”守仁道：“智谋胆识，忠肝义胆，个个皆然，实为国家的梁栋。”武宗道：“前者卿兵屯吉安时，那个非幻道人与徐鸿儒、余七摆的那非非阵，后来到底是怎样破的呢？”守仁道：“破那非非阵，固赖七子十三生之力，其实赖一个女子余秀英之力居多。”武宗道：“这余秀英又是何人呢？”守仁道：“这余秀英出身并不正道，即是余七之妹，白莲教徐鸿儒之徒。只因一念之诚，弃邪归正。又据玄贞子所言，余秀英系与游击徐鸣皋有姻缘之分，当徐鸣皋陷阵之时，后来即为余秀英所救，得以保全性命。及至破阵之时，余秀英又送出两件宝物，非非阵之破，实赖余秀英之力为多。破阵之后，臣见其有功于国，而又据玄贞子一再谆嘱，务令臣使徐鸣皋与余秀英二人配为婚姻，将来大破离宫，尚非余秀英不可。臣不敢逆玄贞子之言

而又如余秀英之望，因此作权宜之计，即令徐鸣皋草草完姻。后来到了南昌，去破逆王的离宫，皆徐鸣皋、余秀英二人之力。”武宗道：“既然余秀英改邪归正，有功于国，使他二人为夫妇，也在人情之中。朕闻离宫内所藏珍宝及贵重器物甚多，卿可曾一一检视么？”守仁道：“每件必记簿登明，以备钦核。现在臣已经将离宫门封锁，另派心腹将士看守，以防失误。”武宗问了一遍，当命守仁等各官退出，圣驾回宫。

到了午后，传出谕旨三道：一命王守仁传旨，着各省、府、州、县，无论军民人等，一体捉拿宸濠，如有隐匿不报者同罪。一命各路勤王之师概行即日撤退，各归职守。一命飞飭许泰所部大军，即日由南京仍撤回京师。王守仁接到这三道谕旨，也就即刻分别赶办出去。你道武宗如何才到南昌就知宸濠逃遁，原来王守仁闻樵舍克复，即飞奏报捷，所以武宗在半路就知道了。王守仁将奉旨的各事办毕，又将焦大鹏传来问明救驾情形，焦大鹏也细细说了一遍。次日早朝王守仁复又进行宫参见。武宗升殿，各官朝见已毕，武宗便望守仁道：“朕午朝审讯宜春王拱榦并娄妃，卿届时只将拱榦及娄妃押解前来，讯问讯问。”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散朝。

到了午后，王守仁即将宜春王拱榦并娄妃二人提出来，先带入宫门报到。当有黄门官传奏进去，一会子，武宗升坐便殿，飭令带宜春王拱榦。王守仁遵旨，将拱榦带入。拱榦膝行上殿，跑到金阶，口称万岁，磕头不已。武宗问道：“尔为亲王，不思报国，反纵宸濠谋叛，尔自奏来，该当何罪？”拱榦到了此时，也是无可话说，只得说道：“臣罪该万死，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其辜。可否仰恳天恩，赐臣速死，这就是陛下格外洪恩了。”武

宗道：“你现在知罪了。你可知道背叛朝廷，罪当灭族么？”拱櫟道：“臣知罪不容誅，求恩速賜一死。”武宗命王守仁將拱櫟帶下，仍先收禁，候旨行刑。又命王守仁將姜妃帶進。王守仁遵旨，一面將宜春王帶出殿，飭令手下先送入監，一面又將姜妃帶至便殿。

姜妃跪到金階，口請：“待罪臣妃姜氏，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武宗問道：“尔既为宸濠王妃，当宸濠有意谋叛之时，尔为什么不苦口极谏呢？”姜妃道：“罪臣一言难尽，乞陛下容奏。”武宗道：“尔可从实供来。”姜妃道：“宁王未曾起意之先，彼时不过心存酷虐，臣妃即以仁爱进谏。后来宁王虽未竟听臣妃之言，也还不致任意酷虐。及至偶遇谋士李自然，终后为李自然所惑。因此便聚集死士，建造离宫。臣妃深处内宫，尚不能深知其实，偶有所闻，便即进谏。宁王只云所招死士为自家护卫起见。臣妃又谏以忠信报国，仁慈爱民，不必聚死士为护卫，自能获福。不然虽有千军万马，谋士如云，勇将如雨，亦不足为护卫。所谓自求多福，此一定不易之一理。宁王听臣妃之言，倒也有些悔过之意。不料李自然等这一班逆贼，任意播弄，皆为天命攸归，荧惑王心。宁王不知自误反以这一班逆贼之言为可信。因此日复一日，便视臣妃如同外人。姐则进宫，臣妃进谏，宁王不过不悦。后来，臣妃自宁王那班逆贼荧惑甚深，臣妃早料有今日之祸，因此以死直谏。宁王不但不悔，反以臣妃不明天命，即将臣妃打入冷宫。彼时臣妃即思一死，上报国恩，下尽力谏之道。无奈宁王不容臣妾自死，派令宫女日夜监守，臣妃虽欲自尽不能。此皆臣妃既入冷宫，极谏宁王之实在情形也。既入冷宫后，便与外间隔膜，声息不通，宁王种种大恶，臣妃毫不知道。至前月南昌已破，

宜春王被擒，王师破了离宫，从冷宫内挂出臣妃。此时才知道宁王做出这一件弥天大罪。臣妃彼时又欲一死报国。后因既为钦犯，理应等罪受刑，以重国典，所以臣妃苟延残喘，以待天威下临。此事变出意外，虽由宁王听信妖言，自作之孽，臣妃亦罪该万死。事前既不能纳忠陈善、弭祸无形，事后又不能拨乱反正、挽回王意。臣妃虽粉身碎首，亦复罪无可辞。惟念合宫上下三百余口，有罪者自罪有应得，其余各宫娥、使女，以及大小臣工，实系无罪者，亦复不少，而乃同罹国典，未免可怜。此臣妃所代为伤心痛哭者也，但自圣明在上，自有权衡。臣妃之罪，尚不可辞，何敢再为无辜上请陛下乞命。”说罢痛哭不已。不知武宗听了这番说话，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广武安居德兴县

话说武宗听了娄妃这番话，暗道：人说娄妃之贤，信非过誉。今朕看他所奏各节，皆是罪归自己，并无丝毫怨及宸濠，出词而且仁爱为怀，还要代他无辜乞罪。朕本有此意，但治首恶之罪，其余一概豁免。今据娄妃如此陈奏，朕岂有不以仁爱为心呢！因问道：“尔为宸濠打入冷宫几年了？”娄妃道：“整整八年。”武宗道：“宫中除尔以外，进谏者尚有何人？宜春王平日究竟有何罪恶？尔可一一奏来。”娄妃道：“宜春王所为各节，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妃又何敢乱言。而况臣妃自贬入冷宫，其实毫无知觉。总之臣妃不德，致累宁王有灭族之祸，愿陛下治臣妃以极重之刑，或可借此上报国恩，下分宁王之罪，虽粉身碎骨臣妃亦所深愿。”武宗道：“尔方才所奏，首恶当诛，其余无辜者意在求朕豁免，但不知谁为无罪。谁是无辜。尔可细细奏来，朕亦可体上天好生之心，存罪人不孥之德。”娄妃道：“有罪无罪，陛下自有神明。臣妃不敢妄指无辜，亦不敢概言有罪，网开三面，悉在圣明。”武宗道：“朕闻尔素有贤声，今观尔所奏各情，实与人言悉相符合。只恨宸濠不能听从尔谏，致有今日之祸。”娄妃道：“臣妃何敢称贤。若果能贤，也不致宁王有灭族之患。臣妃之罪，罪莫大焉！”武宗见娄妃如此，却也十分叹息，因命王守仁道：“卿可先将娄妃仍然带回，候将宸濠擒后，再行候旨施行便了。”王守仁

遵旨，娄妃又磕头谢恩毕，然后才有太监送出行宫，押往南昌府而去。王守仁也当即退出殿外，众官各散而回。

话分两头，再说宸濠自与雷大春由夹湖口躲入深港以内，四面看了看，并无追兵前来。宸濠叹道：“孤不料今日败得如此，既无家可归，又无国可逃，这便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岁尚宜保重。今已如此，急也无益，不如暂且躲避，再作良图。”宸濠道：“孤孑然一身，尚望什么良图么！”雷大春道：“末将有一亲戚，离此不远。家住饶州府德兴县小安山。姓洪名广武。家道饶余，广有田产，独霸一方。好结交天下英雄，为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是末将姑表弟兄。前曾闻末将在千岁处当差，他也欣然乐从，欲令末将代他引见。后因末将姑母尚在，不准他远离，因此中止。前年末将的姑母已经去世。末将之意，请千岁暂到他处。他一闻千岁驾临，必然殷勤相待。更与他相商如何报仇，他必肯答应。而且他结识的英雄不少，或者因他引进，再能举事以报此仇。他又住在山僻之中，无人知觉。即使有人知道，他亦毫不惧人。合村有一二百家，皆是他的佃户。他家中所有的兵器，亦皆全备。千岁当此进退两难之间，国亡家破之时，只有此处可去。”宸濠道：“虽承将军多情，万一令表弟不便相留，孤又当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岁不去而已。若干岁肯去，末将的表弟未有不愿相留的。但是，千岁如此行装，恐碍沿途耳目，却须暂作权宜之计，须要改扮而行。”宸濠道：“如何改扮呢？”雷大春道：“也没有什么改扮，但将外面的龙袍脱去，除去头上金冠，可将末将所穿的衬衣与千岁穿上，又须晓伏夜行，只要到了小安山，就无事了。”宸濠道：“如此改装，有何不可。”说罢，即刻将身上所穿的龙袍脱下，挂在树林以内，又将头上金冠除下来。雷大

春也脱下外面的战袍，将内里的衬袄解下来与宸濠罩上。二人等到天黑，便望饶州而去。沿路皆是夜行昼伏，不日已至德兴县界。

这小安山，就在县东六十里外，却是一个太村落。这村佃就在小安山的山洼子里，虽有一二百家，皆是洪广武的佃户。雷大春与宸濠又走了半夜，却好天明，已到庄口，雷大春便与宸濠进庄。宸濠见这村庄地势甚险僻，处山中，四面树木环蔽，山色撑空，倒映其下，实在好一个所在，羡慕不已。雷大春与宸濠二人便缓步走到洪广武庄口，只见犬吠不已，向着宸濠、雷大春二人乱吠。当有庄丁闻得犬吠，便出庄来，看见有二人由庄口而来，便侍立一旁，以便迎接。

不一刻，雷大春先走到那庄丁面前问道：“你家庄主在家么？”那庄丁道：“我家庄主尚未起来。人尊姓？从何处而来？与我家庄主有何交谊？有何话说？”雷大春道：“我姓雷，名大春，与你家庄主是姑表兄弟。现由南昌府来，特会你家庄主，有要话面讲，烦你进去通报一声。”那庄丁又问道：“这位客人可是与你老同来的么？”雷大春道：“正是同来，与你家庄主也有交谊。”那庄丁听说一个是主人的姑表兄弟，一个与主人有交情，那敢怠慢，当即跑回去报。

宸濠站在庄口，四面观看，但见洪广武家这一所房屋就高大异常。迎庄口一带，方砖围墙中间，开着一道大门，左右皆有两道小门。四面风火墙高耸半空，到后约有五六进的正屋，两旁尚有群屋。庄口两旁比鳞栉次，约有二三十家茅屋，却皆盖得极其修洁，光景是庄头的田佃所居。鸡鸣狗吠之声，达于远近。宸濠看罢，实在羡慕，暗道：“这洪广武若将孤留下，并肯为孤出力，再图大事，就这一处地方，也还藏得许多兵马。再将这山上收拾

起来，亦不亚于南昌宫室，但不知这洪广武究能如雷大春之言么。”

不言宸濠暗想胡思，再说那庄丁走到里面，先与那内宅的丫头说明，叫丫头去报。那丫头道：“我记不得许多的噜噜啾啾的话，还是你进去说罢。”那庄丁道：“庄主现在尚未起来，我何能进去？”那丫头道：“我给你去说一声，就说你有话说，看大爷如何，我给你头信，若叫你进去，你就进去便了。”庄丁答应，那丫头便转身进内，到了房里，在床面前低低向洪广武唤了两声。广武醒来，问道：“那个在此乱叫。”那丫头道：“是婢子秋霞。”广武道：“你叫什么？”秋霞道：“只因家丁王六说：‘有个客人现在庄外，要会大爷。’他进来叫婢子先唤醒大爷说一声。”广武道：“你且将他唤进来，等我问他是谁。”秋霞答应，转身出一房门，来到宅门口，将手一招，说了一声：“王老爹，大爷叫你进去呢。”王六答应着，走了进来，站在房门外。秋霞复又进房与广武说道：“王六进来了。”广武睡在床上，即问道：“王六，外面是那个要会我，是熟客是生客？”王六道：“两个皆不曾见过，总是生客。却有一个姓雷，名唤雷大春，说是与大爷姑表兄弟，方从南昌而来。那一个不曾说出姓名，据雷大爷说，也与大爷是要好的朋友。因叫小人进来通报。大爷可有这么个姓雷的表兄弟，还是会他不会？候大爷示下。”洪广武听说，想了半刻，说道：“我晓得了，那姓雷的是我表弟。你且请他进来，我去会他。”王六答应，即忙转身出去。

洪广武复自暗说道：雷大春现在南昌，随着那宁王宸濠，已经作了大将。闻得他颇为信任，何以忽到此地？难道他前来因我从前有要与他同去的这句话，他此时见我母亲已死，他来招我不

成？若果有此事，他可将我看错了。我从前不过是句戏言，岂真
有此事？我放着如此家产，不在家守田园之乐，反去投效他做一
员将官，跟着他做走狗；而况宁王也不正道，我又何必去到那里
受罪，被他拘束得紧。且等他进来，看他如何说项，我再以言辞
他便了。因又道：“他同来的这个人是谁呢？”莫非是他的同伴不
成？自己暗想了一会，也就坐起来穿好衣服。他的妻子方氏因也
说道：“你这表兄可算是冒失鬼，怎么这大早跑来要会人，难道
他连夜走来的么？”洪广武听了这句话，忽觉心中一动，暗道：真
个为什么如此大早就跑了来，其中必有缘故。欲知洪广武能否收
留宸濠，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雷大春诚心投表弟 洪广武设计绊奸王

话说洪广武被他妻子一句话提醒，暗道：这其中定有缘故，为何如此大早就来。他妻子见他那里出神，也就说道：“你的表兄既然这绝早到此。你可快些儿出去见他便了，为何在此出神，难道你不愿见他么？”洪广武道：“有什么不愿见他，只因他此来颇令我疑惑。”他妻子道：“莫非你怕他前来与你借贷么？”洪广武道：“即使前来借贷，况亲戚之谊，有什么不可？”他妻子又道：“既非如此，又有什么疑惑呢？”洪广武道：“你不知道，且待我见了，看他说出什么话，我再告诉你便了。”当下又将衣服穿好，有丫头打进面水，他就在房里梳洗好，去会雷大春。

再说宸濠与雷大春二人站在庄门外，等了好一会，才见那庄丁从里面走出，向他二人说道：“有累二位立等了，我家主人现已起来，请二位里面坐罢。”雷大春当即与宸濠随着庄丁进去，过了两重门，是一座院落，上面就是一进明三境五朝南的大厅。二人步上厅房，分上下首坐定。那庄丁又走进来，一会子捧出两碗茶来，给他二人献上，宸濠走去。又停了一会，这才引出一个人来，便是洪广武。宸濠瞥眼看见，但见洪广武生得身高七尺向开，白净净的一副方面孔，两道浓眉，一双环眼，大鼻梁，阔口，约有三十岁上下年纪，一表非俗，颇具英雄气概。

宸濠正在凝神观看，只听洪广武先向雷大春说道：“表兄一

别七八年，今日是甚风吹到。为何如此绝早，敢是从南康连夜走来的么？”雷大春道：“正是愚兄思慕贤弟，久欲前来奉候。只因那里的事召脱不齐，所以造姑母去世，愚兄也不曾到来祭奠一番，其是抱愧。如今贤弟应该娶了弟媳了。”洪广武道：“承兄顾小弟，于家母未经去世的前两年，就受室了。如今已托庇，生了两个孩子，等一会儿叫两个孩子来拜见表伯。”雷大春道：“可喜，可喜。还是贤弟的福气，不像愚兄，十年来东征西讨，到至今还一事无成。”洪广武道：“这是表兄过谦之处。”一面说，一面两只眼睛只管向宸濠这边溜来。因即问道：“这位尊姓大名，还来请教。”雷大春便先向四面一看，见无旁人，因抢着代答道：“贤弟，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宁王千岁的龙驾！”

洪广武一闻此言，好生惊讶，当下便向宸濠跪下，说道：“山野小民，不知千岁驾到，有失迎迓，死罪，死罪。”宸濠见他如此，恐怕为外人看见，当下急将他扶起，口中称道：“足下切勿如此，孤今前来特有所求，足下若如此称呼，恐属耳垣墙，多有未便。”洪广武听了此话，愈加疑惑，因又道：“堂堂千岁，某敢不属恭，今既蒙面谕，某当遵命。不过有褻虎驾，更觉抱罪不安。”说着便让宸濠升位坐定，自己在下面相陪。只见雷大春又向广武道：“愚兄此来一为看祝贤弟，二为有事相求，贤弟素称肝胆英雄，当可从而见允。”广武道：“不知大哥有何见委？敢请说明。只要小弟才力能到的，未有不先从之理。”雷大春道：“此事若贤弟肯为之助，才力绰乎有余，特恐贤弟故意推托，那就无可奈何了。”广武道：“但请说明，好待商议。”大春道：“此事并非愚见之事。”广武道：“然则是小弟之事么？”大春道：“亦非贤弟之事，只要贤弟允从之后，却就是贤弟之事了。”广武道：“表

兄这半吞半吐，好叫人甚不明白。怎么又非小弟之事，倒底是与小弟有无关切？”雷大春道：“此话甚长，贤弟可有静室？须到那里，屏退众人，密告才好。”广武道：“此间亦可谈得，何须定要静室，方可说明呢？”大春道：“非静室不能与谈，贤弟从之，则请借静室一叙。不从，兄从此就走便了。”广武道：“表兄未免太性急耳！也罢，便请二位到静室而谈。”

当下广武便命人去开了内书房门，让宸濠、大春二人走出厅房，向内书房而去。不一刻，转了几弯已到，广武又让他二人先入内书房去。三人到了内书房，广武仍请宸濠升炕坐定。有庄丁复献上来，便命庄丁退出，并招呼道：“尔等非唤不要进来，我们有要话相商呢？”庄丁唯唯退下。洪广武便问道：“表兄有何见谕？”雷大春道：“只因宁王千岁，前者曾闻愚兄说及贤弟英雄，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当时便拟着令愚兄前来奉约，共图大事。彼时愚兄以姑母尚在，贤弟固不便远离膝下，姑母亦未必让贤弟远出，所以未及前来。这七八年内，又因千岁方整顿戎师，东征西讨，又无暇及此。不意初起大意，已得了几座城池，那见得要长驱大进。那里知道忽然出了一个王守仁，又收服了徐鸣皋这一班逆贼，竟自率兵前来与千岁作对，把已得城池全行夺去，又将南昌宫室悉数毁灭，弄得千岁已是兵败将亡，然犹可勉强支持，与王守仁对敌。不意王守仁顿生奸计，十日前千岁兵屯樵舍，又立水师，共计水陆两营也还有七八万人马，将士也有十数员。那知被王守仁饬令他手下各将，暗暗带兵分头攻取，合用火攻，一把火将水陆两寨烧得干干净净。千岁正在水师方阵之中，见各处火起，正在无法可想，还是愚兄舍命将千岁爷从船上救出来，逃至岸上，打算收拾败残兵卒，还可与守仁支持。那里知道，这一仗

真算得是全军覆没，连一人一骑都不曾逃走出来，只落得千岁与愚兄两条性命。后来千岁因无处投奔，复又想起贤弟。所以愚兄特奉千岁的大驾，前来相访。我料贤弟平日那些草莽英雄还与他结识，岂有藩王千岁不殷勤相待之理。贤弟若肯殷勤相待，再能助千岁复图大举，将来千岁有日登了宝位，夺取江山，贤弟也是个开国元勋，荫于封妻，岂不耀荣！而况荣封祖宗，光耀门闾，何等威武。贤弟可乐于否？”洪广武正欲回答，只见宸濠又复说道：“卿家若能与孤相助为理，复图大事，孤定不忘卿家之功，将来托天成功，孤当于众人中更外加封荫以酬今日之劳。愿卿怜孤子然只身，孤穷无靠，有以助之。”

洪广武听了他二人的话，心中暗想道：你这奸王，国家待你有什么坏处。你不思尽忠报国，反思叛背朝廷，今已败得如此，还不思一死，犹想死灰复燃，岂不可笑！我这表兄也未免糊涂，到底良臣择主，他全不知道这个大义，反来叫我帮助他复仇。我不知他有何仇可复，眼见有灭族之祸，他还强称千岁，岂不知羞。我若回他不行，眼见这一件功劳不能到手了，我何不暂且答应，使他住下，然后再如此如此，有何不可。而况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也不算是丧心。主意想定，便欣然应道：“千岁英明神威，天下共闻。今虽不利，亦时未及耳。此处尽可举事。倘千岁不以某为鄙陋，某当相助为理，虽毁家不顾也。千岁但请宽心，容一二日，某再亲自外出，先将某所有能共生死、久愿去投千岁的几个好朋友约来，与千岁共议报仇一事。但千岁平时万不可出门，以防耳目要紧。等到大家议定，然后就不怕人之多吉了。”

宸濠大喜道：“卿能如此仗义，孤定当感谢不忘。”洪广武道：“千岁说那里话来，良禽择木而栖，人臣择主而事。自古明哲，皆

自为之。千岁若不到来，某还思前去报效。难得千岁不弃卑陋，惠然肯来，则是某之大幸也。千岁幸勿稍为客气，某当竭力图报便了。”说罢，便问道：“千岁与表兄如此早来，定皆未曾用过早膳的。此间山居市远，未能兼备盘餐，某当命家丁聊备粗膳，上呈千岁，稍当充饥。不堪适口，尚求勿罪。”宸濠道：“前来打搅已属殊难为情，而况后日方长，务望不必过谦。”洪广武答应，当下便喊了两个庄丁进来。此时庄丁见主人呼唤，也就应声而进。广武命他前去整备早膳。庄丁答应，即刻退出，去到厨房里招呼。

不一刻，早膳备好，端整出来，送进内书房，原来是三碗鸡汤面。宸濠、雷大春正是腹中饥饿，见了这鸡汤面，登时就大吃起来。顷刻用毕，庄丁撤去空碗，又打了两把手巾送上来，与他三人擦了脸，这才退出。洪广武也与宸濠雷大春说道：“某暂且告退，料理一件正事，少顷就来。”宸濠道：“卿自请便了。”毕竟洪广武去作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用反言喁喁试妾妇 明大义侃侃责夫君

话说洪广武出了内书房，到了里面，他妻子向他问道：“你那表兄与你究竟有什么话说？曾与你谈过了不成？那一个究竟是谁？”广武道：“此事可真也笑话，你道我那表兄为着何事而来？那人是那一个？打量你也猜不出。想不到真是出人意外之事。”他妻子道：“有什么猜不出，我早猜着了。我从前曾听你说过的，你那表兄不是现在宁王府里做了官吗？他此来光景是约你一同前去到宁王驾前为官，可是这件事么？”广武道：“虽不是这件事，却猜得有些影响儿。”他妻子又道：“既不是这件事，何如又说我猜得有些影响呢？”广武道：“这件事是一件极重扳大的要事，你是个妇人家，何能使你知道？若被你知道，万一漏了风声，不但有杀身之祸，而且还有灭族之患。等到成功之后，却是一件极好的事。封妻荫子，显亲扬名，皆在这件事上。”

他妻子听说这话，好不明白，当下追问道：“我与你为妇，两人便是一人，你好便是我好，你有杀身之祸，我又采可能免？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既不肯告诉我，必然是一件极不好的事，不然，又何不来告诉我呢？而况你我平日那种事不同商量，独有今日，你表兄前来这件事，就不肯告诉我，这是何意？难道将我不作人看么？”广武道：“我非不告诉你，惟恐你漏出风声，关系甚大，所以不敢相告。”他妻子道：“你尽管告诉我，我绝不说一句

的，你放心罢。”广武道：“你真个不说？”他妻子道：“我又何必骗你呢？”广武便附着他妻子耳畔。低低说道：“你道我表兄同来的那人是什么人？原来就是宁王。只因他被守仁带兵将他打败、现在正德皇帝又御驾亲征，他南昌基业全行败坏，现在与雷大春逃在我处。因为我平日仗义疏财，专好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因此他来投我，欲我此后相助，帮他前去报仇。将来他得了江山，登了大宝，允我封个王位。我想宁王虽然叛背朝廷，有心一夺取正德的基业，他倒底是个藩王，与别人不同。今虽被王师打败，我看他一表非俗，真是帝王之象。我想身居山麓，虽守得些先人余业，终人是个山野村夫，既不能显亲扬名，又不能封妻荫子，碌碌一身，不过与草木同腐而已。难得有此机会，宁王到了我家，约我与他共图大事。将来事成，他还封我一个王位。如此好机会，做梦也想不到。我所以已经答应于他，情愿帮他招军买马，积草屯粮，共图大事，夺取正德天下。将来我做他一个开国元勋，何等光辉荣耀，不但我自家荣显，而且祖有追赠，妻子有封荫，真是平地封王，显荣之至。若是稍不机密，圣驾现在南昌，离此能有多少远？倘露了风声，被正德皇帝知道了，立刻派人前来将我捉去，说我藏匿反王，潜谋不轨。那时，不但我有杀身之祸，连你们大家皆不免身首异处。而况王守仁那里，手下的人个个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我一个人岂是他们的对手。若不去做这件事，眼见得王位可封，又不忍将他抛去，过此以往，再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所以务要机密，不能为一个人知道。我所以不肯告诉你，怕你们妇人家不知利害，一听我说有王位可封，你便自命是个王妃，不知不觉泄漏出去，那时画虎不成反受犬害，岂不可惜？我现在虽然通告诉你，你若将来要做王妃，却万万不可泄漏。你

若要灭族之祸，你便泄漏出来。”

广武说了这番话，只见他妻子急急走开，抢到房门口，将房关好，又用门闩起来。然后复走到洪广武面前，双膝望下一跪，眼中流沮，哀哀哭道：“妾与你做了八九年的夫妻，也给你生下两个孩儿，妾也算对得起你了。今者妾闻君言，妾如做梦方醒。在平时以为君是识胆兼优之辈那里知道是个不知大义的匹夫。宁王既是反王，而又为空军征讨，御驾亲征，将他逼得穷无所之，逃遁到此。不必说他恶贯满盈，罪在不赦；就使他谋臣细雨，猛将如云，贼子乱臣，人人得有可诛之义。君乃不察此中之理，而反误为反王所愚，背义贪功，不顾利害。幸而君为妾道出，设若竟背妾而行，不使妾知道，不但妾为君所累，即祖宗也不免为君所累了！而况君上承祖宗之业，虽不能称家财百万，就你我一身也断用不了，在家安居乐业，做一个承平世界的农夫，何等不好？何等不乐？反要去佐助奸王，甘心助逆，不成则家亡族灭，即使可成，亦落得万世唾骂。虽我辈不能为官作府，碌碌一生，与草木同腐也，还不失为安分良民。君如鉴妾之言，即早回心转意，速速将他二人放走，任其所之。若固执不从，定要助奸王造反，随后之封王封侯，妾皆不愿过问。一妾惟有请君即刻将妾置之死地，妾不忍见将来有灭族之虞。”说罢，痛哭不已，拜伏在地。

洪广武见他妻子这番话实在可感可敬，暗道：我那里真要住助以反，不过以言相试，看你究竟能明白这个大义。今既如此，可真也明白了。因即将方氏扶起，说道：“卿真不受人骗，我所以如此说者，特试卿之言也。我正因此而来与你商量个善处之法。今奸王既在我家，我想御驾既为他亲征，今见他逃走，不曾获到，必然各处访拿。我若隐藏，众目昭彰，又何瞒得？我若将

他放走，外面人虽不认识他是反王，将来必然知道，若不去南昌呈报，我将来仍不免有个隐匿不报的罪名。若将他二人擒获，送往南昌，我这又何必下此毒手。而况还有我个表兄在内，看母亲的面上，仍是不可。我所以各种犹疑，欲报不行，不报不可；放他又不能，不放他又不得。你看还有什么主意？我与你商量定了，便去行事，免得将他二人留在我家，贻害非浅。”

方氏道：“你果真不助反王，前言实来戏我么？”广武道：“若有虚言，神灵共殛。”方氏道：“既如此，真是我家之幸，君之明也。据妾看来，不如还是将他二人放走，也不去呈报。谅这村中所有的人家皆是我们的佃户，也未必乱说。而况他们也不认识，不如早早将他们二人放走，免贻后患。但不知君之意何如？”洪广武道：“我却有个主意，照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意，就将他捆绑起来，送往南昌，也不为过。若照省事无事的办法，就将他二人放走，然却不能保无后患。不如我先去南昌呈报，就说现在已经设法拘住，请他派人来拿。我一面赶回家中，再将他二人放走，这不是两全其美。我既免了后患，他二人逃走之后，若再被捉住，也不能见怪我了。你道如何呢？”方氏道：“此计虽好，究竟不妙。你去呈报说已被你拘住，请官兵来拿，即至官兵前来，你倒又将他放走，这不是出乎尔、反乎尔者么？若官兵不认他二人逃走的话说，反责成你交人，你那时又到何处将人交出？所致受累无穷，此一不妥也。或者官兵不责成你交人，竟在别处将他二人擒获，将来拷问出来，他二人说是始则留容，继且放走，再扳定了你，你又何法与他辩白？那不是还要得个罪名，此又一不妥也。依妾愚见，或者就照乱臣贼子、人人可诛之义，当将他二人绑缚到官；或者就将他二人拘禁家中，飞速飭令心腹去南昌，

请官兵前来捉获。若谓你碍着母亲的分上，不忍使你表兄身首异处，我看这件事倒也不必过于拘泥。即使母亲尚在，他老人家也未必能容。谁不思顾大义，保全身家。若只图徇私，终久是个后患。古人所谓大义灭亲，便是这个道理。妾虽女流，不谙时事，然以理度事，还是这两层最为妥当。君请择而行之。”广武听罢这番说话，觉得甚是有理，而且直截爽快。因道：“卿言甚善，我当照你说的第二层办理便了。”方氏听罢，这才把心放下来，不似前者那般惊慌无措了。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殷勤款待假意留宾 激烈陈辞真心劝主

话说洪广武与他妻子方氏商议已毕，又向方氏说道：“我可要出去了，免得他们疑心。你可招呼厨房里，备一桌上等酒肴，中晚要一样，使他二人毫不疑惑。我晚间回来再与你定计，着何人前去送信。”方氏答应。

洪广武即便抽身出来，仍到了内书房，向宸濠、雷大春二人说道：“失陪千岁，待臣将些琐事料理清楚。”雷大春道：“贤弟能者多劳，自是不得不然。”广武道：“只因秋租登场，各佃户完纳的租米，不得不彻底算一算，有那亏欠的，要使他们补足；有那应赏的，要赏把他们，虽然皆是些佃户，也要赏罚分明，他们才敬服你，不敢刁须拖欠。本来这些帐目预备今日饭后再算，只因千岁与表兄到此，趁此会儿将这一件琐屑事弄毕了，便可与千岁、表兄闲谈，或者就论及各事。不然，心中觉得都有件事摆脱不开，而况有发十个佃户在这里候着，所以急急将这件事办完了，也落得清闲少许。”

雷大春又道：“贤弟，你既添了两个儿子，愚兄却不曾见过。可使我那两个侄儿出来见一见，就是弟媳也得要见见，行个礼儿才好。”广武道：“这是礼当。但贱内近日偶患风寒，尚未痊愈，不便冒风，请改异日再令他出来拜见。稍停片刻，小弟当率领大小儿出来叩见千岁与表兄便了。二小儿去岁方生，尚在乳抱，片

刻不能离娘，偶一离娘，便自哭闹不已，甚是讨厌。”宸濠道：“乳抱之子，大半如斯，这也怪不得他哭闹。”雷大春又道：“贤弟，我那大侄儿今年几岁了？”广武道：“今年六岁，憨钝异常，而且喜弄枪修。”雷大春道：“这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贤弟，你不记得，你那幼时，也是专喜耍枪舞棒。我那姑母因你顽皮太甚，怕你闯出祸来，不知教训你多少、责备你多少。哪知你到了十四五岁上，忽然弄起文墨来，也就使你早半日飞文，晚半日习武，到如今居然成了个文武全材，愚兄真是惭愧。”广武道：“这是吾兄过誉，小弟又那里能文，又那里能武，不过粗识之乎，略知枪棒而已。外间那些朋友，以为小弟尚能结识他们，便代小弟散布谣言，说是小弟能武能文，若照小弟这样文武全材，天下又不知有多少！而况文如千岁，武如表兄，小弟又何敢言及文武两字。”

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却好已有午刻，庄丁已将酒筵摆好，来请三人到厅上午饭。广武当下便宸濠、大春二人出了内书房，来到大厅，让宸濠居中坐定，雷大春坐在上首，广武主席相陪。庄丁斟上酒来，广武又给宸濠送了酒，还要给大春送酒，大春再三拦住，这才各依坐位坐定。广武举杯在手，向宸濠说道：“山肴野蔌，简慢异常，水酒一杯，恐不适千岁之口，当求千岁包涵。”宸濠又谦让了一会，于是三人痛饮起来。

不一会，午饭已毕，庄丁撤去残肴，广武仍将宸濠让至内书房坐下，广武又叫庄丁将他的大儿子带出来，给宸濠与雷大春二人拜见。流光迅速，不觉又是金乌西坠，到了上灯时分，又将晚膳端整出来。三人用过晚膳，广武即命庄丁铺好床帐，请他二人安歇，自己便进入里间，当下有方氏接入。

到了房内，方氏说道：“事宜速办，不宜迟缓。我看李祥为人精细，或即命他前往南昌。你看此人尚可成得么？”广武道：“此人可以差得，我想作封书交他带去，你看这封书信如何写法？”方氏道：“在妾之意，可以不必作书，免得留下痕迹，但叫李祥明白呈说便了。”广武道：“恐怕他说不清楚。”方氏道：“这也没有难说的话，但叫他前去便了。”广武道：“既如此，即叫他进来，将话告诉他明白。”因即着小丫头到外面将李祥喊进。

李祥到了里间，广武把他领到一所小房内，低低与他说道：你可知道今日来的那两个人？那雷大爷是我表兄，那个你晓得他是谁呀？”李祥此时见广武将他领到小书房内，又低低问他这两人可知道不知道，他心中早有些疑惑，暗道：为何如此机密？因答道：“小人却不知那人是谁？难道那人不是好人么？”广武道：“那人倒不是坏人，却是个极尊重的人，现在却变成一个罪恶滔天的人，连当今皇上都亲来捉他。你想想看，他是谁么？”李祥道：“照主人这般说，莫非就是宁王不成么？”广武道：“居然被你猜着了。你知道他前来做什么的？”李祥道：“小人可知道了。”广武道：“正为因此事喊你进来，同你商量。他此来要请我帮助他复仇。他允我将来如果登了大宝，夺得当今皇帝的江山，他便封我一个王位。我看他虽然罪恶滔天，究竟是一家藩王，这件事尽可做得。将来事成，还有王位可封，这好机会，从哪里得！我已答应下他了，不过这兵马难筹。我想你也是个极能干的人，拟将派你出去到各处先将马匹取回。然后暗暗招集人马，广罗天下豪杰，共图大事，将来你也可得个一官半爵，总比这里好得多了。却不可稍露风声，万一泄漏出去，定是灭族之祸。因为你为人精细，所以才将这件重大事托付于你。我明日先将三千银子与

你，你即日动身出去买马……”

广武话犹未完，只见李祥说道：“非是小人触忤主人，小人却有句放肆的话要说，主人即掌小人两个嘴巴，小人也是要说的。”广武道：“你说什么？”李祥道：“主人难道得了疯癫不成么？”广武道：“我怎么得了疯癫？”李祥道：“放着如此家产，官不差，民不扰，安居乐业，还不快活？反欲去寻罪恶滔天的事故，要想封什么王位，这不是主人得了疯癫症么！”广武道：“你哪里知道，我虽放着有如此家产，终不过是个田舍翁，无声无息过了一世，过到一百岁也不过与草木同腐，哪里能留名万古，使后世人人知道我这个人很做了一番事业。而况宁王得了天下，我便是个开国元勋，再封我一个王位，上能显亲扬名，下能封妻荫子，何等不荣耀？何等不光辉？你怎么说我得了疯癫的病症。这可也真奇怪了。你平时是个极有干办之人，怎么今日也学着那妇人一派，毫无知识、不明时事呢？”李祥道：“主人究竟真有此心，还是戏言么？”广武道：“我同你有什么戏言，你见曾见我有过戏言么？自然想真心真意，决计如此。”李祥道：“若是主人定要为此罪恶滔天的大事，小人也无法想。只有保全黄家的性命，可不能顾及主人、小人便去首告，或尚不致有灭族之患。主人也不想想，但知在利这一边，将害这一边全个儿抛撒。不必说宁王是个叛逆奸王，终久难成大事；就使他成了大事，主人得有王位可封，也要跟着他东战西征，拿着自己性命去作伴，将来才可有王位。还要命长寿大，万一在半途死了，或是阵亡下来，那还不是个白死吗？这是在利这边说。若是在害这边说，那更可怕。一经败露，首先主人就有隐匿不报，通同谋为不轨的罪名。还不但在主人一身，定要累及家属。那时一家大小，就连小人们恐也不免。这可不是

因主人一念之动，便连累了这许多人，波及无辜。小人不知主人是何用意，放着福不享，反去寻罪受。若说草木同腐，不能千古留名，在小人看起来，这虚名又有何用？就便留得个万古留名，当那盖棺论定的时节，上自君王，下至乞丐，也还不是一抔黄土，白杨衰草一任他雨打风吹么？总之，两句话，听主人择善而从：主人若有回心，小人当设法将他二人弄去，免貽后患；若意不然，小人惟有保全合家性命，免得将来同受诛戮之惨。小人言尽于此，愿主人自择便了。”

广武听了这番话，暗道：人说李祥忠直精细，果然不差，但听他这侃侃数言，已于这四字不愧。我洪广武何幸而得此贤妻、义仆！暗暗赞叹不已。因又说道：“据你说来，这是害多利少，万万做不得的了。”李祥道：“这乱臣贼子之事，虽三尺童子也知道是做不得的，何况主人是个极明大义、极知忠孝的人呢。在小人看来，实在万万做不得。”毕竟洪广武还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投机密义仆奔驰 入网罗奸王就擒

话说李祥说了一番话，洪广武又问道：“据你说来，这件事既做不得，你又有什么主意将他二人弄出去呢？”李祥道：“小人别无主意，惟有将他二人捆绑起来，押送到王元帅营里去，听王元帅照例惩办。”洪广武道：“怎么，有我表兄在内，如何使得呢？”李祥道：“主人岂不闻大义灭亲的这句话么？此时可顾不得主人的表兄了。”广武道：“我却另有个主意。这件事既不能做，我想使你到王元帅营内送个信，请他那里派几个人前来捉拿，免得我将他二人绑了送去。如此办法也可于我表兄面上稍过得去。但不知拟遣谁人去才好，此事却也要机密。”李祥道：“主人既决意回心不做此事，若欲往王元帅营内送信，小人愿当此任，前去一行。主人仍宜殷勤将他二人藏在这里，却不可使他知道消息，让他二人逃走。万一被他脱逃，那时主人又要得个放纵的罪名了。”洪广武听了这些话这才将真话与他说道：“我哪里是真要与反王共做此事我岂不知道有灭族之患。只因我欲去王元帅那里送信，恐怕无人前去，要使你去，又怕你做事不密，反露了风声，今既据你如此说法，我可放心了。”当下谆嘱了一番。李祥道：“主人无庸谆嘱，小人岂不知道利害，包管主人将事办到。明日一早，便悄悄前去便了。”洪广武大喜。当下李祥出了书房，洪广武也就进去。一宿无话。

次日天明，李祥即起来带了几两银子作盘川便悄悄地出了庄，且往南昌趲赶前去。不一日，已到南昌，当时问明了王元帅的住处，知道王元帅住在南昌府衙门便到了署前。走到大堂，见有两个亲兵站在那里，李祥便上前问道：“请问今日哪位值日，我有机密话要面禀王元帅，敢烦进去通报一声。”只见那亲兵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姓什么？”李祥道：“我从饶州府德兴县来的，我名唤李祥，要见元帅面禀机密。”那亲兵见他口口声声说有机密面禀，却不敢拦阻，只得进去通报。

过了一会，见那亲兵出来，后面又随着一个差官模样，向他说道：“你有什么机密，元帅唤你进去。”李祥答应，即刻随着那差官进了暖阁，到了二堂，差官又将他引入书房。便指他说道：“这就是元帅，你有什么机密，向元帅面禀吧。”李祥当下就向元帅跪下，先磕了一个头。王元帅也就随口问道：“你唤什么？”李祥道：“小人名唤李祥。”王元帅道：“你是哪里人，有什么机密事？”李祥道：“小人的主人姓洪名广武，家住饶州府德兴县小安山，只因前五日天明时节，小人的主人尚未起来，就有主人的一个表兄名唤雷大春……”王元帅听说雷大春三字，便作惊道：“雷大春怎样？”李祥道：“雷大春还同着一个人去寻小人的主人。彼时主人听说是他的表兄前去，亲戚之道，不便不出来会他，当下就将他请进去。哪知雷大春同来的那人也就跟了进去，及至主人出来见面，问起那人，才知是宁王。”王元帅道：“现在宁王还在你主人家么？”李祥道：“主人知道宁王是个反王，又知道万岁与元帅正在各处捉拿他。当时主人就不敢惊动他，便将他留下。及至与他闲话起来，他还说是要报仇雪恨。要使主人帮助他共图大事。”王元帅道：“你主人曾答应他么？他又何以去寻你主人

呢？”李祥道：“这总是主人的表兄雷大春的主意以为小人的家主人家资甚富，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他便将宁王带了去，打算用甘言去感主人。哪知主人是个极明大义、极知王法的人，何能为他所感，而又有不便辞绝他，恐防他走了。现在元帅方各路拿获他二人，岂有见着他二人，反去放他逃走之理？因此就假意允他，答应他共图大事，将他匿在那里，终日殷勤相待，使他毫不疑心。本来拟想将他二人设计擒获，捆绑起来送往大营，又恐沿途多有不便。因此，主人特差小人星夜到此与元帅送信，请元帅即速派人去捉，以便乱臣贼子一起就擒所以小人不敢怠慢，火速至此报与元帅知道。”

王元帅听罢大喜，当下就道：“你可赶速回去，密告你家主人知悉，就说本帅即刻差人前来捉拿，务使你家主人妥为看守，不可使那两个奸贼知道消息，再行脱逃。本帅这里人不过两日，便可到你庄上了。”李祥道：“既如此，元帅何不就派这里的将军与小人同去呢？”王元帅道：“同去未尝不可，恐防他两个奸贼知道这里有人去捉，又要闹出别样事来，代累你家主人，反为不美。”你现在先回与你主人说明，今日是十月十六，定于十八夜三更，本帅这里有人前到你庄上捉拿，最好叫你家主人于十八晚间设计将他灌醉。我这里的人一到，他二人便可成擒了。不然，又要大杀一阵方可将他二人捉住，那时你家主人也就因此不安了。”李祥唯唯答应，也就即刻退出，趱赶回庄。这里王元帅一面派令焦大鹏、伍天熊、王能、徐寿四人前去拿捉，一面进去行宫，奏知武宗。

且说李祥沿途趱赶，星夜兼行，却好十八这日赶到。当下就将王元帅的话密告了洪广武，叫他设计灌醉，洪广武也甚以为

然。到了晚间，便殷勤劝酒，居然把宸濠、雷大春灌得酩酊大醉，仍在内书房安歇。又命是夜合家人等概不能睡觉，等候王元帅那里的人来。

看看到了三更，并无人到。洪广武正在盼望，忽见从厅堂院落内，一个黑影子由半空中落下来。洪广武倒吓了一跳，断不料就是王元帅那里来的人。再一细看，见当面已立着一人。洪广武便问道：“来者何人？”一声未完，只听那个人低声说道：“我乃奉元帅之命，特来捉拿反王并雷大春这两个贼子的，我即焦大鹏是也。”洪广武正欲下问，又见半空中一起又落下三个人来。广武此时也不惊恐，知道是他们一起的了。当下焦大鹏又向广武问道：“元帅的话想已照办了么？”广武道：“敢不遵办。”焦大鹏道：“现在哪里？”广武道：“现在内书房里。”因即用手指了所在，又向大鹏说道：“烦将军将他二人拿住之后，必得还要做作。要将小人带至元帅营内审问，方好遮他二人的眼目，使他二人疑惑不出是小人前去报信。只因小人有个表兄在内，不得不姑事做作，将军也能曲谅的。”焦大鹏也就答应。

彼此说罢，焦大鹏抽出一口宝剑。伍天熊、徐寿、王能三个人见焦大鹏将宝剑抽出，他们三人也亮出刀来。焦大鹏复又说道：“徐贤弟与伍贤弟仍然上屋，以防他们逃窜，在屋面上好有个接应。”伍天熊、徐寿答应，当即又跳上屋去，以便接应。这里焦大鹏与王能大踏步直望内书房而去。顷刻间进了内书房，见桌上还有一盏半明半灭的灯。焦大鹏将灯光剔亮，四面一看，见上首一张铺睡着宸濠，下首一张铺却是雷大春睡在那里。焦大鹏与王能便一齐上前，先去捉拿雷大春，只要将雷大春捉住，不患宸濠逃走。于是大踏步走到雷大春床前，一声大喝道：“雷大春，

你这贼子助纣为虐，今日看你是恶贯满盈，本将军特来捉你。”

一声未完，雷大春已从床上惊觉，一睁眼见床前站着两人，一执宝剑，一执单刀，恶狠狠便欲动手的光景。他知道不好，一翻身便欲窜下床来。焦大鹏一见，如何肯再放他逃脱，说时迟，那时快，早已手起剑落，向他腿上砍来，接着王能一刀，又向他臂上砍下。任他雷大春本领高强，此时已中了一刀一剑，再也逃走不脱。当下，焦大鹏说道：“贤弟，这里交与我吧，不怕他再逃脱了。你可赶紧去捉奸王吧。”王能答应一声，一个箭步早跳到宸濠床面前。

此时宸濠已早惊醒，只吓得在床上乱抖，浑身就如冷水浇的一般，再也爬不起来，知道不能逃脱，又见雷大春已被捉住，只得束手就缚。王能当下就拿一条粗麻绳，将宸濠绑缚起来，抛在铺上。又到雷大春床前同焦大鹏将雷大春绑好，也抛在那里。然后便招呼伍天熊、徐寿下来，专等天明，好押往南昌，听候武宗发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朱宸濠割舌敲牙 明武宗散财发粟

话说焦大鹏、徐寿、伍天熊、王能四人在洪广武家将宸濠、雷大春二人捉住，等到天明，又将洪广武一齐带了押往南昌府而来。不一日，到了南昌，由伍天熊等先行到王元帅那里报知。王元帅闻报，即命将宸濠雷大春二人先行寄监，一面去行宫奏报。当下武宗听说逆王与贼将均已就获，龙颜大悦，即传旨命王守仁于次日亲身率同将士，将宸濠押赴便殿，听候亲审。

王守仁遵旨出来，到了衙门，便将洪广武传进，先问他一番。王元帅见洪广武生得仪表非俗，心中甚为喜悦，因问道：“你是祖居德兴县小安山么？”洪广武道：“小人祖居德兴县。”王守仁道：“宁王与贼将雷大春逃遁尔处，尔能不避亲谊，心向朝廷，实可嘉之至。本帅明日当面奏圣上，赏你个一官半爵，以酬其劳。”洪广武道：“小人毫无德能，何敢妄邀上赏。至于奸王、贼将，因小人延留因而就获，这不过是遵那叛臣贼子人人可诛之义，亦臣下所应为之事。何敢以此等纲故，上思朝廷恩泽。而况借博地取功名，亦复心有不忍。请元帅原谅，非小人故为矫情，实不敢受朝廷雨露之恩，而甘愿为朝廷一个安分的愚民罢了。”王元帅道：“本帅观尔仪表非俗，可为朝廷栋梁之臣。本帅不忍见贤故邀，有负国家尊贤之意，本帅明日定代面奏，且看圣意何如便了。”洪广武此时也不便再说，只得唯唯退下。

到了次日天明，王守仁仍即上朝。武宗坐殿之后，各大臣朝参已毕，王守仁便跪奏道：“宁王得以就获，皆民人洪广武之力。臣昨日细察洪广武仪表非俗，而且武艺精通，堪为国家栋梁之选，拟请皇恩嘉奖，以示鼓舞，尚乞圣裁。”武宗道：“据卿所奏的洪广武，朕随后再有旨嘉奖便了。午朝后，卿即押解宸濠在便殿，候朕钦审。”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皆散。到了午后，即由王守仁将宸濠换上刑具，带入行宫。宸濠进了自己的府第，也不免多所感叹，悔也无及，只得在宫外候旨。不一刻，值殿官传出旨来，命带宁王听审。王守仁哪敢怠慢，即将宁王带赴便殿。王守仁先又向武宗三呼毕，然后跪下奏道：“宁王叛臣，业已带到，请旨示下。”武宗便命带上。王守仁退下金阶，将宁王带上便殿。宁王在阶下跪倒，也不称臣，也不三呼，只有低头不语。武宗怒问道：“尔受祖宗恩泽，朕又广加恩赐，复尔父的护卫，尔就应该力图报效，以固朕之疆宇，才是人臣之分。尔乃不思报效，反要叛背朝廷，蹂躏生灵百姓。及至王师所指，你尚敢听信妖道邪术，抗拒天兵，夺取城池，劫掠钱粮国课。尔以为有那一班狐群狗党助尔为虐，尔就可以从此得志，纵横麦区，夺取朕之宝位。此等罪恶滔天，不但朕有所从容，即薄海臣民，亦皆切齿痛恨。今你既被获，你尚有何说？你可实实招来。”

只见宸濠亦怒目而视道：“昏王，你今虽将我擒住，这也是我误中诡计，为我的臣子所误。虽然如此，我看你亦不久于人世的。你但知朝欢暮乐，宠信阉官；巡幸不时，政事不理。可知变起宫墙，祸生财腋。你今日在此，尚不知你回京的时节还有命无命！昏王，昏王，我死不足惜，如你这般昏聩，恐将来尚不能如我这样收拾结果呢！我只恨王守仁这匹夫，与孤作对，孤又恨不

能于半途将你刺死。不然你何能到此，任你作福作威么！我死之后，阴魂也不容你安富尊荣，总要将今日的仇报复过了，孤方才瞑目。”

武宗被他这一番大骂，天颜不禁，即命左右先将他的舌头割断，牙齿敲下，随后再将他凌迟处死。话犹未毕，早已走过几个力士，即将宸濠翻转身躯，一人按着头，把他仰面朝天，一人将他两只膀臂拘定，又一个人将他的嘴撬开来，拿了一把小尖刀，将他舌头擒住，用刀一割。割了半截。复又取过一个小铁锤，一把小铁鑿，就在满嘴里将上下牙齿一阵乱敲，早见那满口的齿牙敲落下来。宸濠至此才算不骂。武宗怒犹未息，即命王守仁率同各将，先将宸濠押赴市曹，凌迟处死。王守仁遵旨，即刻将宸濠押出衙门，一面绑缚起来，一面传齐众将士押赴市曹，遵旨凌迟处死后，王守仁便去复命。当下武宗又传出旨来，着令王守仁将宜春王拱樛及雷大春二人照例正法外，所有其余三百余口，上自王妃、下自宫女等，着令讯明，分别照例惩办。其实在无辜，并未附和者，一概豁免。姜妃着加恩免死。王守仁奉到这道谕旨，也就遵旨先将那宜春王、雷大春二人正法，其余讯得实在附从者，得四十二人，亦即分别照例处死，其余悉予豁免。复命之后，武宗又命将姜妃好生看待，俟班师时一同带回京师，再行安置。

过了两日，武宗忽然想起，南昌各属在先既遭宸濠苛刻，在后又遇兵灾、因此失产抛田，夫离妻散，老弱转乎沟壑，壮夫逃散四方，荡产倾家，不可胜数。念被小民，何堪遇此奇难，因思赈济穷黎，惠及民庶。这日早朝与王守仁说：“朕愍南昌所属各州县，自从宸濠起意后，兵戎迭见，民不聊生，朕心甚悯之。卿有何良策赈济穷民，可即奏来，以便朕酌察施行。”王守仁便跪

下奏道：“现在圣恩顾惜穷黎，臣甚为斯民感戴。惟兵荒之后，国帑空虚，何有款项施惠穷黎。惟有一法，宁王府内所有查抄的各物，为数甚巨，陛下若欲施惠穷黎，将此项贪婪之物分散百姓，所谓苛敛于民者，仍还至于民间。则百姓不但感戴圣德，而且亦可藉此聊生，再将仓储发给，百姓更加感戴。惟陛下察之。”武宗见奏，当下说道：“卿所见，甚合朕意。卿可一面张挂榜文，晓谕百姓，悉令于五日后亲赴南昌府，按名给发。一面将查抄各物，开单呈览。”王守仁又奏道：“臣意以为先派妥当员弁，先就闾城百姓，查明户口，按户施发，以冀均平，毫无偏重。外府州县，可即着本地方官，刻日清查，造册呈送，再由臣着派委员，分别前往，督同该府州县，按户给发。在官既无中饱之弊，在百姓亦无实惠可沾，不知圣意以为然否？”武宗大喜道：“据卿所奏，实属井井有条，即着卿火速照此办法，使黎民均沾实惠。一经厘定，便即发给、朕好班师。”

王守仁遵旨退下，也回到南昌府，即命伍定谋带同焦大鹏、伍天熊等人分别在本城城乡内外挨户确查。又即发了文书差往九江、南康、安庆等府，飭令该管知府刻日确查。一面将宁王离宫内所有查抄封固，各物逐件开单，并将仓储粮米查明实数，奏报上去。

不一日，伍定谋已将南昌一府所有灾黎查明清楚，分别轻重，极贫、次贫两等，造具情册。先行呈送王守仁阅看，复由王守仁进呈御览。武宗览后，即照灾民册上所著的户口，仍旧令王守仁将离宫内所抄各物，发出一半，并仓储粮米，也发一半，以便按户施发。王守仁遵旨后，即写了数十张榜文，晓谕百姓，限期听候给发。这榜文一出，那城乡内外的百姓，真个欢声雷动，

只待给发，共沾圣泽。却好外省各府亦将清册造送前来，王守仁复又奏明武宗，通盘棋算。按户均分，将所有金银宝器、仓储粮米一齐发出，分饬员弁施发。那些百姓前来领赈的，扶老携幼，个个欢声雷动，感颂圣明。足足施放了十日，才算将南昌一府给发清楚。又过了十日光景，方据分委九江、南康、安庆三府的委员来呈报，一律竣事。王守仁又去复奏。当下武宗览奏已毕，即命伍定谋仍回吉安府署，并着赏给爵职。伍定谋奉到谕旨，便即进朝谢恩，武宗又嘉奖两句，伍定谋即便仍回吉安去了。这里武宗就预备择日班师。毕竟圣驾何日回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明武宗西山看剑术 众英雄黑店灭强人

话说武宗散赈施惠穷黎之后，便思拟往鄱阳湖一游，借看樵舍火烧贼寨。这日传出旨来，命大小官员随驾前往鄱阳湖游览。此旨一下，当由地方官雇就大船，以便武宗前往游览。这日武宗率领文武百官、大小将士，出了南昌，乘坐龙舟前往鄱阳湖而去，不一日已到。果然天子圣明，百神护驾，是日湖中风平浪静。武宗便令各船在湖面上飞荡一回，又往樵舍观览一番，见樵舍这个地方果然形势极好，而且山色撑空，湖光如练，龙心甚悦。饱览已毕，便舍舟登岸，率同各官，驾幸西山，一尽远眺之乐。各官遵旨，随驾前往。

到了西山，武宗步上峰巅，凭高眺远。正在远观之际，忽见半空中有一队人，个个羽衣翩跹临风而下。武宗道：“这是何说？难道朕在此山中遇仙不成？”正看之间。已见一队队落下，挨次向武宗面前跪下，口中称道：“臣等乃世外闲民，特来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武宗惊异不已。只见王守仁向前跪下奏道：“陛下勿疑，这就是在下所奏的七子十三生：玄贞子、一尘子、海鸥子、霓裳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飘生、梦觉生、漱石生、鹤寄生、河海生、自全生。这七子十三生。皆是有动社稷、定乱匡时的，愿陛下善视之。”武宗闻奏，这才明白，即将七子

十三生逐细问明姓氏、七子十三生也就一一奏明。当下武宗说道：“朕闻卿等皆善剑术，此时空山无人，可能一逞妙技，与朕一观否？”玄贞子道：“臣等当谨遵圣命。”武宗大喜。

于是七子十三生便站起来，先是玄贞子面向西北将口一张，只见一道白光从口中飞出，迎风飞舞，犹如一条白练盘绕空中。接着一尘子、海鸥子、霓裳子、飞云子、默存子、山中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一瓢生、自全生、河海生、漱石生、罗浮生、梦觉生、鹪寄生一齐吐出剑来，在半空中来击。只见那二十口飞剑盘旋上下，或高或低，或前或后，真如万道长虹，横亘不断。到了酣斗之时，结在一起，真有“霍各一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之妙。武宗顾览大喜，正是看得不厌不倦。忽见白光一散。顷刻全无。

武宗方在惊讶，只见七子十三生一齐跪下，奏道：“臣等击剑已毕，特来复命。”武宗也就喜道：“卿等剑术高明，可敬可佩。有此奇术，无怪制敌图功，易如反掌了。宸濠反叛朝廷，妄施妖术，今得以成擒正法，皆卿等相助之力也。俟朕班师后，当再封赏，以酬厥功。”玄贞子道：“臣等野鹤闲云，无意于功名久矣，何敢妄邀恩赏，封号频加。”武宗道：“卿等虽不愿于功名，萦情泉石；朕岂可不加封号，用赐奇功。”王守仁复又奏道：“臣尚有一事，因军务倥偬有疏上奏。前者陛下驾幸荆紫关，偶遇刺客，若非玄贞子法师预先送信，使臣饬令焦大鹏赶往救驾，臣固不知前途有此奇凶，即陛下亦不免为其所算。是七子十三生，不但有功于国，即以玄贞子一人而论，陛下龙体实为玄贞子预保无虞。厄陛下勿以固辞。便收成命为幸。”

武宗道：“原来朕前遇刺客，还是玄贞子卿家暗暗保护，非卿所言，朕岂可知道。别事休论，即以救驾一事，其功即属异常。朕定照卿家所言。俟回朝后，即荣加封号便了。”玄贞子听说，不敢再却，只得率众谢恩毕，因又奏道：“臣等尚有一事未办。暂且乞退。俟圣上班师后，臣等当在午门恭迎圣驾，上沐君恩便了。武宗道：“卿等何以来去急急，朕颇愿与卿等同行。”玄贞子等齐道：“陛下前途安稳，无事过虑。而且臣等不必同行，随时可以保护。今所以前来者，非为他故，殆欲仰圣颜，借申鄙悃耳。臣就此请辞，当于出月午门候驾便了。”武宗道：“既是卿等有事，朕亦不便强行。到京后。卿等务来受封，幸勿观望。有负朕意。”玄贞子道：“臣等当谨遵圣旨，上沐圣恩便了。”说着，就掉转身来，御风而去。武宗再一看时，已不见七子十三生的踪迹，不免赞叹不已。当下也就下山，仍回龙舟渡湖，直望南昌，仍就宁王府住下。这日传出旨意，谕令各有及大小三军，于十月十五日由南昌班师。这道旨意传出，随扈诸臣、文武各官。三军将、皆预备随驾班师，不表。

再说徐鸣皋、一枝梅等四人，自从樵舍奉命前往，各处寻访宸濠、雷大春二人的踪迹，已有多月，并无影响，及至宸濠、雷大春均已就擒伏法之后，这风声传至远近，各处皆知，徐鸣皋等四人也就知道。于是四人会集一处，仍回南昌。这日徐鸣皋四人走至安徽、江西交界之处，唤作殷家汇。这殷家汇却是个小小村落，并无多人家居住，此时却已天黑，徐鸣皋瞥见山凹内有个客店，他便与一枝梅等说道：“我们何不就在前面那客店住一宿，明日再走呢？”一枝梅等答应，于是四人直向那客店而来。走进店来，见上坐着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岁上下年纪，生得粗眉大眼，

满脸的凶恶之状。只见那妇人问道：“客人敢是投宿么？里面有极洁净的房间，请进去歇吧。”徐鸣皋答应着，走了进去，便向那妇人问道：“房间在哪里？烦你带我们前去。”只见那妇人一声应道：“客官，且少待，我去唤小二前来伺候。”说着便大声喊道：“王二你快出来接客，躲在里面干什么？有客人来了。”只听里面答应道：“来了。”说着又从里间走出一个店伙来。但见那王二生得兔耳鹰腮，满脸不正之状。徐鸣皋正在细看，那王二已走到面前，说道：“就是这四位客人么？”那妇人道：“就是四位，你赶快儿将后进那间单房收拾干净，请这四位客官进去安歇。”王二答应着，即刻转身进去。

不一刻，出来请徐鸣皋等四人到了里面，果然是一个大房间。四人进了房坐下，王二复走出来，打了面水，送进去。又问徐鸣皋等道：“你老想当未曾用过晚膳，我们这里鸡、鱼、肉、蛋、米饭、饽饽皆有。还有自酿的好酒，你老用什么请即吩咐，好使小人去备。”徐鸣皋道：“你只管将现成的送进来便了。”王二答应，转身出去，一会儿送进一盘饽饽一盘肥鸡、一盘炒蛋、一盘白切肉、两壶酒、四双杯箸，摆在桌上。徐鸣皋当下向王二说道：“你不要在此处问候了，我们要什么再喊你。”王二答应着也就走了出去。

这里徐鸣皋向一枝梅等三人说道：“老弟，你看客店如何呢？”一枝梅道：“恐是那话儿。”徐鸣皋道：“我们可要防备些才好。”一枝梅道：“我们还怕不成么！”徐鸣皋道：“怕虽不怕他，恐这酒内有药，我们若被他迷住了，有些不妙。”一枝梅道：“小弟倒有个主意，让我此时出去，且看一看动静如何？看他们有什么话讲，再作道理。”徐鸣皋道：“我们且先吃些菜，把这酒摆在

一旁，把肚子吃饱了，再去看他动静。若果无事的，我们再来饮酒。若有什么可疑之处，先结果了他店内的人，然后我们再来大吃。”一枝梅等答应。当下便不敢饮酒，将一盘肥鸡、白切肉，夹着饽饽，四人狼吞虎咽，吃了一饱。

一枝梅便悄悄出了房门，却不走屋内，反跳上屋面，直至后进，去听消息。穿房越屋，即刻到了后面，伏身屋上，听了一回，并不闻有人说话。复又飞身来到前进，只听那妇人说道：“你去到房里看看，瞧他们才吃完了不成？如果要添酒，给他们添上些好的，时候也不早，让他们早些儿睡下，我们还要去干那件事呢。”一枝梅在屋上听得清楚，暗暗说道：我到要看你干出什么事来？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大好已殛御驾班师 丑虏悉平功臣受赏

话说一枝梅在屋上听得清楚，又听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奶奶放心吧，不须添酒，已够那四个肥羊的了。”一枝梅听了这肥羊两字，早已明白，也就不往下再听，便一转身跳下房来，走到自己房内，向徐鸣皋等说明。徐鸣皋道：“我们何不就去结果了他性命呢！”一枝梅道：“依小弟的愚见，我们大家且装醉倒，各自睡下。他等一会儿必然进来，那时叫他死而无怨。此时就去杀他，他必有所抵赖。好在我们四人皆未饮酒，不曾上了当，还怕他两个么。不必说是两个，就便有十数个，也非我们的对手。”当下徐鸣皋也就答应，于是四人暗藏利刃，一齐假装睡在铺上，个个又打起呼来，却暗暗看着外面动静。

约有二更过后，只见从房外走进三个人来，两个便是那妇人、小二，一个却是彪形大汉，手执板斧。那妇人手中也执着单刀，那小二却拿着一捆粗麻绳，一齐到了房内。又见那妇人口中说道：“老娘有半个月不做买卖，正是没有使用，今日也算是好日子了。”说着，就喝令小二道：“王二，你还不给老娘绑起来。”又向那彪形大汉道：“当家的，你做这个，我做那个。”说罢，那大汉便向徐鸣皋、那妇人便向一枝梅二人而去。

此时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不慌不忙，等到贼人逼近床前，只见一枝梅一个鹞子翻身，直竖起来，一声大喝道：“好大胆的贼

妇，你将老爷们当作何人？敢在此开黑店，伤害来往客商性命，今日合该你恶贯满盈，遇着老爷了！”一面说，一面飞舞单刀，直向那妇人搠去。贼妇初未防备，一见一枝梅着力来搠，说声“不好”，也就持刀迎敌。那知一枝梅刀法纯熟，手法精快，怎容得贼妇还手。早已一刀向贱妇胸膛刺进，趁势就望下一按，顷刻间将贼妇肚腹划开，直划到那儿为止。只听咕咚一声，跌倒在地，早已呜呼哀哉。

那里徐鸣皋等三人也是同一枝梅一般光景，也将那大汉及店小二一齐杀死在地。当下众人鼓掌大笑道：“这样经不起杀的，也要开黑店，断劫客商。”一枝梅道：“我们何不再到后进，搜寻搜寻看，有余党，爽性结果个干净，好代来往客商除害。”说着四人就同跳出来。直望后面寻找。正走之间，忽见迎面来了三个人，也执着兵器。徐鸣皋等也不打话，便即上前杀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并不动手，不曾送命，跪下哀求说道：“小人瞎眼，误犯虎威，求爷爷饶命。”徐鸣皋问道：“你这店内姓甚名谁？还有几个贼囚？快快言来。”只见那人说道：“小人姓张，名唤张三，是这里的店伙。店主人姓陆，名唤陆豹，夫妻两个，他妻子扈氏，用着四个伙计，专在此间打劫客商。”徐鸣皋道：“在此有了几年，共害客商多少，你可从实说来。”张三道：“前年才到此间，共害客商也不过十数个。”徐鸣皋道：“害了这许多客商的性命，无怪他恶贯满盈，今日死在老爷们手里。这东西也不是个安分的，若不将你一起结果了，你后来还要作此勾当。”说着手起一刀，又将张三结果了性命。这店本来只有六个人，如今被徐鸣皋等四人杀了个尽绝。此时不过三更时分，徐鸣皋等四人复行进房，酒也不吃了，大家睡了一回，将次天明，便即起来，放了一把火，将

店房烧毁。所有这被杀的六个贼人，一起葬身火窟。徐鸣皋等也不待火熄，便自大踏步向南昌赶回。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南昌，却好离班师只一日，正值十月十四，当下去见了王元帅，又将在殷家汇除了黑店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便命他四人出去安歇，次日又去奏明武宗说：“徐鸣皋等业已回来，到了十五日天明，各军均已预备停妥，专待旨意一下，即便拔队起强。”到了辰牌时分，武宗已传出旨意，令各营拔队。当下各营遵旨，放了三声大炮，一齐拔队。武宗也乘坐龙舆，文武各官骑马护送，城中百姓家家排列香案，跪送圣驾。不一会儿出了南昌，也不耽搁，只见王师遍野，如火如荼，一路上水陆并进，浩浩荡荡。真个是鞭敲金蹬响，人唱凯歌还。在路行程不止一日。闲话休表。

这日已到北通州，那京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早已接着班师的确信，已在通州来接圣驾。武宗也不耽搁，即日进京。不过两日，已抵京都，各官跪接已毕，王元帅部下即在外城一带安下营寨，王元帅也随驾入朝。圣驾到了午门，果见七子十三生已在那里跪接。武宗大悦并随即入宫。当日未及登殿，只传出一道旨意，命随征文武各官及七子十三生，均于次日五鼓上朝，听候封赏。

到了次日五鼓，各官皆朝衣朝服上朝，只听静鞭三响，武宗登殿，各官赶赴丹墀，三呼已毕，分班站立两旁，只听武宗在龙案上望下说道：“江西巡抚兼都察院御史王守仁，督师有功，勘定大乱，着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先锋徐鸣皋，奉命随征，身先士卒，不避艰险，卒能匡定大乱，着加提督衔，遇缺即

补。慕容贞、徐庆、周湘帆、包行恭、王能、李武、杨小舫。伍天熊、徐寿、狄洪道与罗季芳等，随征有功，各着勤劳，实属异常出力，均着赏加总镇。卜大武能改邪归正，报效心诚，随征数年，亦复屡有劳绩，着赏加副将。焦大鹏救驾有功，既呈明不愿为官，着加恩赏给封号，可为护驾陆地真人。其妻孙大娘、王凤姑，破阵有功，着赏给总兵诰命二轴。余秀英力任破阵，矢志归诚，既为徐鸣皋之妻，仍加恩着赏给忠武猛勇女将军之职。伍天熊之妻鲍氏，以产妇而立奇功，陷阵冲锋，实属异常出力，亦着加恩赏给毅勇女将军之职。吉安府知府伍定谋，晓畅戎机，深知谋略，着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玄贞子可封为护国神武真人。海鸥子、一尘子、飞云子、山中子、默存子，可封为保国真人。霓裳子可封为卫国女真人。傀儡生可封为神武大法师。凌云生、御风生、卧云生、一瓢生、独孤生、云阳生、河海生、自全生、梦觉生、罗浮生、漱石生、鹤寄生，皆封为威武大法师。其余随征各员，着就本职均加一级。又着赐宴三日，同庆太平。”面谕已毕，自王元帅以下均各叩头谢恩。武宗退朝，百官朝散。

到了次日，武宗又传出旨意，命随征各官均于武英殿筵宴三日，各官也就遵旨，大宴了三日，这才各就本职。王守仁即日也就入阁办事。七子十三生并焦大鹏，隔了一日，又上朝面辞了武宗，云游而去。自此以后，真个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邦有协和之体，四海庆升平之乐。

设当日无七子十三生这一班剑仙剑客，徐鸣皋等这一班烈士英雄，嫉恶锄奸，公忠体国，保护大明的天下，即使武宗英明威武，也说不定故为宁王宸濠所夺，几府卒为徐鸣皋等克复，以

致武宗安然无恙，仍做一个太平天子、有道君王。大功告成，封官赐爵，这也是国体万不可缺者。一部《七剑十三侠》奇奇怪怪之事，至此方终。